

新亞

第一卷

第六期特刊號

神州國光社出版



®



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與騷西 (Southy) 辜律勒己 (Coleridge) 併稱為三大田園詩人。所作淡遠清麗，頗有我國陶淵明風味。



雅各·格林 (Jacob Grimm 1785—1863) 和他的弟弟
威良·格林 (Wilhelm Grimm 1786—1859) 是德國的童
話研究家，他們的家庭童話，各國都有譯本，我國的時諧
和格列姆童話集便是選他們所採集的童話。

當代文藝

第六期特大號目次

目次

詩	文論	說	小	作	創
不能忘記……………	自然主義的文藝批評……………	生的奮鬥……………	畫眉的女人(中篇小說)……………	憧憬……………	古有成(一〇六七)
五月……………	蜜絲朱的頭銜……………	無涯之路(長篇)續……………	搬家……………	韻姊……………	陳穆如(一〇七七)
煙……………	陸魯一(一二四九)	張資平(一二六三)	黃奐若(一二三三)	斯永(一二〇九)	席滌塵(一一八三)
吳伴雲(一二七一)	毛秋白(一二六七)	陸魯一(一二四九)	陸魯一(一二四九)	黃奐若(一二三三)	斯永(一二〇九)
陳穆如(一二七四)	張資平(一二六三)	張資平(一二六三)	張資平(一二六三)	陸魯一(一二四九)	黃奐若(一二三三)
王一心(一二七六)	毛秋白(一二六七)	張資平(一二六三)	張資平(一二六三)	陸魯一(一二四九)	黃奐若(一二三三)

	筆隨	品小	劇戲	說小譯翻	評書	最後的話					
夢影……………羅洪女士(一二七七)	情詩一束……………丁 丁(一二七九)	兒童的智慧……………留 予(一二八七)	心……………鄒 枋(一二九七)	流浪(美國 Gibson 作)……………邵 葦一(一三〇三)	蘇麗霞姑娘……………查 理 斯(一三一九)	幸運兒(美國 W.S. 作)……………鄒 枋(一三九三)	晨(美國辛克萊作)續完……………王 墳(一四一五)	小鷄(荷蘭 Heijermans 作)……………席 滌 塵(一四三七)	小說原理……………蘇 礎(一四四五)	素箋……………湯 增 敷(一四五三)	……………記 者(一四五九)

生的奮鬥

古有成

可怖的腦膜炎，隨着寒威，跟着雪片，光臨到C省N縣。就以N縣為中心點，依輻射式向四方傳佈。不上半個月，C省省城也已有腦膜炎的發現。省報天天載着腦膜炎殺人的消息，省當局開緊急會議討論防止腦膜炎蔓延的辦法，市政府購辦疫苗四千元，委託各醫院替人民注射預防針，又有小冊子，論文，布告，勸告人民注射預防針，戴口鼻罩，弄得雪花飛舞，潔白如銀的H市，成為恐怖所籠罩的愁城。

但是外面的空氣，儘管充滿恐慌，我們辦公室的工作，還是如常進行。

我們的辦公室，是省城大棧閣內的一個小房間。面積大約有二方丈，除兩張存儲文件書籍的大櫥不計外，擺有辦公桌椅共十四張，茶几一張，凡的兩旁又放有木椅各一張。房間中央還裝有火爐一架。櫥旁又有直立衣架一具。房內差不多沒有空隙了。

室內同時原來共有七人，現左只有五人，除茶几兩旁的椅子不計，也還有兩個座位多餘。因為我們辦的，是公報編輯事體，所以H市新聞記者時常有幾個跑到我們編輯室裏抄新聞稿。

內中有一個女記者，是H市市立高級中學的畢業生，年紀大約二十歲，身材不肥不瘦，鵝蛋臉，眉宇間有清秀氣，和人談話時以眼望人，左眼稍大，右眼稍小，有一種可愛的妩媚神情；她是同事D老先生的女兒的同學。所以經D老先生一番介紹之後，她和我們都多談話，就彷彿是舊時相識的一般。

一天，D先生問她說：

「K女士，這幾天市內腦膜炎怎麼樣？」

「還可怕得很呢！我有一個同學，在慈幼小學當教員，染得腦膜炎，不二天就死了！」

「唏！可怕可怕！」

「K女士，你沒有打預防針？」我插嘴問她。

「沒有，我不怕的！」K女士耀着媚人的眼睛說。

「K女士，」我勸她說，「你做記者的人，這兒跑那兒跑，還是留神些，早打預防針，增加抵抗力的好。」

「我不怕的！」K女士用一種自負的態度說。「我的身體很強，幾年來傷風都不會患過。記得去年我有一個同學姓楊的，患傷寒症，臥床不能起來。大家同學都恐怕傳染，不敢去和她親近，我却伏侍她，真至她病死，但我倒安然無恙。我自信我的抵抗力還不弱，所以

雖和傷寒病人接觸，也能夠不被傳染。腦膜炎我也不怕，我身體強，我不會被傳染的！」

「不要恃強。」D先生以老父婉勸女兒的態度微笑着說，「該留神得留神。」

「自信力倒也重要，」另一位坐在我前面的同事P先生說，他是一個學過一點哲學兼略有醫學常識的人，「一個人如果沒有能夠戰勝病魔的自信力，大概是要被病魔克服的。近來的報紙，把腦膜炎的可怖，宣傳得太厲害，恐怕減却人們的自信力——以至抵抗力不少，使腦膜炎雙球狀菌的威勢越發增高，這也是一件可慮的事。」

「唔唔！」是K女士贊成的聲音。

「自信力固然重要，」我說，「但也不可估價太高了，記得前數年廣州中大有一位美國哲學教授，極端推崇精神力或生命力，不大相信科學，比方他相信身體強壯精神健旺可以抵抗一切病魔，不相信種牛痘可以防止天花。他在他的祖國從來不種痘，跑來中國也不種痘，終於在廣州染得天花死了。我知道他身體很壯，精神很好，自信力也很強，但終敵不過天花的黴菌，死於天花黴菌之手！」

「是的，不錯！」D先生點頭應聲說。「所以我說K女士不要恃強，該留神得留神。」

「篤篤篤……」是坐在我後面座位上的K女士用鉛筆抄稿，粗鈍的筆尖力透紙背打在桌上的聲響。

我回頭瞟了她一眼，身穿淡青色旗袍，外加朱色大衣，足穿黑緞面棉鞋，雙頰微泛桃紅色，是受了外面寒氣的親切的證據。我不由得心裏想，她這位小姐既然聰明，又得高中畢業，姿色也在中人以上，祇因未找得如意郎君，便要這樣大冷天，奔走勞神，也着實可憐。既又想到她天天來抄稿的，昨天不來，必然有故，便隨口問她說：

『K女士，昨天爲什麼不來抄稿呢？』

『哦，』K女士停筆昂頭答我說，『是因爲社內一個同事病了，我要寫油印，忙一點。』

『唔。』我得到答覆，便也不以在意，仍然伏案做我自己的工作。

『篤篤篤……』

兩天後。

K女士來我們室內抄稿時，向我們報告說：

『我們那位姓裘的同事，病還沒有好，我們昨天下午去探望他。我們看見他躺在床上，兩眼混濁不清，和死的羊眼差不多，熱度很高，大概在華氏測溫器百度以上。我們叫他，不應，問他，不答，他大概是神志昏迷，認不出我們了。恐怕患的是腦膜炎罷？他家裏沒人，只有一個老母親，整天在哭，在拜菩薩，說是有鬼附在她的兒子身上，不是請大慈大悲的觀』

音菩薩來趕出她的兒子身上的鬼不行。又因他家裏很窮，請醫生不起，所以現在還沒有請醫生看。」

「呀，腦膜炎，那不得了！你叫他的母親快點送他到省立傳染病院去，那個醫院是專門醫治傳染病人，醫藥住院都不要錢的，」我說。

「好的，」K女士口裏答應，但兩眼把我望了望，微帶不相信的神氣。

我便把省立傳染病院所以送藥住院都不要錢的理由，詳細解釋，K女士這才問我說：

「省立傳染病院在什麼地方？」

「在S路。」

「好的，我叫他的母親快點按址把他送去。」

她出我們的室門時，我望了她的背影，厚重的勻稱的衣裳，裹着堅實的身材，稍微隆起的臀部，就和前面看來一樣美。我再把眼睛從玻璃窗望出去：像銅元般大的雪片，正在紛紛下降。望得見的屋脊上，也已堆起二寸來厚的白銀。

K女士又兩天沒有來，第三天却來了。我讓她在我後面空座位上坐下，便問她說：

「你那位患腦膜炎的同事，送去傳染病院了麼？」

「沒有，」K女士靜靜地答。「他到益壽醫院看過了，醫生說是腦膜炎，替他打了一針，現在已經好了一點，熱度沒有這麼高了。」

「大概不會死了罷？」

「現在病了三四天還沒有死，也許可以好起來了。」

「不過患過腦膜炎的人，據一般醫生說，就會醫好了，也常患眼盲，耳聾，或變愚癡，或變瘋狂，或有其他種種不對，所以是很不好的事。」

「是的，醫好了恐怕也做不得事了，」K女士嘆一口氣說。

但我想這一針無論如何決治不好裘君的病，我便又勸K女士還是叫他的母親快點把他送到傳染病院去留醫，多打幾針，仍恐怕K女士不相信傳染病院可以完全免費的話，便找出該院章程給她看過。

「裘君今早由他的母親送去傳染病院，傳染病院不收呢！」第二天下午K女士報告給我們說。

「爲什麼呢？」我和D先生都覺着奇怪，停筆問她。

「說是沒有M廳的片子介紹，所以不收。」

「真怪，要什麼介紹？牠那個醫院的設立主旨，顯然是爲救濟患傳染病的市民以防止傳染病的蔓延的，不論那個患傳染病的市民牠都應該無條件的馬上收納，何得要什麼介紹呢？」我覺着不平地說。

「是的，真不可解，」P君也應聲說，「人家失足落到無底深淵快要淹死的時候，偶然浮出水面，伸出手來，求他救命，手裏拿着救生圈的他，倒還要問你姓什麼，什麼名字，和他可曾有過什麼關係，真是喪心病狂，那裏還會這樣行徑呢？」

大家這般你一言，我一語，把那個傳染病院辦事人，罵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但是後來商議結果，大家却要我跟K女士去找衛生行政科的先生寫信介紹，D先生又對我說：

「救人一命，勝造十級浮屠，你就和K女士去找H先生請他寫介紹信罷！醫院辦事人糊塗不要管，我們且盡盡人事，他們說要介紹，就替他介紹好了。」

我們一面走，我還一面問詢了一些裘君的身世。K女士說，裘君是高中畢業得不久，年才二十二歲。K女士說，裘君尙未結婚，他的愛人去了漢口。K女士又說，裘君身體平時很好，這次患了腦膜炎，真是出人意料。

我們見了H先生，由K女士說明來意，她說話時，H先生「唔唔」地應，並馬上拿出名片來就寫，坐在辦公室內另一位鬍子滿頭的先生，却喃喃地插嘴說：

「可怕，可怕！那兒快送去醫院，快送去醫院！」

其實他是背向着我們，後面他說話的口氣，倒彷彿是直接對

我和K女士從H先生辦公室出來時，她還對我說裘君的故事：

「裘君是我們通訊社裏唯一戴過口罩罩的人，大家都還笑他怕死，那知道他現在倒真的患了腦膜炎，口罩沒有效力呢，還是有天意呢？」

「也許在他沒有戴口罩罩的時候，雙球狀菌飛進了他的鼻孔，衝入喉頭，慢慢跑到他的腦脊髓膜裏去？」

「那也難說，再見。」

「再見。」

「我們通訊社的幾個人，今早帶了H先生的介紹片子，把裘君送去傳染病院了。送去時，他一路時而叫他愛人的名字，時而唱他平日愛唱的京戲，神經已失控制力，的是可憐，送到後，院裏的醫生對我們說，的確是腦膜炎，是症候很深了的腦膜炎，恐怕醫不好了。又對我們說，不要再去看望病人，以免傳染，好或不好，遲早通知。」

這是第二天下午K女士的報告。

又第二天K女士沒有來，D先生却對我們說：

「我見了K女士。她說裘君入了傳染病院的那天晚上，便死去了。她還說傳染病院的醫都說裘君能和腦膜炎雙球狀菌鏖戰了七八日，抵抗力確實是不弱，如果早點送來，是保可醫好的。」

我聽見了裘君的死訊，我並不覺奇怪，因為裘君不幸患了腦膜炎，不幸又處在那樣的環境，除了少數薄弱的力量以外，一切似乎都幫助病魔，來和他作對，他那能不屈服？使我很受感觸的，還是後來K女士給我的這樣的報告：

「裘君死了，我們都哭，他的母親倒並不哭。我們通訊社的同人替裘君籌錢買棺木，買壽衣，忙個不了，她呢，不僅不管這些事，還把裘君身上好一點的衣裳剝去，和他死前蓋過的毛氈拿去，說是可以賣一點錢。那個老太婆，真怪！」

二十年四月一日晚於杭州湖畔

(2)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考茨基	汪馥泉	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的「通俗的敘述及解說」，曾經由昂格思氏的校閱，是這一類書籍中的最好的一部，卷首附有「譯者序言」。中載福本和夫氏「經濟學批判的體系與資本論的體系」很有助於馬氏經濟學說的把握。
經濟學入門	米列列夫斯	朱鏡我	上下册各七角五分	這是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最良的入門書，內分前後兩編。前編是關於實際的問題，引用馬克思資本論及其他名著，加以事實的說明，後編為理論之部，字字句句，皆為珍玉，凡欲研究經濟學者手此一此卷，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	里嘉圖	郭亞力南	一元二角	著者里嘉圖，是英國的大經濟學家。本書是他的學說之精粹所在，在本書內，他不但竭力而忠誠地為資本主義作辯護師，同時亦顯出階級之不能融合的暗示，他的學說正可以說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度的橋梁，研究經濟學說者，此書實為必讀之書。
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	張栗原		八角五分	張君此編，略以日人杉山榮之社會科學為藍本，但內容則頗不相同，其最大之特色，即完全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之言論構成一個體系，全不參雜己見。由淺入深，實為社會科學者所必讀之書也。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上)	庫斯勒	高素明	八角五分	是書乃著名的教授庫斯勒所著，書出以來，世界各國爭相傳譯，現已有十餘國譯本。關於各時代的政治，經濟，藝術，宗教，敘述論甚詳，此外，作者以科學的眼光用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種學，文字學，人類學之起源及其發展，使讀者一見了然。全書凡五十萬言，第一冊業已出版。

畫眉的女人

陳穆如

一九二九年的秋冬之間，正是我淪落的常見。那時，我日夜地顛倒於情慾之場，徘徊于老妓館中；其間惡病纏身者，亦復不少。每當夜闌人靜，月白風清的時候，總是和我一樣不幸的兄弟們攜手於霞飛路上，初于于愚園路旁。一天一天地，一月一月地，我的失眠與吐血之症復發了。在夕陽西沉，燈火來臨之際，我便高興地提起筆來寫點東西。於是我這篇拙作竟這樣地告成了。

寫成了後，曾交給黎明書局付印，並訂了抽版稅的條件，後來，受了書賈的壓迫，無端地退了回來。其後，又交給啓智書局付印，當時言明是拿現款的，可是後來啓智換了原來的面目，定要抽版稅才肯替這書付印，我不允許的拒絕了啓智，將牠拿了回來。

自從經過了兩回打擊之後，我把牠丟在抽屜裏去了。一天，芳草書局總編輯黃中先生來看我，他在我抽屜裏發現了這部廢物，很高興地要求我把牠付印。我覺得像這樣幼稚的作品，也值得有付印的必要嗎？可是，平心靜氣一想，雖寫得不好，但也費了我不少的時間，如果把牠丟在毛廁裏去，着實未免有點可惜。因此就答應了他把牠拿去付印。

現在，這書在芳草書局又將一年了。昨接黃中先生來信告訴我這書快要付印了。我想，近來在貧病交迫中的我，許多朋友都說我頹唐到了極點，完全不能寫點東西交給當代文藝發表，於是我便寫了一封信回覆了黃中先生，

說不要把我這書付印，要求把稿退還給我，刊登在當代文藝上。果然的，黃中先生允許了我的請求，將稿寄回給我了。同時，這篇作品的散漫，沒有中心，技巧的大差，結構的不緊張，自己總是深深地知道的。尙望讀者加以原諒。不過，我現在還是一個孤獨的青年，仍常常地到中外的人肉市場去尋花問柳的。因此，我的信到了相當的時期，也許會產生出美滿的收穫的。朋友們，期待着吧。

再，本書原是十五萬字的長篇小說，現在把它刪去三分之二，形成了這樣的一篇東西。

穆如附誌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於上海。

上部

春天來了，無偏愛的春光已經輪迴到人間來了，在M縣T中學讀書的我，就快要畢業和朝夕相從的師長與同學們分離了。這時我的表兄W君由廣州回到我們的家鄉M縣來。他便介紹了一位女人和我認識。這位女人的模樣兒，我從有生以來沒有看見過。她的頭髮整天的蓬鬆着，散亂着，似乎懶得梳洗的樣子；她的玲瓏的眼睛，時在她的眼眶中不斷地閃爍着，好像一架機器正在旋轉一樣；她那帶着玫瑰色的小口，有時不大說話，有時又滔滔不絕，終日

議論；她紅白色的面容，表示出她是一位未曾被男人蹂躪過的美麗的處女。

有一天晚上，她從她的學校師範中學走到我的家裏來，邀我到城內的一個小巷的光明大戲院去看戲。我爲着初次認識的緣故，便馬上答應她了。我倆從房裏慢慢地踱了出來，走到影戲院來。

到了戲院，時間還早得很，沒有開映，我倆便不想進去，走出街上來了。

明亮的街燈照着寬而闊的馬路，幾輛黃包車從我倆的身旁擦過，車尾熒熒的紅火使我望着不捨。

街上往來的行人，非常擠擁，大概是看影戲以作消遣的吧。四面的楊柳樹，在黑暗的輪廓中放着一層綠光，這種綠光叫人覺着心裏很爲痛快。街上的車和行人更加多了起來，簡直要把M城擠破了似的。姑娘們一個一個的把雪的綢巾圍在頸上，似乎顯着異外的漂亮。

在位居嶺南，交通不便的M城，黃包車算是最少的了。其中就有幾輛的話，大家總以爲是很稀奇的。這回幾位小資產者，拿出五六萬元，創辦了一間規模宏大的黃包車公司。因此，街頭巷角，都有了黃包車夫的踪跡。

我和她乘上了黃包車，載到別的地方去。車上的我倆，守着沉默；除了車輪在地上響着，其餘什麼聲音都沒有。我覺得目前的一切，彷彿是呈現着淒涼和落寞的情況。

車子在街上繚繞了一回，已經走到南門城中來了。這是熱鬧的M城的中部，商場萃會的地方。這裏有一座很高的用燈火綴成的兩個梅園大字酒店，四面的火花燦爛奪目，我們的車子在這裏停了一下，又繼續的前進。最後到了一個河灣的地方，河水與燈光兩相遙映，我躊躇了一刻，看見許多漁船停泊在河濱，此外還有汽船載着旅客徐徐地來往。河岸的對過，是一所平民學校，那處是十分幽遠迷茫，假使不是有一點點的燈光的話，我們當然不知道那邊還有一所平民學校呢。

我心裏思相着，也許是正在念着他的當兒，突然一陣冷風向我的面部吹來，一種說不出的淒涼充滿着整個的心房，我和她便在這時乘車復回到影戲院門前來。

這時正是七點，我買了兩張票子走到廳前去。兩個人沉默着沒有說話，在悠揚的歌聲中傾聽着影戲的動作，我在低徊着，相思着，幻想着前途的光明。

她從她的袋裏拿出了條手巾，一種香氣直入我的鼻腔，我沒有心思去領略這晚的戲劇，我的心完全飛到另一個領域去了。

我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呢？難道我被她所迷惑麼？不然的話，應當好好地領略這晚上的劇本的內容。是的，我想她，我想和她接吻，我想和她……總而言之句話，我想她變爲我終身的幸福的伴侶。我想：我有了這樣年青美麗的少女，這簡直是我的光榮呵。那時我是

何等地滿足，何等地快樂。假使她是成爲我的終身的伴侶的話，我一定要在全世界的男人們的面前，至少也應要在M城所有的男人們的面前高聲地喊道：「你們看看我的女人吧，我的親愛的寶貝，她是中華民國的光榮，她是全世界上最美麗的Queen！」

我又這樣地幻想着：假使她變爲了我的老婆，我一定要帶她到繁華的巴黎去。那時我將顯出我的老婆的美麗，我將顯出我自己的尊榮。而且在夏天的時候，她穿着雪白的綢衣，我便拉住她的手臂，在巴黎街市夜行起來，或者坐着五光十色的汽車，慢慢的在巴黎城兜風，我要令那些巴黎女子羨瞎了眼睛。

再進一步言，我在巴黎居住一年半載後，我又要到清雅的瑞士，優美的意大利，和許多有詩意的國家去漫遊。我不想到倫敦去，也不想到紐約去，聽說那裏有的只是喧囂，惡俗，令人難堪的地方。

在中華民國的國境內，在山水清秀的M城之區，我願和她建築一座高大的洋房，供我倆在春夏秋冬四季中作玩山弄水的所在地。聽童子樸實的歌謠，看土人工作的一切。啊，這是多麼富于詩趣的生活啊！而且還可以聽舟子的歌聲，看瑩晶的明月。一切一切的景物，是何等地令人神往。潺潺的河水，不斷地流蕩着。啊，好美妙的天然的景緻啊！

我一面想，一面看，好像我把她擁抱了似的，我的一顆心很愉快的微微地顫動起來了。

——錄雲，你看這幕劇好不好？我面紅着，耳赤着，我覺得這是我第一次喊她的名字，有一點難為情的緣故。

——好的。她這樣地回答了一聲，便不說話了。

兩個人沉默了一刻，我又問道：

——你從前看過「戰場豔遇」這幕戲麼？

——沒有，沒有。她迅速的說，——你對於這幕戲有什麼批評呢？

——這幕戲麼？這幕戲含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內容是描寫兩個兵士的故事。一個是小盜，一個是偵探。兩個人都是爲着美女，那美女却是爲了哥哥的光榮便來欺騙了這兩個可憐的傢伙。這兩個傢伙在當兵的時期，受盡了長官的鞭笞，感着十分悲痛。因此便走到敵人的營壘中去，大聲喊道：

——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應要幫助誰去打仗？

最後，這兩個可憐的兵士，依舊向着黑暗的地方前進而去。所以這幕戲在我的眼光中看來，覺得很有意思，着實是一幕含有深意的戲劇。

——真的，我也覺得很有意義呢。她靠着椅子這樣地回答着。

劇完以後，我和她從影戲院裏踱了出來，走到一家茶館來飲酒。我的酒量真是太不行，

喝了半瓶，我已經醉了起來。這時我忘去了一切一切，只看見一個少女在碧綠色的燈光之下，在淡紅色的帳圍之旁，含媚地向我微笑。啊！她的曲線的小唇，媚人的眼睛，顫動了我的靈魂。……

我們走出了菜館，滿街茫茫的燈火，輝煌燦爛。我們沒有目的地，往北走，走到一所荒僻的空場；在這裏沒有電燈的閃耀，只有幾個很孤獨的來往的人影。空場上堆積了許多樹木和磚瓦，大概是預備在此地建造商店的吧。我們兩個人找了一個比較潔淨的地方坐下，坐下了之後，話匣便打開起來了。

——這真是出了意外，我們兩個人在今晚上竟在這裏談話呢。我一手搭在她的肩上，一手放在她的身前。

——事體有許多想不到的。一陣溫柔的回答。

——妹妹我大胆的說，——我要和你訂婚呢。

——訂了婚也不過是這樣的吧。

——訂了婚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結了婚又怎樣？

——結了婚就可以……

——可以什麼呢？

——可以……。我不大好意，不敢說下去了。我的身體便緊緊地湊近她的多肉的胸部。

——……她拒絕我。

——你不愛我麼？

——我愛你，我永遠愛你。

——但是，你爲什麼這個樣子呢？

——我也問你，你爲什麼又這個樣子呢？

她反駁的問我。

——因爲我愛你。

——愛我？你要永遠愛我。

——我是永遠愛你的，除非到了死日爲止。

這時候已是十一點多鐘了，兩個人分別了後，我回到自己的家裏來，躺在床上。腦子裏湧起了胡思亂想的波浪，不能夠好好地安睡下去。這一方面自然是完全由於錄雲給了我很深的刺激，但在另一方面亦是由於多感的我，在花晨月夕的時候，總是弄得我神思不定。

從這天以後，我與錄雲漸漸成爲很親熱的人了。她時常到我家裏來，向我借書，我便告

訴她，那一本書可看，那一本書沒有多大意思，她對我所說的話，也很贊成。不過當她每次到我家裏來的時候，我的心祇是跳上跌落，不知要怎樣表示才好。

一個青年，和朋友說起女人的時候，心裏非常勇敢，快慰；但是，實際和女人談起話來的時候，心裏覺得沒有什麼好的說話，甚至面紅耳赤，希望女人們快點走開。這是我每一次見女人時，都有了這樣的思想。這是什麼道理呢？以我想來，也許是一個童真的青年的心理的表現。

時光過得真快，轉瞬間踏青的日期到來了。照例，每一個學校，到了此年此日，都有一天放假。所以我和她在這天預備到大東巖和油巖兩寺去遊玩，以作解悶的消遣。

大東巖和油巖兩寺，是離M城七八里路的一座有名的神廟。由M城坐黃包車到小溪唇地方，再由小溪唇地方步行半點鐘左右便可到大東巖和油巖兩寺了。

我們到了目的地之後，碰見了一位男朋友和一位女朋友。男朋友呢，是和我在T中學同級的朋友；女朋友呢，是和她師範中學同級的朋友。四個人相逢了後，談話起來。在談話間，我知道這位女朋友姓黃，名金英；在一月前才和我的朋友態俗康君認識的。認識後便親密起來了。他們來這裏的目的，並不是遊玩一天或兩天就要回去的，原來是想在這裏租一個房子同住十天以上的。因此，我和她向學校裏請了十天假，也在這裏和他們一塊的同住着。

大東巖和油巖的距離很近，我們四個人住的是油巖寺。我時常和熊君一張床睡，她也時常和黃女士一張床睡。我和熊君都是年青，熊君十分愛我，有時候他竟摟着我睡，我也不敢拒絕。熊君向我說這山寺裏的天氣比較城中涼爽得多，兩個人的身體湊近些，當然溫和許多；但我覺得雖然他所說的話，有他片面的理由；然而熊君確實帶有點同性戀愛的分子。我和他同住了幾天，我看見熊君便會發生出一種快感。

我們住的是一所大的房子，窗外是潺潺的河流，河流的對過就是樹林青蒼的山坡了。我們住了一星期後，是舊曆三月初旬了。大家吃過了晚飯，遊了地方後，每個人都倒在床上去。這時微茫的月色，從外面射了進來，映在我們的床前，錄雲的臉色被牠照得蒼白。我每次從夢中醒來，還看見錄雲在床中輾轉思維，沒有合眼，在那裏不斷地望着明月，癡想什麼似的。

——你沒有睡麼？熊君低聲的問我。

——沒有，我睡不着。我回答着他。

——爲什麼睡不着呢？難道……

——難道什麼呢？

——難道你相思她們麼？

——也許是我相思她們吧。我說，——熊君，你覺得她們兩位，那一位比較漂亮呢？

——兩位都是漂亮。熊君說，——張女士活潑些，天真爛漫些，是不是呢？

——是的。張女士比黃女士活潑些，天真爛漫些，不過黃女士的曲線美，小唇美，比張女士的可愛。是麼？

——是的，黃女士的曲線，無論比那一位女人的曲線都美好得多；她的小唇更加使我們可愛呢。

月色照在我們兩個人的被上來，熊君緊緊地擁抱着我。

——你不是和張女士訂了婚麼？熊君微笑着向我說。

——沒有。我很快的說，——誰說我和張女士訂了婚呢？

——誰都是這樣說囉。

——我不要老婆，我要抱獨身主義的。

——你說鬼話啊！獨身主義是不行的喇！你曉得麼？

——我曉得的。

——你既然曉得，你就應要組織起一個小家庭來才好。

——對我說得很誠懇，也很動聽！我自己對錄雲的戀愛不敢說出半句話給熊君知道，覺

他知道了，有許多很難爲情的地方。我每次說起抱獨身主義時，我同時又捨不得我的寶貝——張錄雲女士。

我的家裏還有一位舊式婚姻的老婆，這位老婆我從來沒有和她說過半句話，就是她的母親到我家裏，我也不敢和她說話。因爲我覺得她不是我的岳母的緣故。

本來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下來的，並不算婚姻。所謂婚姻者當然是經過兩方面的合意，同情，才可以說是正式的婚姻。

我的意志假使不能戰勝舊禮教的家庭，我的目的假使不能達到我和張錄雲結婚的希望，我一定不損去我的童貞，我總可以對得住舊禮教下的老婆——胡新雲了。是的，如果我失敗了的話，我就抱獨身主義吧。我決不願受任何方面的束縛，把我一生純潔的心沉沒無聞。

月色依舊地照在我的床上，我檢看枕畔的時鐘，快要到三點了，但我們還不願意睡，就是勉強閉着眼睛也不能入睡。於是我們又說起話來了。

——她們兩個人沒有睡囉。我說。

——她們兩個人和死人般一樣的睡熟了。

——讓我來看一看她們好麼？

——不，你不要看她們吧。

——但是，我看一看她們真的睡熟了沒有？

——等我來叫她們，看會醒來麼？

——好的，你快點叫一叫她們吧。

熊君從床上走了起來，去喊她們兩個人。

兩個人都睡入夢鄉去了，熊君把桌上的洋油燈火點了起來說。

——真美，兩個人睡着的姿勢真美！真是個睡美人兒囉。

——美人兒麼？以我看來，美人兒也怕沒有這樣的美吧。

——我們和她們訂婚好麼？

——有什麼不好呢。恐怕她們不願意和我們訂婚吧。

——你說的是什麼話呢？她們爲什麼不願意和我們訂婚呢？

——好，她們就願意和我們訂婚吧。我轉過來說，——你要那一位女人呢？

——我要……他故意不說了。

實際我老早已經知道熊君和黃女士有曖昧的行爲，不消說有刻骨的相思了。所以他不肯說下去，我也不再去催問他了。況且我對張女士又很愛她，我怎麼願意熊君又去愛上了張女士呢。

我有了愛人了，熊君也有了愛人了。我們實在是快樂的青年了。我們的幸福，便會從這時開始起來，不再以孤獨的殘敗者自居了。

二

在油巖居住，不覺已將十天了。有幾天我們足不出門一步，祇在寺中談笑着。因此，我們就生出厭倦來了。一天晚上由熊君的提議，我們第二天清早就到山上去。我們在這晚，預備了一些點心，準備肚子餓了時，作充飢的餐物。

第二天我們起了床，穿好了衣裳，就匆匆忙忙的離開了油巖，走到山上來。

——我的手太疲倦了，這個水壺你拿去吧。我向着熊君說。

——不行，我不能拿囉。

——你不能拿的，你就不能分水飲。黃女士笑罵着熊君。

——好，我拿食物，你拿水壺吧。

——贊成！贊成！張女士附和說。

——贊成！贊成！我也效張女士的調子，向他們說。

大家拿好了東西之後，又從山上一部一步的走着，走到了一所茅亭時，太陽已經從東山

的炭上升起來了。

——我們在這裏坐坐好麼？黃女士說。

——你走不動了麼？我問她。

——不，我可以走的，不過我很想在這裏坐坐罷了。

——你走不動時，我可以抬你吧。熊君插着說。

——誰要你抬呢。黃女士有些憤怒了。

——真的。張女士說，——你自身都要人抬呵。

我們談談笑笑，不知不覺間走到山道上來了。她們比我們走得慢，我們時常翻轉臉來望着她們。

我們走了半點多鐘，走到一村落裏來了。村中的犬看見了我們，噙噙地狂吠着。在村落的中部，有一所樂羣國民小學校，有男女學生百餘人，教員是我所認識的。我很想到裏面去坐坐，終於被大家所反對，沒有跑進去。

男男女女一陣一陣的來來往往於校門的操場之上，有的在打手球，有的在盪鞦韆，他們望見了我們，都停止了他們的工作，站起來望着我們。

——陳先生，你盪一盪鞦韆好不好？黃女士這樣問我。

——我不會盪鞦韆的。我笑着回答她。

——張女士，你會盪鞦韆的，請你去盪吧。

——我會。但是你呢？

——我也不會，我祇會走路。

——你會走路就好了。

——張女士，你學校裏有沒有鞦韆架？熊君向她低聲的問。

——沒有，我學校什麼運動都是沒有的。

——那末，只好用功讀書。熊君笑着向她說。

——哈，哈，哈！黃女士也笑了。

我們繼續的走，走進一條松林溪道來了。溪道的水聲淅淅湯湯，山石在水面浮起。兼之四面的青山，景緻不一，很多使人留連的地方。我們從城市中初到這裏來，誰都不會料想到有這樣美麗的境域。我們一面行一面唱歌，歌聲的高調，直入雲霄，真使我們快活得很呢。

我們又行到一座神廟前來了。這神廟的屋宇破壞不堪，只有幾個尼姑在裏面居住着。我們到了這裏，坐了一下。張女士這時把有光輝的眼睛向着我微笑，我的視線和她的視線一相接觸，我的週身便發出燒來，把頭低了下去。

我們休息了一刻，又動身的前進了。

——我們一定要遊個暢快，不然我們誓不回去。熊君手舞足蹈的說。

——快行，不要說吧。黃女士制止着他。

——張女士，我叫陳先生背你好不好？熊君轉過言語的來取笑我和張女士了。

——胡說，誰要人背呢。張女士紅着臉回答他。

——真的，誰要人背呢。我也附和着張女士說。

我們走到一間飲食店裏來了。我們坐在凳上，想吃點解渴的東西。

——你這裏有沒有汽水呢，我首先的問。

——有的，有的！招待的幾個村童衆口同聲的答應。

——這裏的汽水喝不得的！黃君望着我說。

——爲什麼喝不得呢？

——買到這山中的汽水，當然不大新鮮了。

——那怎麼辦呢，我喝得很！黃女士說。

——汽水沒有新鮮不新鮮的分別，我們喝吧。張女士也想喝汽水了。

我們拿了幾瓶汽水喝了後，大家的心思安定了一下。於是熊君便提議跑路了。

——我們到前面走走好麼？

——很好。黃女士回答着。

——很好。張女士也和着。

——我們就走吧。我催促着他們。

我們從飲食店裏起身，向着前面跑去，熊君很注視我和張女士的行動，他時刻跟着我們，但我們沒有法子，只好讓他跟來：我這時看見熊君和黃女士的親熱的態度，也有點嫉忌之心存在我的腦海間。

路是不大好走的，張女士扶着我的手腕慢慢的走，我的一顆的心完全被她所屈服了。一陣一陣的清涼的，然而不溫柔的山風，只撫摩着我心神飄蕩，彷彿把我送入了縹渺的夢鄉，因之我的一切哀愁的事也置之于九霄雲外了。有時我和張女士的柔軟的乳頭一相接觸，我恍惚離開了充滿了痛苦的人世，走到蓬萊之境一樣。我會這樣的想道，就讓我這樣生活下去吧，此外什麼我都不想了。

這是很幸福的時刻。當我行到半路的時候，我向着張女士說：

——現在，我倆的愛苗已經漸漸地生長起來了。

——這些話不要說吧，我們談談別的吧。

——談什麼呢？我們就談這件事不好麼？

——我們談這件事，如果被他們聽着，豈不會糕糟得很麼？

——對囉，我今天的話說錯了，我不應該在這時來和你談戀愛的事。我長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你要悲嘆呢？

——因爲我錯了，錄妹。

行進很平的草場來了。熊君，張女士，黃女士和我，都覺得肚子有點餓了，把帶來的食物放在地上，一包一包的打開來分吃着。

——誰人搶的，誰人就不能吃。熊君指着食物向我們說。

——對的，我們不能搶的，如果有人搶食的話，我們就連一點都不分給他吃。我望着地上的食物說。

——好味道，這個味道真好。黃女士一面食一面說。

——好，真好！哈，哈，哈！張女士笑着說。

——我們的食物還沒有吃完，熊君的食物已經一無所有了。

——你真厲害，你比豬八戒還厲害。我笑着向熊君說。

——一陣笑聲，從兩個女人的口中發了出來。

我們吃了點心後，時鐘已是一點了。我把水壺的熱水酌出來的第一杯，就給張女士飲；第二杯便給黃女士飲；第三杯才給熊君飲，然後我自己才慢慢的酌飲了幾杯。

喝過了熱水，我從袋裏取出了四根香煙來，分給大家吃。張女士的眼睛不時偷望着我，我不敢把我的眼睛去回顧她一下。

熊君和黃女士沒有說話，時而望着天上的白雲，像癡想什麼事情的一樣。

——張女士，你爲什麼要跟我到這裏來呢？我忽然背着他們向她這樣的問。

——我跟你到這裏遊玩呵。

——老實說吧，你跟我到這裏來遊玩，自然是不錯；但是，我的心是別有作用的，你曉得麼？

——你對我的心，我是非常感謝的。但現在的我，還……張女士低聲的說，句尾聽不大清楚了。

——告訴你吧。假使你能聽我所說的話，而且你能對我表深刻的同情，那末，請你接受我的說話吧。

——啊，說話，什麼說話呢；張女士發了一驚。

——你能不能答應我做我的妹妹。我鼓起勇氣說了這一聲。

——唔，唔。張女士有些遲疑了。

——蜜司張。——我改了稱呼了——我並不想你愛我，只希望你能給我一點同情。

——假使我給了你一點同情，我豈不是愛上了你麼？

——愛上了我又有什麼要緊呢，我希望你能愛我囉。

——我可以愛你，但我的家庭不知對你怎麼樣？

——如果你能真心愛我的話，你家裏一定沒有什麼議論的。

——假使我的家庭阻礙了我倆的進行，那怎麼辦呢？

——沒有法子。——我這樣的回答，——最好我們唯有脫離家庭吧。

——脫離家庭。——她驚奇的說——我沒有脫離家庭的勇氣。

——如果你真的沒有勇氣脫離家庭，我望你今後莫思念我了，我也不再來和你戀愛了。

因為愛是神聖的，愛是不能強求的。不過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夠投到我的懷裏來，安慰我受了創傷的靈魂；那時候我再來跪在你底旗袍底下吧。我說到傷心處時，眼眶裏的清淚快要掉下來了。

我覺得愛的魔力未免太大了，爲什麼一個男人要去向女人求愛呢？爲什麼一個女人又不答應男人的請求呢？

沉默了數分鐘，密司張在流淚了。我的淚也一滴一滴地掉在草地上面來了。

——我們回去吧。我站了起來，我怕熊君和黃女士看見了我倆間的流淚會懷疑起來。

——好的。我這樣地回答了一聲。

熊君和黃女士還在那裏癡想什麼事情的一樣。

——熊君，回去好不好？我走近熊君的面前這樣問。

——很好。黃女士回答我。

我們四個人慢慢的走下了山坡，走到比較平原的地方來了。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也覺得張女士是永遠地愛着我的。假使世界上如果有圓滿的生活的話，那麼，我和張女士所過的生活，恐怕要算是最圓滿的了。這時我的生活是如何地甜蜜，我的心神是如何地愉快，我的幻想是如何地令我感覺着幸福的溫柔！

是的，我確實浸潤在幸福的海裏。錄雲是這樣地美麗，這樣地活潑。又加之她是研究文學的，對於理論確有一番的研究，我一定可以將她提拔起來的。

我們回到了油巖，生活是單調地過去。早晨起來，到郊外去散散步，吸新鮮空氣。吃過了晚飯，也出來寺門首談笑取樂。

由山中回來的第二天晚上，我們四個人一同吃過了晚飯，跑出寺前來納涼。這時一輪晶

瑩的明月，已掛在東山的松林梢了。

——我們到溪邊散步好麼？熊君提議要我們到溪邊去散步。

——……三個人都沒有回答他一句話。

熊君把他的雙眼來看我們的面色了。

——溪邊有的是水，有的是從水中反映出來的明月。我們到那裏走走好麼？熊君再向我們說，要我們到溪邊去走了。

——……三個人沉默着不理他，也不看他。

——那裏有的是山川秀麗的地方，那裏有的是我們說我們所沒有領受過的景緻。我們一邊散步，一邊望明月，豈不是很好麼？熊君又再向我們說，說話時的聲音加大起來了。

我和張女士攜着手，並肩同行，走到將近溪邊的地方來了。我翻過臉來望着熊君和黃女士。

——這裏的地方真是……

——真是什麼呢？我的話還沒有說下去，熊君便很快的問起我來了。

——……黃女士看了我一眼，又慢慢的行步了。

——真是什麼呢？你快說！熊君催着我把話說了下去。

——真是好極了！我們覺得就像我們美滿的幸福一樣。

——是的，你和張女士是戀愛之侶。熊君的話頭似乎有些轉變了。

——什麼戀愛之侶，我不懂你的說話。

我們行到溪邊來了，我們就在溪邊的石橋上坐了下來。

——你看老陳和張女士不是戀愛之侶麼？熊君向黃女士說。

——我看他們親熱的態度，實在是一對戀愛的伴侶。

我們在溪邊談了一刻，接着我便思想，假使有人把我的錄雲女士奪了去，和她接吻和擁抱，那麼，我一定要用強暴的手段去對付奪我情侶的情敵。

四個人的笑聲，傳達了山間。有時黃女士的手巾加在我的眼上，有時張女士向我眉目傳情，有時熊君又要我和張女士握手，甚至接吻。

我不拒絕熊君的提議，我覺得熊君是促現我倆戀愛的成功。

我本來要和張女士盡情的說話的，但在幾個的包圍之中，我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了。我祇把我所要說的話，包藏在內心，始終守着沉默。

夜深了，山間的空氣也跟着冷了起來。

——回去吧，我的身上有些涼意了。你們感覺着沒有？張女士說。

我聽了她說了這句話後，我回轉臉問熊君和黃女士。

——我們回去吧。

我在途中，我想起了她的容貌，她的聲音，她的一切一切，都有許多使人醉戀的地方！……

我們跑回到寺門裏來了，寺中僧人的一陣笑語喧嘩，直沖入我們的耳膜。

寺中光線不足，異常黑暗，兼之又是晚上，更加黑暗起來了。寺裏除了伽藍菩薩的檯上還有幾盞微微的燈火之外，其餘到處都是沒有的了。

我走進了房間，先自進了床，把被蒙着頭睡，過了一刻，熊君也上床要睡了，張黃兩女士也走進房裏來了。我看見她們進了房，我一聲也不說話，她們也守着沉默，靜悄悄地睡去。

我想到我和張女士聯愛的順境，我心裏異常地暢快。但我又想到假使我和張女士的戀愛會生動搖的話，那時候我能願跳M江而死。

時鐘告訴我十二點鐘了。熊君背着我睡。我聽見她們兩個人的鼾音，才知道我也應當睡覺的時候了。

我幾次想睡，但我總不能睡，在這瞬間，我的身上起了一種戰慄，同時也起了一種性的

我輕輕地坐了起來，把我的雙眼向着窗外望去。全山村的樹林和青草都沐浴在明月的光海裏。

坐了一會，我的意志不大清晰了，我依舊的倒在床上，慢慢的在溫柔鄉中睡着了。

三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我們在油巖居住，又匆匆地過去幾天了。這日我們提議，要從油巖搬回到M城來了。就在這時，我們從寺中復回到M城來了，復回到城M各人讀各人的功課了。

我們回到M城上課之後，我和蜜司黃見面的機會比較少了起來，因此談話的時間也非常隔絕了。密司特熊呢，因為和我同校的緣故，所以無論見面或談話也和舊時一樣。

經了油巖的同住，我和蜜司張更加親熱了，她到我家裏借書和談話的次數也多起來了。

有一夜，我思念她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我舉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給她，信的內容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妹妹：

我現在要來寫一封信給你了，因為我思念你的心實在到了很高的程度。你能不能接受我

的愛，我也還不曉得你的心。但是，這些我已經不管了，我受着我的全身心，全生命，全靈魂的驅使，終於情不自禁地這樣的寫着，寫着了。

我的親愛的妹妹，我的活潑的天使，我要把我近來懷念你的心情，盡情地寫在信箋上來了。

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我自得了意外的和你認識了後，我覺着我的幸福便會隨着你而來的一樣。我想起了我以前一個人的寂寞，悲哀，我不禁嗚咽痛哭。但是，現在，我已經可以說是一個幸福的人了。

呵，我的心，我的充滿着快樂的心，我寫的是些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愛了我的知音了，我永遠地愛了我的知音了。啊，妹妹。……

妹妹，告訴你罷。假使我會被你棄了的一天，除你而外我不愛他人。我這個肉體，我這個靈魂，除你而外我也是不許爲任何人所有。妹妹，我除你而外，我是永遠不愛他人的了，我這樣對着上帝發誓。我要求上帝的許可，使我得以愛我的妹妹。我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時候都在祈禱。我祈禱我們倆人在上帝的祝福中能夠同得到幸福。

妹妹，你一天不到我家裏來，我就好像有什麼不快樂的事情發生一樣。但是，妹妹，你雖然有時不到我家裏來，然而我還是念你，愛你，只要我在人間，我們的愛泉永

沒有乾涸的一日。

在莽莽的大地上，我實在找不出有像你這樣的一個女人。你不像世間的凡人，也不像女人中的女人。你怕是張着兩翼在天空飛翔的天使，你怕是飄萍無踪的神仙。那天空高掛的明月，怕是你的臉龐；那忽明忽暗的閃爍的燈火，怕是你的眼睛。……

呵，我的妹妹，我的天使！我想，我常常想，愛情不含有其他條件，只有赤裸裸的愛。因為愛不是一件商品，不像商人般斤斤地論價，也不必孜孜地研究容貌的美醜，年齡的大小，已否嫁或娶，家境的貧或富……等等可笑的事。

妹妹，我們的愛可以說是純潔的，高尙的愛。而且我們的愛總有一天可以實現出來。我想，我們的愛好像是地球，太陽一樣的永遠地留存着。錄雲妹妹呵，我始終挖出我的真心來對待你，把我的至情貢獻給你。

現在，我什麼都不需要了。真的，我也沒有需要其他的必要了。我所需要的不是高貴的祿位，也不是燦爛的黃金，我現在只想要你，我現在只想要你白嫩的顏容和曲線的身材喇！我想倘若我能得到你的愛，我畢業了後，我一定帶你到上海去住洋房，去坐汽車，去吃大菜！

我想離開M城，我想和你離開M城。

錄雲妹妹呀，你怕不知道吧。我每到晚上，夜闌人靜的當兒，我便會念你，整夜的念你；甚至在夢中都還念你，愛你。

妹妹，我寫這封信給你，除了愛以外，並沒有別的野心，而且我也不敢在你的面前露出野心。我們雖然認識不久，但我們的熱情已是達了極點。

妹妹，我要求你接受我的愛情，因為我的生命操在你的纖手之中，我好像柔弱得像乞憐的羔羊。

妹妹，爲了你，我可以犧牲我的生命，放棄我的一切一切；假使你能答應愛我的話。不然，我深恐我自己會演成一齣悲劇，結果像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樣的不幸。

呵，錄雲妹妹，我是跪着的，我跪着舉起我的雙手，等待你來接受！

妹妹，假使你接到我這封信時，請你馬上來我家裏看我一次，我是像小孩盼望着慈和的母親一樣。現在，我像猶太人歡迎耶穌似的預備着熱烈地歡迎你來呢。

祝你

平安！

信寫去後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家裏默待着錄雲的情影。

時間一刻一刻地地過去，我還不見錄雲的來，我心有些着急了，我從房裏跑出門前，在

十字路上步行起來。

前面一輛車子，像閃電般的走來了。車上坐着的正是她，她身穿一件深藍色的旗袍，腳着一雙高跟的黑色皮鞋。看起來，實在是一位比西施還美麗的少女。

我和她緩步而行，行到東校場的時候，有一所關帝廟。那所關帝廟的建築，是一所古式的屋宇，前臨大路，後依大山，兩旁長着綠陰的樹木。她默言無語地站着，仰望大自然的風光。她的亂散的頭髮，被風吹動飄移。她似乎受了一些刺激，便隨口地說道：

——春天的氣候，還有些寒意。

——是的，春天有時比冬天還冷。

——我回你家裏去好麼？她的肩膀靠近我的肩膀，我像觸了電，全身麻醉的一樣。我乘機在她桃紅香嫩的左頰上輕輕地接了一個甜吻。她像老鼠見了貓般驚嚇了，幸得四面沒有旁人。

——陳先生，你這個樣子不好囉！如果你要這樣的話，我下次不再來了。她說話時的聲音，嬌態，更顯得格外令人銷魂。

——喊我陳先生麼？你下次切不可再喊我陳先生了。

——那末，要喊你什麼呢？

—— 喊我爲親愛的哥哥吧。

—— 好，我就喊你親愛的國康哥哥吧。

—— 呵！我的親愛的錄雲妹妹。

我們行了一刻，依着舊路而返，兩個人走到家裏來了。這時西邊殷紅色的落日，倒映在周溪河中，彷彿像戰場上死尸塞滿着的血河，又好像世界發生了火災一樣。

到了家裏坐了一刻，太陽早已從西邊落下去了，春蟲都吱吱啊地在地樹隙草根中飛舞，中間也雜有幾聲短短的好聽的歌聲。

—— 錄雲，你到底愛我麼？

—— 呵，國康哥哥，我愛你，我永遠地愛你。

——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所說的話。

—— 我的話是真的，我愛你一如往昔，而且我聽你的指揮，儘你如何那就如何。

—— 這話就可以證明你是愛我麼？

—— 這話當然可以證明我是愛你呵。

—— 你既然愛我，我們訂婚去。

—— 你又說這種套語了。哈哈！她笑起來了。

——快呀，我們訂婚去。

——你不要這樣逼人呀！

——說出來有什麼要緊呢？

……

錄雲把水壺打開，喝了一口開水。

——你如果是愛我的，你就應該表示你的態度爲什麼閉口不言呢？照我看來，那又何必呢？

——在事實上我雖然沒有和你訂婚，但在形式上，我早已成爲你的未婚妻了。錄雲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好，我就和你訂婚去吧。

——你爲什麼逼人到這樣的地步呢？我既然允許了你，那你遲一點也不要緊吧。錄雲的眼淚一點點地掉在地上了。

——你怎麼哭了起來？

——我覺得對不住你。

——說那裏話，我才是太對不起你了。

——你何嘗對不起我呢？錄雲的哭聲還不會停止。

——錄雲妹，我真太對不住你了，我強迫了你要和我訂婚，我竟……

她伏在我的桌上哭得十分淒涼！我的眼淚也幾乎爲她感動流下淚來了。我一隻手撫摩着她的頭髮，一隻手自己擦着眼睛。

——起來吧，不要哭了。

錄雲站起來，兩個人呆呆地對坐着。

——我使你太傷心了，我的親愛的妹妹呵！我的可戀的妹妹呵，我錯了，我這樣逼你是太殘酷了！我不敢爲了愛便來使你傷心，我也不敢以我一生去承受不甘願的種子的愛！呵，妹妹，我不能用溫柔細語來安慰你，反使你悵鬱欲死，我真是罪惡滿盈呀……

——走吧。錄雲似乎有一種辦法了。——我實在太對不住你了，多謝你給我的教示與啓示——呵呀，你不必這樣說了，我現在發現我自己的矛盾與卑污，我更發現了我萬分醜惡的。錄雲，你能否原諒我的過錯麼？我希望你以後能夠給我以更多的幫助。

錄雲一直走回家裏去了。我們分手的時候，夜色早已朦朧起來了。

我和錄雲別後，又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了。這時大概是春冬夏來的時節，M城地方忽然發生了鼠疫，起初還是很小很小，但是，後來M城全變爲鼠疫很兇很兇的地方了。

本來M城每逢這個時期，都必然有鼠疫或天花痘的發生；天花痘有時還可以醫好，可是鼠疫這個東西，那就不然了。況且鼠疫要人死亡的話，非常迅速。我親眼看見過鄰人的幾位兒女，在上午傳染了鼠疫，到了下午便無聲無臭地死去了。

一天晚上，熊君和黃女士到我家裏來，他們告訴我張女士不幸染着鼠疫死了。我聽了他們報告的消息之後，憤不欲生，痛哭起來。天哪，爲什麼別後沒有幾天的美人，就這樣地香消玉殞了。上帝呵，這就是錄雲的結局麼？錄雲不是和我發生了戀愛麼？錄雲不是曾經同我接過了許多甜蜜的吻麼，錄雲不是允許了我要和我訂婚麼？但是現在錄雲竟不幸染着鼠疫而死，與我永別而歸仙府了。天哪，我真的會發瘋而死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如白雲蒼狗一般，誰也不能預料到她會死去，而且在一星期左右的時光會染着鼠疫死去。當她還在人世的時候，我是快樂地，幸福地，過着我們兩人戀愛的生括，我決沒有料到會有今日這種不幸的死去愛人的悲慘。真的，我絕對沒有涉想到這一層的變故，我只把我當做幸福的驕子，只以爲美好的，燦爛的生活，是永遠不會轉變的。但是，M城發生了鼠疫，傳染到我的愛人的身上，將我的愛人永遠地和我隔絕，不再復回人世了。

別了，我的錄雲！別了，我的親愛的錄雲！別了！我的可念可戀的錄雲！呵，別了，別了，你是永別我了。……

又過了幾天，熊君和黃女士到我家裏來辭行，說他們要往南洋去了，說他們接到了他們父母的急信，要他們到南洋經營商業去了。況且M城的鼠疫，又仍是非常之盛，他們都覺得有馬上離開M城往南洋的必要。因此，他們就在第二天的早晨搭着汽船，離開M城而往南洋去了，離開M城而往南洋永遠飄泊去了。

當他們到我家裏來辭行時，我覺得有點奇怪，爲什麼他們兩個人的父母都一同寫信來要他們往南洋去呢？後來經過了朋友的說明，我才曉得熊君和黃女士在最近纔是訂婚的。訂婚後接到了他們父母的來信，要他們到南洋行結婚禮的。所以他們覺得到南洋結婚也是很好的。……

別了，我的朋友！別了，我的朋友的愛人！別了，他們竟別我而往南洋去了！呵，別了，別了，一切都是永別我了。……

四

時光蒙着人們的眼睛，偷偷的又走過了幾十天。這時我在學校裏畢業的時期到來了。畢業後的第五天，大約是舊曆四月中間的時候，這時候是嶺東最美麗幽默的世界。隴頭田畔，菜花盛開，蝴蝶披上了五色的舞衣，正在吮取甜蜜的菜汁，溪水碧綠澄清，和風裏送來了人

生神祕的歌音。我的家庭要強迫我和小時娶來的一個婦人結婚，我爲着終身的幸福起見，便一口拒絕了我的父親，不贊成和一個沒有愛情的婦人結婚。

人生終身的三大問題，就是求學，婚姻，職業。這三大重要的問題，倘若不能得着圓滿的解決，那就是人生幸福上最爲痛苦的事情。就是有一件不能得着圓滿的解決，也是人生樂趣上莫大的缺憾。我的父親要強迫我和她結合，當是萬萬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對於她，還是時常憐她，愛她，因爲她是舊禮教壓迫下面的可憐女子；但是我總不能像夫妻般的愛她。我知道她一定是傷心，是流淚，然而我爲着我終身的幸福起見，定不能草草從事，做她的心愛的丈夫來安慰她。

我的父親要強迫我和她結婚，祖母也爲我表同情地流落了許多傷心的眼淚。祖母雖是一個沒有智識的女人，但她總能贊成我和她離婚，脫離關係。祖母有一次對我的父親說：「一個男人已與一個女人沒有愛情，無論何人，亦是不能強迫結婚的，應要使他倆早日脫離關係；女人再去嫁過知心合意的男人，男人也再去婚過一個志同道合的女人。他倆已是愛情的結合，他倆終身的幸福，也一定可以得着無窮無限的快樂。」可是，我的父親是舊禮教制度下面的囚徒，怎肯相信祖母的語言，把她馬上嫁去。

我的父親，覺得把她嫁去，定會遭她家族的爲難，跑到縣裏去控告，或是糾衆到門前吵

鬧；我的父親也覺得木已成舟，那裏還能再說別的話？如果把她嫁去，她的家族就不會到縣裏去控告，或到門前吵鬧，這對於他老人家的名譽，一定有莫大的損傷；但是這種名譽究竟有沒有損傷呢？這當然是沒有一點兒損傷的，因為這是關於我身上的事情，而不是關於他老人家的事情。不過我的父親又覺得雖然不是關於他身上的事情，但好好的女人，她沒有做錯事情，亦沒有不正當的行爲，爲什麼要把她嫁去呢？這豈不會遭着鄰人親戚的譏笑嗎？這樣，對於家庭的名譽，一定有莫大的損失，與其有這樣莫大的損失，寧可任我自殺或跳江而死，總不願犧牲把她白白地嫁去，損害他老人家的神聖名譽。

我處在專制度家庭的下面，崇拜舊禮教的鄉間，時刻皆是和這桎梏的網羅拼命地奮鬥，想打出一條正義的，自由的，光明的，血跡的大道，使我死灰的生命從戰線上重復燃燒起來，使我快樂的歡歌從口中重復吐唱出來。我知道現在的社會，是社交公開婚姻自由的社會，人們不能死守周公孔子的禮教，殘害了人們有用的一生。我又知道周公孔子的禮教，原是來束縛人類不可抬頭的東西，非速即起來把牠打破，實無以挽救這世間在舊禮教壓迫下面的青年。我更知道所謂名譽者，也是禮教制度下面束縛青年不可抬頭的一種無聊無賴的套狗圈。

我不和她結婚，父親時常的罵我，說什麼有福不曉享樂，有家不曉團圓，說什麼有父母

不曉孝順，有兄弟不曉和睦，說什麼……總之，父親時時罵我，無非都是這樣的話：『這賤骨頭不打死，有什麼用處呢？』其實我真是沒有用處嗎？不，不是的，原來我是不遵守禮教制度和她結合，也是和舊社會奮鬥，引起我的父親討厭罷了！我的父親雖然討厭我，但我總不灰心，總不失望，依舊努力地奮鬥。

我知道我的父親一定是傷心的，不安的，可是我不願和其他的青年一樣壓迫在深淵的囹圄的禮教束縛的下面。所以我不能不和黑沉沉的家庭奮鬥。我相信我絕不會墮落在奮鬥的失敗中，除非到了我不省人事，或全人類絕滅的時候為止。

社會上的人類，雖然也是有心的，有自由的，但是我覺得人們底心是冷的，死的；人們的自由統統被禮教，被法律，被社會，被無理性的強權與習慣把來剝奪去了；那裏還能再說有的語言呢？我不禁搖着頭號叫起來：

——可憐的舊禮教制度壓迫下的青年們呀！你們底肉體精神都是幽囚在十八層深的地獄裏生活着。你們底身體精神，已經成了國家的奴隸，法律的俘虜。起，起來，我們要把這束縛人類的禮教，永遠地和牠反抗！反抗！反之，你們永遠浮沉着，浮沉着在這罪惡的人間輪轉着，永遠地輪轉着。……

一個人生在社會上，縱不能具有一種偉大的力量，至少也應該有從黑暗勢力底下救出自

己的決心，不要再麻醉在禮教，金錢，富貴，榮譽的裏面。爲了這樣的緣故，我覺得夫妻是人生的終身大事，怎麼可以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糊塗了事。與她結合起來呢？夫妻定要建築在互相了解和情性相投的基礎上面，不應有絲毫勉強的結合。這樣，才可以成爲終身的伴侶，不致脫離。假使我就不和禮教反抗，與她結合起來，將來如有口角發生的時候，難保我不和她馬上脫離關係。與其有這不幸的事情發生，還不如當初先行謹慎一下。

我不是嫌她是一個鄉下的女子，更不是嫌她臉孔的醜陋，是我和她沒有纏綿的愛情，不願我終身的幸福犧牲於禮教制度下面的舊式婚姻的獄牆裏，摧殘了我光明磊落的前程。所以我的家庭無論如何的壓迫，我都抱着百折不撓的宗旨，不和她結合，誓死與崇拜舊禮教的父親奮鬥到底，達到最後的勝利的目的而後已。

我已是不遵守父親的命令，和她結合起來，那麼，當然是舊禮教制度的叛徒，家庭所不容許的人兒。因此，我竟被家庭驅逐，不能再在家鄉彳亍徘徊了。這時我雖然抱定了主意不和她結合，但是禮教制度不是一個人可以實現推翻的，何況反抗的出路，亦還沒有找着相當的穩定的地位呢！這真是如青天的霹靂一般，轟的一聲，將我震動得不知所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完了，完了，當年悲痛呻吟的時候，還有可戀的愛人，溫柔的密語，和暖的春風，青蒼的樹葉，有節奏的在那裏和我表同情似的悲訴。可是到了現在，完了，一切

都完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想到這裏，不禁使我傷心，流淚起來。我雖然傷心，流淚，但我只是茫然，茫然……到什麼地方去呢？家中是不能容許我回去了，因之住宿的地方也是沒有的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我只是茫然，茫然……我應當回去向我的父親哀求和她結合起來；但是我已是和她沒有纏綿的愛情，我怎麼又肯回去無條件地和她結合起來呢？這，這真是使我茫然……等我離開了家庭幾十步的時候，回轉頭來看看家庭的屋宇，似乎忘却了與家庭辭別的樣子，於是我又回轉頭來繞道家中的周圍走幾個圈子。我的父親雖然這樣的壓迫着我，但是我的父親養育我到這麼樣的長大，今天忽然離開了家庭，未免總有點捨不得的情緒，可是我的父親已是不要我，這，這到底怎麼辦呢？我想：『平時滿腔裏說的什麼反抗，反抗，推翻舊家庭，打倒舊社會，現在又怎樣呢？』我又想：『現在雖然不能一時把牠打破，但總有一天可以達到推翻的目的。別了，別了，爸爸，媽媽，別了，別了，殘酷的爸爸，媽媽，我永生不會忘記的爸爸，媽媽！……』

我別了我的父母走到K埠的時候，忽然在K埠的碼頭遇見了一別三年之久由南洋歸來的叔父。那時他問我爲什麼事情要到K埠，我當時總是模糊答覆，不敢把牠說出。後來叔父盡情的盤問，我才把那樁事情說出，叔父聽了，低言細語的來安慰我，說什麼不要因此而遠離

家鄉，說什麼總可以替我排解，使兩方面得到圓滿。……那夜我就被叔父帶回K埠的旅館中，不許我搭船別離我的家鄉。

在夜間安眠的時候，我暗暗地想着，假使我這次回到家中去，那有什麼臉孔再和我的父母見面呢？也是我的父親不要我回去了，不如夜深時逃走吧。於是我有了這樣的思想，決意在夜闌人靜時逃走。殊不料當我逃走時，竟被叔父知道了，也許是他預先有了防備吧。叔父起來，罵了一頓，才好好地重復向床上睡着了。

過了二十天左右，我和叔父由K埠回到家中來，家中起了一個很大的不幸的變化，關於我和她的問題，我的父母當然拋在九霄雲外，不能顧及理論了。

這是中華民國十×年舊曆五月五日的一天。這天是端陽節日，家家戶戶都趕到神廟去焚香拜禱，祝壽求福。自然，我的家庭，也不能逃出這種惡習。於是我的母親叫了家婢秀妹，往樓上去拿紙寶香燭，預備到神廟中的觀世音菩薩處去，保佑全家的平安。（其實菩薩是不曉得庇佑吾人的幸福的；我們要尋找我們幸福的燈塔，就要向這黑沉沉的社會中去奮鬥，去反抗，才可以打出一條人類的，真正的，自由的，平等的，博愛的新社會出來。）當秀妹走到了樓門時，看見樓門四開，錢櫃無鎖，知道有點異樣，匆忙地走了下來，報告我的母親知道。我的母親聽了這事，也匆忙地走上樓頭來看。看後淚不自禁的痛哭起來說：「咳！這，

這還了得，這是什麼人所幹的事呢！」

這時我的父親是在M城的一間小商店裏，沒有回到家中來，因為我的父親還沒有知道這事的發生。我的母親便披上了大布的衣裳，跑到城中去找我的父親。當我的母親跑到了店裏的時候，便開始對我的父親說：「了，了，了，家中的錢櫃，不知被那一個人紐開，一個錢都沒有了，只剩下一些新舊的衣裳，亂雜不堪地堆着！……」母親的話沒有說完，我的父親彷彿受到晴天的霹靂從空中降下，不能說出一句話來。

我的父親聽了母親的報告之後，馬上和我的祖父跑回家裏來，調查失去的真相。那時我的父親真的有說不出的傷心。這，這倒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後來還是祖母情急智生。她說：「把家人的房中，一一地搜查，尤其是我的大嫂的房中，應要特別地搜查起來。」說起我的大嫂來，她是十六歲時才嫁到我的家中，與我的大哥結婚的。她小時是在她的父母的家中養大的；不，不是的，她那裏有父母去養她呢？她的父母早已死去了，早已死在牢獄中去了。當她還沒有出生的時候，她的父母因共同謀財打劫，殺斃人命，被軍警活活地捉着，以致為法庭判決監禁無期徒刑。所以她在獄中生出來後，度過了三載的寒暑，她的父母也前繼後仆的病死去了。她的父母死後，她被她的寡叔母帶回家中度養，一直到六歲，才由兩方面的家長作主婚娶，娶後因種種的關係，沒有將她帶回我的家中，至十六歲時，我的家庭才把她

娶回，和我的大哥成婚。成婚後的一年，我的大哥因生活的壓迫，跑到南洋謀工作去了。她在這時也已生出了一個男孩，在舊禮教的家庭中，當然是非常快慰，樂莫可言！

我的家和她的家，相距不數十里之遙，她的父母入獄而死，和她所為所做的一切，我家當是無從曉得，後來聽她娶回後，才聽着許多人說：「她的父母是因……而死的，所以她的行為，無所不做；」有人簡直稱她為死潑婦，或是賊婆媽，而不呼喊她的正名——招雲。可是，我的家已是把她娶回，有什麼辦法呢？我的父親說：「從今之後，只好把她教訓一番，痛改前非就是了。」然而事實恰得其反，我的父母不獨沒有把她教好，而且還是教壞了她。（這是舊家庭腐化的表現。）當她娶回後，還沒有一個月的光景，竟將我放在小棚內的壹百元實行盜去。當時即被我看見，我把那樁事告訴了我的父親，但是我的父親總是這樣的說：「她是初次歸家的新娘，斥罵她是很不方便的；況且錢是人力做來的，沒有什麼要緊。……」一類的話。一次，二次，三次……我的父母亦置之于度外，以致醞釀成這次巨大的禍害。

我的家人聽了祖母的說話，尤其是應要在大嫂的房中特別地搜查起來之後，於是我的父親和祖父喊了叔姪子弟首先在她的房中，共同詳細地搜查起來。

炎熱的夏天，籠罩着一層一層的暮氣；窗外的風聲，葉聲，發狂似的神哭鬼號。刹那

間，果不出祖母的所料，竟在她的櫥櫃下得了一本錢櫃中存放的商號生意簿。當我的父親在她的櫥櫃下拾了那本簿子的時候，她驚愕極了，她知道這一定是她的致命傷。所以她抱着在懷中的孩子，從手中拋棄在地上，由小椅上立起身來，和我的父親爭奪那本商號生意簿，幸得觀者衆多，被大家喝了一聲：『哼。』她才停止她的爭奪。不然，她一定會把那本商號生意簿扯成粉碎，才可沒有證據，不致成爲賊名。

錢櫃內的生意簿，已是在她的房間中搜查出來，那麼，櫃中貯蓄着的兩千餘元一定無疑地被她盜去的了。但是，除了生意簿以外，其餘的數目究竟被她放在什麼地方去呢？我的父母總是找不出來，我的父母也只是茫然，茫然……呵，原來她把錢櫃扭開，當非初五的那一天，一定是先前的幾天；因爲家人已是有半個月沒有上樓去看錢櫃了。她把錢盜去後，她的錢豈仍有放在她的房間之中嗎？她又豈不怕成爲賊名嗎？但是，那本生意簿，又爲什麼仍在她的櫥櫃的下面呢？這，這當然是她自己不老成，不知爲什麼會遺失在櫥櫃的下面呢？也許是她盜了人家的東西太多的緣故吧。

她知道商號生意簿已是在她的房間中搜查出來，那麼，她想來想去，都是沒有妥善的辦法；她以爲這次定爲舊禮教的家法所不容許，於是那晚她竟跑回她的叔母的家中去了，無人知道的跑回她的叔母的家中去了。

的；我又覺得我的大嫂帶了她的叔母和紅頭阿三來打我的父親，母親，祖母，不是侮辱我的家人，而是侮辱了她自己的一人。想起來，我是何等的傷心，痛心！像這樣兇惡殘忍的潑婦，非捉她坐牢獄或槍斃，當然不能發洩我內心的苦悶。

我的父親坐在凳上，說不出一句話來，心中情緒萬千的怎麼辦怎麼辦？而不速即控她坐牢獄以洩當時受辱的慘恥。……

下午，我的舅公知道了事情的發生，走到了我的家中來。他對我的父親說：「這樣目無法律的潑婦，竟敢把我的妹妹打出血來，你們還不控她，更待何時？」可是我的父親總以為應要家法審判，不可控她到法庭審判的。其實這是我的父親的錯誤，禮教的矛盾，她已有了這樣巨大的案件，她當永不回家而在她的叔母處隱匿了。

我的舅公回後，舅婆陸續的到來，舅婆看見她的頭上的流血，為她傷心和流淚。舅婆不是對我的父親這樣的說嗎？「我的夫妹，年高古稀，你們如不控她，將來有不幸的事情發生，你們能夠負擔嗎？」我的父親聽了舅婆的說話，才跑到律師處做了一張狀子，並帶我的祖母到法庭去驗傷。

潑婦聽了祖母到法庭驗傷的消息，不禁恐怖起來。她也假着自己用木梳掙扎破爛的頭顱到法庭去驗傷；可是驗後的結果，她大失所望，為法官所拘押。幸得她叔母的親戚余鴻泰

商號，才出來爲她担保；不然，她一定拘押在牢獄之中去了。

過了幾天，開審的時期到來了。她知道毆打祖母，定爲法律所不容，兼之又敢私行盜竊，兩罪俱全，罪不容殊。她便和她的親戚余鴻泰寶號商量。原來法庭的法官，是余鴻泰老板的同宗。故她第一次不會拘押，亦不再需商號的担保。

第一次開審完畢後，我的父親不能得着圓滿的解決，便咒罵起腐化的官僚來。

第二次將要開審時，法官忽病惡症死了。那時我的父親的內心，是何等地歡欣，何等地快慰！以爲從今之後，定可以將她受刑，永禁牢獄之中了。可是現社會是金錢罪惡的社會，沒有金錢的人們，無論如何有理，他們總是不依法律判斷的。

法官死後，地方法院委過一位法官。聽說這位法官不識法律，這次的委任，全是金錢勢力買換而來的。所以他到任後，第二次的審判，又是開始了。

第二次開審時，她知道或被押也說不定。她便暗中給了五百元託人向法官前去賄賂。法官已得了她五百元的賄賂費，那麼，我的父親在第二次的審判，也是沒有得到什麼好的結果的。

第三次的開審，又已隨着閃電般的光陰到來了。這時M城起了很大的變化，新軍閥把舊軍閥驅逐起來，結果舊軍閥的軍隊戰敗逃走，法官也沒有繼續做下去了。

夜間鄰人B君知道了我的家中失錢的事情，B君跑到我的家裏來看了一回。我的父母把前後的情形告訴了B君之後，帶着B君在她的房中的周圍望看了一回，看後又得着一種證據。這種證據，就是在她的多塵的櫥櫃上印了幾雙朦朧的足跡；因為她的樓門和我的父親的樓門兩相遙對。所以她把錢盜去後，即將錢拿回她的樓房，由樓房走下她的多塵的櫥櫃上，再由櫥櫃上走下她的房中。

第二天上午，我的父親和祖父跑回店中去了；我和叔父也因事外出去了，她知道我們沒有在家，便從她的叔母處跑了回來。當她跑回家裏的時候，不獨不向我的母親和祖母懺悔，而且把母親亂打一場，打得母親幾乎迷暈地死去；那時我的母親因手力不佳，無力和她爭抗；不然，我的母親也一定不肯放手，和她拚個你死我活的把戲。她走時，母親向她罵道：「賤婦，你公然把家娘亂打，明日定要控你到官府裏把你刀斬粉碎，以維家法，以張風化。」母親罵後，她用了她的木梳在她自己的頭上拚命地掙扎一下，也對着母親罵道：「我的頭顱被家娘打碎了，我明天也要到官府裏控告你們一下。」潑婦一面說一面血流如注。她用了她身上的圍裙包裹着她的血頭，無眼淚地虛哭起來。

下午，我的父親聽了我的母親被潑婦打傷的消息，滿腔裏憤不可言狀，跑到律師辦事處做了一張狀子，大有非速即捉她坐牢獄不可的樣子；可是爲了大家的勸解，朋友的安慰，才

慢慢地把憤怒消滅下去。

過了兩天，是我的父親的誕辰，所以我的父親在家虛度了一天的光景，沒有到城中去經營生意。她是知道我的父親誕生的日子的，竟在那日的上午帶了許多紅頭阿三和她的兇殘的叔母，走到我的家中來。說什麼這次的來，是為調查是非而來，此外並無任何意見。……她的話還沒有說完，一般紅頭阿三和潑婦即向着我的父親的身上打來，幸得我的父親的手力甚大，和她們盡力的相抵禦；不然，我的父親當不堪言狀了啊。……

她沒有將我的父親打倒，她們的慾望當不滿意；因此便轉變方向，向着年逾古稀的祖母的身上打來，不幸祖母竟被她們打得頭破血流，滿衣是血。她知道目的已達，即行和衆人一同逃之夭夭了。

她們走後，衆人才知道這事的發生，於是大家非常憤怒，欲把她們打個粉碎，可是她們早已杳如黃鶴，不見踪跡了。

我回到家裏後，知道了一切的事情，並又看見了祖母伏在桌上哎喲哎喲的痛哭，我憤怒到了極點。我雖然常常和舊禮教奮鬥，但是我知道這回的事情，不是我的父親用着舊禮教的家法去束縛她，去壓迫她，使她才會生出這樣的莫大舉動；而是她自己因非法盜竊鉅款和毆打祖母及家人而生來的結局。我覺得我的父親這次的行動，是光明的，正義的，而不是錯誤

新軍閥到了家鄉後，一切機關的人，調換起來，法官也已換過一位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學生。

這次的法官，她是沒有人和他認識，無從賄賂。她失望了，悲傷了；可是，事有這樣的湊巧，在L鎮駐防的D師長，從那裏調防到我的家鄉來駐紮。這位D師長是她叔母舊日的愛人，她知道D師長到了家鄉，便和她的叔母同赴D師長的行轅內寫了一封信給法官，法官把D師長的來信看完了後，他不回信給他，依着法律去審判她。開審的那天，法官以毆打祖母，盜竊巨款的罪名，將她拘押在牢獄之中去了。

她的叔母知道她的姪女拘押在獄，便跑到D師長的行轅內求他把她釋放。D師長聽了愛人的話，馬上荷槍負衝的走到法庭前來，說什麼何以不服從本師長的命令，說什麼何以要捉她拘押在獄，說什麼……當時法官因事外出，沒有與他見面；夜間D師長用他的武力壓倒了法官。法官處在軍閥的權威下面，有什麼辦法呢？只好和他商量，從事結束罷了。

官庭的判決文，終於實行地宣佈出來了：

(主文) 陳藍氏毆打祖母及盜竊巨款案，本法庭認為理由不充，證據不確，陳義之刑事上訴，理應駁回。上訴費用，由原告人負擔。

汕頭澄海地方審判廳M城法庭佈

我的父親看見了法庭的判結文，知道是失敗的了，不禁伏在案前痛哭了三日三夜，連茶水都不入口；可是，我的父親並不明瞭在今日外受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地痞的蹂躪的下面，除了革命以外祇有死！失敗是我們應當經過的路程，失敗是我們命運中的注定，我們要向這不平的社會去抗鬥！這個世界決沒有永久繼續下去的道理，惡劣的社會，武人的世界，總有打倒的一天。

這兩千餘元的數目，雖然是我的父親用苦力掙扎得來的，可是已經被她盜去，有什麼辦法呢？不過就是我的祖母太為可憐，被她打得這樣的不堪，這樣的兇惡。……我的父親沒有法子，終於把她嫁去了。

我的父親把她嫁去，以為將來的家中的禍害從此就可以永不復來了。其實不然，因為這是很小很小的禍害。被壓迫的人民應當認清楚自己的出路，尋找革命以圖反抗。到了最後的一剎那間，被壓迫者能從十八層的地獄中打了出來，那纔是我們永不復來的禍害。

我想我的大哥在南洋知道了這樁事情的發生，他的心靈，恐怕比我們家人的心靈更加難過吧。……

下部

一

一九二×年的春天，我因為政治關係離開了M城流落到上海來。

上海是資本主義最濃厚的地方。在這裏，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巍巍的建築物，這些建築物是產業革命以後的東西，牠是耗盡了很多工人的生命與汗水所造成的；同時牠又是資本家用來囚着工人以榨取工人生命和汗血的機關。在這裏，我們又可以充分地看出統治者壓迫國內的弱者。帝國主義的兵艦，戰艦，砲艦，充塞在黃浦江的中心，很有勢威的在保護着帝國主義者在東方市場的上海。

我近來生活的問題，一天一天的恐慌起來，我很想回到我的家鄉M城去，但是，這是幻想，我的家鄉已是不容許我的足跡了，到什麼地方去呢？還是入工廠工作，抑或決意自殺呢？正在這樣躊躇的當兒，忽然一位朋友介紹我擔任了幾點鐘學校的功課，藉以為維持生活的費用。在這教讀的時期中，我認識了一位女人，這位女子是校長的女公子，她現年十八歲

了，她的名字叫做鄧秀英，她常常和我談話，常常和我討論革命的理論與實際的工作。因此，這位鄧女士很愛我，重我，漸漸地漸漸地成爲很熟悉的人了；而且已經發生戀愛的關係了。這，這是我窮途中的唯一安慰者。

我自和她結識後，忘却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資產階級的橫暴，終日的在幻想着！一天一天的過去，已經到了中秋佳節的時候了。我約她到法國公園來賞月，在那皎皎的月光照在公園裏，我却依在她的懷裏，感着人生的神祕。我憶起了生命的波跡，我茫然茫然，彷彿墮入了五里霧中。我是辜負了時代的使命，我是現代人類的被擯棄者，我是荒野莽原中的旅行者，在掙扎，在反抗，在前進。雖然有愛人的安慰，月色的照耀，燦爛的星光，遠處的胡琴，雖然園中有特別的夜景，宜人的林木，以及樹影的恍惚，或者有幾個和我一樣的亡命青年，然而以我這幾年來的風塵奔波，流亡，在這夜，又怎樣不使我充塞了悲哀的情緒，寂寞的調子呢？

夜深了，一對一對遊園的伴侶，從公園裏踱了出來；就在這時，我和她也一同的走到外面來。在這時，我約她第二天早晨，要她和校中的B女士一同和我去遊浦東。她答應了我，便準備第二天的動身了。

清早起來，三個人吃過了點心，乘上了汽車，走到了江邊，浦東是在江的那邊，要踱了

江才能達到浦東去。

太陽已經出來了，紅色的光輝反映在黃浦江的面上。一陣一陣的江風，吹在我們的面上。我們含着沉醉的歡笑，她倆的秋波時常地射到我的眼簾前來，使我忘却了一切一切。我在注視着B女士鮮紅的嘴，我也在注視着B女士的肥碩的肉體……

我們離開了船，走上浦東地方來。在浦東遙望着茫茫的天野，一無涯際的景色，我們很愛浦東深秋的景緻，我們預約有機會的時候，再來重遊浦東。

我告訴了她們我這幾年的近況，我說我的家庭的一切一切，我說我努力工人運動的失敗的經過，我說新時代的前夜，就會隨着這樣暴風雨的時間狂奔而來，紅色的太陽將會顯照在風雨過後新宇宙的這時代。……我的話，她們很表同情，眼裏流了許多眼淚。

在浦東吃過了午餐，我們一樣地談着現代的社會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毀滅！我們歡呼，我們快樂！……

夕陽西下，我們離開了浦東，我們又渡過了這江水回到學校裏來。我在這晚景的下面，不禁有點傷感起來，過去的失敗，又在我的腦海裏盤旋着，我覺得不應要在愛河裏沉戀着，害死了許多被壓迫的民衆。

我常常和她見面，我常常跳躍在她微笑的唇邊，有一次我寫了一封信給她道：

親愛的妹妹：

我現在要來寫一封信給你了，這封信就是我以十二分的誠懇寫給你的，你收到了之後，請你把我這一封信從頭讀到底罷。

我是一個天涯飄泊的浪子，我是一個被社會擯棄的國民。在這裏，除了我和你互相親愛以外，沒有一個人來照顧我，安慰我。以前，我沒有和你認識的時候，我的生活祇是單調，苦悶，寂寞，悲哀。像我這樣可憐的人，又有誰來和我表同情呢？啊！妹妹！上帝爲什麼這樣的殘忍？把我們的世界變爲滿目蕭條的世界呢？我覺得這社會祇是殘忍冷酷，我覺得這社會祇是虛偽驕傲。因此，我每次都想自殺或投黃浦。……現在，我知道人生是很有意思的，人類的生活也決不是永遠在苦惱中沉淪的。

妹妹：我自認識了你後，我真有說不出的快樂，我的以前的苦惱也已隨你而消遊了。現在，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人了。妹妹，我愛你，我愛你實在不能用言語形容出來啊。但是，我雖然愛你，但我總不敢在你的面前盡情地表示着我的熱情，從內心發洩出來。然而這回的我，就要將牠傾吐在我親愛的人兒之前了。

妹妹：我願將我的生命和一切一切，貢獻給你！同時我也願爲我愛而犧牲我的生命，犧牲我的一切一切，也祇有這樣的犧牲，才是我自己最願意的事。

妹妹：你是我生命的使者，你是我靈魂的同伴，並且我永遠稱你為我的妹妹！妹妹！你是我的妹妹！啊，是的，你是我的妹妹！因為我愛你，我愛你比愛我自己還要過些：你近來不是時常聽着那悽惋的歌聲，和你那悲瑟的笛聲兩相應和？那是我的殘魂紛飛在天空繚繞的歌聲，那是我的夜裏蜜夢在仙宮謳唱的歌聲！我在清晨曉風殘月裏，想起了我所愛的你，便會洋洋自得放出這樣的歌聲；我在深夜涼露桂花裏，想起了我所愛的你，便會洋洋自得放出這樣的歌聲。我是為悲憤的內心而暢流，才會發出這樣的歌聲。我是為失去的靈魂而狂泣，才會吟出這樣的歌曲。啊，妹妹！我的生命之花復活的妹妹！我不是一個薄情的青年，我望你自信，並且永遠地望你自信！妹妹！我心裏要說的話很多，但是從何說起呢？當我和你在浦東遊玩的一天，我們雖然花去了一天的時光，但我們說的話並不是很多，這不是我倆沒有說話，實在是我心裏一時講不盡來。假使我是一個文學家的話，我願將我的心理狀態描寫出來，貢獻在你的面前，請你鑒察我的心。妹妹：請你相信我上面所說的話，不是一時感情的衝動而寫出來的，更不是用虛偽的態度來欺騙你，使你陷入古井的深淵。妹妹：你接到了我這封信的時候，千萬望你立刻給我一個回信，才不致使我望眼欲穿啊！

心裏要說的話很多，將來陸續發表罷。現在心情繚亂，不能多寫了。祝你
永遠快樂！
愛你的國康。

這封信由學生轉交給她後，不久便接到了她一封的覆信，信大寫是這樣寫的：

我自和你認識了後，我也是何等的快慰，我知道你是一位有為的青年，所以我才願意和你接近，談話。你這樣的愛我，我實在銘感難言。哥哥：像這樣的世界中，還有你這樣的人，在愛我，我當然是在暗中偷笑。並且你也要相信我，我是永遠地愛你的。

哥哥：我和你是同病相憐的青年，我所受社會上的待遇，也祇是冷酷，虛偽；我所受家庭的壓迫，也祇是在舊禮教壓迫之下。哥哥：假使我和你結成爲伴侶的話，我願和你手攜着手把這腐敗的社會根本推翻罷。

哥哥：你是人間的可憐者，孤獨者，你沒有慈愛的母親，你失去了你親愛的妹妹，你乾枯了你生命的原泉；現在，我來做你黑暗中的明燈，指導你走到幸福的樂園中去。我已經允許做你永遠的妹妹，我已經把我的禮物貢獻給你。哥哥：我愛你，我永遠地愛你！我是你終身的伴侶，我也是願意爲你犧牲一切。哥哥：請你永遠的永遠的愛你的妹妹罷。

我把她回來的信看完了後，心坎裏喜歡到不可言狀。啊！我是如何地幸福，如何地快樂，有這樣可敬可愛的戀人。

但好事多磨，不久我發現了鄧女士寫給自己信內的情緒冷淡起來，同時又知道了她和校中的同事J君發生了戀愛的事。這時我簡直有說不出的悲哀。

一天，她寫了一封信給J君，這封信插在信筒裏，被我看見了這是鄧女士的筆蹟，我非常的情怒，將牠拿了起來，躺在自己的房裏讀着：

親愛的J哥哥：

.....

這句話使我驚魂失魄的呆了，「爲什麼你會這樣快的變心？爲什麼你又會將從前的盟誓忘記了呢？咳！這是上帝給予我的恩惠，抑或我自己應當注定的呢？」我再將她的信讀完下去，裏面攻擊我的壞話很多，非常相愛於J君，我的心不禁十二分的悲傷起來。啊，世界上那有真正的愛情；愛情原不過是金錢的結合！

我像死人一般的倒在床上，我想我一旦得了一個生命的安慰者，如今又被人奪去了，這倒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假使一個青年和一個女子發生戀愛，我們的進行中會生出不幸的變故，那麼，我們一定

會消極，甚至會走進自殺的道路。在最短的時間之中，我這樣地相信。

她既和丁君一天一天地親密相愛，我也一天一天地嫉忌他們起來，因此，我和他們已經變為一個冤仇很深的人了。我爲了這樣的緣故，學校也不便再去立足，教讀下去了。於是，我辭去了學校的職務，走了出來憤憤地說道：「渾蛋，我這個鬼東西，爲什麼要去和女人發生戀愛？爲什麼又要去和人結冤結仇？爲什麼忘了我自己重大的使命？爲什麼不知道我自己近年來的悲痛？哦啊！我只有沉醉於戀愛，我只有向着個人主義的道路走去，不知道現代社會是一切黑暗的造成者呵！我的罪惡比海還深，比山嶽還高！我從此之後，一定要放棄戀愛，負起我的責任來，把這罪惡的人間毀滅罷。」

我自辭了學校的職務後，在上海東找西找都尋不着一個位置，而且生活一天一天的不能維持，不得已走進了洋貨店裏當學徒去了。

我在那洋貨店裏當學徒，不消說總是受人欺壓的，然而我爲着要維持我的飯碗，唯有忍着不敢和他們抗鬥，以消滅自己的位置。

在那裏一天忙到晚，簡直沒有一點空閒的工夫。一天，我因爲有點事情，幹得不大留心，大受店主的責備和夥友們的嘲笑。晚間，我一個人孤淒淒地住在一間很小的亭子間內，明月從窗外窺視，彷彿對着我這位飄泊的少年嗚咽哭泣一樣。我想起我從前工作的失敗的悲

慘，此後又不知如何度過命運，越想越悲哀，越悲哀越痛哭，我的眼淚不禁一滴一滴地流了下來。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子，不得已寄人籬下，但是，沒有什麼重要的事，也要大罵特罵受他人不人道的欺壓。想起來，這是何等的委屈！而且還受了同事的嘲笑，完全不顧友誼的臉孔！啊，這又是何等不人道的欺壓啊！

這時我心坎的憤火，真的非筆墨所能形容，我的冤屈真的非一時所能消滅。我眠在床上，翻來覆去，總是不能入夢。店外的秋蟲，在那裏嗚咽地哀叫，叫得我的寸腸差不多已經將斷了。一個人受了一種意外的打擊，本來是滿腔牢騷，何況秋蟲的聲音，又還增加我的悲哀的感覺？真是一幅傷心的漫畫啊！同時店外的秋風，不斷地在外面吹了進來，我從床上起來，獨自一個人鬱坐在窗前，心中的情緒，悲感交集，我情不自禁的放聲大哭起來了。「天啊，這是飄泊少年的命運！這是我應當享受的痛苦！」我覺得這世間能和我表同情的，除了秋蟲秋風不和我隔離外，其餘什麼東西都是沒有的了。正在這樣癡想的當兒，忽然吹進了一陣秋風，使我打了幾個寒戰，又無聲無息地重眠床中去了。

這夜受了冷寒，第二天即大病起來，病時我眠在床上，沒有一個來看護我，而且店主也不請醫生替我醫治，幸得我病得不大要緊，慢慢的好了。我回想病時的情形，真是欲哭無淚，心神戰慄。

我自當學徒之後，我的命運又悲哀，又淒慘，又冷清，又寂寞，我很想辭去這樣的職務，再找別的事情做做，然而一時尋不着飯碗的位置，也只好在此度這苦澀無味的生活了。

一天，我到虹口公園去遊玩，有一位老人和我談起話來。他問我的姓名及籍貫，與在上海幹什麼工作。我悲哀的告訴了我的身世，我說我是一個飄泊的浪人，沒有朋友親戚可以投宿，也沒有家庭可以歸去，假使有人要我的話，我願做他人的兒子。

老人聽了之後，心中非常地歡喜道：

——你願意到我家裏去麼？

——願意。我說——十分願意。

這時我在洋貨店當學徒的時候，忽然有人願意我做他的兒子，我當然非常喜歡的，所以我就在那日辭去了學徒的職務，而跑到那老人的家中去了。

我初到那老人的家中，老人對我倒也十分相愛，日間可以研究學問，夜間也可以到大世界去逛遊；但是不久那位老人的態度全不相同，要我做綁票匪的勾當了，我知道這位老人是什麼人物了——他是綁票匪的首領。我想：我以貧寒交迫的時候，尙還沒有想起這種的念頭，如今這位老頭子要我做綁票匪的勾當，我當然不能答應他們的要求的。

一天晚上，這位老頭子聚集了幾十個流氓，準備到北四川路公益坊××號，綑綁×洋行

的總辦。聽說這位總辦的財富有數百萬之多，他們早已有了解他的思想，但是苦無機會，不能鑽進去，這倒怎麼辦呢？恰巧這回X洋行的總辦，在家中養病，這大約比X洋行裏容易一點罷。

當大衆出發的時候，老頭子吩咐我爲把門的盜，而且交給了一枝手槍和幾顆彈子給我。我到了這時，很難爲情，難道說一聲：「我不去啊」那是絕對不能答應的事情。於是我智急計生，想了一個逃跑的方法。

——伯，等一下罷。我非常喜歡幹這種的事。不過我到外邊去買一包香煙，然後我們一齊出發，把總辦捆綁回來罷。

——好的，快一點罷。

我聽了老頭子的話，高興到了不得，我便似箭般的飛跑出來了。這時正是秋盡冬來的時節，北風呼呼地奏着哭泣的調子，我彷彿是在灰黯的夜間獨有高原的孤旅者。我心裏的悲哀，苦悶，時在我的胸膛襲擊而來。我不願去替人做綁票匪的勾當，我要站在我生活史上放出一些光明的血跡，創造我理想中的新生活。

上海的綁票匪，充滿着全城，牠確是人間的地獄。許多青年沒有路可走的時候，就會陷在這深淵的虎井中去。當然，青年人並不是不知道這種的勾當是犯法的行爲，但是他們要維

持他們的生活，他們便不得不去幹那種犯法的勾當。

我走到了一塊石頭前，休息了一下，覺得自己的頭顱熱血，不應要為個人而流，也不應要為個人而犧牲，我們的頭顱熱血是要為彼壓迫的民族而流和犧牲的呵。

我走了，我走開那老人的匪巢了！這人間遺棄的我，這人間摧毀的殘骸，又到了生活不穩定的時期了。在這樣的人間，我要向那一條路去走，這是我自己不能預先逆料的事。

二

自從匪巢裏跑出之後，茫茫四海，無以為歸，我很想自殺，把生命結束，但是我沒有自殺勇氣，我只好再在這黑暗的世間去探求光明的出路。我決意一面入紗廠工廠，一面努力民衆革命。我覺得在這萬惡的社會，要根本消滅這些罪惡，祇有努力革命，我又覺得悲哀與痛苦是現代人類不能避免的運命，要根本解除這些悲哀與痛苦，也祇有努力革命；也祇有在奮鬥中才能找得相當的路出路。

這時上海是處在北洋軍閥的鐵蹄蹂躪之下，工頭的權勢也和軍閥一樣的橫暴。××紗廠的工頭，有毆傷工人的消息，我非常憤怒，組織了紗廠總工會，預備向工頭提出反抗，但是工頭知道了這件事情，馬上勾結了巡捕房，以宣傳革命的罪名拘我坐了半個月的外國監牢，

同時總工會也被他們解散了。

我釋放以後，上海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惡劣，無論什麼工會，都被他們解散了；無論什麼革命，都被他們禁止了。啊，這是什麼象徵，這是暗淡無光的世界了！

我近來的精神，很為苦悶，這大約是受了環境的影響罷。兼之當我出獄後的幾天，我接到家裏打來的一封電報，說八十幾歲的老祖母，與世長辭，永別人間去了。當然，八十幾歲的老人，雖然應當死了，但我給了一時的打擊，怎麼不使我生悼惜之感呢？

我受了精神上的壓迫，同時物質的壓迫，也跟着而來了。過了幾天，麵包就會不能解決，房租也快會滿期了，而且天氣一天一天的冷了起來，身上還沒有一件絨衣，這倒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我從我的灰色生活中，失去了我奮鬥的思想，我的頭髮長得很，我的衣服弄得污穢不堪，我的面孔瘦黑已極，每對鏡自照，覺得自己不像人類，鬍子也一天一天的生長出來了。這些，這些都使我非常的傷心，我想起了生活的情形，不禁戰慄起來。我很想到別的地方去做事，可是沒有機會。

就在這時候，我想起了一個方法。我有一位間接的親戚胡士平君，他現任某軍閥的秘書，月薪倒還不少罷。假使我和他借錢的話，也許是可以借着罷。不然，替我找一個位置——

教書的位置，總怕可以靠得住罷。於是我便踉蹌的從房裏走了出來，搭着電車走到法界天祥里三衙十五號裏面來了。當我進入室內的時候，看見一切華麗的佈置，自然會使我惹起一重的感想了。「爲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財富，爲什麼我們連衣食住都不完全？」

一刻間，我和他談起話來了。

——你借我一點錢維持生活好不好？

——沒有，沒有。他迅速的說——我現在貧窮不堪，我簡直沒有法子。

我聽了他的話，憤憤的在桌上拍了一下，回轉頭來就跑出來了。我想：「假使我當時有手槍的話，我一定把他殺死啊。」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連比較認識的人，都不肯轉借，其餘的便可想着了！做綁票匪去嗎？沒有手槍，投黃浦江去嗎？沒有勇氣，這倒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我覺得近來無恥的鑽營的結果，祇有受各方面的侮辱與譏諷，這是我們流浪者應當享受的痛苦嗎？

我回到房裏，說不出一句話來，祇有垂頭喪氣的嘆着。

過了幾天，生活的費用，終于不能維持了。於是由一個窮朋友的介紹，跑到跑馬廳去拉草車了。

十一月的天氣，北風是異常地猛烈。我自做工以後，一天到晚皆和兄弟們一同拉着草車。一天便可以得到五角大洋的代價，是在寒風裏得來的可憐金錢。假使在工作時候，我們稍爲談話說笑，依靠着洋大人食飯的工頭，便會將我們大罵起來：『說我們不做工作，說我們不盡責務，以後切不可這樣，不然，定要把我們開除的。』咳！像這樣沒人道的打罵，我們爲着食飯的問題，又怎敢不去服從他的命令呢？終日受着北風的吹打，面孔像死人一般的沒有血色！

我和同伴們一天一天的工作，我的悲哀也一天一天的增加。我們都是世界上最可憐的工錢奴隸者；我們都是這社會制度之下被榨取的零餘者！工頭還一樣的天天手裏執着馬鞭來痛打我們，使我們失去了本來活動的能力。我們祇有含着眼淚舉起每個人的雙眼來看跑馬廳鐘樓上的大鐘，希望時間早點到來，散工回房。

我每天在放工的時候，我拖着疲倦了的雙手雙腳從跑馬廳走了出來，同着一二個比較親愛的兄弟們走到茶館中去。

最先我認識了一位A君，後來我又認識了一位B君。這兩位可以說是我在跑馬廳拉草時最親密的朋友了。

早晨一同上工，晚間一同回寓，每天都是勞苦，疲倦，失眠，饑餓……這樣便使我們

一天一天的瘦了下去。我們簡直是一個有病未死的人兒了。「難道我就這樣生活下去嗎？」我這樣的想，想後又決定了一宗宗旨。不，我不願這樣的生活下去，我願將我死去了的殘骸從火花中重新復活起來。於是我辭去了跑馬廳拉草車的位置，將我自己從汗血換來的金錢，買了一枝水筆，幾十張稿子，跑到茶園裏的明亮電燈光下寫了一篇文章。我一面寫一面流淚，寫到了我的眼淚不流的時候，我才停止着我的筆端。

第二天從郵局寄去了後，過了幾天，便從報端裏發表出來了。於是我走進報館領了二十元的稿費，歡欣的從報館裏跑了出來。

我領到了二十元稿費，便和A君R君去吃大菜，坐汽車，看影戲，嘗試我們第一次闊佬風味。因此，我從報館裏拿來的二十元，又如此的花完了。我的生活又恐怖起來了。於是我跑到大世界附近的地方，由地上拾起了一枝粉筆，寫了幾個字向路人乞求。這樣，我跪了一天，路人只給了二角銅元。

又過了幾天，A君和R君也一同辭去了跑馬廳拉草車的位置。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終日的談笑着。

又再過了幾天，我們的生活一天更加恐怖一天，連七個銅板一餐的麵包都沒有食了。我們將如何是好呢？我們又要向那一條路去走呢？哦！這可憐的青年，這受金錢壓迫的可憐的

青年，我們要咀罵，我們要把這私有財產制的社會毀滅！

一天晚上，我們聚在房裏談着。

——我們的生活將如何去維持呢？A君首先向我們說。

——我們總要想點辦法來維持我們的生活，使我們不致餓死纔好。R君說。

——我們到了窮途末日的時候，有什麼辦法呢？我說——除非去跳黃浦江罷。

——對！大家一齊去跳黃浦江！這就是我們唯一的辦法了。A君附和着說。

——笑話！跳黃浦江！以我想來，不如去做強盜，去做綁票匪。難道我們沒有飯吃，沒有衣穿，都不會幹這件事情嗎？R君憤怒着說。

——對囉！對囉！我們去做強盜罷。A君說。

——我也贊成！我不跳黃浦江了，我們一齊去做強盜罷。我說——我們要幹這件工作，第一就要傢伙，第二就要勇敢精神。但是，我們沒有傢伙，我們將如何是好呢？我很失望的說。

——我們不會買麼？A君說。

——錢呢？在什麼地方呢？我問。

——我可以借三枝手槍給你。R君說。

——你從什麼地方可以拿來呢？我問。

——我有一位朋友何君，這位朋友和我很要好，他現做巡捕，這倒不成問題罷。R君說。

——靠得住嗎？A君說。

——一定可以靠得住的，R君說。

——那麼，好極了，你趕快地和他商量罷。

大家的計劃決定後，準定明天十點鐘左右共同出發。

我在寓所裏想了一下，我們不能幹，絕對地不能幹，不如到別處去找工作，免得被捕打死，我有些後悔了。

明天早晨十點鐘的時光匆匆地到來了，我們聚在一起討論着：

——我們決意到什麼地方去呢？R君問。

——難道我們真的去幹嗎？我說。

——自然，這是我們要幹的工作。

——我想，法租界霞飛路××里，那裏祇有五衛，地方僻靜，人跡寥寥，有時連巡捕亦是沒有。其中有一家洋貨店，家裏很為豐富，每日現款出入，最少亦在千元以上，像這樣的地方，實在適宜得很了，不知大家的意見以為怎樣呢？A君提議着。

——贊成！R君說。

——我也贊成！我說。

我們的目的地決定了後，三個人的手槍藏在衣袋中，一步一步的前進去了。

當我們三個人走進了店舖，即云買洋貨爲名，後來看見四面無人，各人把衣袋中的手槍拿了出來，禁止他們不準聲張。R君和A君把守前後兩門，我即動手將抽屜打開，盡行劫奪。事畢，匆忙而走。我並沒有幹過這種的勾當，那時我魂不附體的走了出來。當我跑到很遠的時候，才知道R君和A君沒有同來，心裏很爲不安！

我回到寓所裏，心裏雖然不安，但我却來七十餘元的鈔洋，心裏倒還可以安慰一點。

我在寓所裏，由上午等到下午，由下午等到夜間，A君和R君還沒有回來，我心中有些着急了。

第二天早晨，他們依舊地沒有回來，這時我知道他們一定是兇多吉少了。

我心中亂跳，沒有別的心思，即刻地走出馬路上買了一份新聞報，回來就去找本埠新聞，但看來看去總是找不出來。

這時我心裏想：『恐怕新聞報沒有這種劫案的新聞，或者其他各報有這種的新聞，也說不定罷。』於是我又立刻地買了一份申報，很細心的去查看本埠新聞。啊，本埠新聞欄內用

四號鈴字排着一件觸目驚心的新聞：

昨日霞飛路之劫案

▲忽來三盜一匪在逃

▲把門盜匪飲彈斃命

昨日上午十一時左右，霞飛路××里××號，來有顧客三人，二人長衣，一人短衣，均口操南方音，甫入門即以買貨為名，店主囑其盡心查看，就中一盜，直趨賬台，向賬房言，請幫忙不必聲張，且言且用手指門首，賬席，見停立前後門之兩匪，已袖出手槍，槍端朝內，賬台旁之一匪，即動手將抽屜打開，劫去鈔洋七十餘元，既畢，戒夥友等不必呼喊，懷款出門，揚長而去，惟立在前後門之兩匪，當時並不隨去，尙持槍危立，約五分鐘後，始藏槍入袖，向西走開。店夥見匪行，即振喉大呼有盜，是時適有老開巡捕行經該處，即會同崗捕追緝，匪折南逃入××弄，又轉灣至××路，捕等在後追趕不釋，匪知事不妙，亟拔槍開放拒捕，捕亦還擊，當時有某西捕駕車，行經其地，見華捕追匪，亦出手槍開放相助，該兩匪即在××路××號門前，飲彈斃命，一時圍觀者甚衆，旋由捕房將屍送驗屍所候驗云云。

我看了這段新聞，發不出一句話來，幾乎倒了下去。

這時我的神經受了很大的刺激。三天內，才慢慢的恢復了我原來健全的狀態。

我一時有了七十餘元，很可以維持我日常的生活費用了。我想：『我可以不要再去找工作去了。』然而我又想：『假使這七十餘元用完了的時候，又怎麼辦呢？上海生活的程度是這樣的高，以這樣區區的數目，當不能維持我二月的費用。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我的朋友，這位朋友是從前和我在××學校讀書過的，現任××機關的要職。我的信寄去了三四天，還沒有接到他的回覆。我又寫了一封信給他，才接到了他一封短短的回信：

.....

信悉，致因遲遲未覆者，一方面因為工作太忙，一方面因為近來染有微疾。.....至若你要求我替你找工作的事，我實在沒有辦法，不能實現，望為原諒！以後請你不必寫信，以免不便也。祝你平安！

我把這封信看完了後，頓時心血湧出，昏倒在地上了。一刻間蘇醒過來，滿面已是鮮血淋漓。原來我的頭部被石頭撞爛了。

我從地上走起，口中咳了一咳，吐出了許多的鮮血，我心裏發了一陣一陣的慘痛。我覺得在上海找事，實在很難。我又覺得一切都不要了，祇要早早的離開這惡濁的世界。

我的工作依然沒有找着，我的悲哀與苦悶，依然存在；我的前程，依然渺茫無望，我着

急極了！

一天，宿舍房東在門首叫了起來：

——陳先生！

——什麼事？

——你有快信，快帶圖章來。

——好的，來了，等一等罷。

我取了一封快信，這封快信是我的朋友朱明思由南京寄來的，說S中學要找人擔任國文，所以特請我前去幫忙等語。我將信讀完了之後，心裏喜歡極了。現在的我，又有歸宿的地方了。我給了房租，算清了賬，那夜就到北站搭着滬甯鐵路的火車跑到南京來了。

到了南京，時候已是舊曆十一月中旬了。到校後的第一天，我就開始教讀了。一星期有三十個鐘頭，也可以說是很忙了。但是，爲了錢的緣故，實在沒有法子。因爲與S中學不算月薪，而算鐘點的。每一個鐘點以一元爲度，所以一月共有四個星期之多，因此，一月也可以領一百二十元以上的數目了。

從此我便在南京S中學教書了。學生讀書的聲音，常常傳到我的耳邊來。有時讀書聲與風聲兩相應和，好像爲着我的命運而重新慶祝着我前途生活的光明。……

三

過了幾天，學校十週年紀念到來了。大禮堂上堆滿了一般熱心教育的人在演講。……那晚表演了一幕戲劇和唱了許多崑曲。表演戲劇的青年，都是學生們自爲的。表演時的態度，非常之好，有消極的，有積極的；有愁腸百結的談話，有義憤激昂的聲音，造成一種悲壯的空氣。站在旁邊的校長都讚美着。

幾點鐘之後，大禮堂的電燈全熄了，人們也沒有一個了。全校充滿着陰沉無聲，只有天上的明星在天邊閃爍着。

這時我眠在床上，思想着我過去的一切一切我的心彷彿飄蕩地在空虛中懸掛着一樣。不久窗外升上黎明之光，接着冬日的太陽又走出來了，我希望將來能夠再演一次戲看看。

過了五十天，放了寒假了。我領到了一百九十餘元，就離開了南京S中學，回到上海來了。

我回到了上海，我的意志與過去的意志全不一樣了。我想，一個人如不求些學問，將來爲國家爲人民所擯棄，因此，我便決定以後要繼續求學，得一點良好的智識了。

我決定了繼續求學的目的，我便寫了一封信給S中學的朋友，託他向學校當局辭職，明

年不再教讀了。不久，便得了他們的允許，我因此就在這時溫習投考大學的課程，使我才可以有考進學校的希望。

過了新年，出了元宵，上海的各大學都在申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登出一行一行的招考新生的廣告。就在這時，我便考進了江灣F大學。F大學在上海是很有名的私立大學，每一科的主任都是外國留學生，得有博士碩士學士銜頭之類的。而且每一個教授的教授法，又非常良善。……

在F大學開學後的第十天，我便認識了一位同級朋友，這位朋友姓葛名四窮，他是浙江杭州人，今年已是二十多歲了。他的面孔不白，時常帶着近視眼鏡的。開始看起來，就好像很有振作的青年，其實再用細細的眼睛觀察下去，便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好的人，比三國時代的曹操還好的人，爲什麼緣故呢？假使大家知道了我寫的這位的人，便可以從他的微笑的口中暴露無遺的看了出來。

這學期，葛君是F大學文藝月刊的編輯者，其實葛君是沒有編文藝月刊的資格的，不過當時沒有人願意來幹這種事的。

葛君既然是文藝月刊的編輯者，那麼，他因此也常常叫我寫些文章去登，但是，我發現了葛君是一位奸人，所以我使用消極的手段拒絕了他。然而葛君還不曉得我的用意，天天還

在那裏叫我寫文章寫文章。……

一天，葛君碰見一位他的朋友，他便向我介紹起來：

——這位是江同學，他是文科生，對於詩的方面有很多的研究，你認識他麼？

——我不認識的。我說了這一聲，葛君便向江同學說：

——這位是陳同學，他也是文科的，對於小說方面，也有很多的研究，他出了五本小說，二本戲劇，而且在各大刊物裏有很多化名的小說發表，可以說是新進作家的一員健將。……葛君的活沒有說完，又來了一位同學，向我肩膀上拍了一下道：

——陳同學，上課的時間到了，你還不去上課麼？

——是的，我就要去上課了。

我們彼此散了後，各人上各人的課去了。

時光快得很，我和葛四窮的相交，又是三個多月的時期了。這時F大學也已經放暑假了。雖然天氣炎熱得很，但連日以來不住的下雨，濕風吹得到處陰氣沉沉，我很想到外邊去散步，解解我苦悶的心思。

我從房裏跑了出來，在路上碰見了葛君，他要我到我的朋友湯鼎房裏去談談。湯鼎也是F校的學生，我認識他，比認識葛君還早一點。因此，我倆在路上談談笑笑的一直跑到他的

房裏來。

到了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房裏，來了一位客人。這位是郭武，交通大學生。他的面孔，並不大白，不過倒還好看。在談話間，我知道了這這位郭君是一位很調皮的青年。

爲着放暑假的緣故，我們四個人天天都可以一塊見面，談笑！

有一天晚上，葛君開始提議着：

——我們到大世界去好麼？

——不，我沒有錢。我說。

——不，我也沒有錢。郭君說。

——我有錢，我們去罷。葛君很誠懇的說。

——去，我們到大世界去什麼呢？湯君插進一句話說。

——我們到大世界去，一則可以看看京班的戲劇，再則又可以和女人胡鬧一下，這樣，豈不是很好麼？

——和女人胡鬧，當然是很好的事。我說——大世界的一般賣淫婦，有花柳病的，我們不能夠和她們胡鬧，你曉得麼？

——曉得的。葛君說——但是，我的性慾很衝動，我要到大世界去！我一定要到大世界

去！

——你要到大世界去，那麼，你有錢麼？湯君問。

——有，我有四十塊錢呀。

——那麼，好極了，我們去罷！郭君說。

——你們去罷。我說——我是不去的。

——不興，我們要一塊去的。葛君說。

我沒有法子，終於被他們拉出去了。

我們走到了畜植公司，乘上了公共汽車，一直走到天通庵來。

到了天通庵，每個人皆一步一步的踱到公園靶子場來。到了靶子場，四個人又乘上了靜

安寺的電車走到南京路來。到了南京路，四個人便僱了四輛黃包車坐到大世界門邊來。

大世界是上海最有名的遊戲場，裏面的陳設，雖非十分完善，但也可以說是完善之地了。

大世界門樓上，有高聳天際的五光十色的燈塔，燦爛奪目，倒是好看。門外有很廣闊的馬路，交懸着紅綠電紗燈，來往的行人，非常擁擠，而且人聲也非常嘈雜，接着便有一陣一陣的小販和賣小報的人的沿途呼喚聲。

四個人到了大世界，葛君忽然說他沒有錢買票，大家不要進去遊玩好了。但是，我們已是一場高興來遊大世界，我們怎肯允準葛君的提議呢？

剎那間，葛君和湯郭兩君暗暗地商量，我不曉得他們說的是什麼話，這大概恐怕是運動他們不要到大世界裏邊去罷。

——去罷，我們買票進去罷。我催促着他們。

——我不進去，我要回江灣去了。郭君忽然不贊成我們到大世界遊玩了。

——好，我們一同回去罷。葛君以為有人附議他的計劃了，他笑起來了。

——…………。湯君沉默着沒有說話。

——你們不進大世界去，爲什麼又要辛苦地從江灣跑到上海來呢？

——我以為你有錢罷。葛君奸笑起來了。

——假使我有錢的話，我老早已經買票進去了，還要站在馬路上癡望麼？

——我以為你有錢罷。葛君重復的說——所以我才和你們一塊的到大世界來。葛君更加奸笑起來了。

——哦，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沒有錢，我不到大世界去麼？我說——那時候你說你有錢，我們一定要到大世界去走一趟；如今你爲什麼又不贊成我們到大世界裏面去呢？

——你們不要多說罷，我們快點回江灣去罷。郭君總想我們回江灣去。

——好，你們既然不去，我們就回江灣去罷。我覺得他們不去，也只好主張回江灣了。四個人從大世界門首跑了出來，一步一步地向着大馬路跑來，行到了中華飯店附近的時候，我的圍巾被葛君拿去了。葛君拿了我們的圍巾，便迅速的放在袋中，藏匿起來。於是我向他取我的圍巾拿回給我，他竟置之不理了。後來我反被他罵了一頓，罵我誣陷他拿我的圍巾，罵我荒唐無理的冤枉於他。……因此，我覺得他既然不承認他拿我的圍巾，那麼，我便一忍再忍的忍受下去了。因為這是看同學的面子而不反罵的緣故。

我們從中華飯店跑到四馬路來了。我們到了四馬路，將要搭電車回江灣的時候，葛君幾個人都說沒有車錢，不能回去了。其實葛君的袋裏，是有錢的；因為他在大世界馬路上時已經對我們說他沒有錢了，如果這次他把他的錢拿了出來，那麼，更可以被人證明他是一位比曹操還好的人了。因此，他連搭電車的錢他都不肯拿出來了。……至若郭湯兩君，我知道他們是沒有錢的，在那天晚上的確確是沒有錢的。

葛君既不肯把錢拿了出來，那麼，我們將怎麼辦呢；難道我們眠在四馬路和小販們一樣的過夜麼？不，讓我們回到江灣去罷，……也許我們能夠行路回到江灣去。……

我們在四馬路一帶商量了一刻，後來我走進了一間書店，向他們借了一元。

我們將錢拿來了，就想登上昆明路的電車回到北四川路來。當我們將要上電車的時候，郭君忽然轉變了方向，要我們到南京路去搭靜安寺的電車，直接的回到天通庵來。在這裏，郭君調皮的花樣，就可以分明地看出來了。

這時是十點鐘的時候吧。南京路上如蝴蝶也似的中國的女人們，在她們的面孔上，找不出一點憂悶的痕跡，我覺得她們都沉醉在幸福的海裏了。

——一塊錢，不能回江灣去，我們將怎樣辦呢？郭君搖一搖頭說。

——我們有一塊錢可以回江灣去了。我答。

——一塊錢固然可以回到江灣去，但在晚上行起路來，錢多一點總比較得好。郭君大聲的向我們說。

——我們又將在什麼地方拿錢呢？湯君插上一句話去。

——我想，最好把陳君的眼鏡拿去當罷。郭君調皮的態度微露出來了。

——是的，將陳君的眼鏡拿去當罷。葛君贊成着說。

——爲什麼要拿我的眼鏡去當呢？難道你們的衣服就不可以拿去當呢？我抵制着他們。

——是的，我們的衣服也要拿去當的，但是，你的眼鏡也很需要呢。郭葛兩君合口同聲說。

最後我沒有法子，終把我的眼鏡交給郭葛兩君拿到當店裏去。

我和湯君在南京路上等了一刻，他們沒有回來，我想！難道他們回去了嗎；難道他們……如果他們回去了的話，我倆將怎麼辦呢？或在南京路上睡眠一夜，抑或步行的回到江灣去呢？正在這樣癡想的當兒，郭葛兩君忽然從背面走前來對我說：

——你的眼鏡只當兩角洋，所以我們不肯替你拿去當呵。

——不當也不要緊，不過你們的衣服爲什麼不拿去當呢？

——我們身上穿的衣裳，怎麼可以拿去當呢？

——哈哈，你們身上穿的衣裳就不可以拿去當，難道我面上戴的眼鏡就可以拿去當麼？我反問着他們，我知道他們調皮了，不忠實了，爲什麼在半夜裏還有開門的當店，等待着無錢者去當東西呢？

我們上車去了，我們從先施公司門口搭上公園靶子場的電車去了。然而電車行了一站，剛在停車的時候，郭葛兩君忽從電車上跳了下去，湯君也跟着他們而走，我知道他們的用意了。我也急急的從電車上走了下來。因爲我在書店借來的一元，被郭君拿去，身上沒有分文了，所以我不能不跟着他們而走。假使我不跟着他們而走的話，我將會從南京路步行到江灣來。天哪，由南京路跑到江灣，是如何地如何地遠啊！他們爲什麼不原諒我的苦衷，他們爲

什麼又一定不要我和他們同行呢？也許他們還要復回大世界去，還要復回大世界去和賣淫婦性交一夜！……

他們看見我知道他們的醜態了，他們沒有法子的又重回到電車上來了。

重回到電車上，電車的鈴聲江江地響了，一刻間，電車又停在拋球場的一角。這時他們馬上又從電車上跳了下來，大跑特跑的跑到南京路口來，我也一直的跟着他們而跑。他們看見我又追來了，他們沒有法子了。於是四個人又聚在一塊的同行起來。但是，忠實的我與調皮的他們的態度，完全兩樣，我們行到冠生園食品公司門首的時候，他們三個人又大跑特跑起來，我仍和以前一樣的跟着他們而跑，最後，終被我趕到了！天哪，如果在當時我被印度或中國巡捕打死了，那我的死是如何地冤慘啊。因為南京路是上海最大的馬路，行人也是最多，我們在南京路上跑得這樣的快，巡捕以為我們是盜賊，或者是綁票匪，他們便把他們的手槍拿了出來，向我們砰砰的打了幾下，也是很平常的事。天哪，如果在當時我被印度或中國巡捕打死了，那我將永遠地永遠地在陰間報復我的不白之冤！……郭葛湯三君喲，假使你們看見了我這段文字的時候，你們將作什麼感想呢？你們會不會益增慚愧，向我道罪麼？上帝呵，我請求你把世界。虛偽冷酷的人類，打個落花流水罷。

夜深了，我們終於回到江灣學生宿舍裏來了。我獨自一個人躺在床上，痛哭起來，低聲

地痛哭起來，令聽者也爲之酸鼻。好可憐的我呵！昔日愛好朋友的我，而今却爲朋友所欺騙了。……我越想越悲哀，越悲哀越痛哭。我的哭聲是那樣地悲哀，是那樣地絕望，又是那樣地可怕。我的心似乎破裂了，我不能哭出聲來了。我漸漸地失却了意識，像木偶一般的站立起來。

上帝呵，你是在捉弄我們呢，抑是我們的命運在前世已經註定了呢？上帝呵，你說，你說，你快說呀！

四

好幾天已經沒有見郭葛湯三人了。聽說郭君離開了江灣回到徐家匯交通大學去了；葛湯兩君呢，仍舊地住在江灣學生宿舍裏，消磨暑假的光陰。

一天，我的朋友H君由C縣跑到上海來了。他到上海後的第二天，便寫了一封信給我，要我到他住的廣泰來旅館去見他。我接到了他的那封信後，我喜歡極了。啊，一別三年來的朋友H君，而今又已飄流到上海來了。於是就在那天，我便由江灣走到法界的廣泰來來了。我到了廣泰來旅館，我走上三樓去見他。他的面孔比從前更加蒼白了，一見就可以知道他爲忙碌的所致。

我和他見了面後，時候已經是晚上的六點了。他要我在他房裏過夜，我爲着友誼的關係我便答應他了。

第二天，H君有事到吳淞去，他要我再在他的房裏住宿一晚，於是我又答應他了。我一個人人在房裏無聊得很，便從房裏跑出，走到四馬路來了。

我在四馬路碰見了葛四窮，葛君看見了我，好像遇着神仙一樣。我莫明其妙，不知他爲什麼這樣的喜歡。他便向我說起話來：

——陳君，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想在這四馬路行一行。

——昨天晚上，我到青蓮閣碰見了一位很漂亮的女人，我一見就愛起她來，所以昨天晚上我到她的家裏白相了一晚，今天我才從她那裏跑了出來。

——哦，你昨天晚上到老妓家裏白相，你和她性交了幾次。

——我和她心交了兩次，這兩次的快樂，真的非語言所能說出來的。葛君說——現在我要和你說，我一個銅錢都沒有，我將怎樣回江灣去呢？陳君，你有沒有錢？

——錢麼？錢我是沒有的。不過我。……

——你沒有錢，你爲什麼敢跑到上海來呢？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葛君便很快的說出了這一句。

——不過我袋子裏還有兩毛小洋。我說——我到上海來，是因為昨天晚上睡眠在我的朋友H君的旅館房裏，我今天這兩毛錢留來回江灣時作車錢用的。

——我現在沒有法子，你的兩毛錢給我先回江灣去罷。

——我將怎樣回江灣去呢？

——你麼，你不要緊，你把這兩毛錢拿給我後，你回旅館中去向你的朋友借幾毛錢回來，總是可以的。

——那麼，也好，你把這兩毛錢拿去罷。我從袋裏遞出了兩毛錢給他，他便搭着電車回到江灣去了。

第三天，我的朋友H君，又離開上海跑到北京去了。我也就在這時回到江灣學生宿舍裏來了。

過了幾天，葛四窮的梅毒發出來了。一天到晚，都睡眠在湯鼎的房裏，我知道他有病了。但是，葛君不獨不說他有梅毒，而且我問他梅毒發出了沒有時，他還罵我……然而事情被我發現了。

一天早晨，湯君告訴我他有了很輕的梅毒，但是，湯君自身的梅毒我不大相信，我所可

相信的，只是葛四窮的梅毒了。因為湯君我沒有知道他也到老妓館去賞過老妓的風味，最後湯君把他的生殖器拿出來給我，我看了之後，就證明湯君也是生了梅毒的病。然而湯君的病很輕，不過生殖器上發出一些黃水罷了。葛君到了這時，知道事已無可掩飾，也便把他的生殖器拿了出來給我。他的病已是很深很深了，生殖器上有了個很大很大的洞了，而且濃和血都在他的性部下面交流。……

我知道了葛君的病既是很深很深了，我便立刻地告訴了他，我告訴他要馬上到醫院裏去打針，我告訴他要馬上到醫院裏去醫治醫治；不然的話，楊梅瘡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在面孔上發出來了。那時將怎樣辦呢？

葛君聽了我的一番話，他便驚訝起來了。他說郭武昨天會到宿舍裏來看他；因為郭君知道了他有了很深的梅毒，後來郭君便回徐家匯去了。他又說郭君說他不要打針，也不要醫治，只要到中西藥房買一盒六〇六的藥膏擦擦，就會百病消除的。其實郭君用這幾句話和他說，全是帶有一點不良的心，希望葛君的梅毒更加厲害起來。然而葛君還不曉得郭君的調皮，以為郭君對他的態度是非常之好，總不會懷有惡意的。其實這就是葛君上了郭君的當了。後來葛君也覺得非打針，實在沒有醫好的希望。於是那天早晨他一定要拉我和他到醫寓裏去，他一定要拉我和他到雲南路沈菊人醫寓裏去打針。我沒有法子，終於和他走到那裏去

了。他一天一天的打針，他也要一天一天的拉我到上海去。假使我不和他到上海去的話，他就會說我是無情的朋友。……因此，我好像就是他的隨從，天天定要陪他到上海去。

葛君的病因爲是很深了，所以雖然天天到上海去看，三天內打一次六〇六，或九一四的針，然而總不見得有什麼效驗。每到晚上；性部皆會發痛，在湯鼎的床上呻吟起來。這時我們看見他發痛的時候，我們便和他談笑，說他是梅毒大王。因此，我們就不喊他的姓名葛四窮，而喊他爲梅毒大王了。是的，就讓我們喊他爲梅毒大王罷。

梅毒大王一天一天的醫病，他的金錢也便一天一天的消逝了。最後，他沒有錢了，我和湯鼎時常到別處去，向朋友借一點錢替他醫病，而且天天買幾磅麵包給他充餓。我們愛他，確實到了極點。然而梅毒大王呢，他還不自反省，時常向我和湯鼎痛罵，無緣無故的痛罵。

同樣的梅毒大王仍然拉我到上海醫寓去醫病，他看好了病，打好了針，便從雲南路跑到四馬路口來。在四馬路，我們跑進一家商店去買蛋。蛋本有大與小新鮮與不新鮮的分別。當時梅毒大王主張買大的蛋，我便主張買小的蛋，因爲我看見了小蛋比較大蛋新鮮的緣故。然而他不講道理，把我又大罵了一頓。但是，我覺得在上海市上，人衆之中，他都不顧人家的面子，將我斥責，我怎能再受他一度一度的痛罵呢？

我當時沒有什麼話回答，只好俯着首，眼淚向心底迸流。我想我並不是他的兒子，還要受他罵我，我又想我是好心愛他，才和他到醫寓裏去看病，但是，他不識好歹，倒要在大街上和毒蜂一樣的來刺螫我，使我體無完膚。啊，梅毒大王，你是多麼可惡的東西喲！

他看見我沒有說話，他又開始向我痛罵起來了。這時，我忍無可忍，我也向他反罵起來了：

——狗東西，我好心的和你到上海來看病，你反將我大罵一頓，而且罵了又罵，這是什麼緣故？難道我是你的兒子嗎？假使就是你的兒子的話，也不應當向我罵得這麼厲害。何況我還是你的朋友呢？

——狗東西，你對我是這樣的不忠實。……我和你到醫院裏去看病，並不是出於我的願意；不過你天天都要拉我和你到上海來。如今到了上海，我却被你罵了一頓，而且罵了又罵，這又是什麼緣故？你患了梅毒，你還不自求治。假使不是我告訴了你，要馬上打針，也許你的楊梅瘡老早已經發出來了。豬獠，你真可以說是死良絕心的人了。我又罵。

——現在，爲着買蛋的小事，你却向我用許多惡言來斥責我，難道我是一個傻子麼？難道我又能夠一忍再忍麼？從前，你罵我時，我都一次一次的忍受，然而今天我心裏真像有利刃在刺着，不能不言了。你對我罵的，全是不合道理的罷！你就買大的蛋，我也並不反對；

不過我看見小的蛋，比較新鮮的緣故，所以才叫你買小蛋呢！我再罵。

——本來，你看見小蛋如果不好，你儘可商量，然而你不獨不向我這話，你却痛快淋漓地將我大罵……大罵……你到底懷有什麼惡意呢？你這豬羶，你這不識好歹的狗東西，你自己想想，假使我這樣的一次一次的罵你，你能忍受下去麼？咳！豬羶，你罵我好像是罵你的兒子一樣。……渾蛋的鬼東西，你這樣的罵我。侮辱我，我永生也不會忘記這次的仇恨罷。

我罵了他後，從四馬路跑到熙來攘往的大馬路來。啊！我這時心裏又舒暢，又得意，又快樂，又喜歡。我現在終得報復我底宜洩憤恨底計劃了。我終得把這憤恨底鬱積盡情地痛罵出去了！

經過了這次的變故，我和梅毒大王便在暗中嫉妬起來。雖然是在路上相逢，總是遠遠躲避，或者各各低着頭飛奔地過去。有時就是和他在湯鼎房裏談話，也沒有從前那樣的高興了。只有戴上假面具，和他敷衍敷衍罷了！

梅毒大王依舊地眠在湯鼎的床上，但他的病却漸漸地好了，可是湯鼎床上的被褥，已經變爲血與濃的被褥了。然而梅毒大王，不問良心，又在別處破壞湯鼎的名譽，說湯鼎是一位壞蛋，說湯鼎是一位下流的浪子，說湯鼎是……總之，他對湯鼎的態度，又和他對我的態

度一樣了。

有一天，梅毒大王到別人房裏說我從前的作品是寫得非常動人，流利，可是，現在則不然了，是沒有出路的了。其實我有沒有出路，和他有什麼關係呢？爲什麼他定要到處去破壞我呢？

梅毒大王的病終於全愈起來了。他更加一天一天的到別處去破壞我。一次，我碰見了他，被我罵了他一頓，我罵他爲什麼你要破壞我，我罵他爲什麼你不反省良心。……最後，兩個人一罵一吵的打架起來了。

又經過了這次的變故，我和梅毒大王也絕了交，一直絕交到現在。

我和梅毒大王絕了交後，梅毒大王也從湯鼎房裏搬到別處去住了。在這炎熱的暑期中，郭武也很少很少由徐家匯到江灣學生宿舍裏來和我們談話了。其實郭君對我們這樣的調皮，他也不敢再由徐家匯到江灣學生宿舍裏來和我們談話了。

不久，我聽了一個消息，說郭君爲着生活的壓迫，到南洋漂流去了，到異邦的南洋飄流去了。

我和梅毒大王既然絕了交，郭君又已由上海飄流到南洋去，那麼，這兩位我當然沒有再和他們作談話的機會了。

我和湯鼎依舊的住在學生宿舍裏。一天，湯鼎接到他的家裏寄來的一封信，說他要結婚回去了。

幾天後，湯鼎也已離開宿舍，要回到他的家鄉W縣去。當他將離開上海的時候，他告訴我他今年不能重復到上海來。他又告訴我，大約他會和郭君一樣漂流到南洋去，也說不定的。他再告訴我他今後不知能不能再有和我見面的機會。……湯鼎終於離開上海去了，湯鼎終於離開上海而回到他的家鄉W縣去了。

天哪，我的命運是如何地悲慘呵！朋友絕交的絕交了，分離的分離了，一個一個的風流雲散了！回想起來，我只有傷心，我只有流淚！我現在已經變成了一隻活的死屍……天哪，我倒怎麼辦呢？我應當伏在死屍的身上痛哭罷？我也應當爲我祈禱着死的安慰罷？

五

夏的過去，那又便是秋天的來臨。江南的秋天，牠都是表示牠是灰黯，慘淡，從秋風中奏着蕭殺的調子。啊！我們且試步郊原，便可以見那白雲的悠悠，大自然的蒼茫無垠，連天的衰草；黃葉離去了故枝，在秋風之中戰慄顛簸；萬物都隨着慘黃的斜陽而老去了。想起了春日的爛漫，夏日的蓬勃，想起了那時如何嬌美可愛，又如何的奮發怒放！想起了如今又到

了秋天衰落的景象，這真使我無聊至極，煩悶欲絕了！

啊啊！秋是追懷的時期！秋是墮淚的時期！

近來飄泊在上海的我，找不到什麼工作可做。因為在江灣F大學讀了半年書後，我的從南京S中學教書得來的一百九十餘元，已經完完全全的用盡了。假使還要繼續求學的話，非弄二百元來，實在沒有讀書的希望了。

我想來想去，想不到什麼弄錢的方法。最後，我的弄錢的計劃決定了，決定在流浪的時期中寫一部中篇小說了。

那小說裏的主人翁是一個受舊禮教壓迫下的青年，那青年起始是和舊禮教奮鬥，而至於失敗，後來他覺悟到如果要把舊禮教打倒，非先從事革命，把萬惡的帝國主義和蹂躪人民的軍閥打倒不可。於是那位青年便脫離了家庭，跑到革命的戰線上去了。在這部小說裏，我要盡量的描寫舊禮教的腐化，及私有財產制的罪惡，同時還要描寫鄉村生活及窮人的悲哀。

我將技巧，結構，……想好了之後，便磨起墨子，拿出紙來便寫，一氣的寫了三四天，卒于完成我的願望了。

我把中篇小說寫好了後，馬上送到一家書店裏去了。不久，便得了書店編輯先生的回覆，說寫的稿子可以用，不過沒有我以前寫的東西那樣好，大概是因為我要錢用，便亂塗一

頓，幾天內就寫好了。

我接到了他的信子，我便在一個晚上從江灣跑到上海去了。

我到了書店，靜默地坐了半個鐘頭，老板才從外面跑了進來。他便對我說：

——二元一千字，你就拿六十元鈔票去罷。

——好的，我靜悄悄地又帶傷感地說。

我拿了六十元稿費，我的生命之花復活了。我走到戲場去看戲，我走到菜館去吃大菜，我買了幾件襯衫，我又買了一切的一切。後來袋裏只剩餘二十元了。我還有這一點錢的，我想不到買什麼東西了。於是我便想起了那些畫眉的女人，我就興高彩烈地走到大世界來了。

到了大世界，看見一位女人，年約十八歲左右，面孔非常地漂亮，桃紅的雙頰，彎彎的眉兒，玲瓏的眼睛，窈窕的身材，着實令人生愛。身穿粉紅長袍，足踏花鞋，走起路來，全身曲線，都隱約地表示出一種特別的美。雖然被討厭的衣裳遮掩着她的高突的雙乳，但是也沒有埋沒其天然的美，好像和裸體畫中的女人一樣地美麗。臀部大，腰部小，構造是很巧妙的，這樣，女人才會使男人分外地留連，可愛！這時，我以為她不知是誰家的小姐，大屁股扭得真引人生火呢！當我正在看她的時候，她忽然地走到我的面前和我周旋起來了。我知道她是什麼人了。原來就是我想找來開心的畫眉的女人啊。於是我把她帶到四馬路的一個旅

館來，我這時代病的青年，眼睛裏看見的只是妓女的紅唇，妓女的肉體。我和她性交了後，在電燈光下幹那種所謂裸體的跳舞……我呵，我呵有說不出的快樂喇！

我想，也許世上沒有梅毒賣淫婦，假使就是染了梅毒的話，我便去自殺，去跳江。

曲線美！小江平的經驗！大小說家的經驗！人生最高的快樂的酒杯！如今我已經嘗過一點的滋味了！

——你有沒有病，你實在的告訴我罷。我和她性交了後這樣的問她。

——什麼病？是不是梅毒？先生，你看了我的面孔，看了我的性部，而且又和我性交了一次，你當然可以曉得我有沒有梅毒了。

——你說的話，恐怕靠不住罷。你一定是梅毒的。

——沒有，沒有。

——好，你沒有梅毒麼？我和你再性交一次罷。我的性慾衝動起來了，我不管她有沒有梅毒，我的身貼着她的身，我的手摸着她的多肉的胸部。

——說吧，你到底有沒有梅毒？

——沒有，沒有，你看一看我的臉吧。

——你不要騙我，我染了梅毒，我會自殺的啊！我用自殺的話去感動她，要她實情的說

了出來。

——我不騙你，我確實沒有梅毒的。

我幻想了很久很久想找一位女人睡眠的願望，而今却成爲事實了。呵，我現在已經和老妓眠在一塊了，我現在已經開始淪落起來了。本來，那一個青年，也不肯淪落的，但是，我的命，我的悲苦的命，已是註定了，註定了，任我有什麼偉大的力量，也不能改變了，不能改變了！我將永遠地淪落于上海，我將永遠地淪落于異鄉……天哪，你能救救我麼？

第二天早上，她走了，種禍給我的人走了。我回到房裏，我還感覺得她的溫語，她的嬌姿，她的曲線，她的豐滿的乳房，在我的心中不忘。有時夢裏回憶起來，也還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我自從和女人睡了覺後，我的錢又已花完了。衣服髒了，只得放在小櫥裏去，頭髮長了，也得少出一點外面。我拚命創作，想來謀一點錢作進學和生活的費用。可是，我的創作沒有完成，在十天內的現在，我的梅毒居然發出來了。天哪，我現在只有如待死的囚徒，我現在也只有如被趕到屠場上去的豬牛，嗷嗷地作最後的哀鳴了。

當梅毒發作的那天，我的下部有一點如黃豆般大的東西，而且有一點黃水，稍爲痛癢。我心裏以爲不大要緊，而且我也沒錢去作醫病的費用了。

一天天過去，我的下部總不乾口，而且漸漸地腫爛起來，越痛越厲害了。這時我知道牠是什麼病了，但是，我知道了牠是什麼病，又有什麼用處呢？我雖然想去找醫生，但是我那裏能夠得到錢呢？沒有創作完成的書，書店裏是不要的。到葛四窮那裏去借一點錢來醫治醫治麼，然而我已經和他絕交了！到郭君那裏去借一點錢來醫治醫治麼，然而他又已經回到他的家裏去了！可是，茫茫四海，我到那裏去借呢？天哪，我將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天哪，你救救我罷。我明白了，一個人到了這樣的地步，就會失去一切的尊嚴與純潔。現在，我自己便是一個很明白的證據。當我幾年前的時候，我是如何將我自己的肉體看得非常寶重，不讓牠染着一點塵埃。但是，現在，我的天哪，我已經變成爲一個不自愛的人了！所謂從前的尊嚴，所謂從前的純潔……一切一切，從此便淪落了，淪落了，很羞辱地淪落了。

呵，死路，死路，除了死路以外，我還有第二條生路可走嗎？醫生說，我已經有了很深的梅毒，但是，我看了一次之後，我第二次便沒有錢再去看病了。呵，天哪，我已經淪落到這樣可憐的地步，我已經成爲一個怎樣不中用的人了！我應當死去，我應當速即地死去，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是的，我已經沒有再說話的必要了，我已經也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可能了！上帝呵！就讓我這樣死去罷。

醫生說，我的病雖然很深，但是他可以把我醫好的。然而我的天哪，我那裏有錢呢？現在，我不必去管牠了，我就趁此機會靜悄悄地死去罷。

我已經有病了，而且有了很深的梅毒，幾年來流浪的生活，顛倒流連，還沒有把我的生命葬送，那只是因為我還存着一點希望，希望中國的革命能夠發揚光大起來，把一切惡劣勢力打個落水流水，回到我的故鄉去，重新地把許多痛苦的人民從十八層的地獄中救了出來。但是，現在一切都完了！永遠地完了！我不能回到我的故鄉去，而在這上海，我又淪落到最下層的地步了！呵，我絕望了，我將來的前途，只是空虛，只是黑暗，只是羞辱，只是痛苦。我知道了我自己的身世，我還有力生活下去麼？我真的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氣了。

可憐我的悲哀的運命喲！如今已經決定走上死滅的路上的時候了！天哪，我當時爲什麼要走進大世界去呢？我爲什麼又要尋找畫眉的女人？死路，我將走到孔明所作的八陣圖中的死門去了！我的上帝呵！請你懲罰我罷，我們真是大卑鄙，大下賤了！

我想到了這裏，我痛哭起來了。我痛哭我的悲慘的命運，我痛哭我已經淪落到這樣可憐的地步，我痛哭我的童真的身體被那下賤的畫眉的淫婦強姦了，我痛哭我已經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上帝呵，我除了痛哭以外，又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表示我的悲哀呢？

淪落了，淪落了！我已經淪落在深淵的海底去了，我已經被畫眉的女人害了我的終身

了。……………

六

現在我時常想道，如果我當時不進大世界去，我也斷不致淪落到這樣可憐的地步。然而現在，現在呵，醫生說我已經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我的結局既然是如此的悲哀，我唯有去死！去死！去死！去死才是我最後的歸宿。

記得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我還沒有淪落到這樣下賤的地位的時候，我在南京路，四馬路，會樂里，福裕里，舞場中公園裏……………我一看見那些畫眉的女人，我是如何地鄙棄那不真潔的女人，以為她是罪惡的結晶。

但是，現在，我病了，醫生說我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上帝呵，這就是我的結局嗎？我不是會鄙視過那些不真潔的畫眉的女人嗎？然而我為什麼又要跑到大世界去，去和一個有梅毒的賣淫婦性交呢？而且我現在又已經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又是怎樣的可怕呵！一個童真的青年，一個最鄙視那不真潔的畫眉的女人的童真的青年，現在居然淪落到這樣不堪的地步！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昔日的貴重的我，而今是被女人染了梅毒，而且又是很深很深的梅毒，這是她的過錯

呢，抑或是我的錯呢？是因為我的性慾的衝動的過錯嗎？是因為我的乖舛的悲慘的運命所註定的嗎？是因為黑暗的中華民國的過錯嗎？咳，中華民國，可惡的中華民國！若不是你產生出有了大世界，若不是你產生出有了賣淫的畫眉的女人，貴重的我是永遠地不會淪落到這種不幸的地步呵！

現在，我已經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了。醫生說，梅毒本來是可以醫治的，可是，我的錢在什麼地方呢？呵，我明白了：金錢原是萬惡的東西，世界上所有一切黑暗的現象，都是由牠在那裏作祟。牠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命，我現在就是受了金錢的壓迫的人了。如果我現在有錢的話，我就可以將我的很深很深的梅毒完全醫好，而且可以永遠斷根，……天哪，我淪落在異鄉的上海了，到最下賤的大世界和賣淫婦性交而淪落在異鄉的上海了。

當我的病未發以前，我聽人說到關於梅毒是怎樣可怕的一回事時，我總是不發一言。我想：一個青年，正是尋找女人的時候，雖然梅毒是可怕的，但是總可以有法子把牠醫好的……然而現在，現在呵，我不獨不能把牠醫好，而且一天一天的腫爛了，日夜唯有獨自一個人在床上呻吟而至於痛哭！哎喲，痛喲！痛喲！梅毒的毒菌在咬我了！牠摧了我的生命，牠幻滅了我的青春。天哪！我是如何地悲傷，如何地可憐。當那梅毒的菌在咬我的時候。

那時我和她在四馬路旅館中擁抱的時候，她雖然是一位青樓的女子，但是我那時却以為

是我的未來的老婆，我只有陶醉在她的溫柔的懷中，沒有心思去想到她是一位世上的賣淫婦。我只感謝上帝的保佑，我希望我能夠和她達到結婚的希望。那時她是那樣地年青，是那樣的可愛，是那樣地充滿了我的心靈。我不過花了十多塊錢，上帝便給了我這樣甜蜜的幸福，令我覺着十分滿意的。我真是世界上一個最幸福的人了。

真的，我那時是陶醉在她的溫柔的懷中。她是那樣地年青，是那樣地美麗的女人。我一看見了她，我的心就起了野心，我想叫她不要再去做青樓的女人，我要叫她來做我的老婆了。

我總是這樣地幻想着：如果她做了我的老婆，我是如何地幸福呵！那時我將和她在上海的城中，手攜手同行着，我將在衆人的面前顯出我的榮耀，使一般無老婆者在夢中起了相思。

不料好夢難常，第二天的早晨，她便匆匆地別我而走了。這時我才覺得她不是我的未來的老婆，她不過是一位青樓的女子罷了。我花去了十多塊錢，便可佔有她的肉體的一晚，不然，那就是……呵！我這狗東西，爲什麼要去和一個賣淫婦性交呢？她，她不是一位很可憐的女人嗎？爲什麼我又要花去了十多塊錢，就很快活的變爲我的所有的女人，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可憐的女人喇！又聯想到自己的不久的過去，精神上也是度着娼妓的生活，我對她不禁生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想。我愛她，我愛她就好像愛我的父

母兄弟姊妹一樣。忽然……她走了，她走了，我知道她是一位青樓的賣淫婦了。其實那晚我何常不知道她是一位青樓的賣淫婦，不過爲着我要發洩我的苦悶的性慾而已。……隨着我的梅毒發出來了，而且醫生說我已經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天哪，我沒有金錢把牠醫治，我的病將怎樣好呢？我現在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我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必要了。還有什麼再生活下去的興趣呢？就讓我這樣死去了罷，就讓我這樣……我沒有再掙扎於人世的可能了。

別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中華民國！別了，我的姊妹，我的朋友，我的整個的世界！別了，別了！一切都永別我了！……

以前，我沒有這樣的可怕的梅毒以前，我在無聊的時候，我還會到黃浦江邊瞻望渺茫的海水和帝國主義者的戰艦的飄揚的旗幟。有時我忘去了我自己，我只默默地呆望着海中的，被夕陽返射着的金色的波紋。牠給了我許多的安慰和溫柔，並且給了我們在失業中的一切的慾望。但是我們……我們昔日雖然是比較快樂，現在却變成異鄉的淪落人了。

我不曉得我還能在中華民國的國度裏生存嗎？也許……也許我明天就會跳黃浦江去了。是的，我明天就要跳黃浦江去了，我明天就要和黑暗無光的中華民國永別了。天哪，如果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親戚，我的朋友，知道了我現在淪落到這種地步，

那他們將是怎樣地鄙棄我，咒罵我呵？不，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親戚，我的朋友，請你們原諒我罷，因為這不是我的罪過呵！你們可以鄙棄我，也可以咒罵我，但是你們應當知道我的心靈是怎樣地痛苦，是這樣地在後悔。……同時你們却要詛咒黑暗的社會，殘忍的中華民國，牠害得我好苦呵！牠剝奪了我的福利，牠把我從M城流落到異鄉的上海來，牠將我逼迫着淪落到現在的地步……天哪，我怎能不詛咒牠呢？

我的病已是很深了，很深了，然而醫生在什麼地方呢？就是找到了醫生的話，我的錢又在什麼地方呢？現在四週的環境，唯有逼我走入死路。那個賣淫婦害我淪落到這樣的地步，我也不用刀或槍去殺她，因為她是她的環境所使然。……我生了這種最羞辱的病，這就是我流浪以來自行作賤的代價。我決心要消滅我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覺得最快樂的，最可喜的唯一的出路。別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朋友，我的中華民國！

別了，一切都永別了！……

我病了，我病了，而且醫生說我已經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我現在沒有錢去醫病，我現在除了去跳黃浦江以外，還有別種法子麼？明天，明天……明天我就要去跳黃浦江了，去跳黃浦江了，同時明天的世界上也將永沒有我的蹤跡了，永沒有我的蹤跡了。不過，我死了我並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我自己真是慚愧！爲什麼不去從事革命，而淪落到這樣可憐的地

步呢？但是，我明天就要去跳黃浦江了，去跳黃浦了……這是誰的過錯呢？難道上帝在捉弄我們嗎？不，這是我自己不可挽回的，註定了的命運。……從前我沒有淪落到這種可憐的地步的以前，無論那一個畫眉的女人，我都鄙棄她，不敢和她接觸，恐怕傳染了梅毒，但是結果我染了很深很深的梅毒，我因此而致於淪落了，淪落了，這豈不是黑暗的中華民國所賜給我們的恩惠嗎？我應當詛咒牠，我應當把牠破壞得澈底，創造出一個光明的燦爛的新的社會出來。

呵，你這中華民國，你這可詛咒的中華民國，你爲什麼這樣的忍心呢，你又爲什麼要使我淪落到這樣的地步呢？

不過，我知道，我雖然罵你，但我也得不着什麼好處了。我希望以後和我同命運的人，不要再蹈我的覆轍。同時我更加希望和我同命運的人，不要受了一時的打擊，便無聲無臭地灰心起來；定要百折不撓的前進，將黑暗的社會打開一條康莊的大道來。

現在，當我要毀滅我自己的生命的時候，我什麼也沒有希望了，我也不再去希望了。是的，我還希望什麼呢？就讓我這樣地死去罷，就讓中華民國也這樣地滅亡罷，一切都要隨着我的死亡而消逝，永遠地消逝罷。

一切革命的同志，請你們原諒我罷，當我現在和你們永別的時候，我不能夠顧及你們

了。你們不能拿一點錢給我醫病，你們也沒有能力拯救我的淪落的命運。回想自我有了梅毒以來，我不知忍受了許多痛苦，然而我不怨天，我只是暗自嗟嘆我的薄命而已。現在，我將離開你們了，我明天就要去跳黃浦江了。

我相信，我徹底地信，如果我死了之後，一般的批評家，就會罵我無志氣的男兒，爲什麼受了一時的失望，便來灰心，淪落到這樣可憐的地步。但是，我要特別請大家原諒，這不是我自願奮鬥，而是我的不可挽回的，註定了的命運，有以使我淪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同志，你們能夠原諒我麼？如果你們不能夠原諒我的話，那麼，我也盡你們批評批評好了。是的，我不是爲着怕你們的批評，而我就不去死；同時我也不忍看見我這樣羞辱的生命，我要把我的生命永遠地滅掉了。

我本來是很少想起我的父母，我的兄弟……但是現在我要離開人世的時候，我却不能不思念他們了。如果他們知道了我淪落到這樣的地步，也許他們會搶天呼地，一慟幾絕了！

天哪，這就是我的結局嗎？我的結局既然是如此，我還有什麼再生活下去的必要呢。是的，我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必要了，我也沒有再掙扎於人世的可能了。上帝呵，就讓我這樣地，靜悄悄地死去罷。……

明天，……明天……明天我就要去跳黃浦江了，去跳黃浦江了！那時我很希望我的骨骼

能夠在蒼茫無涯際的海天中消沒而沉淪，使我的有了梅毒的身軀的痕跡永不再見世面。這樣，我就快活了，我就沒有一點遺憾了。

醫生說，我有病了，我有了很深很深的梅毒……我現在除開走入死路以外，還有第二條路可走嗎？……呵，我已經成了一個淪落的人了！我應當去死，我應當速即地去死！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不錯……哎喲，痛喲！痛喲！梅毒的毒菌又在咬我了。長痛不如短痛！我明天就沒黃浦江去！人不知鬼不覺地投黃浦江去！

淪落了，淪落了，我已經淪落在探淵的海底去了，我已經被畫眉的女人害了我的終身了。

別了，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中華民國！別了，我的姊妹，我的朋友，我的整個的世界！別了，別了，一切都永別我了！……

一九二九，十三，十六，脫稿於江灣奚塘灣。

更正

本刊第五期上，有陳權如君的小說「母親」一篇，其第一行中之「一千九百二十四年……」被手民排錯，應改爲「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特此更正。

(1) 書叢究研題問會社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農業問題論	Kautsky	章子建	六角	考茨基的學說，對於目前的中國是比較其他任何販來的學說為適合，大概是誰都不會否認的。這一部考茨基的名著，也是久經震動全世界的，本書後，更系以荷佛氏許多實際的辯證的說明，那更便於讀者的研究。
世界貨幣問題	加塞爾	王希夷	五角	這本書雖然是研究歐戰後世界各國的貨幣問題，但內戰連年的中國，有許多貨幣問題很像歐戰後之參戰各國。這本書很能夠給我們以良好的參攷。尤其是現在金價暴漲，我國金融紊亂的時候。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何漢文		一元五角	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侵略的程度，究竟怎樣？內地經濟目前的實況，究竟怎樣？這都是我們應該澈底明瞭的。這一本書的內容，把中國的工業狀況，農業狀況，貿易狀況，財政金融狀況，交通狀況，以及列強在中國經濟侵略實況，都詳盡地指示出來。
農村問題與社會理想	日本那須浩	劉鈞	六角五分	因工業發達及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村衰落，都市繁盛，誠如著者所言，農村問題，不僅為社會問題，而為文明問題。本書分析農村問題之各種根據背景，極其詳盡，尤對於解決此問題之方法徑路，有新穎獨到之指示。
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	馬札爾亞爾	彭代青 彭代青	二元二角	農民問題在今日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本「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國土地問題的物觀的研究的一個有力的嘗試，而其中內容的豐富，實在是驚人。無論站在任何的觀點來研究中國農業經濟，這是一部很好的書，全書約四十萬字，現已出版。

憧憬

席滌塵

—— 憶 ——

—— 憶 ——

現在，我是無須再寫信給你了。我確切的知道你已把我所有給你的信都拋擲在你的窗外，讓它們整整封封躺在那窗外的草地上，一任那過往的人來踐踏來拆看。這，我不能說什麼，因為我們間一切的友誼早已似秋風裏的落葉一般零落飄散了。我不能怪誰當然祇我自己一個人是應該受那運命的搬弄。想起幼小的時候，就已爲運命所追迫，到現在，到現在計算來已是二十一年了。我知道痛哭是沒用的。求施捨于運命祇有受到它更冷酷更銳利的回報。我甯願掙扎，可是生活一旦失去了憧憬，猶如鏡面一旦失去了光澤，一切都好似暗淡昏暝，于是生活也就失了意義，而不幸你却就是我的憧憬。

你不回復我的信。你連一個短簡都不給我，你真未免太殘酷了，人家原說女子是最殘酷的。這話我以前不信，以爲與事實不符，現在是不得不斷然的深信了，我是自身經驗的證實。說來，你或許要不信吧，我昨天夜裏，寒冷深宵，曾偷爬着起床，一個人摸下樓梯走出

到草場上去癡看那高遠的夜空的隱密的星星，那是這樣的閃明，可又是那樣的悠遠，我不禁嘆息，沉着哀痛的嘆息，消落在夜氣裏，是這樣的寂然無應聲。你那時，定在深被濃睡着，夢着溫馨的好夢吧？而我，我是直望到東天發白。

現在是春光老去，櫻桃落盡，我淚也流盡了。美妙的憧憬已露一般的消褪了。生活已成了空虛的坟墓，自身已似一具行屍。然而我不能一天沒有了你。我是個受傷的孩子。溫柔的和愛的撫慰在我是一日不可少的。空冷的心靈裏時要有柔和的聲息吹透進來。我已等候了多時，我已哭泣了多少時呀？而你從此不理我了。

我現在單求你一件事，就是可否容我繼續和你通信。即使你把信整封的連拆也不拆的就摔在窗外，我也甘願。祇求你不要把它們退了回來。那真要敲碎我的心。就是拋擲在那草地上，日裏也有春陽來溫暖。夜裏也有春星來閃照。我于此外，不多求了。你的……

三月一日

二

昨天我走過你的窗外，那綠色窗幔已經拉緊，我不知道你是否仍坐在那窗裏面。那窗裏我也曾經想總有一次我可以坐一坐，但現在是祇能在窗外瞥過了。

我偶然在草地的一角，拾到了一封斷念之前給你的最末的一封信，那信是整封攔着在那裏，封面上似已有人踩過的樣子。淡綠的信封面大概經了雨的洗濯，已褪成淡白色，慘然的望着我，當我把牠哀痛地拾了起來，深藏在懷裏。我看了看四下，看有沒有人在注意着我。這封信于你是不值一看，不值得珍重，而于我，這是費了多少夜的不眠，用了多少深的愛心才寫成的。這是血和淚所交積而成的一封信。每一字，每一句都刻畫着一個斷腸的人的哀傷的悽愁；每一字，每一句，都活活捧出我一顆真摯鮮紅的心。人靜幽夜，我才陸續的積寫好的，而現在是什麼也不須再說。我祇默然地一無怨言地領受你的淡薄。這引起了我的深沉的反省，這也喚醒了我難挽的迷夢。我祇默默地領受。

戀愛是一種病，這病一經患了，是難得有重好的日子。這是種無底的迷戀，前途的幽暗，後顧的蒼茫，一切都不關懷，單挾着一顆跳動激躍的心奮邁前進，踏過了荊棘，在迷茫的境地中永遠的淒惶。什麼挽救，什麼努力，都告無望。我不幸也患了這樣痛傷的病。而這也是運命。凡是運命，無可抗拒，唯有一任牠的激盪。一對抗了牠，那祇有觸到了生命的礁石。春初的時候我曾想對抗過，而結果却幾乎走上自殺的一路。我一手拉着生之崖岸，我一脚踏進死的峽谷，我沒命的痛苦掙扎。舊有的全部思想足以維持我在世上的生存的原有的力，全部破產。我像落日的黃昏，我已見到愛之痛苦。我明見到什麼時候最後的絕望定要

來，但我還在流連，我還忘不了你。現在是真的降來了。我早說過，我已沒話好說。我不怪你，我要以全力來擔負。不過回過頭來，看看我自己半年來所走的道路，我禁不住要掩淚隱泣。在這條憧憬之路上我已遺下了我鮮豔的青春了。

我的青春是已隨了你而去了。

三月三日

五

前天發出了信，我很後悔。既已斷念了，那又何必再添創痛？人真是不可以理喻，多矛盾呀，是這樣的人生！今朝又握筆了，以消磨病中的寂寥。因為我是病了，是那一夜受了的寒。

我已迷了途了，在黑漆的古木森森的樹林中，腐霉的氣息自地底濃重地升起，幾乎窒息了我。我坐在那潮溼的地上哭着。一切已遠在森林的那頭了。森林裏的冷寂幽悄包圍住我。不聞見一聲鳥音，不聞見一些聲息，單樹枝細擦的碎語從我頭上落下。森林漸漸深暗了。微笑的天空早已被繁密參天的樹蔭遮掩，溫和的陽光滲漏不進這深厚幽綠的樹葉。黑暗已近我來了。牠拍拍的翅聲在我的週圍低翔了。呀……我從夢裏醒來。枕上已溼遍了一塊。

我躺着，張着眼睛躺着。屋角的一縷煙痕，化散在大氣中，不留餘影。

是那個晚上，星是稀少，月是朦朧，你在台上演咖啡之一夜裏的侍女。觀劇的人圍在草場中，屏息靜聽你的劇詞。你口齒伶俐純撲，動作熨貼簡單，活表演出一個零落的天真的侍女。那傷心的劇詞從你口中又平淡又顫動的讀出，臉上是凝靜而又柔情深動，台步是輕捷而又緩遲，心中却似正有着萬斛愁情在糾結着。呀，我是感動了。最感動我的是當那哥哥走了，珍重話別，夜深幕落中有一隻燕子從幕後走出，沒入夜空裏，呀，這是什麼呀？那隻燕子！那晚以後，你是我夢中的憧憬了。

這些以前是早提過了，信上也已寫過一些了。今天忽又想了起來。燕子的一節話却是不曾說起過的，在當時怕沒有人注意到，而我要視作我一生的象徵了——寂寞的燕子。小時候，十歲的時候，我家住在南方的鄉下，屋後有陡高的石山，右方斜走下去百步路是一條小河，河中深淺不一，水很清涼。熱天，我每天都跟了一班鄉童到那水淺的處去摸魚捉蝦，這是為童年中最快樂的事。他們捉得摸得很多。到石眼中沙潭中去捉去摸，往往總是蝦魚滿籃，而我總赤了手回來。從小做什麼事情都胆怯不中用，每勝不過人，所以時常背着人哭。春天，屋中梁上每有燕子來築巢，一雌一雄，燕語呢喃，我常住足靜聽；童年無知，我學着燕聲。我也會和燕子談話，也會像牠一樣展開了兩臂，輕盈的在屋前屋後飛躍，口中啾啾作

燕子的叫聲。母親罵我說，這像在做什麼，我高興的笑着，回答說我是人的燕子，母親也笑了，她大概是笑我的癡頑。燕子也是我憧憬之一，我羨牠的體態輕倩，我喜歡牠的嬌脆的聲音，我愛慕牠的貼地的飛掠。那時候時有燕子入我夢來。現在我離開第一個故鄉已十年了。童年的歡樂已祇留殘影。燕子呢，不到我夢裏來了。

這信仍舊送給你，我不望你看。腦子混亂不清，究竟寫些什麼，是自己也不知道了。呀，你既不會看，那我又何曉曉之必要呢，人是多麼不容易擺脫呀！

三月五日

四

頭今天痛得利害，這是昨晚苦思以後的結果。我久有神經衰弱的病，一經激動，思緒再也理不清，昏昏的胡思亂想了。想到了些什麼呢，呀，那不必寫了，不是怕你不安，是怕我自己落淚，辛酸的回憶已整整的消磨了我一晚。今天的天氣又是這樣陰沉，我仍病不能起身。

你一切置之不理，我早料到，不過你待我是太薄了一些了。姊姊，我再稱你一聲姊姊，我不渴求你什麼同情，我自稱是世上的贅物，對誰也不能要求什麼。我在一封答復你我們社

的組織的信中會連帶地說了些寂寞之類的話，這話如果不是你先說了什麼夜中寂寞的難堪的話，我是不敢寫上去的，我並不是個示弱的人，雖然我素來是柔弱。一個人向我吐露了衷心的話，而痛感到人間的寂寞，那我又怎能不也捧出整個的心來也對人表白？常以為人與人之間橫梗着層層隔膜，各不以真心相見為可痛，又誰知道自己努力要揭去虛偽的面幕，適足以造成彼此間隱藏的間隔，一旦相接近，不一朝已疏遠得如同陌生的人了。事後我深悔孟浪。真正赤裸裸的大家相表白，不加一些含蓄，有時是比隔膜還要不好。人努力要把心中一切的祕密告訴人，而人又不願意什麼人知道了他一些祕密，所以太親密的朋友，反會偶假細故，鬧翻了臉的。大家心靈的慰安，心靈的倚靠實際上是並沒有的，可以共憂患，又那裏是密訴了肺腑，精神相融洽，也不外乎是利害相同的一點而已。我以前相信人是可以相結合來的，現在覺得不然了，人祇是排斥着人。

所以我現在很恬淡。你若刻意追求一件東西，那件東西，就永遠在你面前跑，看看近了就在你手頭，實際是遠在你手能夠得到的地方。你停下不追了，牠也似乎停着來候你。與其喘息不休的奔向求不到的東西，還不是你存這樣的想望，遠遠望着的好，這樣，至少牠仍在你面前，憧憬的解說或許就是這樣。有時當然也要憧憬得苦。人又有多少的耐心力持久力來經這耽想的消融。終有一天也會像神往美景的人嘆息着黯然坐下來而至於流淚，我現在的

情形也正是這樣，是再流淚的時候了，這淚流却恬靜了我騷擾的心頭。萬事一澈底明白了。這話我不知說得對不對……頭又像沉落一樣了。

我又真正明白了過來沒有呢？這樣連續不斷的短簡寫來又做什麼呢？這仍是一種執着呀！

三月七日

五

上一封信說是我示弱的，但我到究示弱了。前後的話第一是不免矛盾，第二，我這樣的給你簡，分明是弱者的行爲。真哀痛寂寞的人是反不呻吟一聲的，他的偉大，他的深刻，就在於他不發一聲的嚴肅的沉默。別人已充耳不聞了，那又曠叫些什麼呢？越是自傷薄命，越是給人輕視，人根本是頑梗的……

有朋友來探視我的病，信給他打斷了……。以上的話究是偏急，說得過分一點了。你當也不完全淡漠我的，你爲我的羞怯畏縮大概也受了莫大的痛苦吧。我和我的認識是不會經過任何人的正式的介紹。起先不過是大家知道了彼此的姓名，或許連這也不知道。我一禮拜有兩點鐘會到你，同聽修辭的講解，我走進課堂照例是低下了頭，但你坐在那一方，那一隻位置我總知道，我在大家不經意的聽講中我每舉起頭來或回過頭來看你一眼，我們的視線常常

相遇。你深黑的瞳人含有淒傷空惘的神情，上課也似乎沒有精神，極倦怠的樣子。你理一理髮，人坐一坐正，我都覺察得。你記不記得我有一次坐在你旁邊。你外表像極冷漠，眼睛釘着講義上一動也不動。臉色是蒼白得怕人。我那天怕你是有什麼不舒服。後來散課了，我在你後面走，亦屢次回轉頭來，我想走前來招呼，而我爲了天性的遲疑一再不敢。你末一次的回頭是在扶梯下面，但等到我要開口，你又已旋回去了。我懊喪的走回臥室。再一次是在樓下的教室門口，也是散了課之後，我和你一同走出教室的門，不期然的相對的注視了一會，你那天神色淡白沮喪，似有隱憂。我那一天祇是懷念着你的憂鬱。我不瞞你說，我是關心你的一切，根本的原因是我知道你也是深知寂寞的人。總之，我們秋天相知起直到冬天，大家才點頭相認識。那幾個月是慘澹的刻刻相思。直到那一天，那一天，我到現在還不能忘，恐怕終我一生也不能忘記，我們相識了。那是一天極寒冷的冬天，地面上蓋上着一層薄薄的冰，淡淡的太陽的影子隱在嚴寒的凍雲裏，寒風吹刮着草場四周的樹枝索索的響，這天氣教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凝結的哀悵。我到校外去看一個朋友，走過你的宿舍，你剛走將出來去上課去。你是穿了件深紅的灑花旗袍，頸窩裏圍上一條白色的圍巾，髮未梳理，眼臉倦怠。我們恰巧相對面的碰到，於是各在匆忙中相互微微的神祕的一笑……太陽咬開了重重的凍雲了，那一天是怎樣甜蜜的一天呀，現在回想起來，然而那又是怎樣的冷呀……

六

三月十二日

從那天以後，我年少的熱狂一起都傾瀉在你身上了。每天坐立不安，有什麼東西驅促我走過你的宿舍，走出校門外，走到田野，而心總是不寧。像有什麼東西遺落在房內，於是忙又匆匆地走回了房來，等走回房環顧室內，又祇是空虛寥落。粉白而帶暗的四壁凝對着我。於是身體還沒坐落又已早立起了身，一雙沉迷的眼單望那遼遠迷離的天邊。我再失落了魂魄似的跑過草場，在你住的宿舍的周圍走了幾圈，心緊迫着要哭，而又哭不出來，咽喉像要發出一種聲音來，而又發不出。最後是四肢軟軟的回自己臥室來倒落在床上，頭如發熱病似的發着燒……失眠之夜細想起日裏的情境，有一種酸苦的甜蜜底感覺輕觸過我心頭，一個嬌美的臉龐在黑暗裏半露了出來，我熱淚迸流了。

遠遠看見你在走來了，我忽心驚手顫，不知如何是好，心是怦怦的跳了。你越走越近時，我幾乎要停塞住呼吸，迷醉溫濃的粉香已由風裏飄送了來。我夢遊病一樣的走着，走過了你的身子。你是低倒着頭，我也低垂下眼，貼近的走過了身時，二人才半抬了起頭，眼角邊攝進了各個整個的影子。你身伴有着女友，你在人前是絕對不睬我，我忍着痛走過了你

身。我唇邊燃燒着的灼熱的言詞徒給冷風吹散。我旋轉身望着你的後影隱進脫棄的楓林，我哀怨欲哭。悵然呀，我的夜夜相思的憧憬！

有一次，有一次呀，你一個人在宿舍前面走來，你先已看見了我已預備打別輕躲走，我身上掠過了一陣戰慄，也想避開你去，但二人終于相對着走來，你向我嫵媚的嬌羞的一笑，點了點頭。我沒勇氣抬直了頭，更不敢啓一聲口，但立住了身，像脚吸收在地上不能再動一步，而我却早走過去了，短截的旗袍在風中顫拂，你頭也不再轉回來了。

這樣我一天的生活在焦灼中懸望中過去。這不可近不可接的憧憬苦痛着覆沒着我。書是不讀了，自己的實際的生活比書要真實要迫切。時常，我面前攤開了一本書，而人祇呆望着黑紙白字，在虛構着幻摹着夢幻的歡樂。幸福的翅兒拍近來了，而那是空中的捷飛的麻雀，溫熱的臂兒圍抱來了，而那是一隻朋友的手在攬着我。淒苦的想望日夜的向着你那綠色的窗幔裏飛越。

而你是時而熱熱的親近我，傍着我來了；時而冷冷的不注意我，遠到不可捉摸了。明明聽你的清脆的笑聲，待我一走近時，笑聲掩歇了；我絕不提防你會在孤獨的散步的所在，當我踽踽獨行過時，你忽縱聲的笑了。這一切我記得多麼分明，多麼清晰呀，就好像眼前的陽光盪曳過簾邊來的一樣。

我于是在一個沉消的細雨的冬夜開始寫第一封表白的信了，熱情在筆下奔流。寫不到一半時，我突然攔了筆了，我躊躇着不知怎樣措辭，不知怎樣稱你才好。我祇怕你會把我的信退了回來，那時候我的憤恨的羞辱要比現在想望的煎熬難受得多，我彷徨了。坐到了半夜，那封信始終沒有寫成，前面是一枝消融的殘燭。跨進這幸福之門的第一步，我就沒有把握了。

次早從伏睡着的桌上醒來時，是怎樣一種夢後的空虛呀！

三月十三日

七

前面是一個光明大海，深黑誘人的海波軟媚地無邊地漣漪起伏。微風吹過海面，像在接告別的吻，水波都軟軟地擁抱起來。海似在嬌豔地笑了。笑窩直展開到紅日的東方。萬千金蛇樣的遊移的閃光滑過海面，停留了一刻，又一起收留了。一片嫩藍輕白的雲，遮去了紅日的面龐。在大海的闊的中央有一件東西浮來，那是一隻小船，紅漆的船身打着鵝白的風帆，船尾上坐着一個蒼白臉色的人，一手把着舵，一手執着櫓，眼在四面張望，現着歡悅的但又焦急的臉容，這船在海裏的溫軟的懷抱中簸撫，櫓槳沒入深黑的水裏又舉到晴麗的空中，風

帆在盡情地受着風的摸撫，飽張向前，柔白得猶如處女的胸脯。箭一般，船滑走得很快。不幸已迷失了方向，祇在無邊無垠的大海裏彷徨了。水天相緊接，找不見一處隱約的岸。忽然黑的大片的雲又在另一處疾馳而近，推到小船的一邊來。海的這一面霎時遮暗在牠陰影下，太陽的金光是投射在黑影那頭的海面，不射到小船的這方來了。祇見呀，祇見呀，小船在一角海面永遠地出沒，再馳不近那有陽光的海面，因為那船的櫓槳被那少年在找何處是歸程中失落在深沉的海裏了。

我病中多夢，午後夢醒，回味夢景，不覺微微笑了。那是什麼樣的一種夢呀！這幾天又沒沉在追懷已失的夢的裏面了。許是夢中的寂靜孤涼，又回復我到那種陶醉的情懷罷。人生原是一大夢，而戀愛之夢最易破碎的一個。我們現在是遠隔了，你是在有陽光的海的那一面，而我是在陰暗的海的這一面。永遠呀看你在燦爛的金光中，我是沒身在陰鬱中。

三月十四日

八

連日來在病的暈迷中不知寫了些什麼，今朝拿來一看，自己的臉也紅了。為什麼，為什麼這樣的忘不了你呢？期待的焦灼和事後的追懷是最磨折人的精神，何怪這幾天病勢仍不減

輕，反見重些了。所已寫了的那些，原不過是自己痛心的回憶而已，不過有機會時我仍想給你看看，或許以前的事在你是早淡然忘懷了罷。迷戀過去的人是最不知努力現在與將來的人，那種人是最沒用的人，這我未嘗不明白，自己也着實痛詆過，然而在另一方面講，沒有可資回憶的什麼人却是世上最可憐的人，一個人有一些過去可以回憶，那至少地不是白活了過來，至少像我現在病中不至於空望着天花板，而反映不出甜甜的心頭的往事來，那這樣說，我也算是幸福的了。

是的，幸福的事常是出乎意料襲來的。一個相接近的機會來了。H大學的新劇社也要排演「咖啡店之一夜」，和另外三扯新劇，事先我接到在該校肄業的老友林君的信，並附來入場券一張，邀我去觀劇。我那時也想再看一次那本戲，又因為老友盛情意的不可固拒，所以我很早的就去了。那天是落黃沙的天，慘黃黃的天際又起着刺骨的寒風，降吹在我瘦弱的身體上，禁不住打着寒顫，我後悔跑到那麼遠的路去受涼。我忙去找我的老友去。

晚飯後，我和我的老友林君剛坐落在劇場上，你們也就到了。當你和你們在台角邊現身時，我吃了一驚。我料不到你和你們也會來看的。那時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的驀地立起身向你們招呼，你和你們含笑點頭，就在台前的一排來賓席上坐定了。接着景清君也走了進來，他招呼我去吃晚飯，我原也想招呼你和你們一同去，可是畢竟是不敢。我一個人跟了他

出去，飯是不吃，幫了他買了些水菓餅干回來，因為怕你們肚餓，要你們去吃晚飯是一定要愛你們謙遜的推辭的。回來，我就拋了老友旁邊的位置，坐在景清君的隔座，你是坐在他的另一旁邊，那就是說，我們的中間隔着一人。我們不交一談，一切都由景清君傳授。我只覺心跳得利害，似坐針氈地不安地坐着。一直坐到四扯戲，都演完了後才大家起身。你始終沒有對我看一眼。我祇在那個男子扮演的咖啡店內的侍女出場時，才放胆偷看你幾眼。戲完了後，林君走來和我談了些時，堅決的要強我住下，我婉然謝却，我一心想追隨着你們歸去。等到我和他握手告別，跑來在人叢中來找你們時，你們已遺下了我，走散去了。我四處亂循着路來找你們，可是不見你們。繞着圈子到草場上，遙聽見一些人聲，我就大聲喊你們，寒夜的靜冷的空中祇回應過我自己嘶啞的聲音來，繼又寂然散盪在空冷無人的草場裏。他們校裏的睡鐘又鏗鏘地敲起來了，電燈已熄滅了一次，我是不停步的揀路就跑，一口氣跑到校門口，却仍不見你們的影子。我再奔回原來散出的所在，劇場裏祇留着幾盞暗沉的電燈，空無一人。我再疾忙奔出來，惶急的叫聲響應了草場的那頭，而沉落在冷冷的夜氣中，那是慘厲的力竭的叫喊。你們是遺棄了我了。寒氣衝進了我的咽喉，刺刺生痛，脚下酸軟，簡直要舉不動步，而我的叫喊仍接不到你們一絲回聲。後來，呀，後來才傳來了你的笑聲，我那時已向到宿舍去的一條路上疾跑。我歡然的折了回來，見了你們，說了一聲「我找得好苦，」而你

們却默無一言。一同走出校門，上了汽車，大家噤着聲不開一口，車開了一陣，車中還有一位山口君，他在中途下了車。景清君接換了他在外面的坐位，他和你們的談話也就剪斷，於是車中只剩了我們四人了，汽車衝過夜的都市的街道，有一種沉重空洞的聲音。黑暗併着沉默統領車室。汽車電掣一般的向薄暗有光的前途飛馳。二邊的街道房屋潮一樣的向後急退，車子的振動時而跳起我們的身體，時而傾側我們的坐位。深夜的寒峭的冷風，鑽進過車子面前遮風的玻璃，直猛撲着我們吹來。空茫的回聲餘留在我們疾馳而過的街道上。貼近的路燈照亮了你們沉在黑暗中倦怠凝思的臉，一閃又過去了。

於是你第一個開口了。你直截地問：

「你是讀文科的吧？」

「是的，」我答；

「文科的什麼系呢？」

「普通文學系。」

「你是住在校外的吧？」

「校內的。」我的心一冷。

我們的談鋒於是轉到剛才的新劇上，進而到校內的教課和風尚的事上去。再談到現在的

教育的腐敗，人心的卑劣，和學校生活的貴族化，大家都不勝的嘆息。其餘的二位話說得多，很流利，而你是更誠摯，極不像在校內時的拘謹冷淡。在黑暗中交談比在光明中更能觸到人的心。看不見面龐，單憑聲音的問答，彼此的靈魂似乎已漸漸接近了攏來。我們雖不會握着手，但我們無形地已在相互緊緊攙着手了。

到北四川路換車時，我先跳下了車，問：

「你們冷罷？」「不冷，」你們同聲回答。

「肚子不餓嗎？」

「不餓，」你先回答。

我們又坐上了車。我們一變初初的相見識，而為深交了，話真是滔滔不絕。江灣道上，二旁盡是落荒的田野，陰黑怕人。但天上有星，車中有你和你們。景清君時時叩叩窗子。車子疾馳狂奔，飛朝着漆黑的前路突進。一剎時已到了校門了。門已下了鎖。景清君扒過校門，從門房處拿得鑰匙，開了門讓我們進去。

「今天煩勞了你們了。」你們回宿舍時同聲的說。你的聲音我聽來好像沒有。

「沒有什麼。」景清君和我回答。

「明早會罷。」你們同說。

「明早會罷」景清君一個人先回答了，我不及開口。過分的幸福在我是担受不住的。晚上的情景猶如夢裏一樣。待我逼近地仔細認清時，已遮上了一層薄紗。太快了，幸福之來，而又太遲了。在渴望得憔悴消瘦了之後。

不知誰人說過，沒有星兒的夜是非常陰黯的，可是沒有女性照耀着的靈魂，是比那個更陰黯。我已陰黯了好久了。

三月十五日

九

幸福是接連的降臨到我了。在幸福之來到之前，一個人又怎樣料得定牠一定會得來呢？你的第一封充滿着熱狂的真摯的信到我手裏來了。我不相信我竟會接到這樣的信，當我捧到在我手裏，拆開來讀時，我全個的身心都陶醉在一種香甜沉醉的幸福的境地裏了。你信的末一行上寫上些什麼，你總記得的吧？末了是寫上「人約黃昏後」五字。這是多麼醉人的一句詞，又怎樣托出各個人的心的話呀。

*

*

*

*

那是一個微雨後的晚間，天色分外的黑暗，空中連一顆星也沒有。四週是那樣的陰沉。那樣的靜悄！秋後荒涼了的校園，久已沒有人來散步了，而那一——我在那裏留戀地徘徊。模

糊的夜色裏有一個少女的身影出現了。

「幽玲！」

「噯！」

「黃昏已過了許多時了。」

「今夜樹梢頭沒有月亮。」

「……………」

「……………」

「我們走向外邊去罷，這裏我很胆怯。」

「你的心怎麼跳得這樣利害。」

「我怕給人碰見了呢。」

「你怕什麼呀？」

「你不怕嗎？」

「那我們到外面馬路上去吧。」

我們相並地走到了馬路上，我怯怯地傍偻着你，悠長的無盡的馬路上，沒有路燈也沒有行人。兩傍是茫茫的田野，一切都被深濃的暗黑的夜所淹沒了，什麼也看不見，只有落葉和

荒草在暗地裏沙沙地微響。

「謝謝你。」

「謝什麼？」

「謝你。」

「謝我做什麼？」

「我的心跳。」

「你真太畏怯了。我想起你一向的情景要笑。」

「你太作難我了。」

「你也太有趣了，老是怯生生的，活像個含羞的女孩子呢。」

「我不敢走近一個少女的身邊。」

「你也記得那一個晚上吧？」

「觀劇的那一個晚上？」

「是的。」

「你怎麼起先理也不理人呢？」

「看你發窘有趣，我是假裝不在看你，其實我連你的紅紅的臉兒也看清了呢。我要看你

先對我說話。」一聲清脆的笑聲飄落在無月的夜裏。

「結果……還是你先對我說了。」

「我說了你是住在校外的吧，我看你一時回答不出是住在校內的話。真嫩極了。」

「我聽你說那句話，以為你從不注意過我呢。」

「我是時常走過你窗子下的，我常注意到你在向我注視着。我祇做沒看見。」……明豔
——
的笑聲。

「那你還什麼又問那樣的話？」

「我在試試你呢。」

「戀愛是怯弱的呢。」

「也要勇敢些，我們走前一陣吧。」

——
我們相偎在一起了。我退後了一步，要想攬緊住你的左臂，却連右臂也一同滑落了。你
笑了。地上沙沙的足響，和合着我們的低低的語聲，黑暗裏一對模糊的人影向前走去……

終究那一晚沒有月亮。我們相偎着走到什麼地方，什麼時回轉了來，我忘記了。我祇記
得我們在黑暗中握手，在黑暗中分手，你從黑暗裏來，你又從黑暗裏去了。

三月十六日

十

這以後，我們不常會面。我每天總有兩三次的探望你，却難得再見你一面。我漸漸知道你在後悔，你在避我。那一夜的幽會許是出於你的一時的熱情的衝動，許是出於你的故意的玩弄，在這裏，我不能誣說。你是像影子一般，隨處追隨着我；待我旋過身來，却又早經消失。你的笑聲像幽靈一樣。誘我進入這條迷人的甬道，這甬道是無比的長，無比的闊，更崎嶇不平。我多少回絆倒又站起，又跌倒。我已滿身是創傷。我終朝終夜在這條昏沉的甬道裏摸索。終究我仍摸不出來。像沉落一樣地，我昏倒在那裏面了，而悵望着那一線悠遠的飄渺的道口的光流淚。

突然，我在甬道裏看見光點飄來了，我忙奮身掙扎起來，奔前捉取，而捉到的常常是一握空虛，光點仍在遼遠的洞口邊閃滅。我一時的幻影欺騙了我。我的嚮往的憧憬也不過是幻影的連續。你在先也許並不愛我，到現在也許並不是在棄我。你根本是冷冷的淡漠。還再有什麼可說？

三月二十日

山頭凝積的深雪，悄悄地融化在微溫的冬陽中了。我是怯弱，我是怯弱，終至於我是被棄了，我有幾許晚上孤立在那扇通你宿舍的門的幽悄的籬邊等着等着，黑暗中我再也不見你來了。記得深冬大雨的一晚我癡立在你的窗外，淋了一身的雨，但我不肯走開，祇把窗口緊緊凝視着。你把我火樣的熱情從心底燃起，那樣熾烈的火勢猛撲着來，是任何什麼也不能遏止下來。你永不理會得窗外有這麼一個我站着，在寒冽的大雨的傾盆中，混身發抖戰慄，最後我支持不住了，我走近來輕叩着你的窗子，你以為是雨點的聲音，望望漆黑的窗外，就把綠色的窗幔拉沒了。你似乎沒見到我，或許你是見到不來睬我。我看見你的影子在幔後來往地移動。我悵悵地哀傷地走了回來。你是作難了我了。我走上一步了，你却不知道退縮到什麼所在去了。一顆長的殞星，沉落到什麼地方去了？殘酷的呀，來玩弄一個人的痛楚急跳的心呀！到今朝，到此刻我究竟不明那一夜的約會之後，就會起了什麼變化了。你這以後對我的淡漠，對我的輕蔑，冷若冰霜的樣子真苦夠了我了。我在你面前起越，我在你後面躊躇。是不是我不勇敢，是不是我太卑怯，有時我這樣的想了，而我也斷了念了。你不待我整個的心冷寂下去，你又對我笑了。蘋果一般的暈紅的笑容。我又墮入昏迷中了。再待我重來獻慇懃時，你却又掉過頭去，我又在你眼前消淡。高貴的女性呀，我為什麼這麼深沉地慕拜一般的憧憬着你呀。你早披上了絢爛的紅霞投入灰冷的暮色中去了，我却像孤寂的晚鴉，尚在凄顛

的黃昏的時候，在枝頭飛繞，悽聲追尋。

冬天去了，春天來了；春天來了，又將去了，我仍期待着。我原想以我的癡狂的熱情，來動你的心。又誰知道你的心是大理石般，明澈而又刺冷。有人說過戀愛像秋風中的一枝蘆葦，可以隨風吹擺，正不必癡呆地專一鍾情，可是我不能。你的影子我無論用什麼方法都洗刷不去我緊抱着的心頭，什麼地方都在追逐着我。我是一張潔白的吸水紙，吸進深藍的墨水，祇有愈吸愈深，竟至于全紙透染一樣的藍色。祇是夜鶯在夜深歌唱，春燕在晴空呢喃，你不再理我了。花開花謝我是做夢一般的等着。真是，有多少春天的晚上呀，我在百花的溫香中深深吐我的嘆息。現在是——

姑娘，

春天不久就要走得快了；

春天，再久，我也不能等待了。

陰沉的死灰色，

是我認識的春天。

姑娘，

莫不是早經變了。

三月二十一日

十一

一切已完了，我明日要扶病走了。信罷，你仍不給我小小的一張短簡；人罷，你又遠避着不給我再見一面。我是過於痛心了，寂寞的燕子要從幕後飛走了。

願你珍重，願你努力。戀愛是要勇敢的，這是你自己說的，願你在幸福的美滿中得到最後的勝利，我是太怯弱了，我是敗走了。這封是最後的一封信了。

小時候歡喜看俠義一類的小說。我幼小的心裏已深覺到人間有很多不平，人間有許多的黑暗。童年的心曾經憧憬過拔刀救助的俠義的行爲。每看完了一本這樣的小說後，一個人每癡坐在廊下滿心的想望着自己也能全備着一身驚人的武藝，去黑夜裏去殺奸人的頭。後來雖然年紀大了，知道這是可笑的幻想，但誅鋤奸惡救濟窮困的心，多少年來，一日也不會忘記過。現在是時候了，現在我已和一切的戀情絕緣。

現在是什麼時代，是在什麼世界，我不容再蜷伏在昏暗的一角，祇爲自己呻吟悲愁。澎湃革命的怒潮已在珠江流域掀起，就要洶湧捲流到現在這春光老去的江南來了。民間疾苦的呼聲，已喊遍全個中國。這不是漠視坐待的時候，我要爲無告的人民去請命了。

偉大的革命的洪流或許要我捲到牠的底裏吧，是的，在戀愛中我已曾經一度捲入漩渦，我已有了經驗了。

望你不要懷念，更也不要咀咒，懷念和咀咒一樣的無關於我，我明天是就要踏上飄泊的征途了。誦一句古詩罷，當作我臨別的贈言：

「明日隔山岳，

世事兩茫茫。」

一九一六，三月二十二日午前

以上的十二封短簡是在一個校裏的破字紙篋裏找到的，有幾封似乎開過封了的，有幾封却整封也不會開動過，信封却都已褪色了，大約塞在這裏面也已有許多日子了罷。我找到的日子是在今年（一九二八）的夏末，現在忽然想起了。便拿來發表。不知這裏面的主人公現在已流落在什麼地方，革命是早經成功了。

八月十七日寫在後面

搬家

斯永

已是晚餐過後三小時多了的夜間，外面綢緞局的批發所裏的生意在歇業了呵，不再像日裏那樣的熱鬧了，只聽見幾個學生在滴滴篤篤打着算盤，盤帳着，生意似乎很好的樣子，夥計們和學生們都在笑，完全是非常得意的表情。

「間壁綢緞局到有很好的生意，看不出。」

「生意是不錯，這幾天已經清淡了，沒有陰歷年關那樣有生意。」

「哦哦。」

我探望母親的語言，在羨慕綢緞局的進帳。如果我們也開一月，比它還要大一點不知有多少興趣呵。我想。她的喜歡一定比我多。

本來兄弟姊妹很多的我家，晚上總是熱鬧的聚在一塊有說有笑。雖然先父是去年夏天辭世的，家庭，雖然減少了許多樂趣，無論如何的變，我們的家庭至少還有樂趣的存在。這次我春假回家到有點不同，一個弟弟在上海讀書，一個弟弟在本城高中讀書；兩個妹妹在小學裏讀書，本來想走讀的，爲的路遠，她們又是這學期要畢業了，就送她們到校裏去住宿，那

是沒有辦法的。還有一個小弟弟，也同妹妹同讀的，本來也是走讀，母親憐着他年紀小走來走去不便，叫他住在姨母家裏。這樣，家裏只有母親，一個女用人和前年才結婚的妻。我放春假到了家裏，家裏熱鬧得多。在我看來，還是一片寂寞。

六十枝燭光的電燈在白瓷的花蕾樣的燈罩發着黃的光，淡淡的，像我們坐在會客室裏懷着沉默的一樣。

我在想着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不久，我在上海××大學畢業了。母親是無疑的在描想許多子女如何能撫養到成人，成家立業。她的責任，似乎比我的來得廣闊，又是異常的沉重，只有妻，是小孩子的皮氣，只想等我回上海之後要回到她的故鄉去玩。我喝着茶，想起遠遠的南國有姐姐和她的愛人住在福建，不知近來如何？聽葭我暗暗地告訴我，姐姐不日要到杭州來生產，妻的這種態度很可笑又異常的可愛，似乎很愛小孩子，她一定怪自己為什麼不生育呢。如果生了小孩子，她是快樂到可以幾天不吃飯的，我敢賭。

「母親，我想家裏少一個父親彷彿有空虛之感。即使我們萬分滿意的，少了這，我們總覺得有缺陷。」

這話顯然提起母親的不高興。母親的臉上發着冷冷的光芒，怕人的。葭我在桌底下用手偷偷地扯我的褲子在怪我太不知趣，去觸傷了母親舊時的傷疤。呵，我何曾不懺悔呢，就是

我在寫這篇文章何曾不懺悔呢，一種自苦自知的煩惱，只有我能夠知道。我故意用別的話去撲滅母親的痛苦，她爲着我也恐是走上悲慘的思想上去，就隨便和我談談，在語尾裏已現出萬分是勉強煞語詞，「唔唔」雖然她裝得多麼的鎮靜。

話自然說遠去。

「阿瑩，你不曉得那小氣鬼的章家母女二人還時常來呢。」

「啊，真的麼？」

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以爲母親在開頑笑，注視着葭莪的臉，想她回答我，妻的話，總不見開頑笑吧。

經妻的證明，章家母女確實來過好幾次。這個奇怪的問題，我不發生疑問了。

腦子裏就浮上二個女子的印象，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女性，一種中等的人材配着有麻斑的醜臉，皮膚發黑，眼睛發突，這樣子正是她的行爲。那一個年紀輕的，無疑是她的女兒了，假如我們讀過心理學的人，母親有病態的人往往是遺傳給她的女兒的，這是生理上的遺產，只有兒女是可承繼的，在這裏，書上的話可以證明了，女兒有如她母親一樣的兇惡，雖然女兒生得長一點，服裝入時一點，可是在她們二者之間沒有關係的。我認識她們，她們在從前住過我們的家。二弟見到過，母親也看見她們過，先父在日，也到過她們的家裏，誰都說她

們兇惡，近於潑辣性的。

我一想起她們，就有點頭痛。想不把她們記在心上，在今天的晚上無論是做不到了。二個醜惡的女性一步步的逼近來，嚇得我有點發抖。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情。我記得是在那個時候，一點也不錯。先父在浙江病院住着養病。我們不是現在的皮市巷裏住。是住在華藏寺巷裏華藏寺隔壁，住得六七年了。那裏的房子是三開間的平屋，本來是寺裏的廚房及儲藏室，爲着寺裏縮小範圍，這快場的房子就出租給嚴阿福，并且訂了幾十年的合同。嚴阿福原是一個做機紡匠的，他向寺裏租了來，又在後面租了些空地做曬場，馬馬虎虎的修理一下，就出租給人。等我們去住已是第四家了。我們家裏的人雖然多，幾個人拚一間到也夠了，好在我們又沒有什麼排場的。那時候，我們才從家鄉搬出來，先父又是失業的人，處處想省幾個錢下來預備後來的時候可以補助一點。我們自然沒有問題，安安靜靜住下來。可是這屋一到冬天冷得要命，在夏天裏就異常的熱，彷彿在露天底下過日子。不能怪房子不好的，原是像涼亭式的房子自然多太陽，又多風的。不過，房金的便宜，我們一年又一年的住着。

先父天天出去找職業，並不說到房子的不好。母親也從沒有說起一聲。我們自然不敢多說。

有一次，我看見四弟的小手又生起凍瘡來，脚上也生了，最奇怪的連四弟的巴掌上凍得紅豔豔的生了凍瘡。手去摸的時候，一塊血餅已凍得成塊了，捏上去是透涼的又作痛。四弟用手阻止我去捏。

「呵呵，四弟的巴掌上也生了凍瘡，這房子真是冷啊。」

無意的話，引起四弟的同情也在咒房子的空氣是冷得可怕。

「房子真的不好，人家的房子是夏涼冬暖的，我們的却是相反。」

「二哥，說得對。」

想不到無意的話，使他們對房子完全起了反感。房子不好的印象早已印在他們的腦子裏了，印象是靜靜的伏着，看去好像平安無事的，其實有導火綫去點燃它，馬上有許多同情者的影響，所以等我一說過不好，就有四弟二弟和三弟接連說着。

母親是坐在四弟的旁邊，她是聽見我們的談話的，並不參加我們的談話。脚烘着脚爐，和四弟玩着，笑嘻嘻的沉默着。

「媽媽，我們幾時搬搬房子吧。」

母親看見自己最喜歡的第二個兒子說話，要求搬起房子來在事實上是難得辦到的。父親找不到職業我們就沒有搬房子的一天。那晚上父親匆匆從外面回來，臉上並沒有一點喜意，

吃飯的桌子上我們沒有把房子說到，只問問父親在街上遇到什麼新聞。希望父親早一天找到職業，我們有新房子住，在那時候就這樣在上帝面前祈禱着。

天氣一天天的冷，連父親穿着袍子冒寒衝進來的時候，拍去身上的雪，也喊着冷。爲着找不到職業，使他老人家苦悶得性子也沉默得有幾分怕人。他對於我們還是愛惜的，時常買一點花生米回來分給四弟們吃。愛惜的心理逐着年紀長大，對於小的給他們一點甜蜜的玩意兒叫小小的靈魂不致於寂寞。在我們比較大一點的孩子，幫助我們自立，天天勉勵我們讀書，留學去，如果能力及得到的話。天氣冷，不叫我們往外跑。在第二天天黑下來的晚上，父親往外面回來，手裏攜了一隻黃沙缸，我們驚奇問做什麼用？到後來才知做烘缸的，烘我們凍壞的脚的，在它的身上取出一點暖意。當晚就用炭薰起來，三開間的破房子居然暖了許多。

職業總不容易找到，父親小時少讀書，又少×項專門的經驗，比較難點。雖然他是一個聰明的人，託了好幾個人，還是落空的。父親的臉一天天的變瘦，性子有點暴躁，人却靜默得多。母親憂慮他的厭世觀念重防他自殺。勸他不要尋職業，好在家私已夠吃夠用。可是父親極端的不表示同情，反而痛說母親的不是。說了就走出了。不錯的，父親一定又堅決主張他的見解以爲一個人不能獨立謀生是羞恥的。在他年青的時候，曾在孝豐和杭州做生意。等

到管了家私才把這幾項事情取消。等到家搬到杭州，餘杭的東西，叫一個人代管，自己在杭州真沒有一點事好做，閑得像一個遊手好閑的蕩子，可是他像找職業的人的苦痛，在苦痛沒有職業。後來居然找到職業了，在湖縣裏做米生意，父親寫給我的信裏有不少的喜意，那時我正在××大學一年級裏讀書，我很喜歡父親有職業了。

不幸父親的米生意完全做失敗了，被一個叫徐民富的商人偷去了許多米，以致蝕本。這個故事正和陳月樓陳桂榮欺騙父親的錢屬於同樣性質的，賣去了自己的人格，又賣去了自己的朋友，在父親每每說起來是異常痛心的故事。在他相信人類是最高尚的，現在的信仰心上根本是全部動搖。

以後不想做生意，熱心已經退了熱度，大約那次受了打擊，覺得商人多半是騙子的行為。給母親的勸解，靜下心來專門管理家私，時常從杭州回到故鄉去振理家業。

是有一天晚上，已是第二年裏，父親從外面吃了點酒回來，說起這房子的不好想搬一個地方。我們是孩子們，有孩子的理想，在目前的總有缺點，想在新世界裏找出一個很合乎理想的世界來補滿目前的缺點。不是華藏寺巷的房子是矮矮的平房麼，而却是舊又破的潮濕房子。我們幻想着新的住宅是一座很新很漂亮得清潔很堅固的洋房才好。四弟的腦子裏的思想起伏得最利害，思想在翻着跟斗呢。

「爸爸，我們住洋房吧，有三四層樓的，我住在三層樓，爸爸住二層樓，底下的一層給用人住。」

「爸爸，我們住起來，我可以帶幾個小朋友來玩。」

四弟的幻想引得父親不住的好笑。是的，小孩子沒有走入人類的醜態的社會裏，自然多美感的，覺得世界是新的玩意兒。父親拍拍四弟的肩膀說：

「好的，好的，我們去租一所洋房吧。」

父親就叫我引了四弟在附近的一帶住宅裏去租房子。那時候是夏天，天氣很熱，我們出屋到巷弄裏去穿去穿來，看看紅的招租條。我們家裏的人太多了，要找一個適當的房子總沒有。并且要一扇門可以關住的，更是一件難事。

秋天很快的來，我在××大學讀書了。房子看了好多次還是不成功。最難是沒有適當的房子，要臨街近，又要鬧中取靜。世界上最難的是尋住宅，得主人的喜歡，得主婦的合意，又得孩子們的高興，這樣才是一個好住宅。一間房子尋好了，母親不喜歡，房子便不去租。如果父親不喜歡，母親的主張自然又取消。房子的不成功，使父親永久在沈默中。這是他引以為憾的，覺得做父親有盡責。當我主張結婚的時候，他們尋房子的熱度，幾乎達到沸點了。

那時候國府建設在南京，影響到杭州的生活也提高起來。爲着杭州地方安靜又幽美適宜於住家，各地方的人士差不多帶着家眷到杭州住了起來。因而住家房子平空貴了許多，貴得要吃人，一點點小房子動不動三十多塊。我們住在華藏寺巷只有八九塊，自然是便宜，便宜定我們的終生只配住鷺腳房子。想擺脫房東的敲詐，父親要置一個適當的住宅。

我結了婚，家還沒有搬，完全爲着沒有適當的住宅可搬。依然住在涼亭式的房子裏看太陽。

房子老是想搬的。不過沒有適當的房子可租，又沒有適當的房子出賣，還是攔下來。

父親把這件事情老是把放在心上。每天沒有一次不是出去的。而且每天有許多不相識的瓦

搖頭（註，中人就是瓦搖頭，凡是一個房子看到中人來，這所房子便要出賣了，這所房子的瓦片要搖頭了。）也隨隨

便便來找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時常被他們拉出去跑上城跑下城看房子，他們又不坐車子的，一到回來，總是乏力得頭暈了。母親勸他看是不適合我們住家的房子不要去看，父親雖是答應了，可是還沒頭沒腦的跑。只想找價廉物美的房子。

瓦搖頭是騙人的多，他是一個吸血鬼。東領父親，西領父親，父親有點討厭他們了。有一次，南班巷的房子可以買落位了，瓦搖頭從中在搗亂，想要多賺幾個中人錢而又攔了下來。這次沒有買成功，父親有二個多月不出門看房子，靜靜的養身子。一點心事也沒有顏色

好看得許多，身子也胖些。

這年餘杭租產的出息很多，有了一筆款子，父親把置產的事情又復活着。搬家的問題隨着動搖。

去年夏天，不幸父親是生了病，到浙江病院住院去了。四弟做他的伴，看上去四弟是一個很好的伴侶。但四弟的不聽話却添父親的煩惱。病院裏的日子過得很悠閑的，太陽紅紅的爬上樹葉，麻雀就在瓦簷上打架，父親和四弟起身，坐在窗畔看梧桐葉子的翻動，有時，看一二本書冊，父親的病是很輕的，所以在病院隨隨便便的出入，到西湖邊去走走，到家裏來望我們，探點消息。他的顏色一天天的鮮豔，病的狀態絲毫也找不出。我去看父親的時候，告訴不久要出院。這樣最好沒有了，一家可以團團圓圓和陸地過日子，我們想。

出院的那天，我先去拖了箱子回來。一個很有精神的父親接着就坐車子回來。

「阿瑩，這房子矮矮的，又髒又濕，搬一搬吧。」

「好的，隨爸爸的喜歡。」

「爸爸想，房子好一點，人多舒服一點。」

歇了幾天，父親出去看房子。租是租不落位的，房子貴得嚇人，十年一租，一所小房子可以買了。勢必又回復到買房子時期。那時候賣房子的人倒多的，在瓦搖頭的口裏時常可以

聽到什麼地方有房子，什麼地方也有房子。父親又時常和他們來來去去。

夏天的天氣很熱，氣壓是一片的黑鐵壓在人的心裏非常的不舒服，父親一回來看到涼亭式的房子，皺着眉頭，怨恨着。買房子的決心分外地勇敢了。

看過幾多的房子，沒有滿意的。父親忽然看中獅子巷有一座房子，房子還不錯，價錢也不見得是貴的，看過一遍就說想買。等第二遍去覆看時，回來路過皮市巷，瓦搖頭帶他去看汪姓出賣的房子。

父親不主張買獅子巷的房子了呢，自然是皮市巷的房子新，又好。

催母親去覆看一次，姨母做着伴，好在她老人家也沒有什麼事的。

天夜得快黑的時候，我們預備吃夜飯了。母親已從皮市巷趕回來吃夜飯。大約母親沒有坐車子，一路性急慌忙的走來，所以到了家裏還是氣急，喘着氣不容易呼吸呵。

「媽媽，你走吃力了吧。」

「這倒不。」

停了一會，母親才講話。

「呵，我不懂杭州人的氣量會如此狹小的。姨母同去看皮市巷的房子，前進是一片綢緞局租的，後進是姓章的租的。我們走到章家的時候，我很客氣的說，章師母，我們來看房

子的，請你們讓我們看一看。她們沒有一句話，說也不說的把們關了起來。任你們立在門外。」

「你們碰了釘子，我們也碰了釘子哩。一個很醜的女子連忙說看不來的，看不來的，怕我們搶她們東西似的。」

「房子到好的，樣樣東西都全。」

「我也這樣想。」

「要買到好買買看。」

母親的意思暗暗合父親的理想。他們兩個人談了一次話，展開着笑顏，忘記給章家女子欺負的故事。

我們覺得章家女子是奇怪的動物，連看一看房子都不肯，胸量的狹小可以說是天下第一個了。她是中國式奇妒的女性，是楊朱派的門徒。在她的血液滲不進一點人情而有感情的。希望有一個心理學家來分析她是何等樣的人。

父親還不放心皮市巷的房子到底如何，他領了我同去看。皮市巷的房子的確不錯。進去先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印象，一個很大的門樓，很堂皇。跨過樓門，就是一個大三開間的廳堂，廳堂的桌子上堆滿絲光閃爍的綢緞，有各種各樣的顏色，許多夥計在翻揀綢身的好壞，

經過這種手續才批發到外面去賣。廳上的木料還都新的，不過樣子是古式的建築罷了。想看第二進的房子我去敲章家的門了。

「那個，那個。」

「我呵。」

開門的是一個多麻斑的暴眼女子，我想是章家醜婦了

「你看那個！」

「對不起，我們是來看房子的，房東叫我們來的。」

「看不來的！」

果然名不虛傳，章婦的潑辣性，十足的。把門「碰」的關上，不管我們的敲門了。我只有着退出，惹得幾個年青的夥計莫名其妙，笑起來了。呵，我現在遇到純粹的杭州人的小氣。小氣到如此的程度。綢緞局給我們一個緣便，讓我到他們的樓上看了一看，只能在樓上描寫章家住的地方是同樣的一個，即使相差，一定是相差得有限的。這樣，我們回華藏寺巷大約父親勞苦極了呵，又生了病。或者是舊病復發了。他自己上醫院自己和姑丈商議買皮市巷的房子。

等姑丈答應代理經手一切，父親的病已沈重得可怕。接連請了留德留日的醫生都說病已

犯實看來沒有多大希望。父親，天天躺在牀上不能十分翻動了，頭幾天能坐能行的精神不知消失到什麼地方去的？父親的房間裏陰森森的，我們都在陰森森的天氣裏過日子。

完了，完了，一切的希望都完了，父親一句遺囑也沒有，害了腦充血了，完了。

皮市巷的房子買成功，父親已經不曉得了。父親已變成先父，說到先父二個字，便覺得失了父親的悲哀是外界人所不曉得的。

我在上海，在二弟的信說皮市巷的房子在十月邊可搬了。我是很高興的，過了十月，才知瓦搖頭在騙人，依近俗是二月出屋的，不過原契上寫明三個月，理應到第三個月才好搬。到十一月裏的光陰是很快的，不久是到了，汪產主還沒有交產的意思。據瓦搖頭的話，陽歷的一月雖然到了，而陰歷的十一月還沒有到。天啊，這是欺人的話呵，陰歷和陽歷通用的國家才發生這種不道德的怪現象。唉，不曉得在民國幾年裏才可消滅。我寫信二弟，說了許多的憤語，然而沒有用的。

學校裏放年假了，我和三弟回杭州去，設想在回去可以搬房子哩。可惡汪產主遲遲不肯交產，幾個吸血鬼的瓦搖頭不肯努力，這是一種國粹，是最好的道德，我們保存着吧。催着瓦搖頭也無濟於事的，如果先父在日，決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情。先父呵，我還可以請你來得住麼？

我們一家人雖然多，住章家的房子到夠了，綢緞局原用的房子我們依舊可以出租的。因此，我們請朱先生與他們的店主孟先生憑着一面之緣去說一聲。綢緞局是樂意續租的，我們也省得另招新戶原是一舉二便。請瓦搖頭吃一餐飯。飯才買動他們的賣力。

搬房子的日子總算有了，已是陽歷一月裏，陰歷十二月裏了。汪產主只要催走章家外，就算交空室了。呵，買房子真是一件難事，簡直是在賣人格，那天出產，我和母親跟着瓦搖頭同去看的，章家總算搬走了，地板上堆糟得亂七八糟，在怨恨我們不好似的發怒呢。本來後天井有花板的，如今給拆走了。最後進的小偏屋的一間小房子也給拆去了。天呵，這是什麼現象呵，不是汪家在賣人格麼？他自己的人格，第一次賣去信用，日子不確。第二次的人格賣去道德，將原有的東西毀拆了。不錯，後面還偷去石板石條和石庫門。點產的我們自然是不樂意的。瓦搖頭敷衍着，「可以和汪產主說話的——」

第二天再去看時，少了幾隻花盆，恐怕又是汪產主抬取的。汪產主並不是一個平常的窮人，何以連一點小小東西也要呢。做人失了尊嚴了。第三天在灶上又先去湯罐二只。我們覺得汪產主的小氣是不能描摩了。

但是我們也想到這恐是章家做的——汪產主做不了這許多的事業。

終於我們搬了進去。忙碌着幾日完全犧牲在整頓裏，過了幾日，各樣東西都適當的佈置

好了，可是心還是慌慌張張的安靜不下。

「葛師母在府麼，好得很。」

隣居綢緞局的賬房王先生來訪探了。母親適巧在家裏閑坐。

「王先生有什麼貴幹？請坐，請坐。」

「喏，就是姓章的電燈想脫讓給葛府上，你們省得裝了，他們省得拆了。」

這時候，大伯伯來我家裏玩玩，他是知汪姓的做人的，想着我們一家都吃過汪家女子的痛苦，馬上就回復。——

「不要它。我們要裝也要新的。」

母親知道大伯伯的皮氣是心直口快的人，深恐這句話得罪了王先生。

「王先生，電燈裝是要裝的，不過要請電燈匠來估價和檢查才好，遲幾天再答復吧。」

王先生捧着大肚子一搖一擺到隔壁去了。過後雖是來催問過，我們還是老話回答他，客客氣氣的。在王先生的心理一定知道不要這些破舊電燈了，也就去回復姓章的。姓章的就是遷居在新民路騰一青醫生的家裏，離開我們很近，那個章醜婦得知這一個消息一定是生氣的。

過後，章醜婦生着氣帶着兩個電燈匠來拆電燈的。母親笑嘻嘻立起和她打招呼，誰知道

她是一點不通人情的，理也不理我母親，好像母親不屬她一般階級的人，理起來對她本身有羞辱的。章醜婦的臉總是板板起的，連母親遞過的香煙也當做沒有看見。我有點生氣了，不比得母親年紀大得會受氣的。

「母親不要理她，隨她去。」

母親笑笑，看着電燈匠拆下電線盤起來放在網籃裏。另一電燈匠還在拆，拆到很高的地方拆不着了，似乎需要梯子。

她問鄰居袁師母要梯子。

「我們沒有，在葛師母的家裏罷。」

「放在什麼地方，袁師母！笑話極了，我借給你們的東西姓葛的倒當做自己的東西了。」

「喂，話不是這樣講的。梯子有在樓上，東西是我們的了，要借就借你用用吧。」

我跳過去和章醜婦說着。我看着章醜婦的臉格外醜了，臉孔黑得怕人。

「梯子是我們的，什麼樣的會是你們的。我們借給袁師母的，我們的東西會是你們的麼？」

「你曉得不曉得房子交過產了，凡是一個房子裏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如果這東西真是你們的，請從前的產主來和我們聲明可以來取，否則不可以的。」

「汪師母，梯子是你們是我們我們都不曉得，聽說汪產主和你們有親，是你們的，他一定肯來證明的，證明過，你們拿去，我們不可以干涉，現在各樣東西都交過產了，什麼東西都不可以隨便拿了。」

「那末，我贖了一樣東西就是你們的了。」

「不是這樣講的，講理。」

母親的講理，是章醜婦最頭痛的。這是野蠻人碰到禮貌所最恨的，有如這醜婦碰到美麗的女子一樣心理不舒服。她的嘴裏亂七八糟的說我們沒有道理，在這種情景之下，我們覺得不去理是最好的方法。

本來，這件事情是很容易解決的，是他們的，只要有汪產主一方面的人來證明就可以了。何用她嚙嚙嚙的說個不休呢。

電燈匠的拆電線從樓上拆到樓下，梯子也背下來用。拆完大廳上的電線和電燈，將梯子放在門樓的走弄裏。我防恐章醜婦慫恿電燈匠偷，我立在門口守住着。看見章醜婦板臉孔走出大門，電燈匠也帶了東西去了，我才放心。

「梯子總算沒有偷去。」

「整，你真多心，梯子真的敢背去麼？」

「說不定的。」

我雖是和母親搶辯，但是我已後悔着對章醜婦的人格看得太輕了。

「葛師母，這件事情很抱歉，梯子原是我們向章師母借的。」

「袁師母，我們已經說過，只要汪產主肯來說一聲是他們的，我們隨他們拿去。依理，等過交產，什麼東西都不能再好拿去的，比如袁師母，在未交產前就和我們說，天井裏的木板是你們出錢鋪的，門撐是你們的，後面的一塊石板是向××買來的，我們爲着你們先向我們交代清楚，我們不能多話。」

袁師母才默默地走開。我們回到自己的房子裏去。不久，聽見門樓裏有點響動，我起疑心了。

「母親，要不是梯子給他們偷走了。」

「多疑心。」

我放不下心，出去看，梯子果然是給偷走了。追出大門看時，一個穿藍衣的電燈匠背着梯子飛出巷口了。我追上去，無濟於事的，他們既然要偷只好讓他偷去才好，這樣，可以成全他們的慾望。我沒有追出，回到門樓裏，看見一個女學生模樣的人，好像是章韻娥，迫近去看，同她的母親相像的兇惡完全對的，我確定這是了呢。

她似乎在和袁師母說話。

「章師母的拿去了。」

我笑了起來。

「她想同你說一聲的，來不及，就先去了。現在章小姐在這裏，有話……」

「誰叫她拿的？」

「有話同我說！」

母親在裏面也知道梯子被偷走了，追出來。我把這事告訴她。

「章小姐，我已同你媽媽說過，梯子叫汪產主來拿，爲什麼私自拿走了呢？」

「梯子是我們的，也叫不着產主不產主的。」

「不錯的。房子一交過產，裏面各樣東西都是我們的了。現在我們已經很客氣，讓產主

一證明就好。」

「什麼證明不證明。」

「喂，你讀過書的，至少比別人懂一點理。我們這樣你總懂了。」

我覺得章韻娥讀了書，還是這樣不講理，真是怪事。

「你曉得我讀書的嗎！你們有錢總算買了一點小小家私好壓到人麼？」

講話是講不下去了。和二弟的未婚妻同過學的女學生會如此不講理少有的。而講話把中心點故意轉移開去，使人總覺得可笑的。

「我覺得梯子已被偷去了，算被過路賊偷去罷了。我們不要和她說，母親。」

「是的，這種人心不同的人，我們還是不要和她多說好，讓她去罷。讓她見一點便宜好。」

我們發見人類的醜惡，恐怖這種奇怪的醜惡會傳染到我們的身上毅然回到自己的房子裏去。聽見隣居的袁師母在勸解章韻娥不要生氣，然而這章韻娥還是像一隻野獸嗥吼着。

「呵，越是醜惡的人越不示弱，直是可佩呵。」

「是的，阿瑩。」

「呵，媽媽，她們真的會偷去梯子的，她們會小氣如此程度呵。」

「我想不到。」

過後，章韻娥似乎啼啼哭哭的走了，臨走的時候，還大聲的說，

「我一定叫汪產主來聲明的，那時候，我要請問你們——講話是沒有這樣容易的。」
我們默默的想。

「最好沒有了，汪產主來，不來是——的了。」

母親是和我同意的。

當初我們以為是章家也說不定呢，不然，何以一定要背了去呢？過了許多日子，汪家一個人沒來過，就是章家的人也沒有。大約她們很得意了，人雖被罵了一頓，梯子總是她們的了。聽說章韻娥是在貧兒院教書的，日日要走皮市巷的，現在為着這個事不喜歡走皮市巷了，天呵，這是什麼一回事呵。

日子很平安的過去。有一天，倒馬子的人忽然問我的舊馬子為什麼少了三隻。

母親異詫着。

「什麼，馬子交給你的，為什麼不見了？你放在什麼地方的？」

「我放在後面的。」

「後面沒有了。」

「這是你的事，應該你負責。」

倒馬子的人紅紅臉走了，他覺得很對不住我們似的。他到隣居綢緞局去倒馬子的時候，尋見三只馬子藏在一個廚房司務的房間裏。我們覺得有點奇蹟——

走過一個司務，他是一個大塊頭，二顆黃眼睛顯得非常忠厚。

「三個馬子是舊師母的麼？東家娘（袁師母）以為是章師母的哩。」

「是的。是我們的。」

廚房司務動過二片厚大嘴唇，臉紅得紫脹跑去了。

我笑了起來。

「袁師母真好心，替我們的馬子也保存起來。」

「那裏，這是袁師母的偷小。這樣，我們知道她和章醜婦相彷彿的人。後面的石板說是向汪家買的，給瓦搖頭胡旭初叮過的，又是回不出向誰買的。這人，也不規矩的。」

我們漸漸知道人類是醜惡的多，像袁師母出身很好的人，也還如此的偷小真令人有點難懂。汪產主是醜惡的，章家是醜惡的，就是瓦搖頭也醜惡的，我們見到的人大都是醜惡的，完了，完了，我們怕他們。

母親無意在樓上玩，打開東邊的窗子，原來隔壁是一個皮廠裏的庭心，中間種得二枝槐樹，枝葉已經長得高高了，能遮得夏天的太陽光呢。庭心裏除曬着幾張牛皮之外，沒有什麼東西了，不，有二條石庫門道放着呢，這明明是我們家裏的，我們來看房子的時候是放在後天井裏的，何以會到他們這裏去了呢？經母親再三的審視，確實的呵。

我問母親是誰偷去的呢？

「說不定是隔壁綢緞局裏偷去的。產主決不會偷去放皮廠裏的。章家也不會的。只有他

們是可以嫌疑。」

母親的話證實了。這是袁師母的包車夫說的，他新近被他們回復了。

說起章家的事，自然浮起姓章的母女的印象。想不到她們還是當着我們會來的。這是我們可做不到的，我們不得不欽佩她們的行爲走上偉大的路上去了。在春假裏，學校放了一個禮拜多的，除了偶然走出外面幾次，餘多的時間終是在家坐着的。爲什麼坐着呵，在風光明媚的春天裏不到外面去走走，不上西湖去玩玩，別的人從外面，從遠省遙遙的奔着來呢，我這傻子爲什麼不走呢。我曾這樣想過，可是爲着想見一見姓章的母女，那裏姓章的母女却偏偏地沒有來。

(留)

—— 韻 ——

偶然地，隱約地，江心的濤聲吹到枕邊，攪亂了平靜的情緒。寂寂的深宵，雪白的月明光臨這寢室，居處的孤獨，更洋溢了淒涼的苦澀。

和暖柔煦的春風，從半啓着的窗框中透入，沁骨的清涼，却沒有刺厲的寒意。心既如麻一般的亂，夢是憑着它的翅膀野馬似地奔放了。月光逗起了我的幻想與追憶，忍不住推去了壓着的棉衾，披上了睡衣，憑依着樓頭的窗檻，縱目四眺那滲浸在月光中的一切，我的心竟悠悠然了。

—— 姊 ——

園中的濃蔭與平蕪，都蒙上了一層淡淡的輕裝，靜謐地休息在酣夢；偶而一陣風姨的輕噓，蟋蟀的微鳴也會驚破這麼岑寂的境地。這樣的夜，這樣的浸透在月明之下的夜，一種幽逸的情調，把我整個的靈魂跌入了神往的回憶裏了。

也許，和普通的人們一樣，舊夢是值得繫戀的，消逝在已往的歲月中的生活是點綴着美麗的盛裝罷？然而，現實的悲苦，現實的醜惡，實在是不容許我這麼地享受，我有什麼心情去繫戀舊夢？又有什麼心情去欣賞美麗？——其實，短促的上帝給予我的生命史上，似乎忘

掉了鑄上往事的溫存與綺美。青春啊！我已辜負了不可復得的黃金時代。

如水樣地盪漾着的園中的宇宙，彷彿象徵那一望無際的月下的海洋，海中的孤舟的甲板上，也許徘徊着一個人，如自己一樣地墜在涯想的悵惘中。——弟弟這時大概正停立在月下

的舟面，領略着黃澄澄的黃海的波色，悵望着雲邊的故鄉罷？

想到了弟弟，韻姊的影子便隱隱地出現在腦筋，漸漸地澎脹。并且，瘦削的，慘淡的，憂鬱的一個印象，又模糊地湧現在我的瞳中。——想到一切，過分的悲傷，使我的一腔熱淚，不能不奪眶而出了。

滴着淚，感覺竟漠然，但很爽快，乾枯了的淚源，也崩潰了幾滴淚。淚的奔瀉，如山地堆積着的牢愁，找到了出路似地貫徹了。

昨天的下午，因了事在陰暗的霾幔之下行經中山路的中段，當我的身賽過擇鄰里的街口，忽的想到韻姊的家便在這裏，心上也曾這樣的堅決，乘便進去探視一下，別來年餘的韻姊；但是當我將要把手在里內九號的門上敲擊的刹那，突然縮回了我的手。「唉！我不願再去撥動她的傷懷！」在我自己的嘆息中，離開了烏黑的兩扇嚴肅的牆門；探聽門內是寂然。

久想去探視陷入了悲傷的潛淵裏的韻姊，在××埠，除了我和她的幾個比較疏遠的親戚外，再沒有可以去探訪她的人了。我，果真是時常地掛念着她，同時她也未嘗不把我作為弟

第一樣地看待的。在情誼上，我有去探視她的必要，在世俗上，也沒有什麼非禮的阻障，因為事實上，我們二個家庭——她的母家我家——的關係是非常之密切的，縱使沒有親戚的姻連。

可是，久圖會晤而不能如願的目的，昨天獲到了一個很好實現目的的機會，却又不得不於心的酸楚中放棄了。這原因，便是爲了突然想起了我弟弟曾報告我的一件事，於是把我整個的勇氣軟化了。

這是弟弟動身北上前的二個星期的某一天的晚上，接到了弟弟的來信，信中曾有關於韻姊的話，他說二天前來××埠時，想去和韻姊告別，所以毅然地到了她的家裏，因爲是中午，她的丈夫D君也在家，還有其它老少男女的許多人。到她家，還是第一次，看到她丈夫的面八年來也是第一次，其實除了在她新婚時曾見過一次外，從沒有碰面過，所以什麼人也沒有一個認識。直到韻姊介紹後，才彼此認識了。D君很客氣，但是彼此之間終覺得彷彿有一條隔膜的鴻溝。介紹時，韻姊的悲傷，不自覺地流露了。啊！很親密的鄰居，竟然連一個姊姊的丈夫也不認識，不必說韻姊會對她自身的遭際感到分外的悲傷，就是我也任憑怎樣，禁不住爲她的身世而哀憐。弟弟又說韻姊見他到來是如何的歡喜，却又如何的淒然，談了幾句問話後，她竟泣然了。中午了，本想在她家裏吃飯的，但是不忍看那旋轉在韻姊眼中的淚，

便決心告辭了。韻姊也不怎樣的強留，雖則她的丈夫似乎很客氣的說是留我便飯，但我壓不住悲感的侵襲，終於固辭了他的感情。臨別時，韻姊說了一迴弟！很遠的出門，望你特別的保重身體！」後，她的頭是旋轉去了。出了門，坐在車上，想着，淚是怎樣流滿了她的面。

弟弟的話，深深地感動了我的創痛心靈，當時，也會在朦朧的夜色籠罩着的校園裏點滴地落了幾滴同情之淚。——夜晚，月色是那樣的淒清，雪樣的月明下的岑寂，孤獨的旅客是最易撥動傷感之哀弦的，抑鬱不知怎的填塞了我的胸膈，泫然的追懷我的過去，過去的生命史上深鑿着的悲歡離合，悵觸了我十年的往事。

韻姊的不幸的遭際，既佔據了我的整個的思潮，韻姊的過往的悲慘事蹟，又歷歷地在我的腦筋中映現了。

韻姊的一生，是灰黯毀損了她的命運，悲哀永駐在她的容顏，傷感永藏在她的心懷；勉強找尋她生命史上的歡愉，那祇有在她婚期將要到臨的短促的期間罷？那知結果竟還是失望，更陷入了悲哀的深淵。

我識韻姊，是在十多年前的一個新春，那時我的父親正在一個小學校做教員，那個小學是在離家數十里路的小鎮上的，因了生活上的需要，我和弟妹們便跟着母親搬到鎮上，住在事前父親替我們租好的寓所裏。當我初次到那個新的家時的情狀，早已在記憶中模糊了；

祇有韻姊最初給予我們的印象，却至今還清晰地使我不時憶起。憶起了，僅僅是憶起了，已夠我的慰安。韻姊的溫婉的招呼，向我的問話，真使我在那時寂寞而異樣的心中感到了分外的慰安；父親和母親是忙着整理室中的佈置，我們兄弟妹都在他們的忙碌中忘掉了，孩子時代的給父母忘掉是感到最悲苦的一件事；我們既已跌入了這種悲苦，韻姊的溫婉的招呼，那能不深深地給予我好的印象。至今僅僅是憶起了，已足使我苦悶的情懷得到了慰安。——但，當我的思緒牽涉了她的身世，那同情的哀憐又湧上了心頭。

我家和她家同是那房主姓徐的房客，我們的母親和她的母親既是很談得來的，兩家的過從無形便漸漸地密切了。我那時祇有八歲，一切人世的喜憎在我腦袋中絲毫也沒有產生，我祇覺得韻姊是一個很可愛的姊姊；爲什麼我愛她，那也不能答，因爲我覺得她的可愛便愛她的。如其定要提出一點，那末，大概是她的溫婉太感動了我的心罷？

韻姊那時是十七歲罷？因爲有一次她的母親把關於韻姊的婚姻和我母親討論的時候，我曾聽到韻姊的年齡。姊姊對弟弟的愛護是無微不至的，韻姊沒有弟弟，也沒有妹妹，所以把我們兄弟妹都當作她的弟弟妹妹樣的愛護，其實，即使她有親的弟妹，她的豐富的情感對於我們幼小的孩子也會同樣地愛憐的。

母親時常說：「韻小姐！你這樣的寶貝遷和迴，但不知他們將來把什麼報答你呢？」

面又對我們說：「遷兒和迴兒！你們長大了，不要忘記韻姊才好！」我們祇是笑，韻姊也祇是笑，有時她也奏上幾句話：「遷弟和迴弟真可愛，但我是不懂什麼的。」

韻姊的父親，我們從沒有見過，好久以後我問母親：「怎的韻姊的爸爸不回家的，不是死了麼？」母親便嚴肅地禁止我的話，「不許這樣說的，韻姊的爸爸在外邊做生意？因為忙，不回來，不久便會回來的。以後不許再隨意多說了。」從此我便不敢再問到韻姊父親的事，但我的心中却永遠是深沉地懷疑着。

直到後來，我才從韻姊的報告，知道了她的父親的一切，怎樣的赴外經商，怎樣的一去不回，怎樣的音訊全無。在起初的幾年，她的母親於無可奈何之中，求神拜佛地祈禱着神明的幫助，把她的父親從渺茫的流浪中送回，但效果始終沒有發現；近幾年來已不再那樣的熱烈地希望了，已沉沒於絕望的深淵。韻姊說時，是那樣的悲哀，是那樣的失望，我的弱小的純真的一顆心，竟也蒙上了一層黯愁的薄幕。

從此，我對於韻姊的愛仰外，更加上一層深切的同情。

我們的家鄉，十幾年前，外邊的文明空氣還沒有來潤澤，灰色的腐舊社會依舊是懶洋洋地在延續；這延續中的腐舊社會，迷漫着的封建勢力之下，埋沒了無數有為的男女青年，斃了無數青年的熱情與純潔。韻姊便是這種社會裏的一個犧牲者。

韻姊是聰慧的，書本對她也有特殊的興趣，可是當時我們鎮上的社會思想，那裏能容許一個「黃花閨女」和男孩子一樣地跑進學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屁話，說來也慚愧，還支配着任何的人們；名爲腦筋最新的小學教師們的腦袋，這種思想也還沒有肅清。小學裏整百整百的學生中，是不能找出一個垂髮辮的女孩兒的；韻姊雖則好學，縱使家庭經濟力量也能擔負她的學費，事實上，決難這麼爲人驚異的破例去進校的。

據韻姊自己說，她的好學的心是那樣的熱烈，但她熱烈的心終於在不可能的環境中墜入了冰窖，這種苦痛，她說在她十七年的生命史上最痛苦的一頁。

我和弟弟那時同在我父親任教的那所小學裏唸書，八歲的我是進了三年級的下學期，六歲的弟弟是進了一年級的上學期。我們在搬到了鎮上的一星期後便跟着父親入學了。那是一個好鳥正囀着清脆嬌婉的歌喉，在帶着青春的盛裝的柳頭唱着情曲的清晨，我們兄弟二人各個穿上了一身新的衣服，父親爲我們新買的二隻書包也掛上了我們的肩頭。笑容堆在父親和母親的面上；韻姊的母親也在抑鬱的容顏展着微微的笑靨。祇等父親吃過了早餐，我們便將開始我們的上學了。

這時，我發現韻姊沉默地呆立在一邊，她的面部的表情，顯然喜與悲的矛盾心理在激盪，「韻姊啊！我深深地瞭解你的心！」這語我自己在心中這樣地在叫喊；我是十萬分悵

然。

「遷弟！今天是你入校求學的開始，也是你一生事業的基礎工作的動工，希望你好好地用功，你是幸運的男兒啊！」當我走近韻姊的身前，還沒有開始我的話，她已把懇摯的勉勵給了她的弟弟——我。她的自傷，暴露着不能掩飾的了；我想，這種傷感在一般好學的女子中是最普遍的罷？

「韻姊！我牢記着你的話，永遠密縫在我的心，我的腦。韻姊！我決不辜負你的期望。」不信我自己，當時竟會這樣肯定的答覆韻姊。——唉！我現在是否已實踐了我的話？

「我希望你能這樣！不中用的我，女人是沒有希望的了。」她的話分明是過分的頹喪。父親已吃完了早餐，并且已洗過臉，什麼也整理好了，我們便跟着他上校，母親是帶着慈祥的笑容叮囑着我們，韻姊的母親和房東的女主人都稱讚着我們弟兄的乖，我的心是怡然地滿足。可是，當我回頭看到韻姊羨慕而失望的表情，我是不覺地黯然有感。

因為韻姊給我的影響太深，有一天，我便告訴了父親，把韻姊的熱望求學而不可能的苦衷。父親的腦筋是比較地新的，祇也迫於環境，不能打破牢固的陳腐的因襲觀念；但他極願意幫助韻姊學業的自習。我把父親的意思轉達了韻姊；不久，每天晚上，母親正忙着洗滌筷碗的辰光，昏昏的煤油燈下，我們弟兄二人在一邊溫習，韻姊也在一邊聽着父親的指講。

父親的事情是異常地忙的，課卷一疊一疊地推在桌上，在疲倦的教課後，還須一字字一句句地去批改；小學教員的生活是異常地勞苦的，雖則他是很願盡力指導韻姊，但所謂盡力，却祇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制限中的時光與精神。然而敏慧的韻姊，她所獲得的成績，真是出乎我們的理想之外的。——父親時常嘆息地說：「韻小姐可惜是女子，否則真是一個人材呀！」母親也常時說：「可惜韻小姐比遷兒長了十歲！」母親的話，我的童真的心也會浮起一些莫名的惆悵；父親的話，那末更使我重重的懷疑堆起了，「難道女子是不能有所作爲的麼？」

這樣的生活繼續了半年，韻姊的學問有了很好的成績，我們兄弟得到她賜予的愛慰，更是罄竹難書我的感激。

就在這年的下學期，父親脫離了那所小學，去××埠的一個機關裏擔任書記的職務了。韻姊爲了這，我曾看到她的悲傷的臉繼續了許久的時光。但當我和弟弟在燈下溫習的時候，影子往往會變成三個，因爲韻姊依舊披着她的書常來埋首鑽研；慚愧的我，居然承她的垂詢而時時把我的所知解釋她的疑難了。

直到我和弟弟在三年後的秋天，離家來××埠升學中學的時期，我們一向維持着這樣的生活。

我們來了××埠以後，韻姊的生活怎樣，很隔膜的在我們；但偶然放假的時候回到家，我的觀察，覺得她的生活似乎比以前有了些歡愉的痕迹。希望的光明在她的流露之間可以看出。因了這，我的心也就稍稍地爲她而展開了，雖則究竟什麼把韻姊從傷感的潛淵中提出，絲毫也得不到影蹤。

許久後，母親把韻姊的婚期當我回家的時候告我後，我才隱約地猜想到韻姊近來情懷活躍的原因。母親又告我韻姊的未婚夫是一個中學校的畢業生，現正幹着教育的生活，韻姊的母親對於這婚事是很爲滿意；韻姊雖是沒有表示，但看她近來的笑痕常展揚在雙頰，可知她的內心也是非常之喜悅了。——這種消息，當然我是應該爲她祝賀的。

然而，我的心却不知爲了什麼？在過分的喜悅中，反而浮動不吉之預感，韻姊情性的溫和和婉，韻姊志趣的高尙偉大，這確能滿足一部分青年人求偶的理想。但，自命爲跑在社會前面的中學畢業生們，當代的形式文明早已麻醉了他們的心，過渡時期的犧牲，卽有偉大的意義，也是誰都不願意忍受的。韻姊在外表上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呢；學校沒有進過，真未曾受過近代的洗禮，那倒還是小事；祇是一雙三寸的金蓮，縱已放，也是怪難看的，所以結婚後的生活是怎樣，我實在不敢預卜。——不過。聽說D君——韻姊的未婚夫——是一個「老成」的少年人，我的疑慮便無形間漸漸地淡漠了。

韻姊便在那年的秋初出嫁了。喜期我沒有參加，因為學校的規則太嚴緊，不便請假。但我想，她內心的歡愉定在爲了她自己的幸福的前途而雀躍。

婚後的韻姊，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才重見，D君也就是在那次見了一面。韻姊的溫婉和前一樣，不過平時深沉的愛鬱表情已杳然地換上了輕淺的笑容。她對我的撫慰，對我的談話，因此更能把滿足樂意裝進我的心。

她倆夫婦間情愛的熱烈，是無處不形容着，不知是我的幻覺，還是確實是這樣。總之，那時我竟懺悔我的妄斷，韻姊並不如我猜想中的給幸福擯棄。

一面是爲了學校裏功課和其它活動的羈縻，一面也爲了隔離後的少於接觸，漸漸地，以後，關於韻姊的一切，不再是從前那樣的盤据着我的心了。況且，最高貴的幸福之神已張着雙翼衛護着她全部的生活，這也可安慰了弟弟的心了。

二年之後了，那正是我升進高中的第一學期，雙十節我回家，韻姊確也回來了，我是很快活。隔一天，我的母親特地備了幾隻菜，請韻姊吃飯，她的母親也來了。快樂在我的頭上迴翔，歡笑的音聲纏繞着飯室，我陶然着了。

母親在飯後對我說，韻姊已於這學期進了華城的其慧女子職業學校，我竟快樂的跳了起來，我真要直奔去詳問韻姊在學校的狀況。可是，我的熱烈的高興，終於給母親一桶冷水似

的話突然地灌熄了：「遷兒！韻姊和D君的感情很壞呢！」

「那末，韻姊怎麼會讀書的？她讀書的費用不是要D君供給的麼？」

「所以不懂！……但，D君除了在新婚後的第一年來過三次外，一直就沒有來。並且，你看，韻姊也不如過去那麼的表露着愉快了。」

母親的話，才提醒了我，用飯時的韻姊雖是浮現着笑的容痕，但愁絲也隱約地展着。

韻姊不願把她的不幸來感傷我的心罷？我們的談話，祇限於彼此學校裏的事情，她的家庭，她的丈夫，偶然有提到關於他們的事，她總是輕輕地用別的話來撇開了。

祇進了學校二個月的韻姊，對她的學生生活很明顯地感到十分濃郁的興趣；她夢想了許久的學校生活給了她一個滿足的實現。

那年的寒假，韻姊回來了好多的日子，不過D君是沒有同伴來。她把她學校裏的成績報告單給我看，我真驚佩，她的品性，她的學業，都獲得了很好的批評。——然而品性下的「誠樸謹厚」這個優評，唉！恐怕就是為 Modern Boy 所厭棄的，沒有具備 Modern Girl 的時髦漂亮的缺點罷？

就在這個寒假，韻姊僅僅的一個學期的學校生活便中止了。這時起，韻姊夫婦間感情的破裂是刻露地明顯了。我又從母親的談話中知道，韻姊的丈夫要她去讀書是有險惡的用意

的，並非爲了要她獲得學識，也不是希望她變成一個形式上的現代女子，他祇是想利用這機會來解決他倆之間有了裂痕的夫婦關係。那是將要放寒假前三個星期一天，那校裏的幾個教員把D君寫給他們的信給韻姊看，信中是說的要他們勸導韻姊瞭解離婚的真義。並且發表一大篇的議論，說是現代的婚姻的基礎是需要愛情啊！沒有了愛情便不該勉強去維持夫婦的關係呀！況且男女離婚以後都能獲得自由婚嫁的權利呀！嘮嘮叨叨的一大串，無非是慫恿韻姊的同意離婚；然而離婚後的道路，却絲毫也沒有提及。啊！一個未曾經歷過重大事件的韻姊，那能抵付這樣的一種非常的手段？女子到了刺激太深刻，事情沒有辦法的時候，淚便會由酸楚的心田湧出，試問韻姊是怎能去抵付這突然的禍災呢？韻姊在無辦法中盡情地哭了，祇她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不幸的遭際，更助長了她的悲哀。哭，是無益的罷？可是，除了哭，又有什麼方法來解決？

最後，這個重圍的解除，還是幾個比較明瞭韻姊的身世的同學給了她很大的幫助。教員們便鳴金息鼓地收了兵。

其後，韻姊便輟了學，她倆夫婦間的感情也更形險惡。但，D君在背後雖是盡己之力希圖辦妥離婚的事件，對於韻姊的對待那末還是以前樣地謙恭。絲毫也沒有傲慢，絲毫也沒有冷酷。祇是夫婦間的情愛彷彿已埋葬入荒涼的枯墓裏了。

然而，離婚的炮彈雖沒有爆發，半死不活的家庭生活却從此開始了。——寶貴的青春呀！從此披上了灰黯的衣裳。

自後，到今，笑容沒有舒展在她的漸漸地瘦削，慘淡，憂鬱的容顏。偶然助着別人的興浮動她的笑靨，但那是怎樣的勉強？怎樣的痛苦呢？

——這樣的生活是磨損她和他的身體，毀滅她的偉大意義的。

我時常這樣想。

她倆愛情的破滅爲了怎？我始終沒有明白。可是犧牲在過渡時期的女子，是不僅「車載斗量」的多着。韻姊是其中之一個罷？

不自然的婚姻，往往種下醜惡之果，她倆的婚姻也許是這麼不自然地結合的罷？但，新婚後愛情的熱烈地流露，D君的對於韻姊，確有相當的愛，是可證明的。

事實既已擺在面前，破鏡重圓那是夢想似地渺茫的了。我始終認爲這是雙方最痛苦的事，沒有愛情，沒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因此，我曾有堅決的主張，請我母親貢獻給韻姊，希望她接受D君的要求，解除了已爲愛神所擯棄的夫婦關係。

然而這個貢獻並未發生效力。——至今，韻姊已完全給生活榨盡了僅有的精血。我想，她的心也定已隨着她的容顏同樣的毀損，同樣的衰老了。

我不忍厚責韻姊的沒有勇氣，我也不忍厚責D君的忘記恩情，我祇痛恨社會的殘忍與暴虐。——他倆都是給猙獰的社會巨輪所輾壓下的犧牲者呢！

社會上的一切苦味，我會舐嚐，用我自憐的心情，深深地向她倆表示同情。

溫婉的熱情的韻姊，冷酷永遠支配了你的命運；短促的生命史上，幸福祇有在幻想中點過了一會頭。幻想終於實現，又終於破滅了。

十多年了，一轉瞬又十多年了，韻姊一直在灰黯的命運中度着她灰黯的生活，沒有愛，也沒有熱。

我時常因了自己不能慰人慰己的遭際而想起韻姊，同時又因了韻姊過於感動人的淒慘而撥起我的悲哀；祇有哭，曾解決了我的牢愁。

母親的話，我是不敢從記憶中發現，可是「遷兒和迴兒！你們長大了，不要忘記韻姊才好！」這話，音聲還繚繞在我的耳際，我又怎敢忘掉？但是啊！「韻姊！你的怯弱的弟弟們，又有什麼力量來報答妳當日的恩情呢？」

舊夢不值得我的回憶，現實的心情又怎許我來留戀？淒清的月下，想起了跑上了流浪之途的弟弟，連繫地想起了跌入了悲哀的絕淵的韻姊，自傷傷人，禁不住勾起了韻姊的故事。悲慘的故事。

我，竟潮汎似地推上了漠然的悲哀。

二十九年「五九」晚上。

密絲朱的頭銜

陸魯一

時間毫不替人們作想，又飛快地過了好幾天，離××會改選的日期，僅僅只有三天了，現在。

××會據說是建設在全縣婦女身上的，並且也是全縣婦女最高的權力機關，這次改選，關係自然是非常重大；但是，從整個的婦女社會上來說，却沒有幾個人加以注意，農婦工婦和商婦們不消說都是不聞不問，便是平素喜歡管閒事的女學生，也不當作一回事的。

不過，這對於如密司朱一般熱中××會的人，倒好像一個生死存亡的關鍵，千鈞一髮不可放棄的難再的機會；隔離改選機會一天比一天近，她們的神經便一天比一天緊張，心緒也一天比一天煩燥，——完全是被一種不知名的東西牽繫着，連在夢中，都常常會由一些因思慮過度而幻想出來的種種不利的消息所驚醒。

密司朱是一個中學畢業已久的二十五六歲像貌並不漂亮服裝到很入時的女子，是一個恰

恰處在新興舊之間的典型人物，是一個盡力于××會有四年這麼久的忠實份子。自從去年這個小縣城裏××會成立以後，她便拋棄了在上海的不十分舒適的生活，而回到這別來已久的故鄉，想到××會內取得她犧牲了四個長年的精力的酬報。不幸她回來時已經也太遲了，沒有多大的時間給她作一種在選舉前的預備工作，結果那位唱票員嘴裏，喊到她的名字僅僅只有一次。

失敗了一次的密司朱。這次是用一種猛虎搏兔的力量來從事的，是不惜背城借一，勿論如何都得要當選的；所以她近來，差不多有二十多天，忙碌得幾乎沒有一刻鐘的閒暇，人也因為這種緊迫的操勞瘦了許多。

在這小縣中，或者可以說是這世上，關心她的，只有一個母親了。近來她的現象，使作母親的最先是憂愁，次而是傷心，末了是過意不去；在兩三天以前的夜裏，兩三點鐘密司朱已睡在床上以後，她坐在床前，流着淚說了許多勸解的話，又委曲宛轉地找了一些引證，來證明她的「不必定要當選」的主張有理。

但是密司朱，却輕輕地拿「你們已失去時代的老年人，曉得什麼？」這一句話，擊碎作母親的一團慈愛的胸懷；把頭側向裏面掩在被窩裏睡去，第二天早早地又出外找尋與這次改選有關係的人去了。

昨天有人替她計劃了一下，說是應當在事前祕密地請請客；客人當然是那般有把自己名字寫到選舉票上去的代表們，雖不一定全部都請，至少也要請到三分之一。而且爲了避免嫌疑起見，自己是不能出面的，最好請小宋作代表。理由是：小宋和蜜司朱往日還算有點感情，一定肯幫忙，他在縣城中，也有點小名望，代表裏面又多是他的朋友，一二十個人的面子，是可以拿得穩買得到的。

爲了這個建議，她狐疑不決地想了一夜。事情是平鋪在她眼前，本來不必費什麼思索的，只要她肯去找小宋，小宋沒有不答應的，這樣，二十幾張票子是和捏到手裏一樣靠得住。找小宋，爲了達到目的，爲了得到××會委員的光榮的頭銜，她當然不會不願意。

可是四年前的事，却勾上她的心頭來了，因之她認爲不得不仔細想一想；萬一他不承認從前的感情，推託不理，這又不是絕對不會有的。免得後來懊悔。

四年前她和小宋倆個，曾經對搭演過這麼一幕趣劇：那時她還在縣城裏面，由於金錢的逼迫，不得已的到縣立一小裏作一個月支十塊大洋薪水的級任教員，小宋便是一小的校長，是心高氣奧有爲的青年中的一個。像一塊磁石似的，她到校裏不到一個月，小宋便被她吸引到身邊來了。每天，他差不多都在追隨她的，只要有了機會，雖僅僅一分鐘，小宋也不肯輕意放過。表示欽佩，表示親密，表示種種沒理由的款款；終於在快要放暑假的前幾天，一個

黃昏的傍晚，一面望着院中突然襲來的狂風雨，一面小宋對她表示出最後的意思來。

那時，小宋吞吞吐吐地說：「密絲朱！我愛你！你愛我嗎？」

久已現出厭惡神氣的密絲朱，聽了這句好久好久料到會有的話後，一聲不響地轉身就走，離開休息室走到走廊上，小宋也跟隨到走廊上，由走廊進了一間教室，小宋又跟隨到教室，末了由教室避入她的寢室，並且碎地把門關上，那知小宋仍跟隨來了，推開門撲地一聲跪下去。

——密絲朱！我愛你！我愛你！愛我罷！朱！親愛的朱！求求你也愛我罷！

——不愛你！不愛你！愛不愛是我的自由，怎麼可以免強得來的！客氣點我請你出去，請你在一分鐘內出去！

他膝行向前兩三步，拉着她的手。

——愛我罷！朱！

密絲朱猛地掙脫了手。怒氣衝衝地說：「出去！限你在一分鐘內出去！」

——我……我……

——滾出去！卑劣的東西！再不出去，我就叫起來了！滾出去！

——我……我……

——我不愛你怎麼樣呢？

小宋含了兩眶淚水，怪可憐地從地上爬起來，惘惘地走了出去；第二天她也辭了職離開學校了。

這，雖然已是四年前的事。雖然小宋已結了婚，但他或許還記在心裏吧？當初是小宋那樣需要她而她拒絕了，現在她却這樣需要小宋，難道小宋就不會拒絕她嗎？或者她拿一種對付男人的手腕來，小宋也許不致拒絕，不過假如他提出一種要求，一種男人向女人慣常的要求，又怎麼辦呢？答應固然是不可能，不答應，小宋怕要生出反感的吧？若是小宋不但不答應她的請來，更另外設法破壞，那麼事情不是更弄糟了嗎？

但是除了小宋，另外還有什麼人呢？除了這一個方法，還有什麼較好的方法呢？

爲了××會委員，這一個光榮的頭銜呵！唉！……

二

第二天下午五點多鐘，她在一小休息室裏見了小宋。小宋似乎有點驚疑，似乎又有點慌張，帶着一種不安的態度，和她談了好一會閒天；她在每一句話裏，都露出一點來此的意思來，小宋只是噫噫地應着，有時或者迸出一個「哦！」字。最後她委宛地說出請求幫忙的話

來，並且表示非常歉意和感激；小宋却取出紙烟，說：『請原諒我！密絲朱吸烟的吧？』

——吸是不會吸，不過吸着玩玩却可以的。

一面回答着一面接過小宋敬的烟。小宋替她燃了火，自己也燃了一支。

——想起來真慚愧，雖是已過了四個整年了，但是回憶起來還和昨天的事差不多；那時不怪密絲朱要生氣，要叫我滾出去，我實在是太無意思，太不自量了！

她是不安地臉紅起來，小宋停住了，吸了一口烟。

——那時我完全著了魔似的，密絲朱！不知怎麼一來，我的情感一天一天高漲起來，只要一分鐘不看見你，就不舒服，似乎心裏有什麼東西，一刻不停地鼓動我向密絲朱表示我的愛慕；在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不應該有那種夢想，自然資格方面我是太差了！理智雖是極力厭制，厭制高漲的情感不使決口，然而沒用，我終於忍耐不住心胸中那般熱力，於是便有了那次的醜態發生。

小宋又停住了，吐了一口長氣，接着吸起烟來。

——已經過去的事情，還提起作什麼呢？

——現在提起來，當然沒有第二個意思了。不過那次事後，我幾乎發狂般地好幾天好幾夜都不安，想到府上去謝罪罷，又怕密絲朱誤會見怪，再叱罵起來，所以終不敢去，現在既

然蜜絲朱自己到校裏來了，想必不記前愆，因此再提起來說說明白，請蜜絲朱原諒！

——不過那時我的態度也不大好，也要請宋先生原諒的！

——蜜絲朱素來很審慎的，當然不會有不大好的態度；原諒不但無從原諒起，而且也是不敢當的。

——唉！這些過去的事情，還是不用再提起罷！

——真是，我這個人未免太糊塗了，剛才蜜絲朱已經說過不必提起，我還是這樣嚙裏嚙嚙說下去，就是蜜絲朱不會叫我滾出去，心裏也要不高興的了。

——現在都不會的，宋先生既然歡喜說說，那麼說下去好了。

——蜜絲朱這樣大方的態度，真使我吃驚！若是拿從前和現在比起來，實在像兩個人了；這大概是這四年當中，在外面受環境影響的原故。其實男女本來沒有什麼分別，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更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即以求愛這一個問題來論，也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現象。至於愛不愛這的確是各個人的自由，不過求愛的人對於自己，以先必定是存了一種欽佩與敬慕的意思，自己不愛對方，這是可以的，但是只有婉言謝絕，不大好驟而加以叱罵的。這一點，蜜絲朱大概也認為對的吧？

——譬如現在，我還是想向密絲朱求愛，當然這不是夫婦之愛了。現在我想向密絲朱請求的，是友朋之愛，——是法國男女間常常有的一種曠友之愛，密絲朱會不會應許我呢？

……

——這當然是我個人方面的意思，而且還有一點我也得聲明。自從密絲朱離開學校以後，我的父母就託人代我尋找所謂妻子，我又處在這舊禮教的圈子裏。自然是無力反抗了，終於和一個姓方的女子結婚。我和姓方的那個女子，在結婚那天以前，大家誰都不認得誰，誰也不明白誰，像一對木頭人兒似的，被人拉到一塊；不消說我對她不會生出什麼情感來，除了到不得已的時候，我都是仍就住在校裏的。在校裏，我是想極力保持密絲朱在校裏時的原狀，休息室裏你所歡喜靠靠的靠椅，你看，還在不曾移動過擺那邊窗下，院子裏一株常常使你停留相對的粉紅薔薇，也還在東粉牆邊生長發花，你所起住的那間寢室裏，你親手佈置的一切，更是維持從前的原樣子，一件件臨行時匆促遺下來的玫瑰色的旗袍，本來想送到府上的，後來終於拗不過情感。便學密絲朱的樣，把牠張掛在牀架子上。這些，都和你在這裏時一樣，就中所不同的，即是校中房屋太少，沒有其他的房間給新請來的教員去住，而我又

不願另外的人住進去，後來在無法中想到一個辦法，便是由我搬進那間神祕的地方去了。密絲朱不要笑，的確的那間房在我覺得是十分神秘的，每天夜裏，我把自己關在裏面，在那張

斜擺着的桌子跟前坐坐，在那張籐椅子上面躺躺，或是在床前走走，於是心裏便不知不覺地生出一些玄想來；及至睡到床上，玄想是更多了，想，想，想，每夜差不多都得到兩三點鐘才能睡覺。我是何等的希望你來喲！密絲朱！有時我想等你來了，我定引你到休息室裏來，指着靠椅對你說：你看，這張怪可憐的椅子，在等你去靠靠哩！引你到院子裏去，指着那株我感到已黯淡的薔薇向你說：你看，沒有你來停留相對牠都快萎謝了哩！引你到從前是你的而現在是我的那間寢室裏向你說：你看，自從你離開牠以後，牠是何等單調，何等無生氣啊！籐子，等你去坐；籐椅，等你去靠；衣服，等你去穿；牀，唉！可惜已被我佔去了！不過，你看，牠還是你親手佈置而未會移動過的哩！現在，你是來了，那麼我們去看看吧？

—— 唉！已經過去的事，還是不用提起罷！我今天來看宋先生，也不是爲了這些的。

—— 這樣，顯而易見的是密絲朱肯原諒我了，這當然也是免強不來的。密絲朱上次說過「我不愛你怎樣辦呢？」一句話，這次也可以說「我不原諒你怎麼辦呢？」的。不過假若密絲朱不肯原諒我，那麼密絲朱多少都和我有點仇隙；爲了朋友，莫說是幫忙，便是犧牲性命，也沒有什麼問題的，不過對於仇人，中國人似乎沒有如此大量！

好久有了「走」的意思的密絲朱，這時咬了咬牙；然而仍沒有起身，只心裏想：「爲了……唉……」

——宋先生有什麼要我原諒的呢？若說是四年前的事，那本來是我一時的偏見，得罪了宋先生，這剛才已經請求宋先生原諒了！再說，我們是好多年的老友了，對於宋先生，我心裏實在也是很欽佩敬慕的，就拿今天來拜託宋先生這一點，已經是大可以證明了；若我們不是曠友，不是素來十分親密的，我也不會來了！不要說宋先生根本沒有什麼不是處，就是有，我當然是明白宋先生的性情的，不消說是絕對不會記在心裏；只要宋先生肯原諒我那次的魯莽，我已是滿足了。

——既然密絲朱這樣說，那麼我們中間當然沒有什麼隔膜的了。好，我去叫校役預備幾樣菜，吃過飯我們再談正經事罷。

三

天漸漸地黑下來了；密絲朱伴着剛才吃了半斤多酒有點微醺的小宋，經過星光明着的院子，到那間有神祕性的寢室裏去，似乎因為週圍的黑暗，似乎因為正要去的地方引起一點悵惘，又似乎因為小宋先前的態度而心裏有點憎恨，一面走一面看看天空，看看四面，不知不覺地低微地嘆了兩口氣。

連呼出來的氣息裏，都有了酒意的小宋，這時在密絲朱的印象上，好像一個怪物，又好

像一匹羔羊，是十分不容易操縱的。比如先前小宋那種輕裏帶硬，硬裏帶輕的態度，明諷暗諷句句逼人的字句；那時密絲朱幾乎把肚皮氣破了，假如不是因為來此的任務的重大，不是因為有既把意思說出就定要作到的必要，她早已和他鬧起來走了。鬧起來，她當然不會怕什麼，而且到後來也只有小宋失敗的，若不是有這兩個原因的話。

現在終算好了！在表面上，小宋雖是藉勢征服了密絲朱，可是實在呢，小宋却投降了，投降密絲朱替她作奴隸了！這不消說是密絲朱放出某一種手腕來所收得的功效，小宋到底變為隨意指揮的羔羊了。

進了寢室，小宋讓密絲朱躺在藤椅上，先是敬烟敬茶，後來灑了幾滴香水在已盛有熱水的臉盆裏，擰了一條新毛巾遞給密絲朱，末了他自己才略為洗了洗，端了張櫥子，坐在密絲朱身邊，相隔僅僅只有半尺那麼遠。

——朱！我有點醉了！

真真奇怪得很，僅僅吃了一頓飯，小宋已忘却先前的憤激，而且消滅了一切的敵愾，而且竟敢非常親密地簡單地稱起朱來了！

——僅僅半斤酒就醉了嗎？我讓你來躺躺好吧？

——不要，不要！這張藤椅與你別來已經很久很久了，今天你應該多多和牠親近親近才

行哩！

——但是你醉了，坐着不大適意吧？

——醉？沒有，沒有，半斤酒怎麼會醉了我；何況酒落歡腸格外歡，今天我不會醉的！

朱，親愛的朱，我是被你的美麗陶醉了！

說着話的小宋，身子是不停地在一俯一仰着的；每次俯向前去，膀臂便接觸了密絲朱的。這時，他興奮地拉起密絲朱的左手，按到嘴上胡亂地吻了好一會。

——朱！親愛的朱，我被你的美麗陶醉了哩！

——哦！……我所託你的事情，不要忘記了啊！

——那怎麼會忘記呢？現在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自己會把自己的要緊事情忘記嗎？放心罷，我的朱！

——那麼我要回去了，已經快九點鐘了吧？

——沒有九點鐘，此刻最多不過八點半，等會我送你回去好了，何必這樣急急呢？現在我固然不能要求你留在這裏，但是多坐一時總可以的吧？

——可以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再遲下去，母親在家裏要不放心了，所以我現在要回去。再說，以後我來的日子多得很咧，多坐一時不如多來一次好吧？宋……宋哥哥，這一

點你還不明白嗎？

——明白，明白！那麼你再准許我一次吧？

——……

小宋像一條餓狗似的撲上去，圍着密絲朱的項頸；身子是壓攣着的，臉孔是漲紅着的，嘴吧和在密絲朱的嘴吧上，一分鐘，兩分鐘，……十分鐘，終于被密絲朱推開了。

——你這個人未免太饞了，氣都把我悶得透不過來。好，我回去了，事情不要忘記啊！

明天就在得意樓罷，那邊菜做得好一點，地方也大些。明天夜裏我再來看你，再見！

——等一等，朱！我送你去！

——不要送了，外面並不怎樣黑。

——不，我在路上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哩！明天的事，也有一兩點得和你商量商量。後天不就是改選的日期嗎？時間已是非常緊急了，現在我就去找找人罷！

四

三天後，報紙已把這次××會改選的結果披露了。第一名便是密絲朱，共得二十五票，以最多數當選為委員。

這天上午，還不到十點鐘，密絲朱坐了一部簇新的紅色包車，車鈴踏得不停地響，到一些有關係的地方去拜客；攜着一個黑色皮包，皮包內塞着十幾本書，和一盒昨夜印刷所裏趕工印好的有銜頭的名片，漲得凸出來了，而且顯出一種了不得的神氣。

(留)

無涯之路 (續)

張真平

(五)

從 Paul Beaw Theatre 出來，已經是滿街燈火了。

「校長，謝謝你了。那末，我回家去了。」

篠雲剛從戲院出來，站在門首大理石的石級上，這樣地說了後，向着漁光鞠了一鞠躬。

「就要回去？還早呢。餓了吧。到什麼地方吃一個晚飯去吧？」

漁光說到最後的一句聲音也有些顫動了。爲社會地位，爲專門學問，耗廢了大半部生涯的他，到近來才感覺到人生的悲寂了。

「自己的青春，——否，即連自己的壯年——都空度過去了。一般戀愛小說裏面所寫的所謂愛情到底是怎樣的滋味，自己還沒有嘗過呢。噫！」

漁碩士一個人常常這樣地長吁短歎過來。

他的夫人漁太太和他原是無一面之識，只是由明媒訂婚而至于結婚的。但他總算是漁碩

士的賢內助了。事實上，她也有相當的智力和經驗。尤其是她所特有的那種男性的氣魄。她的內助力量——在家裏監督丈夫，管理家計，都是井井有條，——固然收了相當的效力。但是在外面的社交上，外觀是交游廣衆，至事實上却得罪了不少的人。所以她對於她的丈夫，至多也只能說是功過參半。

本來作人妻的條件，並不是單具有男性的氣概或管理家計井井有條便算夠了的。自生了女兒後，漁光對於她的夫人更加感着一種不滿了。最初他想要以道德力來壓抑他的對妻不忠實的種種思想。同時也想盡力地去啓發這個在精神的修養上有缺憾的夫人之智的眼睛。他想，這當然是做丈夫者的任務。但是，這些努力在他，終於絕望了。自認識甘篠雲後，更顯出他的夫人的荒愴和醜陋。同時對於篠雲也感着一種，——大概和一般摩登青年所感覺的又有些不相同吧，——奇異的心的鼓動。這明白地不是師生的感情，也決不像父女的感情。對於倫理和心理有十分研究的漁光，對於這種奇的感觸，也無從下他的判斷了。

他想對於自己的女兒的愛情可以譬之以對學問，名譽或社會地位等的觀念。至對於篠雲的愛情實在是像對於美術，音樂等的憧憬。總而言之，漁光之愛篠雲，實在比愛他的女兒強。在他，到了現在的心境，寧可不要他的太太和女兒；但是若一天看不見篠雲，他便會感着一種孤寂了。

到了近來，這種奇異的感觸竟變爲一種慾望在他的生理上表現出來了。連年老的他也不敢否認他的這個慾望了。他正在焦急着想，要以怎樣的方法才可以佔有篠雲的全部。假如有另一個男性想覬覦她，或追求她，他即以那個人爲敵，亦有所不惜了。

在篠雲方面也不是全無感覺。

「看校長近來對自己的態度，莫非……」

但是她才感着雙頰有些發熱，忙又自己打消剛才那種無聊的想像。

「沒有這回事的。不要瞎猜了。校長是五十歲前後的人，比自己大三十多歲。……那有這樣荒唐的事！」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篠雲覺得自己從前以爲是瞎猜的不見得怎樣是瞎猜的了。他在電影院的那樣爲老不尊的態度，和當批評影戲的情節時借題發揮的那些說話，叫她現在一回想起，也要週身發慄了。

「你看那個女優怎麼樣？」

漁光指着幕上演扮卡秋霞的女明星問篠雲。

「真表演得好。扮演 Hester Prynor 的也是她。……」

「啊你看過 Scarlet Letter 的電影？」

「……………」

篠雲點了點頭。

「她是專扮演秘密的戀愛，——脫軌的戀愛的女角的。是不是？」

（未完）

自然主義的文藝批評

毛秋白

自然主義的文藝批評，是以科學的態度批評文藝的批評。滕 (Hippolyte Taine) 在藝術哲學 (Philosophie de l'Art) 中說，他研究藝術的方法的出發點便是承認藝術品不是孤立的東西，所以要研究這作品所根據的，可用以解釋牠的「全體」。

第一步，藝術品各是一個全體就是從屬於這藝術家的作品的全作品。某藝術家的種種作品，好像同一個父親生出來的幾個女兒一樣互是近親，有顯著的類似。個個的藝術家有某種獨有的樣式貫通着牠的全作品。若是畫家那麼有他獨有華美的或暗澹的色調，有他自己所愛的高尚或卑俗的類型，獨有的姿勢構圖法乃至技巧濃淡，塑法彩色等。若是文學家那麼或以描寫暴戾的人物爲得意，或以描寫溫良的人物爲特色。情節或是複雜或是單純或是擅長悽愴的大團圓或是擅長滑稽的大團圓，一直到文體的強弱語彙等都看得出作家的特色。這是極真實的，若有見識的讀者把沒有署名的大家的比較優秀的作品，是給他們看，他們殆乎能確實地斷定這作品是那個藝術家作的。若是他的經驗富豐感覺銳敏，他還能斷定這藝術品是這藝術家在生涯的那一個時期作的。

這是藝術品可被還元的第一個全體。

再把藝術家自身與他所製作的全作品一併考察起來，這又非孤立的東西。這裏又有一個全體。這藝術家包含在這全體之中。這是比藝術家自身更大的全體，或是同地方同時代的藝術家的流派，羣——這藝術家所屬的——。例如一見好像是從別個世界落下來的隕石一樣，從天上降下來的奇蹟一般的Shakespeare的周圍，可發見Webster, Ford, Massinger Marlowe, Ben Jonson Flechter, Beaumont 等與他以同樣的文體精神創作的許多優秀的劇作家。他們的劇與Shakespeare的劇帶有同樣的性質。他們的劇本裏有一樣狂暴可怖的人物有一樣血腥氣的突然的結果，有一樣急激狂亂的煩惱，有一樣雜然的晦澁誇張絢爛的文體，有一樣的田園自然的優秀的詩味的感情，有一樣溫柔可愛的女性的類型。現在只有Shakespeare個人發光輝，別的作家有被他所壓倒的傾向，但是要理解Shakespeare不得不把這一羣的藝術家一併考察。

這是第二步。

這是藝術家之羣又被包含在圍繞他們趣味與他們相同的「社會」這個全體之中。因為風俗及精神狀態在公衆與藝術家是同一的緣故。他們不是孤立的人們。隔了幾世紀的距離現在還傳到我們耳中的固然只有他們的聲音。但是在振動到我們耳邊的異常的聲音之下，我們可聽

出有一種像在他們周圍合唱般的民衆的聲音。他們的偉大，就是這諸音使然。

Taine 這樣把藝術的作品當作依了實驗科學的定則而創造的東西看待，所以藝術的研究在他看來，在指摘作品中種種的特徵及這種種的特徵的來由。他全然根據了自然科學的研究以社會的 (Social) 種族的 (Racial) 及風土的 (Climatic) 三方面來說明這些特徵的來由。

據此我們知道滕的科學的文藝批評是一種解釋的批評、歸納的批評，客觀的批評。

(1)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國際法概論	原哲泉	沛學彭	一元二角	泉哲氏這本書別的不論，單在取材均勻，應有盡有，和章節分明各點，已具特色，其中譯者有關於中國國籍法，國際聯盟組織，領海港灣的概念，無害通過權，繼續航海主義的補充，務使讀者完全明確了解。
政治科學概論	達公楊		八角	這是楊先生在各大學所授的課本，注重實際，介紹歐美學者的思想，並論及中國的政治思想，是專供給大學高中讀的一本好書。
國際政治概論	生鯁周		精裝一元 平裝一元	周先生這本書論裏面，所有關於近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秘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項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
再版政治制度淺說	慈慰張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完全以敘述各國的實際政治為主，即有理論也是從實際的政治制度中抽出來的理論。絕不是不談理論的著作，也不是專談理論的著作。胡適之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看過本書後，都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四版政治學綱要	涵一高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

詩選

五月

吳仲雲

在大地染着深綠色的五月時分，

我騎着馬兒在隕林中馳騁，

微風在我的髮間飛舞，

熱情也在我的胸中湧迸。

春光撫慰着我，春光也撫慰着你，

路上和林中充滿馥郁的氣味，

萎謝的花兒正在含笑，

野草的搖動也充滿了愛意。

你來了，太陽也出來了，

天空由蔚藍轉成黃金色，

你唇邊的呼吸是那樣的頻促，

草兒是在你的腳前顫悸。

你的腳掩沒在草叢中間，

輕輕地移動着有如微風在吹，

你低着頭從我面前走過，

你的臉兒恰似一朵薔薇。

五月的花霜，

把樹枝集成粉白：

那裏將有好鳥棲在枝頭，

那裏的途中將鋪滿了荊棘。

我跳下馬來走到你的身旁，

你的美麗的脚兒從朝露中抬起，

直到那手指一般的微弱的日光，

穿過樹葉射在你的身上。

我們互相偎倚着在那靜穆的池邊，

我為你講述着人生的故事，

你那天真的臉上，

輕輕地拂過我的長嘆的氣息。

啊，讓時間的親吻將死從你的唇邊驅逐，

你請等候着我最後的安息：

還有什麼生命比這個更美麗呵，

如果我能在你的懷中急速地死去？

——一九三一，四，二，作——

煙

——給在天的瑪麗——

我孤獨地躑躅於冷清的道旁，

對着朦朧的隔河的街燈癡望。

爲了你呵，我流過千金難買的眼淚，

啊，瑪麗！親愛的，我們已經分散了靈魂！

回想我們當年首次偷吻的情景，

就像春風似的化成了青煙！

我正將雙膝跪在地下悲傷痛哭，

你可曾聽見你愛的碎了的心腸？

我怎能忘記我倆神聖的戀愛？

我又怎能忘記我倆結婚的誓言？

陳穆如

我想，瑪麗，地球定會循環到我們的眼前，
使分離了的情侶有一日地在天堂相會。

我來世決意地和你同穴長眠，
不做這消滅愛情的紀錄。

我倆愉快的最後的擁抱，
依然在我的腦中不斷地盤旋。

血紅的落日接吻着靜穆的流水，
這就像你生前的窈窕麗影。

香的赤楊，蒼老的山查，
分外地多現着可愛。

花兒正蓬勃地美麗地開放，
鳥兒也在小枝上唱着美的歌；

聲聲地打進了人們的心弦，
使我裊裊似地在空中旋轉。

我不能看見我親愛的瑪麗，

只好悵望雲天悠悠地長嘆！

想不到你的生命宛如落英的凋殘，

我將承_承遠地哭訴你青春化着黃昏的雲霞！

待秋風吹醒了人生的夢境，

我又遭着不幸的境遇！

爲了你呵，我流過千金難買的眼淚，

啊，瑪麗！親愛的，我們已經分散了靈魂！

不能忘記

不能忘記那曇花一現的戀愛，

像春風裏溜過一縷青烟，
忘不了的蜜蜂採了花心就走，
我的「愛」跟着妳不再回頭。

不能忘記那曇花一現的接吻，
像初開的花朵掉向池心；
忘不了的蜜蜂採了花心就走，
我的「愛」跟着妳不再回頭。

夢影

急滴的雨聲將我睡夢驚醒，
只孤寂的燈光伴着我個人；
移了枕兒想和着雨聲低吟，
而夢境呵儘是在心頭憧憬。

一九三一，四，上海吳淞。

羅洪女士

晚霞的殘紅在天幕上褪盡，
月兒懶抹輕妝向人間嬾行；
四圍的蒼茫阿籠罩了一切，
我獨自在迷離中躑躅逡巡。

小徑崎嶇我歎着行路艱難，
垂柳儘拂着我臉兒啊肩頭；
滿懷的愁緒湧上滿眶熱淚，
走遍那天涯吧爲什麼逗留。

迷羊淒切的呼叫聲聲悲哀，
孤愁的心怎堪悲哀的振搖？
徬徨四顧我何忍聽牠淒叫，
歧途的人怎救得迷路羊羔？

急滴的雨聲將我睡夢驚醒，
只孤寂的燈光伴着我個人；
移了枕兒想和着雨聲低吟，
而夢境呵儘是在。

一九三〇，五，廿二。(留)

丁丁譯

Rossetti 著

溪畔曲

我獨自在溪畔徘徊，
我靠近着磨坊徘徊；

Houghton 著

我不聞水流的音調，
喧鬧的磨輪也已停轉；
既沒有蚱猛³的喉歌，
也不聞小鳥的吵啾；
只有我內心的震蕩，
便是我所聞的音聲。

我坐在榆樹陰下，
注視那長長的樹影；
那樹影慢慢地增長，
我却並不覺得心驚；
我只靜候聽那足音，
我只靜候聽那語聲；
只有我內心的震蕩，
便是我所聞的音聲。

他還不來，他還不來，
呵，黑夜已漸漸來臨；
瞭然一個並着一個，
那金座上坐着星星；
晚風經我頰上飛過，
樹葉是在飄蕩不定；
只有我內心的跳動，
便是我所聞的聲音。
當急靜的淚珠正淌，
也已有入立在身隱；
手兒搭到我的肩頭，
我知他的撫摩多情；
他漸漸的向我親近，

我倆一言不語的沉靜；
只有我倆內心的和奏，
便是我倆所聞的聲音。

情調

我沿着園中花徑閒行，
靜聽得花們絮語輕輕；
白玫瑰告我你底媚眉，
紅玫瑰訴我你底豔頰，
蓮花告我你底頭底，
芳草訴我你底髮齊，
她們各看了最愛的一點，
聲聲說你底超凡的美麗。

我幽嫻的走入深林，

O'shangnessy 譯

靜聽着鳥們宛歌清清；

你是何等的柔美呀，

他們的頌音嬾嬾不盡；

梅花雀，黑鳥和畫眉，

同樣的替你讚揚頻頻；

一曲吧了接連又是一曲，

那都爲了你底柔美多情。

我更無意地走下海濱，

也聽得海在獨自喃喃；

古今來一切的玄妙神祕，

都造成呀，由我和你；

你是這樣的柔美——

幾千年前我已愛你。

我再不能忍留片刻，

我得急急飛來你的腳邊。

A. Dilemma

廢名

詩 一

姑娘！當我看見那玫瑰的嬌苞，
御了紫薇色的錦衣綴飭着花亭；
看你的嘴唇充滿了甜蜜的愛情，
我的眼睛便給了我重重的疑心，
兩個看去同樣，

使我難得辨情：

是你的嘴唇組成了玫瑰，

還是玫瑰組成了你底嘴唇？

一 選

寄你

Whitman

未曾相識的朋友呀，
當你在旅途上碰到我，

我知道你有話和我相訴；
但是，你爲什麼不和我講，
我也爲什麼不能和你傾訴？

是你

我將把心中的影兒拋棄，
那就是我素所迷戀的你；
我將把愛情丟踐在腳邊，
將把我的夢兒撕成二片。
但是我生命耐不了空虛，
那已破之夢呀重復綴起；
我心中棄掉的影兒是你，
深刊在我心上的呀依舊是你！

Shore 著

兒童的智慧

留 予

離開柏丈村不遠。

一個破舊的不能打米的石臼給人放棄在青草地裏，它是很安閑躺着。

從日出到月出，天天看着柏丈村裏的人來來往往。它做不來事的原因，老是那樣的安閑，又老是那樣的沉默。過了幾年的平淡生活，它不會改變一點態度過。

是某一天的下午了，天上的蔚藍色消失了呢，——驀然的天暗黑了一點，天上滿了許多灰黑色的雲一點也不合規則的亂七八糟地堆積着，連普通的使人有稍稍美感的可能性也沒有，那時候的天似乎是很低了，觸手可以碰到的樣子。那不是天欲下雨麼？是的，氣壓這樣的低顯明的要下雨了。

這種雨，不是秋雨，不是瀟瀟的下的毛毛雨，又不是梅雨時節淅淅的大雨，而是一個夏天久晴後的大雨。它是老像直線似的向地上射，向地上沉落，先是雨竄到地底下就潤下起了，後來地的熱燥給雨潤濕夠了再也不需要水的分量，水就在地面上留積着，慢慢的多起來，等以後降的雨就會在這水窪上濺起水沫來，或是冒起水泡，微微地發光。

一個旅客，正在這時候走過一條山道，向着柏丈村來。

山道是不大好走的呵，盡是些泥土和石子所堆成的，任它的自然，不會加以人工改革。旅客撐着雨傘，背肩上背了包裹向着四面望，雨浩浩蕩蕩的直淋，雨點擊着傘，雨點在傘上躍跳，雨點在傘上打滾，雨點在傘上歌唱，他的心有點冷意，雖然看不久是一個村子了，但是淫雨下得可怕，不便走。

他想，

「這樣的大雨，唉唉，傘都撐不住了呢。」

爲着這個緣故，就走上石臼裏躲起來。

那石臼是斜倒的，那凹的地方適合他獨人的的躲避，最巧妙沒有了，那有雨的地方，再覆有傘，彷彿人變成鳥，石臼變成窠，住着是舒舒服服的。

「好一個鳥窠呵！」

他微笑地說。

外面的雨還是下着，風吹着，在第二天才天亮的時候止了。

旅客住石臼，足足住了一夜多。

麻雀迎着太陽要唱起歌來了，喜鵲看見天晴不住的滿是歡喜把尾巴一翹一翹的動着「却

却却」的叫着。那時候的天，不過在東方的天微微發魚肚色的白光，旅客就匆匆的趕路。

彷彿有許多路要走的，旅客離開柏丈村很快。因為沒有人認識他，沒有留下姓名。

那不是一件很平凡而無聊的事實麼？是的，石臼因雨傘的遮蓋，所以一點都沒有濕燥之地躺着。但是驚住柏丈村裏的一個農夫。

「呵呵，這石臼不濕的呵！」

又有人說，

「噫，這個石臼為什麼不濕？」

「這個石臼不濕怪極了。」

這些問案不容易答復的，覺得自己是愚笨的人，在他的心裏很覺得需要別人來幫忙着解釋的一番事比什麼都重要。

隨即把這件奇案向大眾宣佈。

因為案子奇怪，事情，好像比雷公打殺人，寡婦的偷漢子等事情還要轟動，全村子，騷然了。

他們的嘴巴像新聞紙似的，一傳五，五傳十的傳開去。他們都覺得這件奇案在經常不會有過。全村子的老老少少受着好奇心的衝動而支配着都圍集攏來看這把戲，互相的驚問，各

自的詫異。他們都知道昨夜下過大雨，所有露天的東西濕淋淋了。看着，山道是泥濘的，橋是濕青的，草木是濕新的，房屋，也濕的呢，沒有一樣不濕的，何以石臼獨不濕的呢？

老年人在想——

小孩子也在想——

愚笨的人也在想——

自稱智慧的人也在想——

被公認是智慧的人也在想——

有經驗的人也細心地想着——

所有的人，都是在想的。

他們的思想都沒有一定的，不是狹小的想着，便是奔放的想着一切。

愚笨的人想不出，這是什麼緣故？那自然歸罪於他是愚笨——

「到底是什麼緣故？」

？的

！的

恭候着有人發現。

那些自稱智慧的人，或是被公認是智慧的人，和有經驗的人，一聲都不響的，靜聽村裏人的議論，心不住地發抖，許多人的眼光都射到他們這幾個人的身上，想在他們的身上要找出這些答案。自稱智慧的人能答復麼？不。被公認是智慧的人能答復麼？不。有經驗的人能答復麼？不。唉，他們怕極了呢。覺得大衆的眼光鋒利如刀尖那樣可怕。心總是一次又一次發軟，發抖。

他們三個人耽心着自己的名譽，看着它沉落下去。

唉，不久要宣告名譽破產了呢。

一聽到

「這恐是石臼成仙了。」

有人這樣說過。在他們三個人的意見也以爲是的。

那個說的人是最愚笨的，他最相信菩薩的，凡是一樣東西的成功，一種病自愈都與菩薩有相當的關係，彷彿菩薩是有的，他是萬能的。這次石臼的不濕，就是菩薩在顯靈。這話使村子裏人贊成的很多。

他們三個人也以爲是這樣的，吞吞吐吐的說着。

「石臼成仙的肥。」

柏丈村裏的人，既心信菩薩，又是心佩村子裏的大人物，經偉人一說，附議的人都覺得光榮的。

榮耀的圓暈罩住他們三個人。

全村子的人都覺得石白的問題解決了，這還有什麼問題呢？沒有了麼？不，有人反對了呵。

「這是不對的。笑話，石白會成仙的麼？」

這是一個不值人注意的小孩子反對着。

「哼，小孩子懂得點什麼？」

不以為然的有一個大漢子，他扯長着臉孔向小孩子嘲笑着。

小孩子憤憤然發怒了。用手指直指着那漢子想罵，小孩子還沒有罵已有另一個小孩子來教訓那個大漢子。

「衆位想想看，什麼話的，石白會成仙的！天本來是空的，就是雲也是水蒸氣化成的，那裏有仙人的住處？沒有住處，仙人那裏來？仙人是假的，從沒有人看見過呢。石白的不濕，我想一定是人住過的，用傘遮雨，本是很普通的事，何以你們說是成仙的，你們學識，我不佩服。覺得——」

「放屁，放屁！」

大人們都哼着。

覺得小孩子們無聊了。小孩子的腦子太幼稚罷了，所以想出不合理的話來了。爲什麼，天下雨的時候居然有人會躲到石臼裏去的麼？他不是看過的，不看見過而說這種話，在他們認爲荒唐之至，有意侮辱他們的尊嚴了。小孩子的膚淺智識與幼稚行爲是很可惡的。

一個人都不同情小孩子。同情於小孩子只有小孩子們，並且有幾個平常稱爲愚笨的人們。

小孩子們的話，像一陣風的吹過，在他們自稱智慧的人，或被稱爲智慧的人，和有經驗的耳朵邊談談的消滅，他們痛罵小孩子們的不懂人事，覺得前途是悲觀的。他們只覺得自己的話可信，他們的自信力，非常的強硬。

公認石臼爲仙了。

柏丈村裏的人都來參拜它了，點着臘燭，燒着檀香，焚着大元寶！……

生病的人，他的家屬就來求仙方，把石臼敲下幾片珍藏到家裏去，放在藥罐頭裏煮起來當藥吃，好像非常靈的。

沒有子息的人，向石臼求子息，暗暗的許下很大代價的願心。

不會做過官的人，朝石臼磕響頭，保佑他這世做一個官，將來一定要以興廟宇做報答。還有未發財的人，拿了暈素菜向石臼前擺着，意思請石臼吃的。吃東西本來不是容易一回事，他的副作用是要請石臼給他一點財運，讓他發一點旺財。

別有懷抱的人也來石臼前……

附近的村子裏的人也來了，拜着石臼……

就是村子很遠的人也趕來了……

石臼變成柏丈村裏的菩薩了，成功爲仙人了，供奉在一個廟裏。……

……

後來這二個發生疑問的小孩子死去了，一個死在石臼的廟裏，聽說是看到許多人在廟裏跪拜，而狂笑死的。一個是鬱仰而死的。雖然，以後也會陸續地產生了幾個，經他們的父母解說，石臼是千真萬確地成仙了。小孩子相信父母的話，自然不再生疑問了。

唉唉，有誰知道這個石臼的過去的故事呢？

……

這個故事如今在浙江省餘杭縣的北鄉一帶流行。

因爲這個故事不十分有興趣，做父母的總不大愛把這個故事平淡地說給小孩子們聽。

我想，知道這個故事的人一定很少的吧。

—— 匪 巢 坑 故 事 之 一 ——

(1) 書叢究研題間會社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農業問題論	Kautsky	章子建	六角	考茨基的學說，對於目前的中國是比較其他任何販來均學說為適合，大概是誰都不會否認的。這一部考茨基的名著，也是久經震動全世界的，本書後，更係以荷佛氏許多實際的辯證的說明，那更便於讀者的研究。
世界貨幣問題	加塞爾	王希夷	五角	這本書雖然是研究歐戰後世界各國的貨幣問題，但內戰連年的中國，有許多貨幣問題很像歐戰後之參戰各國。這本書很能夠給我們以良好的參攷。尤其是現在金價暴漲，我國金融紊亂的時候。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何漢文		一元五角	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侵略的程度，究竟怎樣？內地經濟目前的實況，究竟怎樣？這都是我們應該澈底明瞭的。這一本書的內容，把中國的工業狀況，農業狀況，貿易狀況，財政金融狀況，交通狀況，以及列強在中國經濟侵略實況，都詳盡地指示出來。
農村問題與社會理想	日本那須浩	劉鈞	六角五分	因工業發達及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村衰落，都市繁盛，誠如著者所言，農村問題，不僅為社會問題，而為文明問題，本書分析農村問題之各種根據背景，極其詳盡，尤對於解決此問題之方法徑路，有新穎獨到之指示。
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	馬札爾亞爾	陳彭、代桂、青秋	二元二角	農民問題在今日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本「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國土地問題的物觀的研究的一個有力的嘗試，而其中內容的豐富，實在是驚人。無論站在任何的觀點來研究中國農業經濟，這是一部很好的書，全書約四十萬字，現已出版。

心

鄒枋

在旅館中。今夜瑛竟然把數年來不願獻給任何人的心，獻給了萍。——這連她醒後也不想到已有這樣的一回事。在校裏，他倆的互愛早已播動不少人的流言，自然是由於瑛太美麗的緣故。剛進了旅館，瑛絕想不到今天會變成這樣。下午天氣是炎熱極了，她衣服很單的伴着萍出來，外灘公園的勾留，酒樓上的閒談，後來擠進 Casino 九時半的那一班電影中，十一時許，出了戲館，風寒冷地摸進人們的胸膛，在都市的燈光炙着的處所尙這樣冷，而靜寂的江灣路上，怕是更不堪了。

「別回去了，太冷罷，你衣又這樣的單薄。」萍露着憐惜的神態。

「這裏還可以支持。……」瑛縮着發抖的身體說。

「江灣路上是支不住的。」萍說。

「那末，怎樣呢？……」

「開一間旅館罷？」

「不，不，旅館，這多麼厭人的名詞。」

答。

「瑛，何必討厭呢，我深怕什麼呢。」

「情的純潔，何

嘗有一絲放浪，信我罷，姑娘。」他很懂「……」

「那總有些不好。」

……經過了許久的討論，瑛才同意和萍找了一間房間，但不言中的鉄律，是一個房間須有二架床，或者，有連接的二間房也好。

於是，兩個影子移向××旅館了。

終於揀定了有兩架床的第××號房間，是在跳舞廳的上面，進來時，看着那裏有許多對肥白的腿在顫動，粉味和着香檳酒的濃味，使瑛也停足醉迷了片刻。

房中，自然不冷，倦乏使瑛和萍都想睡了，於是各人佔着自己的床子。

陡然，門外有人敲門的聲音。

「是誰在敲門？」瑛睜着將闔的眼在詢問萍。

「啊，敲門嗎，誰？……」萍霍地從被中起來。

門外沒有聲音，萍於是撒鈴叫了茶房進來。

茶房進來，萍帶着發氣的臉同：

「誰在外面敲門！」

「沒有的，我們不會來驚擾先生。不過剛在有幾位穿西裝的跳舞的客人，曾打從這裏經過。在一刻鐘前，他們並留了一封信在這裏，因為我想先生和太太已眠了覺，不便驚擾，所以沒有拿來。也許敲門的，便是這般客人罷。」茶房畏怕的說。

「啊，有這樣的一回事。……快把信拿來。」

「這是太神祕的事，……」瑛驚惶地，也把身子坐起來。

「看了信再說，姑娘，別慌。我們是很光明的。」萍勸着說。

茶房進來，又出去，留下這樣的條子：

「萍先生，瑛小姐：

從跳舞場中我們看見你倆親密的一對臉，又在第××號發見你倆的皇宮。今天許是別人所想像不到的幸福罷。本來想，打開門，來鑒賞這對擁抱着的人兒，後來想，這也許太煞風景了。所以留了這樣的條子。

祝你倆濃密的夢罷。

知道你倆的幾個同學。即夜。」

這使紅熱如潮汐般湧上他的臉，瞥了她一眼，極力地想把驚惶壓下去，瑛知道這條子多少的有些意義，便起來把那條子奪去，又蓋着被看。

「不要理他們，不要理他們，……」萍鎮定心神說。

本來想將條子扯碎，不讓瑛看的，誰知瑛却先抓在手中，於是他只得這樣慰藉她。紅的臉，抽噎的聲音。看了條子後，瑛氣得哭了。

「這也太冤枉人了，……爲了怕路上的冷，我們才留在這裏，他們使用這裏的話來侮辱他人。……我們今天總不該在這裏的。」

他哭得這樣的酸楚與悲哀。

「只要我們光明異常，別人的話不理他好了。」他無可奈何地才用這樣的話勸她。那反增加她的淚。

「回去後，他們不知對我又流些什麼話。……太不原諒人了，這樣的瞎猜。……」萍覺得瑛總帶着小孩子氣的。於是從自己的床上跳過來安慰她。

「瑛別哭罷，爲了我，你不要想到這些罷。」他只穿了襯衫和短褲。

「那裏可以不理他們呢？……你，……怕冷罷……」她寧着自己綳被的一角，讓萍蓋在一處。……

漸漸地，兩條身軀纏在一處了，也許是冷罷。

「……………」

「……………」

最後，是瑛的聲音，「橫豎他們對我的清白也是這樣的說，允許你也是這樣的話，你！」

……………」

這是，瑛，萍，什麼人都料不到的，而萍便在那晚獲得瑛整個的心。

——十六，五，于江灣。

(2) 譯選著名與作創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沈從文甲集	沈從文		一元二角	沈從文先生的作品是能抓你的感情一氣讀到底，不會使人疲倦，而只是使人感覺得貪多無厭的。這本十萬言的小說集是夠你過癮了。全書包含六個短篇，一個中篇，都是他最近精心結構的傑作。
寒夜集	彭芳艸		四角五分	本集的作者向以冷峭而緊張的作風見稱。其態度之勇進，思想之深刻，尤為馳譽華北文壇。本集所收，為苦酒集發行後之短篇作品精華。其中之「愛與仇」諸篇，不特表示作者對戀愛之勇往直前精神，且能具體表出作者對人生之真實態度。
在世界盡頭	王魯彥		七角	本書內容包含九個短篇，都是世界聞名的作家的著作。王魯彥先生用他的神妙整潔的筆調翻譯出來，使我們讀者，更會加添了無限的興味。
都市	辛克萊	彭芳艸	一元	本書以紐約資產階級為全部對象，描寫他們的慾望，墮落，卑劣，……可謂淋漓盡致了。高爾基到美國去募捐，受盛美上流人士的奚落，而他將此書題作「獻給高爾基同志」，可見他著此書時的動機與心情，因為他也被美國資本家，新可記者上流人們所迫害着。本書可視為錢之新部，看過錢的以及喜讀辛克萊作品的讀者們，不可不讀此書。
西伯利亞的戍地	馬可維思	林疑今	一元四角	天才，在伯利亞各處獄中流淚五六年。階級的意識與驚人的牙利出版，銷路方面打破現已譯成十三國文字，與雷馬克的西前線平靜無事！同受全世界熱烈之歡迎。

浪

邵葦一譯
美國吉卜生作

人物：

羅卑·阿別爾比

將色·阿別爾比(羅卑的妻)

別套·尼克薩(一石匠)

羅卑和他的妻坐在二道旁的籬下，羅卑嚼着麵包和牛酪，將色把瓶中的牛乳餵着她的嬰兒。

—— 浪

羅卑 「結過婚吧」他說着，

銳利的目光注視着我——

「像你這個孩子！」

我很彬彬有禮的答着：

「並不一定是孩子，先生；

我已度過年華十九了。」

「十九歲了！」他說着笑起來了；

「你是丈夫了，要維持一個妻——

一個妻和家庭，我想。

「我們還有一個嬰孩，先生。」

「一個嬰孩吧！你自己也才是孩子啊！

你用什麼權力能去結婚，

帶進世界裏，

一個奄奄待斃的孩童，

去挨餓，乞憐，偷竊？」

因這樣，他用手抱着他的小孩便走開了。

我早就能擲棄他的錢在他的後面了，

我能勞動去尋找。

但我是飢餓了，

也知道你是快要餓斃；

嬰兒定要牛乳，

有什麼權力！——

我是能願拋棄……

將色 那，你已拋棄，

你嬰兒的生命！

羅卑 啊，姑娘，那使我停止着，你也想想看；

這樣，我得着六個便士，

要買麵包和乾酪還有牛乳。

將色 你要準時攔回。

他要哭泣着去睡眠；

騎睡在我手臂雖是體貼和寧靜，

然我却是很驚心。

羅卑 你太受苦了，姑娘。

將色 是的；我是受夠了。

我是不能再抱着他了，

雖他是輕輕——

這樣的瘦弱和輕輕，

但，當我放他下來，他又這樣的潑泣，

我實在不能忍耐着……

羅卑 好了，他現在是愉快。

他如游魚啜吮，

牛乳將使他再變肥胖，

但你一點東西也不吃，將色。

將色 我實在也不能吃。

羅卑 你不能吃嗎？

將色 並不恰是這時。

羅卑 將色，你一定要：

你爲着飢餓而死亡。

將色 我這時不飢不渴；

但僅覺疲勞，

停着一會兒，或許……

羅卑 我有什麼權力能結婚！

他又有什麼權力——

他，同他的妻和兒，

對我那樣的說呢？

我已能拋棄……

將色 不是，人兒，你不要煩惱，

因着他這樣的思想，

他對你說的那有什麼懊惱，

現在已是過去了，

嬰兒已餵過乳。

羅卑 他的錢買的牛乳——

啊，還有麵包和牛酪。

將色 那不是滋味甜蜜？

你好像很嗜愛那些食物啊！

羅卑 那些確是好極了，

但是在我們飢餓後，

是不是還有美味的食物呢？

我一定要勞動着去攫取，

將色 怎樣能是他的錢，

倘使是你賺的？

羅卑 的確，姑娘。

仍是，你一點東西也沒有吃。

將色 我不能吃。

羅卑 最不幸是永久去漂泊，

腹中空空挨飢餓，

好像昨天一樣；

到夜間，

住着近草堆；

躺下，想想——

又冷又疲那能睡仰。

躺着，想着。

愁明日，

我們那有嚼和飲；

只嫉妒那些野獸，牠們有得餓，

我睡在上面的乾草。

但仍舊，是可給我們休息，

在艱苦的旅途漂泊後。

但，你真有膽量，姑娘，

這樣的勇敢跋涉。

—— 浪 ——

將色 但我有時也跌倒，

我不希望到夜去取乳。

羅卑 可憐的嬰兒！

他終日的啼哭；

淚水浸透了我的兩袖。

將色 這是一條艱難的長途啊！

羅卑 旅途艱難長悠悠，窮人定須經行。

將色 啊，結果呢？

羅卑 結果嗎？

結果究竟在那裏，又誰知道呢？

(停息着)

我妻，他說的確不錯，

我沒有權力能結婚——

的確沒有權力去結婚，而走進世界……

將色 你說的是什麼？

你對我是厭倦了嗎，丈夫？

羅卑 不是，我妻，你要知道……

仍舊，他說的是不錯。

我以前永沒有這樣的思想。

我的確永沒有這樣徹底的思想，

他也沒有說過；

我真是不智慧。

但，現在，我看，

我實在沒有權力來結婚，

而走進世界，

一嬰孩……

將色 你不愛你的兒子嗎？

羅卑 愛他啊！

我不願看他挨飢餓，

我算沒有權力……

但，當我們結婚，

事物也好像變差異，將色，

我得着每星期的薪金足夠供給生活的，

也能維持我的妻。

我們團聚着在家庭很快樂，

我們是不是呢？我的妻？

將色 啊，我們的確是快樂。羅卑！

羅卑 後來，嬰孩生，

我們仍是依然歡樂；

只因爲，我們怎預知道，

不幸的時期之降臨，

停息了工作；

原來是關息了許多工廠。

我們離開了家庭，

一無所就，

只好徘徊路途，

去到異鄉找尋工作；

等了好久……

不，但他還是說了不錯……

我沒有權力……

將色 不，羅卑，你說得太愚笨了；

你的腦子因着飢餓而空虛。

空的肚子容易造成空的頭腦，

消滅你那種對富人說的那些無意識的話吧。

窮人不能供給的。

我真不能忍耐這種愚人了。

羅卑 不，這並不愚，姑娘，

都是真理，是苛刻的真理，

這是不是事實，我們在道途流浪，

我，同我飢餓的妻和兒？

將色 不是，我的丈夫；看啊！

他已飲過牛乳；

靜穆安閒的眠了。

羅卑 但你是病了。

將色 病了嗎？

不，我是十分的健康。

羅卑 但你是太不舒服得連一點東西也不要吃了。

將色 不，我僅僅覺着疲倦。

但我現在要吃了，人兒，

倘你離開我，

看怎樣去！

羅卑 我沒有權力……

將色 難道你是不愛我吧！

羅卑 你要知道……

將色 我怎能告訴？

你說的太奇異了！

你既然沒有權力來和我結婚……

那你爲什麼又和我結婚呢？

羅卑 因爲我禁不住了……

我沒有你，我便不能生活。

我不想……

— 流 —

我怎樣的想，當我迷了你的時候？

將色 可是你沒有權力？

羅卑 權力！我爲什麼想權力呢？

我僅是想你啊，姑娘。

不，但我不想……

我僅感覺着，

並知道我一是要你。

將色 我愛你……

那，愛情不是有權力嗎？

爲什麼說起權力呢？

或是，你已對我們——

你的妻和兒厭倦了嗎？

可憐的嬰孩！

他不再愛我們了。

羅卑 不，我的妻，你要知道……

(別套，一邁老的人，俯彎着他那枯瘦的身體，搖擺的慢慢的從那條路走來了。肩膀上背着一柄石匠用的鐵錘。他閃視着羅卑和將色，在走過的時候；他躊躇的逡巡着，最後他還是回轉走到他們那邊去的。)

別套 早安，朋友，婦人！

你好像還有些工作嗎，少年？

是的……在那下邊還有許多的石子等着敲碎。

我是剛纔出來的……

但我是老了！

那，也可以稍微懈怠一點；

你的年紀還輕，

不要怕去工作，

也許我是一個不會辨別的工作人。

當你的工作完成，朋友，

那邊已有一先令了，

再沒有比這敲碎石子的工作吃苦頭了。

我剛纔睡了一會兒。

在你正忙的時候，

也許是已睡了一個整下午了。

我就好像一個邁老懶惰的睡漢。

不，但那並不感謝我，

我的確是老了。

我沒有妻和兒，

所以，我也不要先令，

但你是年紀輕輕，

你一定要去工作。

我最喜歡看着人工作，

因為我是老了，不能動了，

我要睡一霎時，閉着我的一隻眼睛；

當你想我是在下打瞌睡，

我一定要增加你的勇氣。

不要懼怕！

我正是使你去得到，

你也只有去勞動，

在你得着先令以前；

除非你是倨傲——

對工作太倨傲……

不是嗎？

是，那邊的一大團——

那邊，在轉頭。

啊！美麗的嬰孩！

我們沒有兒童，婦人，

老人們要先令有什麼用，

只有他一人去浪費，

一個安逸，無好惡的孤零零的老人？

（他引着他們到路的轉灣）

蘇麗霞姑娘

查理斯

人物

蘇麗霞姑娘

咖啡店主

周康羣

男學生

黃元亮

商人

李能森

公安局長

楊高佐

咖啡店主聽差

馬俊興

公安局長聽差

時間

一九二八年秋

地點

上海

— 蘇麗霞姑娘 —

第一幕

佈景 咖啡店中的一間華麗的客堂，四面放着椅子，中間有一張方桌，桌上擺着幾個精美
美的杯子。後面有門，門外有店鋪屋宇之類。

開幕時，周與黃很自然的坐在客堂裏談話。太陽從外面緩緩地射了進來。

周 老黃，今天的天氣真好啊！

黃 是的，今天的天氣真好！

周 假使不是秋天的話，天氣也怕沒有這樣的清高氣爽吧？

黃 當然，這個當然！

周 我們到外邊去走走好麼？

黃 不，我不去。

周 爲什麼？

黃 我覺得沒有意思。

周 什麼話？（作驚愕狀）這樣晴好的天氣，我們都不到外邊走走麼？

黃 我沒有精神啊！

周 你在這咖啡店裏坐了半天，尙還沒有精神麼？

黃 是的，我的精神總是不好。

周 未必吧！（停了一刻）恐怕你思想麗霞姑娘吧？

黃 麗霞姑娘！這位咖啡店主，你爲什麼這樣的掛念她呢？

周 （面露笑容）哈哈！難道我就不能掛念她嗎？

黃 （疏懶的樣子）自然！你也可以掛念她，可是她不要你掛念呢？

周 （微怒）說那裏話！她時刻不忘我呵！

黃 哈哈！她真的時刻不忘你麼？

周 是，她待我很好呵！

黃 （斜目視周）恐怕你騙我吧？

周 難道你不相信？

黃 我不相信。

周 我告訴你，她對我比對你總好一點吧。

黃 這是你自作多情的呵！

周 沒有，沒有的。

黃 但是，你什麼會知道？她對你比對我好一點呢！

周 （得意之色）你看她平時對我說話的面孔吧！

黃 說話時，她的面孔沒有怎樣呵。

周 你豈不知道麼？那個聽差都知道啦！

黃 聽差！是那個高佐麼？他知道什麼呢！

周 你聽，外面來的脚步聲不知是誰呀？

黃 真的，外面來的脚步聲不知是誰呀？

周 （走到門前喊道）楊高佐！

楊 （登場）先生，要什麼呢？

周 我問你，咖啡店主在裏面麼？

楊 先生，她在裏面啦！

周 請你告訴她，說有人要和她講話啦！

楊 先生，請等一等。（回轉頭跑進裏面去了）

黃 你喊她出來，有什麼事麼？

周 我想叫她出來，……………

黃 笑話！

周 她是一定會出來見我的。假使她不出來和我談話，那我每天的生活，都是在顛倒在苦惱

中了。

黃 你的生活既然是在苦惱中顛倒着，你又爲什麼又到公園裏去吊膀子呢？

周 (發怒) 哎喲！你莫胡七道八，這裏你知道是什麼地方麼？

黃 我爲什麼不知道呢？

周 你既然知道，你不應該說出這句話來。

黃 這句話麼？這句話有什麼不正經嗎！

周 你說的話我曉得，你的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在這裏和她談話，要我到公園裏吊膀子啊。

黃 是，你應該趕快的離開這裏！

周 不，不！我不能離開她，永遠地不能離開她。

黃 你真的不能離開她麼？

周 自然！她是我的意中人，你曉得麼？

黃 (冷笑) 我是不曉得的。

李 (登場) 你們討論什麼呢？

周 沒有什麼，閒談罷了。

李 閒談，閒談什麼？

周 什麼也可以！

黃 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呀！

周 我，我有什麼說不出來呢？

黃 老李，他正在發夢啦，他說咖啡店主是他的意中人喇，這不是笑話麼？

周 哈哈哈哈哈！（自爲得計的樣子）

李 你們天天都談女人，但是，我問你，你們不談女人。那不是可以的事麼？

周 誰個少年不會調情？那個少女不善懷春？——何況這位麗霞姑娘又嬌，又嫩，又漂亮！

李 哈哈哈哈哈！

周 不要笑，我們談談女人，那不是很好麼？

李 好，有什麼好呢？你們恐怕吃了女人的迷暈藥吧！

黃 但是，難道你不喜歡談女人麼？

李 自然，我不大喜歡談女人，雖然有時也會談一談，但沒有像你們這樣常談呀！

周 我們也不時常談她啊。

李 不是麼？你們沒有一時一刻不談啊！

周 （微笑）嘿嘿！她值得我們談呀！

黃 是啦，她的清秀的眼多麼媚呀！

李 老黃，她今年幾歲了？

周 (黃欲說話，被周攔住) 她今年十八歲啊，你不曉得麼？

李 自然！我怎麼曉得她的歲數呢？

黃 (向周斜視) 她的臉孔，多麼美麗呵！

李 她的臉孔多麼難堪啊！

黃 神經病！

周 神經病！

李 (發怒) 胡說，我沒有神經病！

黃 她明是美麗，你偏說她難堪，假使你是沒有神經病，你豈會顛倒是非麼？

周 啊，顛倒是非？

李 (作驚訝狀) 呵，你說什麼人呢？

周 就是你呵！

李 (白眼瞧他) 笑話！你說我顛倒是非麼？

黃 (附和) 是，是，你真是顛倒是非！

周 (向門邊張望) 呵，麗霞姑娘來了，她是多麼美麗啊！

李 美麗麼？我看她並沒有什麼美麗，不過她的衣裳好看些罷了。

黃 好看些麼？她實在是一位西施！

周 西施！我覺得現在社會上的女子，無論什麼人都比不上她，也許西施亦比不上她啦！

蘇 (登場) 先生，你喊我有什麼事呢？

周 沒有什麼事，不過我們很願意你到這裏來談談。

黃 是的，我們真的很願意你到這裏來談談。

李 現在你們既喊她出來，你們有什麼事，總要對她說說，難道你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麼？

周 老李，你怎麼這個樣子呢？

黃 真的，他這個樣子，我實在不大喜歡。

蘇 (做出高聲向三人訓話的樣子) 你們不要辯論，你們都是年青，應該好好地振作有為才行呢，不然，那就……

李 麗霞姑娘，你不曉得麼？老周頂會拍老黃的馬屁啦！

周 我頂不會拍人家的馬屁，而且我敢說，我自生以來都沒有拍過人家的馬屁！

黃 實在的話，老周從來沒有拍過人家的馬屁！像他這樣的人我從來沒有見過。

蘇 我問你，你們喊我到底是什麼事？

周 (起身)沒有什麼事，Miss蘇，請坐吧。

蘇 (坐下)哈哈哈哈哈！你們真是有趣呀！

黃 有趣，我們不過是一個人，那裏有趣呢？

周 真的。

李 (起身)Miss蘇，我問你，你這幾個杯子(用手指杯)真是很好，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呢？

蘇 杯子麼？杯子是從江西景德鎮買來的。

黃 真的麼？

蘇 真的，這是一年前友人從江西景德鎮買來的。

周 (搖頭)真好！真好！

李 (用手拿杯，細細的觀察)從前我聽人家說，江西景德鎮的磁具，是天下名聞的東西……

這回看過了後，真是名不虛傳！

蘇 咦！這幾個杯子，費了我五十元囉！

黃 五十元？假使……

周 價廉物美！

李 牠的色彩多麼光亮！

蘇 (向李看了一眼) 自然，牠值得我們愛惜！

黃 Miss蘇，你能贈二只給我麼？

蘇 你要牠做什麼呢？

黃 難道我就沒有用處麼？

李 老黃，難爲你敢開口啦！

周 (走近老黃身邊) 真的。

蘇 假使我這個杯子給了你，我這咖啡店裏就少了一些點綴！

黃 你不願意麼？

蘇 哈哈哈哈哈！

李 老黃，不要說吧。

周 (用手拍他的肩膀) 呸。

黃 (起身向外繞行) 這個杯子，與你們何涉呢？假使她願意把杯子給我的話，也是她的人情，然而你們爲什麼要嚕嚕嘛嘛呢？

蘇 (起身) 哈哈哈哈哈！

黃 (坐下)可惡!可惡!

李 哈哈哈哈!

周 別說，我們還是談到女人的身上去吧。

黃 自然，因為她……

蘇 康羣，你學校裏沒有課麼？

周 今天不是星期麼？

李 是啦，今天是星期。

黃 你不曉得麼？

蘇 自然，我當然不曉得，假使我曉得的話，怎麼還會問他呢？

周 是嘍，是嘍!

黃 (向她)你愛我嗎？

蘇 我不曉得!

周 你愛我麼？

蘇 (面含紅色)討厭的!

李 真的，你們一味說愛，愛，愛，(用手在桌上一拍)老實說吧，你們墮入她的圈套兒去啦!

蘇 李先生，那裏話，請你不要說這句話吧。

黃 真的。

周 他實在不會說一句話！

李 (直視其眼) 不會說，我有什麼不會說。

蘇 喔！李先生，哈哈哈哈哈！

周 (用手指她) Miss 蘇，請坐吧！現在不好麼？

蘇 (坐下) 好，很好！

黃 (起身走到門前) 今天的天氣，多麼溫暖呀！

周 真的，今天的天氣；多麼溫暖呀！假使我是一個詩人的話，非把牠描寫出來不可呀！

蘇 是呀，周先生，你把牠描寫出來呀！

周 (走近蘇的身邊) Miss 蘇，我們出去散步吧，外邊天是多麼好，太陽多麼亮，又爽又涼快！

黃 是呀，我們趁這風和日暖的時候，到外邊走走吧。

蘇 今天我不能去！

周 不能去？

李 (拍手) 好呀！我們不要去吧。

黃 老李，你真討厭！

周 真的，老李實在討厭得很！

蘇 (不發言) 嘿嘿！

黃 老周，我和你商量，我們非把老李趕出不可呀！

周 贊成！贊成！

蘇 (起身) 你們爲什麼要趕李先生出去呢？

黃 自然，因爲他不贊成我們的主張！

李 你們要趕我嗎？

周 當然，這個當然！

李 (大怒) 出就出，有什麼要緊呢？(馬上退場)

蘇 你們爲什麼這個樣子呢？

黃 我們從來都是這個樣子的。比方我們要實行某種計劃時，假使有人不贊成我們的計劃，我們一定非把他趕走不可。

周 自然，我們覺得這種計劃是很對的。(向蘇注視) 但是你以爲對麼？

蘇 (故意撒嬌不言)

黃 (起身退後幾步至門邊) 我們走走吧!

周 (向蘇) 我們走走吧!

蘇 我不是對你們說過，今天我不去麼?

周 爲什麼不去呢?

蘇 我有一件要事。

黃 什麼?

蘇 要事。

周 去吧。

蘇 不。

黃 去吧。

蘇 不。

周 (用手搭着她的肩膀) 妹妹，走吧。

蘇 (將身搖動) 討厭的!

黃 哈哈哈哈哈!

周 怎麼樣呢?(蘇不答，二人互視一刻，周不好意思的，走入去了。)

蘇 (移步看她走入)咳!討厭的周康羣，他已是一位智識界人，爲什麼說話時，一點兒都沒有思索呢?

黃 (走近蘇的身旁，彷彿是沒有聽見的樣子)什麼事?

蘇 今天的天氣自然是很好的，然而我因爲有一點事情沒有做完，所以無論什麼人，要我到外面去走走，也是不答應他的要求，何況他是……

黃 他是什麼呢?

蘇 他是不要臉呀!

黃 (盲從的樣子)對啦!

蘇 (看手上的錶子)呵?十二點五分了。

黃 是麼?

蘇 是啊，時間不早了，容後再談罷。(言畢時跑進裏面去了)

黃 好，容後再談吧。(跟着她進)

——幕落——

第二幕

佈景 與前一幕同，不過桌上多放幾杯咖啡茶罷了。開幕時，室中的景象，彷彿異常地冷靜。麗霞蓬着頭，穿着極時髦極華麗的紅花緞旗袍，灰花緞背心，打扮得像白面人一樣。這時她早已把午飯吃過，正在喝着咖啡看小說解悶。能森由門外走進來，使她急急的起身去迎接。

蘇 (用手指椅) 李先生，請坐吧！

李 (坐下) 別客氣，我曉得啦！

蘇 你好呀！

李 好。我今天很想坐汽車到吳淞去！

蘇 真的麼？

李 真的，我的朋友要我和他一同前去！

蘇 有什麼事？

李 沒有什麼事，不過他想乘這天氣清明的日子，到吳淞江口瞻望風光，以洩洩苦悶的心頭

蘇 你想幾點鐘去呢？

李 二點四十分。

蘇 (看錶) 現在已是二點二十分了，假使你要去吳淞的話，那就差不多了。

李 是啊，但是俊興還沒有來啦！

蘇 俊興是那一個？

李 是我的聽差。

蘇 他怎麼知道你在這裏呢？

李 我告訴過他，說我的朋友要我到吳淞去時，那就可以到這咖啡店裏來喊我。

蘇 (不發言) 喔唷！

李 他還沒有來呀！

蘇 李先生，不要緊，你可喝一喝咖啡茶罷。

李 (用手擎杯而飲) 冷呀！

蘇 冷麼？

李 是的，冷呀！

蘇 (轉身向門而入) 請等一刻吧！

李 (將眼瞧她一下) 好的！

馬 李先生(遞信)這是你的信。

李 誰給我的信呢？(拆信念着)「能森老友！我已來此，望你速回，一同乘車到吳淞去爲盼

……」(念完後，把開了的信放在桌上，低着頭在思想)我要到吳淞去呀！

馬 喔。

李 (向馬)去告訴老友，我就回來。

馬 (退場)好的。

蘇 李先生，咖啡茶來了。

李 來了？

蘇 是的。

楊 (進場)先生，咖啡茶。

李 熟麼？

楊 熱的。

李 你把桌布放好呀！

楊 好的。

李 (不客氣的，倒了一杯)請再來一杯吧。

楊 (退場)好的，先生！

李 (問蘇)你的咖啡茶到還不錯呀！

蘇 自然，我這裏的咖啡茶，沒有不好的啦！

李 請你告訴我，你咖啡茶中還加放些什麼別的東西麼？

蘇 沒有？

李 真的沒有麼？

蘇 真的，不過加放了一些牛乳罷了。

楊 (進場) 先生，咖啡茶來了。

李 (用手向他接過) 喔！

楊 先生，你要什麼？

李 不，咖啡茶儘可以了。

楊 要餅干麼？

李 你這裏有麼？

楊 沒有的，不過我可以到外邊去買！

李 別麻煩你，不要好了。

楊 不要緊，這算得什麼呢？

李 算了吧。

楊 (急急的向門跑進) 我去。

李 (阻他) 不敢當。

楊 (轉身) 不應當的麼？我是這咖啡店裏的聽差，你先生要什麼的話，我無論如何也要替你辦到的，難道到外邊去買一下餅干就算是麻煩的事體麼？

李 自然啦，不過我不要餅干了，我這杯咖啡茶飲完後，就要和朋友到吳淞去吓。

楊 到吳淞去麼？

李 是的。

楊 不能再坐麼？

李 (起身) 不能了，我要跑了。

蘇 (問李) 就要去麼？

李 (將桌上的信收起) 要去了。

蘇 好吓，(向楊) 你送李先生出去吧。(楊李二人退場時，蘇看其出門)

周 (進場) Miss 蘇，你好呀！

蘇 好，(向他注視) 周先生，你喝咖啡茶呀！

周 (倒下) 好，我喝！

蘇 (倒下) 周先生，聽說你有很漂亮，很年青的女人；是麼？

周 (微笑) 那裏話，我正在讀書的時代，怎麼會有女人呢？

蘇 難道在讀書的時代，就不可以有女人麼？

周 我並不是說在讀書的時代，就不可以有女人，不過我說的話，你要曉得，我說我在這讀書的時代，就不可以有女人吓。

蘇 哈哈！周先生，你不要騙我，黃先生都說你有女人吓。

周 啊，黃先生，黃先生的話，實在是大砲啦！

蘇 大砲？我相信他決不是大砲。

周 Miss蘇。

蘇 唔。

周 我們在這秋天裏很快樂呢。(把右手放在椅子上)

蘇 是的，非常快樂。

周 (微笑時注視她，這時店內有鋼琴聲，彈的是「妹妹我愛你」) 我們一天相愛一天，是麼？

蘇 周先生，你說的真討厭。

— 藝 文 代 當 —

周 不是麼？

蘇 (微笑) 哈哈！

周 我竟萬想不到會和你發生戀愛吓。

蘇 (手巾掩鼻) 吓，你這個單相思的男子。

周 單相思，難道你不承認麼？

蘇 噯喲，我的天王爺！

周 你好好的發嘆，爲的是什麼呢？

蘇 我不發嘆，我相信我的命苦。

周 啊，命苦！

蘇 (起身時向天發嘆) 命苦？

周 (起身) 我就來討你——妻子。(周緊緊地握着她的手，面貼着她的臉，低言細語去安慰

她，她好像一只小狗眠在母懷裏，她的精神全然的注視他)

黃 (登場時，店內發出脚步聲) 啊，想不到又到了這咖啡店裏吓？

蘇 (驚愕時，將身搖動) 有人，有人！

周 (將手一脫她的手) 什麼人，什麼人！

黃 (由內慢慢走出時，口裏唱着「首歌謠」吓，這裏多麼自在啊！)

周 老黃，(握手)你好呀！

黃 你好！

蘇 哈哈，你二個人的花調多得很！

周 哈哈哈哈哈！

黃 哈哈哈哈哈！(這時鋼琴聲漸漸的低下去了)

周 (由衣袋裏遞出一枝香煙)老黃，你吸呀！

黃 (用手接過)好，我吸。

周 (問蘇)你吸香煙麼？

蘇 好，我也來吸。(再遞一枝給她)

周 (向蘇)請你談談吧。

蘇 先生們，今天我不能陪你，我要到別處去。

黃 別處去！

蘇 是啦！

周 你可再談一刻麼？

蘇 (看錶)啊，想不到天色已經夜了呀！

黃 (走近門邊向外張望)呀！天色真是夜了呀！

蘇 (退場時，急急的向門跑進)先生們，後會！

黃 (送她到門邊)後會！

周 (送她到門邊)後會！

黃 (回頭坐在椅上)老周，我問你，你今天和 Miss 蘇說些什麼話呢？

周 沒有，沒有。

黃 真的麼？

周 真的，我和她沒有說什麼話。

黃 老周，你這個樣子，我實在不大喜歡。

周 什麼？

黃 你爲什麼不說出我聽呢？

周 (發怒)我沒有和她說什麼，這是真的；但是你偏要我說出，我都可以說出來的麼？

黃 哈哈哈哈哈！

周 你是一個好漢的話，你做的事就不應要疑神疑鬼，何況我和她從來沒有什麼不正當的行

爲，你想對不對？

黃 對。

周 你想你將來會喜歡她麼？

黃 唔，我希望這樣。

周 你既希望這樣，就應該愛她。

黃 (不覺好笑) 自然，我當然愛她。

周 但是，她不要你愛時，你當怎樣呢？

黃 我麼，她一定愛我。

周 不見得。

黃 怎麼呢？

周 喔唷，她瞧你不起吓！

黃 她爲什麼瞧我不起呢？

周 自然，她一定瞧你不起。

黃 然而你不能說自然，你應該把她瞧我不起的一部分理由說給我聽，我才可以知道你所說的話有沒有充分的理由。

周 不，這件事我實在不很方便說出。

黃 (雙手握着他的手) 不怕，你應該把她說出。

周 不，不能。

黃 難道她以為我沒有錢麼？

周 不。

黃 (放手) 但是什麼呢？

周 我不能把她說出。

黃 難道我的面孔不漂亮麼？

周 不。

黃 但是到底什麼呢？

周 沒有什麼。

黃 哈哈哈哈哈，你真滑稽，你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豈可盡口的說她不愛我麼？

周 自然，她一定不愛你。

黃 哈哈哈哈哈，你不妨說呀！

周 她說你是一位薄情郎呀！

黃 (驚愕) 薄情郎，我相信我一生決不。

周 (走到左門前，這時天色更暗了) 老黃，我們一同坐汽車回去好麼？

黃 等一刻兒吓。

周 今天我很想到大世界去！

黃 大世界？

周 是的，今夜，大世界表演大京班，這種人物，實在值得我們鑑賞呀！

黃 但是，我麼？我很想到上海戲院去。

周 老黃，我勸你，你還是和我到大世界去的好。

黃 不，我實在不想去。

周 你不曉得，我和你到大世界去，一則可以聽聽京班的唱調；再則到了夜深人散時，又可到姑娘屋裏白相去！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很好的事情麼？

黃 好，很好。

周 但是你就去。

黃 然而我不能。

蘇 (進場) 你們談論什麼呢？

周 我們談論的，當然是女人的事。

黃 我們談論的，當然是你——你呀！

蘇 你們談我做什麼呢？

黃 老周想娶你啦！

周 (向右走蘇前)莫信！

蘇 黃先生，假使你和我開玩笑，那我不應該和你講。

黃 (走近蘇身)我那裏是和你開玩笑，不過這件事是老周對我說的。

蘇 (怒目視周)是麼？

周 不是，你莫聽信老黃的話，他是造謠惑衆，你曉得麼？(低着頭，靠着椅子)

蘇 討厭的，老黃，你不應該這樣吧。

黃 你的年紀大了，你應該好好的去選擇你的同伴呀。也是我對你的一片好意，假使你不相信我的話，我真的很替你擔憂。

蘇 (冷笑)誰要你擔憂。討厭的！

黃 你莫罵，我覺得你是上海數一數二的美人，(蘇很天真的，坐在椅上)而且你是很天真活潑，衣服穿得整整齊齊，我想應要有一個人討你去，使你終身快樂。

周 Miss蘇，你真漂亮得很！

蘇 (撒嬌)周先生，我很願意和你握一握手。

周 爲什麼你願意和我握手？

蘇 周先生，來啦！

周 好吧。(握手)

黃 你願意和我握手麼？

蘇 好，我也和你握一握把。

黃 好把。(握手)

蘇 (撒嬌)喔唷，這是我第一次和男人握手啦！

黃 好麼？

蘇 好啦！你放開吧。

周 Miss蘇，假使有人看見我和你握手，他們一定會說我是你的丈夫啦！

黃 真的，一定有人會說我是你的丈夫或情人呀！

蘇 握手，算得什麼一回事。

周 自然，握手並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然而在不開通的中國看來，就不能不令人懷疑了。

黃 這是真的。

周 (吸煙)Miss蘇，我愛你，我永遠地愛你呀！

蘇 周先生，你對我爲什麼這樣好呢？

周 因爲你是一位溫柔的女人。

黃 (吸煙)因爲你是一位很漂亮很年青的女人。

蘇 是麼？你們不要說討厭的話了。

周 真的，老黃專說這樣的話！

黃 我對你說的好平常！

蘇 平常(身搖)

周 (向黃)好！好！好！好平常，這是你所說的好平常。

黃 (向周)好！好！好！好平常！這本是好平常！

蘇 (拍掌)好！好！好！你們兩個都好！好！好！哈哈哈哈哈！

這時全台暗淡無光，祇有煙頭的紅光，還隱隱約約的可以看出来，康羣和元亮踱到右門去，這時兩人各把香煙擲在地上，慢慢的向着店內前進，門口。麗霞倒在椅上，還吸着香煙幕才漸漸的落下。

第三幕

佈景 與前一二兩幕相同，桌上放着的咖啡茶，早已拿去了。李獨自一人伏在店裏的桌上甜睡着。僕人俊興直立門口，高佐托了咖啡茶，由內慢慢的走出，擺在方桌的上面。

楊 請告訴你的主人，咖啡茶已經沖好了。

馬 你不會告訴他麼？

楊 你替我告訴一下，又有什麼要緊呢？

馬 不，這不是我的責任。

楊 不是你的責任麼？

馬 自然？

楊 哈哈！他是你的主人，你曉得麼？

馬 哈哈哈哈哈！

楊 老馬（很傷心地說）我和你一輩子總是受苦啦！

馬 不見得，像我的主人，他從前也是和我一樣出身的，但是，他現在竟變成爲公安局長了

楊 公安局長？

馬 是的，他在公安局弄了幾年，發了大財，我呢，還是一貧如洗，弄到這般田地，（向天發嘆）咳！想起來，不禁……

楊 老兄，你何必嘆氣。

馬 怎麼不嘆呢？（搖頭）

楊 我們雖是窮，但是，我看了一般富貴人，出則車馬，入則安坐，一天到晚，都是帶着漂亮的女人，大搖大擺，威風十足的踱進戲院裏去，和她鬧着玩笑，這真使人肉麻！他們因為有了幾個錢的緣故就這樣的作惡作歹起來。假使我是有槍的話，恨不得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殺光！

馬 唔，殺光！

楊 真的，殺光他們，然後才覺得痛快！

馬 有什麼用處呢？

楊 用是有用處的，你想：這種混蛋，有用有食，日裏不要做工，夜裏有漂亮的姨太太睡覺。我們窮人呢？用盡苦力，反而得不到一些好的報酬。所以我們不把他們殺光，窮人終身總是沒有翻身的日子。

馬 （思索）你的話說得很對，我很佩服你的為人。

楊 佩服我的爲人？

馬 是，是。

楊 老哥，你替我喊你的主人飲咖啡吧。（行至右門）後會肥。（正要走時，忽而中止，急轉身向馬說）我和你到新中央戲院看戲去！好麼？

馬 錢呢？

楊 難道你說我沒有錢麼？

馬 自然！

楊 錢是沒有的，不過我這身邊還有二元，盡可以給我們看一次戲。

馬 將來的日子長着呢？（稍停）二元錢，非很節省的用牠不可啦！

楊 是的，這二元錢用完的時候，我就沒有呀！

馬 這是職業的恐慌呀！

楊 但是，戲總要看的。

馬 我們不看，就會死麼？

楊 不會，決然不會。

馬 你讓我說肥。戲有時好看，有時不好看。譬如我們有錢的時候，戲無論如何的壞，我們

都可以說牠是好；但是當我們沒有錢的時候；戲無論如何的好，我們都可以說牠是壞，因為我們的飯碗要緊呀！

楊 好，我就依你的意見，我們決意不去看戲呀！

馬 自然，（笑）我們拉一拉手。

楊 好（握手）我望你常常的來，細細的談。

馬 （放手）我們都是同病相憐的人。

楊 是，我倆的命運，沒有什麼分別。

馬 老兄，我自離家以後，已是數年的光景了。在這世界上，除了你愛我以外，簡直是沒有什麼人了。

楊 唔，我倆互相親愛。

馬 噯。

楊 我們每天都在經濟恐怖態度中過活呀！

馬 （沉思）咳！這有什麼法子呢？

楊 我穿的衣裳，差不多有一個月沒有洗了。

馬 阿彌陀佛，一個月沒有洗了。

楊 喔噫，這是真的。

馬 也許——也許和你一樣——我的經濟恐怖的痛苦，或者比你

楊 有許多人還不知道我窮到這般田地啦！

馬 有許多人也還不知道我窮到這般田地啦！

楊 哈哈！這是我們命運應該注定的麼？

馬 我不曉得。

楊 現在，什麼都不要了。（走近馬身）我要的只求錢愈多愈好。

馬 錢麼？你要錢的話，非起來努力奮鬥不可。

楊 怎麼樣努力奮鬥呢？

馬 革命。

楊 革命？

馬 是啊。（稍停）這才是我們窮人的救星。

楊 是的，我們要起來革命。（興奮）假使我們的革命成了功後，你和我一定不致再為受苦受難了。

馬 當然，我和你都可以享受幸福，就是全中國的人，都可以一道兒享受幸福了。

楊 啊，那時的我倆，其快樂呀何如？

馬 當非語言所能形容于萬一的了。

楊 對啦！對啦！（一面說，一面唱）起來，被壓迫的窮人！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馬 對啦！對啦！我們一定要起來，衝鋒，向前進！（這時睡着的能森被他們的聲音吵醒起來了。）

李 你們吵吵鬧鬧做什麼呢？

楊 不，先生，我告訴他，說咖啡茶已經沖好了。

馬 是的，我們不是吵，他叫我要喊你醒來飲咖啡茶吓。

李 （一面飲一面說）高佐，你再來一杯好麼？

楊 可以的（退場）你等一等吧。

李 好，你去。

馬 （退立門邊，不發一言）

蘇 （進場）先生，你很快活麼？

李 是的，我到是快活。

蘇 你有紙煙麼？

李 有五根『三星牌』的紙煙。

蘇 給我一根吧。

李 好。(把煙盒遞給她，她取了一支吸着)我很喜歡你。

蘇 是麼？

李 是啦！(把杯中的咖啡全數喝完)

蘇 先生，再來一杯好麼？

李 我已經叫聽差去沖了。

蘇 但是，爲什麼還沒有拿來呢？

李 (看她)是吓，他還沒有拿來。

蘇 這店裏的聽差，非常可惡，他無論做些什麼事，都是遲遲延延的吓。

李 真的，他實在可惡！

蘇 真是可惡。(怒)你告訴他很久麼？

李 大約有二十分鐘了。

蘇 再等一刻。

李 姑娘，你的手可讓我親一親麼？

蘇 可以的。

李 (吻手) 謝謝你。

蘇 爲什麼？

李 爲什麼你的手許我親你呢？

蘇 親我麼？哈哈！你真好笑，難道你就不能親我麼？

李 但是，你再讓我親一親一親好麼？

蘇 不好了，別想這些了。

李 (起身) 啊，爲什麼咖啡茶還沒有拿來呢？

蘇 聽差，可惡的聽差！(更怒) 他不知在裏面玩弄些什麼？到了現在，還沒有拿來呢？

李 恐怕到非洲去買了。

蘇 真的，恐怕到非洲去買了。那東西實在可惡！

李 你叫一叫他吧。

蘇 好。我問你，告訴過他沖咖啡茶沒有？

李 那裏話，我當然告訴過他沖咖啡茶吓。

蘇 真的麼？

李 真的，假使你不相信我的話，你可以問一問我的聽差。（回頭望着馬面）

馬 姑娘，這是真的，我的主人已經告訴過他再來一杯吓。（由門邊慢慢的踱出）

蘇 咳！可惡！真是可惡的聽差！

馬 （由外又慢慢的踱入門內，退場）

李 哈哈！你呀！可愛的麗霞，你是我的

蘇 討厭的！

李 你是我的永遠的妹妹。讓我再來親一親吧。

蘇 別親了。（低頭沉思）

李 再來啦？（拉她的雙手）

蘇 我要走了。（撒嬌）

李 啊！（驚）就要走麼？

蘇 是啦！

李 有什麼事？

蘇 因為你專說一些討厭的話！

李 姑娘，我真罪過。不過你要曉得，我並不是想親你的手，或者嘴，來侮辱你的……真

的，請你原諒我的放肆，我現在覺得很不好意思了。

蘇 這不算什麼。（安慰他）再見吧。

蘇 我希望你常常和我談話。（蘇微笑入，退場。）親愛的姑娘，可惜你還不是我的……

（看她入門。）

楊 先生，咖啡茶沖好了呀！

李 咳！你這可惡的東西，你跑到什麼地方去呢？

楊 沒有，沒有。

李 但是，爲什現在才把牠拿來呢？

楊 因爲沒有熱水。

李 沒有熱水？

楊 是，沒有熱水。

李 但是，我問你，假使就是沒有熱水的話，也不要費去許多時間呀！

楊 先生，你那裏曉得我的苦衷呢？

李 什麼苦衷？

楊 難道二十分鐘的時光，就可以把牠沖好麼？

李 哈哈！(笑) 噫！我不知道你的水沒有熱水呀！

楊 (退場時，在門邊咳嗽了一下)

李 (賸了一個人，坐在椅上唱歌取樂)

周 (與黃同登場) 李先生，你唱的好呀！

李 (回頭時驚訝望看) 你們兩人來了麼？(起身握手)

黃 是的。(稍停) 李先生！噯！你聽，(這時店內歌聲四起，繚繞周圍) 那裏唱的音樂？

李 我不曉得！

周 我實在很愛音樂！音樂裏含有無限的詩意，無窮的情緒！

黃 我也很愛音樂！但是我愛那聽不見的音樂！

李 什麼(忽然大悟)哈哈！這真是好到極點的音樂呀！噯——哨——康羣，請你把牠寫到詩本上去吧。

周 寫到詩本上去麼？

李 是的，請你把牠寫到詩本上去。(忽然離場)

周 可惜我不是一個詩人，我不能把牠一一地描寫出來；假使我是一個詩人的話，那我是如何地如何地快活啊！

黃 你不是一個詩人麼？

周 不，我不是一個詩人。

蘇 (進場時驚動他們的說話) 你們認得我麼？(說後大笑)

周 那裏話，無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也是認得你的！

黃 姑娘，我問你，你愛過男人麼？

蘇 沒有，簡直沒有，我很感謝上帝的照顧！

周 哦，謝謝你。

蘇 謝什麼？

周 謝謝你所說的話，使我聽了十分快活。

蘇 哦，快活？

周 是，快活，我很喜歡看見你這樣美麗的女人，沒有愛過其他的男人。

黃 姑娘，我今天要到跳舞場去，我不能和你多談。(退場)

周 (與蘇送出門邊) 去吧，去吧，我很希望你早點去吧。

蘇 (坐下，不發一言)

周 (坐下) 我們握一握手，然後再談好麼？

蘇 啊，這是多麼盛意啊！

周 你喜歡和人家發生戀愛麼？

蘇 那要看，看是誰呀？

周 是我。

蘇 愛了怎麼樣呢？

周 愛了之後，我們就一塊兒同住，而且舉行結婚，那豈不是很好麼？

蘇 結婚？

周 是。

蘇 那麼，（面露愁容）我不能和你結婚。（起身繞行）

周 不能和我結婚？（一同起身繞行）

蘇 是。

周 難道你不愛我麼？

蘇 不，我愛你。

周 但是，爲什麼你不接受我的愛呢？

蘇 因爲我的身，已是屬於他人的了。

周 什麼人？

蘇 我不曉得。（不好意思，不敢說出）

周 咳！你真滑稽，你的身屬於什麼人，你都不曉得麼？

蘇 我不好意思，不能說出給你聽呀！

周 沒有什麼要緊呀！

蘇 不。十分要緊呀！

周 但是，我愛你，怎麼辦呢？

蘇 我沒有辦法呀！

周 你總要回答我一句，我死也甘心呀。

蘇 你叫我怎麼樣回答你，你給我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真使我急得發瘋，你明白麼？

周 我愛你，實在到了發瘋的地步，然而你爲什麼到底總不接受我的愛呢？

蘇 你不要做夢了，你曉得麼？

周 我不做夢了，（向後退，其時忽然大悟）啊，原來如此。我去了，再會，我的可親可愛的

姑娘！（戀戀不捨的樣子）

這時店內的歌聲，由高而低，由低而高，表示出一種使人不勝哀愁，不勝失望的樣子。

麗霞一手拿了棹上的杯子，一手提着衣袋中的手巾，完全被歌聲征服了，悲傷了，最後店內的歌聲才慢慢的低沉下去，而且幕也徐徐的落下。

——幕落——

第四幕

佈景 咖啡店中之一角。店中一切佈置，非常華麗。這店中彷彿就是美好的畫圖，神仙的世界。右方懸着一盞紅紗燈，燈下的棹上，放着許多各色的菊花。左方有一門，是店中出入時來往的要道。要道中也掛着許多紅紗燈。在這燈光之下，蘇麗霞姑娘獨她一個人在那裏渡來渡去。

開幕時，高佐慢慢的走出，把頭抬了起來，注視着蘇麗霞姑娘蒼白的臉孔。這時高佐一面行，一面吸着雪茄非常地高興。

蘇 喂，高佐，快出來！

楊 什麼事？

蘇 請你替我幫忙。

楊 幫什麼忙？

蘇 請你替我寫幾張廣告，把這廣告貼在別處去，我們的生意，一定會非常興隆，你想好不好呢？

楊 好，很好，這個法子善極了。

蘇 當然，這個法子一定是很好。假使我們的生意，能慢慢的擴充下去，我們將來一定會變成很多錢的商人，那豈不是很好的事情麼？

楊 這實在不錯。

蘇 就準定這麼幹吧！（蘇說時，楊已慢慢的走入）

馬 （進場）麗霞姑娘……。

蘇 什麼事？

馬 我們的李公安局長，他要你到他那邊去。

蘇 請你告訴他，我不能去。

馬 不能去？

蘇 我店裏忙得很，實在不能抽暇到你們那裏去，請你告訴你的主人原諒我。

馬 但是我奉了他的命令！假使你不能去，我回去怎麼樣答覆我的主人呢？

蘇 你可以告訴他，因為我有事，不能前來！假使他有暇的話，請到我這裏來談談，我一定

非常的歡迎。

馬 (退場) 好，我回去告訴我的主人。

周 (進場) 這店裏可以消洩我許多的苦悶。

蘇 那是一定的吓。

周 我每次到這裏來，你對我都是很優待吓——而且你給我飲的咖啡特別美好。我願上帝祝福你！

黃 (進場時與楊一同而出) 他們在那兒呢？

楊 (用手指着) 他們在那邊，正在喝着咖啡。

黃 (走到蘇周二人身前) 你們醉了麼？

周 還未有十分高興，她有一點兒醉啦！

蘇 (向黃) 好極了，你也來了。

黃 姑娘，我祝福你。

蘇 祝福我，我很歡迎你來。

周 (笑) 哈哈，你爲什麼不把她抱住，與她接吻呢？

黃 不，我的體面攸關。

周 接了一個吻，算得什麼事呢？

蘇 喂，不要多說，我問你，你們還要咖啡麼？

周 要，需要（黃亦同聲的說）

蘇 高佐，你把咖啡拿出來好麼？

楊 好。（退場）

黃 我希望我天天能夠看見你這樣的喜歡。

蘇 讓我和你談一談。

周 我很希望你和我談談。

黃 什麼事？（這時高佐手裏托了三杯咖啡茶由內而出）

蘇 看這一杯，這一杯是我的禮物。

黃 多謝。

蘇 周先生，你也來喝一口好麼？

周 （喝）謝謝你。

黃 （看高佐）辛苦你了。

楊 （退場）那裏話，這是我當聽差者的本職。

周 像你這樣的人實在不多。(高佐沒有聽見)

黃 姑娘，請你告訴我，你有什麼事要對我說呢？

蘇 有，我有一件事要說給你們知道，我想把這座咖啡店擴充起來。

周 好，很好。

黃 實行了沒有？

蘇 沒有，不過現在已經從事進行。

周 謝謝你，上帝祝福你，你們一定可以成功。

蘇 唔，我這樣希望。

黃 Miss 蘇，你今天更顯得嬌媚了。

蘇 真的麼？我覺得我一點兒都不嬌媚。

周 (靜默間忽有所聞) 啊，秋風起了，你聽了沒有？

蘇 (與黃同發言) 是啊，秋風起了。(傷感)

黃 不，那不是秋風。

周 是什麼？

黃 什麼也沒有。

蘇 (靜默)你聽，好像有人來了。

黃 (人聲)啊，真的有人來了麼？

周 好像有人來了的樣子。(走到門邊看後，退場)

黃 姑娘，你真快活呵！(稍停)我看你實在是一位活潑玲瓏的天使。

蘇 (微笑不言)

周 今天是我們很快樂的一天。

蘇 是啦！今……(不再言下去了)

周 我很討人喜歡，尤其是你呀！

蘇 親愛的朋友，你不能這樣說，你應要說你每個人都喜歡吓！

周 是的，除了你，我實在沒有旁的人愛呢？

蘇 (以手巾掩口)我不知道——

周 麗霞。

蘇 什麼？

周 我愛你。

蘇 也許。

周 我知道你一定能夠接受我的愛。

蘇 (臉色快活起來) 上帝賜福，我怎樣快樂呀！

周 (握住她的手，吻她的頰) 我向來是以一吻對你說有情人竟成眷屬的。你向來是我的好愛人，當我到你這裏來時，我一定會感覺着說不出的愉快的，聽我說吧，我永遠地不能離開你，你可以和我一塊兒同住，假使我喊你一聲「妹妹啊。」那時你答應了我時，我是何等的快活啊！……啊！……(向外稍微移動)

蘇 (靜默無言)

周 我的話對麼？(輕輕地拍她的肩膀)

蘇 我不曉得。

周 不曉得。(站前去吻她)

蘇 別吻我。

周 我的愛，怎麼一回事？

蘇 (站後退) 你把你的手拿開。

周 但我是你的……。

蘇 我不十分喜歡你這個樣子。

周 什麼樣子？我的愛。

蘇 關於吻的樣子。

周 你是我的愛人不是？麗霞姑娘？

蘇 討厭的，我不曉得。

周 你不致不要我吧。你總不說一聲：「是呀」

蘇 自然我不能不要你，但是你不能一時說我是你的愛人。

周 那裏話，我怎麼不可以說你是我的愛人呢？

蘇 你不能全然保護我。

周 我麼？麗霞姑娘？

蘇 你呀！

周 什麼？

蘇 你的職業不穩定。

周 親愛的，你怎麼知道我的職業不穩定？

蘇 自然，你別說吧。假使我把牠說了出來，你是糟糕得很！

周 不怕，請你盡情的說吧。

蘇 (心忙) 啊，那盞紅紗燈多麼美麗呀！(用手指燈)

周 喂，你莫說旁的事情去，請你盡情的說罷。

蘇 啊，那桌上的菊花多麼芬香呀！(用鼻吸花的芬香)

周 哈哈！你莫說到旁的事情去，請你盡情的說罷。

楊 (忽然進場，驚動他們的說話，這人彷彿是麗霞的救星。) 喂！(大聲)

蘇 呀，你來得好呀！(驚喜交集)

楊 廣告寫來了。

蘇 好，謝謝你。

周 好，寫得好。(看後退場)

蘇 你除了寫廣告之外還做了什麼事沒有？

楊 沒有，一點兒都沒有。

蘇 辛苦你呀！

楊 好姑娘，你真體恤我呀！

蘇 對啦，我很掛念你啊！

楊 你可以和我私人談一談麼？

蘇 自然可以，親愛的高佐，你有什麼話呢？

楊 我問你，你是不是和他們發生了戀愛呢？

蘇 什麼人？

楊 周黃李三先生呀！

蘇 不。

楊 但是三位中總有一位呀！

蘇 不。

楊 你一定要說給我聽

蘇 我不能說。

楊 不能說？

蘇 是啦！

楊 （聲未說出時，李能森已經走進面前來了。）他來了，他來了。（向蘇言）

李 麗霞姑娘。

蘇 你好麼？

李 很好。

楊 先生，恕我不能周密招待吧。（向後退場）

李 我爲了你，真已受到了許多愉快。

蘇 難道爲了我，就會受到許多愉快麼？

李 自然，女人是男子的唯一的生命。

蘇 哈哈，好朋友，告訴你吧：我是愛了一個人。

李 你？

蘇 是我。

李 愛的是誰呢？上帝麼？

蘇 是一個不愛我的人，這是很平常的；是一個沒有錢的人，這也是很平常的。

李 哦，我不明白你的說話，你究竟愛上了誰呢？

蘇 李先生，你不是很聰明的麼？但是爲什麼想不到是誰呢？

李 老周麼？

蘇 不。

李 老黃麼？

蘇 也不。

李 然而什麼人呢？難道是我麼？

蘇 更不。

李 (裏面有腳步聲) 誰呀？

黃 我。(慢慢的踱出)

李 是老黃麼？

黃 對啦！

蘇 黃先生，來罷！我們坐談吧！(三人同時坐下)

黃 (向李) 你來了好久麼？

李 不，不多久。

蘇 (向李) 你來了久麼？

李 不，不多久。

蘇 (向李) 你快活麼？

李 你看我快活不快活？

蘇 你麼？你一定是很快活。

李 自然，我已愛上了你，我已的確很快活。

蘇 在理想上，我們當真很快活！

李 這種快活，我要費許多時間才能換得來的。（向黃）你或者也怕是和我一樣吧。

黃 自然，一個人，無論找什麼快活的事，最底限度，需費的時間，總是很多；而且有時還說不定要花去金錢吓。

蘇 對啦！對啦！

李 我想！我們有一天的生命，就要一天的去追求愛情之中，使我們疲倦的精神，得着更愉快的安慰！

黃 本來人們生在世上，只要有了愛，痛苦就會飛也似的過去了，一會兒過了一禮拜，一會兒過了一個月，全不覺得有什麼苦悶，全不覺得有什麼無聊。所以愛實在是人生唯一的要素。索性說明白些，愛實在是和麵包一樣的重要的東西。

蘇 不錯，你說的話很對，但是有時一個男人被一個女人擯棄了，或一個女人被一個男人擯棄了，那時失戀的痛苦，總是不能以筆墨形容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在愛的沉醉中，不一定是快樂，也不一定是悲哀。

李 不錯，你說的話也很對，這一點我個人完全承認，譬如說！我的父親生了一個小孩，自然大家都是喜歡的；反之，那小孩子死了的話，大家自然會生出一種憐惜之心來。

這無異是說：「假使我們失戀的話，我們一定會不快樂，反之，我們一定是很快樂的！」

黃 對啦！（話未說完時，周從內出，驚動他們的說話）

周 你們說些什麼呢？（倒下）

蘇 沒有什麼。（黃李出聲相應）

周 我曉得你們說不定是談女人啦！

李 自然，我們談的總是女人爲多（以手指蘇）談她呀！

蘇 先生，你錯了。多謝上帝，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提起我，我們談的雖然是戀愛的事；然而不是談我呀！你曉得麼？

李 曉得，或者也可說是談你呀！

蘇 不。

黃 姑娘，你要曉得，我們談的雖然是旁的女人，然而總以你爲背景啦！

周 對啦！（拍手）

蘇 你的理由，真是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所以……

李 所以。

蘇 所以我要告訴你，你不要再說到我身上來呀！

黃 不，我看你真美麗呀！

周 真的，一千個，一萬個，一百萬個的當中，都找不出你這樣美麗的女子來啦！

李 的確，她的美麗實在難以語言形容啦！

蘇 別說吧，我們談談別的吧。

黃 難道你還不向我們表示愛情麼？

蘇 什麼？

周 難道你還不向我們表示愛情麼？

蘇 啊，愛情？

李 對啦，你應要向我們表示愛情啦！

蘇 好，我很願意和你們結爲永遠的知交吧。

黃 什麼話？（周李一同而起的驚說着）

蘇 知交。（起身時向後倒退）

黃 咳！（以手指蘇）你這個迷人的妖精！

這時店中有嘈雜聲，從內傳佈而出，他們幾個人，站在那裏，覺得很不自在，忽然垂頭喪

氣的倒了下去，向空一望，長嘆一聲。

——幕落——

第五幕

佈景 咖啡店中的一間大廳堂。堂中應有盡有，無不齊備。四周放着許多花木，芬愛。門之內外，掛着幾盞光亮如晝的紅和綠之紗燈。

開幕時，靜場有很長的時間。然後蘇麗霞姑娘手裏才執着很小的馬鞭，搖擺而出，一面行一面唱，洋洋自得，快樂異常。

蘇（唱）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李（輕輕地走了出來）好，這是多麼藝術化的一首詩呀！

蘇 哈哈！你來了麼？

李 是，我來了。

蘇 我很願意你來談談呀！

李 我的上帝，麗霞姑娘，你真好，我爲這個要吻你。

蘇 呵，現在不用說這個。這不是要接吻的事。

李 唔，我一定要和你接一個吻。（用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蘇 你要放開你的手，要不然的話要打你的耳光了。

李 我只要和你接一個吻，我就願意了。親愛的，你說好不好呢？

蘇 我們不能接吻。

李 不能接吻？（手放下）

蘇 自然。

李 我們接吻，不是很快樂的事麼？

蘇 唔的。

李 你這個樣子我很不喜歡。（怒）我告訴你，我要走了。（倒後退）

蘇 哈哈！李先生，回來，快回來。

李 什麼事？（向前進）

蘇 我很願意和你接吻。

李 哈哈？想不到你還要我吻你啦！（吻）

蘇 好，這一個吻，暢快得很！（笑）

李 不用這麼說，一定是暢快得很的啦！

蘇 咳！我是多麼高興呀！

李 別說啦，姑娘，你是我的妻子。要求——

蘇 實在說，我的心中比你的心中，更加麻亂，更加迫切。但是，假使你不能了解我，你就會說我是一個無情的女郎。因為你——

李 我不會說你——

蘇 (急切地接着說) 你——你有的是高尚的精神，公安局長的職位。愛你的人一定是很多，但是，我——(說後倒在椅上，靜默)

李 你——(一刻間有腳步聲，高佐進了入來)

楊 (進場) 你們說些什麼呢？

李 沒有什麼。

楊 可不是說女人麼？

李 假使我們說的是女人的話，對你有什么關係呢？又何必需要你來問問我呢？(怒)

楊 先生，別怒，我也想和你們談談。

李 別胡說，你這個聽差，曉得什麼呢？(更怒)

楊 難道我就不曉得麼？

李 自然，你這個可惡的豬獃。

楊 誰是豬獃呢？

李 你——

楊 我——

李 渾蛋！（用手擲他）

楊 別罵人。

李 你這個豬獃，非罵不可。（怒氣沖天而出，退場）

楊 姑娘，有什麼事麼？

蘇（起身）你曉得我和李先生發生了戀愛麼？

楊 我不曉得。

蘇 什麼？你不曉得。

楊 你太天真了，漂亮了，李先生又怎麼不會和你發生戀愛呢？

蘇 自然，這個是我和他發生戀愛的導火線。

楊 姑娘，你知道麼？

蘇 什麼？

楊 我看李先生在表面說的話，自然很要你的，但是，店主，你不曉得，李先生暗中很嫉忌你呀？

蘇 怎麼？

楊 你看不出他說話時的神氣麼？

蘇 我可以看得出。

楊 你既然可以看得出李先生說話時的神氣，但爲什麼你又說和他發生了戀愛呢？

蘇 不，這是我一時的戲言。

楊 我很望你這樣。

蘇 他每次和我說話，都使我聽不慣的，而且有時還要強迫我和他接吻啦！

楊 你的確太漂亮了，所以會被人家注意。假使你有個丈夫的話，無論什麼事情也不致再受人家的侮辱了。

蘇 是呀，你說的話對極了。我早已就想結婚。

楊 但是你還記得你父親臨死時的說話麼？

蘇 記得，永遠地我都不會忘記我父親臨死時的說話啦？

楊 那就好極了。（喜歡莫言的樣子）

李 (與黃二人一同進場) 他媽的，你這豬羅，滾出去，不然我就要打你一個耳光。

楊 你真奇怪，我不懂你爲什麼要我出去呢？

黃 (向楊) 你不要多說啦！

李 快出去！

黃 真的，快出去。

蘇 你可先行離開這裏。(安慰他後退場)

李 麗霞姑娘，你和高佐說話，是不是要和高佐結婚呢？

蘇 (撒嬌) 噯喲！我不曉得啦！(一面說一面行，退場)

李 我想他一定怕說結婚的話吧！

黃 我也這樣的想呀！

周 (進場) 你們今天覺得怎樣啊？

李 我們覺得很好，滿身都很暢快！

周 聽說你和麗霞姑娘發生了戀愛是麼？

李 那裏話，不過我愛她罷了。

黃 既然你愛她，那豈不會發生戀愛的麼？

李 她近來好像和高佐發生了戀愛的樣子。

黃 高佐！（稍停）我不相信那個聽差會和她發生了戀愛。

周 我也不相信他會愛他。

李 剛剛，我所以把那無賴的聽差趕出的緣故，就是我看他和她密密的說話，也許是他和她談情話吧。

周 是麼？

李 是啊！

黃 老李，說起來，倒有一點相像呵？

周 相像？

黃 自然，我看她好像不大喜歡我們的樣子。

周 什麼緣故呢？

黃 剛剛，當你沒有來此的時候，老李把聽差趕出之後，我們正想和她說話，然而我們問了她一句話後，她竟匆匆的走了。所以我看她或者不大喜歡我們的緣故吧。

李 咳，你們真不大聰明，你看她近來對我們的態度怎麼樣

周 難道她變得這樣快麼？

黃 快，很快！一個女人要變心，是比射箭還更快？

李 對啦！她好像是戲台上的「小丑兒」(Merry-Andrew)啦！

黃 (附和拍手)對啦，戲台上不要臉的「小丑兒」，才會做出這樣的舉動呀！

周 假使她不要我們的話，我一定會把她的身軀裝進棺材中送到墳地裏去啦！

李 (忽然驚愕)啊，你有那勇敢的精神麼？

周 有的，我一定有的。

楊 (與蘇一同進場)好呀，先生們！

蘇 好呀，先生們！

周 你變了心麼？(匆促的問)

蘇 噯喲，可憐的我啊。

李 老實說，(怒)我們爲了你，才會走到這咖啡店裏來呵。

黃 你變心變得這樣快，我死都不能瞑目呀！

蘇 咳！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咳！……咳！……

李 (對蘇) 你覺得我們不好麼？

黃 (對蘇) 爲什麼你變心變得這樣快呢？

周 (對李黃二人) 這是我們命運中的注定，我們應要向這不平的社會去抗爭，去反抗，打出一條光明的，真正的新社會出來。……。

李 哦，你說的什麼話，我簡直沒有聽懂。

周 因爲現代社會，是黑暗無光的社會，一切愛情，都是假的。我們要達到真正的愛情的目的，非先行聯合起來，把這殘忍冷酷的社會推翻不爲功。

黃 對啦，我們要打倒虛偽的愛情，就要先行打倒這殘忍冷酷的社會。……。

蘇 (與楊坐在椅上不言)

周 咳！……。(發出一個大氣)

黃 咳！我，我……。(不願發言的樣子)

李 咳！想不到……。(悲傷地嘆息着)

馬 (進場) 主人，你爲什麼這樣的悲傷呢？

李 我麼？我一點兒也不悲傷啦。(自慰)

馬 但是，你既然不悲傷，爲什麼坐在這裏歎息呢？

李 唔的。這是我……

馬 主人，假使你有什麼事，無妨告訴我知道。

周 你的主人和麗霞姑娘失戀啦！

李 唔的，他們也是和麗霞姑娘失戀啦！

黃 我也和麗霞姑娘失戀啦！

蘇 (起身) 李先生。

李 什麼？

蘇 我是一個下賤女人，我沒有和你們結婚的資格，而且我的父親早已替我選擇了一個人。

楊 (起身) 你說的是我麼？

蘇 對啦！對啦！你是我唯一親愛的丈夫吓。

周 (向黃) 難道她真的跟他結婚麼？

黃 真的，她跟她結婚，已經成爲事實了。

周 (失望) 怎樣辦呢？

黃 (失望) 怎樣辦呢？

李 麗霞姑娘，你的勝利就是我的失敗。……

周 (與黃一同而言) 對啦！她的勝利就是我的失敗。……

馬 (忽然發言) 咳！女人的魔力多麼偉大呵。(稍停) 有時一個女人能使幾十個男人發生愛慕

以致會構成三角四角戀愛等等，這句話真是不錯呀！(獨自一人退場)

周 咳，從今後我永也沒有和她見面了。

黃 對啦！我們永也沒有和她見面了！

李 絕緣吧，永遠地與她絕緣吧。

蘇 你們不要說吧。(稍停) 先生們，我很快樂，這是我的丈

楊 先生們，我也很快樂，這是我的賢妻。(以手指蘇)

蘇 我們握一握手吧。

楊 好的。(握手)

蘇 你是我生命的使者，靈魂的同伴喲！

楊 對啦！(拍手歡呼) 我們從今後，就結爲夫婦吧。

蘇 自然，我也只好這樣辦了。

楊 我們的終身大事，就算完結了！

蘇 好呀！我們再握一握吧。(握後，接了一個很熱烈的吻，兩人倒坐在椅上，很快樂的談

話。

周（二面行一面唱）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海底，
到今朝呀，伊已經遠走了！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海底，
到如今呀，伊已經不要我了！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海底，
到今朝呀，伊已經和我永離了！
我的愛人呀，淹沉在海底，
到如今呀，她已經和我永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黃（二面行一面唱）

結識私情東海東，
路程遙遠信難通；

剛要路道花要謝，
路通花謝一場空！

茅舍蕭蕭傍竹籬，
西風慘淡雨霏霏；
其時黃菊花初放，
觸景傷心最慘悽！

想着那去歲殘冬妻病死，
今朝算來有半年餘，
她生前最愛籬邊菊，
親自栽培手不離。

到如今菊花猶在人何在，
見花怎不想嬌妻！

.....
.....

.....

許多恩愛情難割，

路隔陰陽無會期。

分明劈破菱花鏡，

好鳥同林兩處飛，

苦情訴誰知！

——錄自顧頡剛編的吳歌甲集——

李
(二面行一面唱)

梅花，放鶴亭畔的梅花呀！

我雖然不是專有你的林和靖，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

梅花，放鶴亭畔的梅花呀！

我雖然不能移值你在庭園中，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

梅花，放鶴亭畔的梅花呀！

我雖然明知你是不能愛我的，

但我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

——錄自郭沫若著的瓶——

周·多謝上帝，向他們祝福！

黃·好，向他們祝福一下。

李·對！對！我們應要向他們表示一個很深刻的祝賀！對！對！對！（三人跳躍起來）

這時臺上露出陰陽的燈光，（紋路上的也在其內）閃爍着神祕的趣味。楊蘇二人仍然坐在椅上很快樂的談話。周黃李三人欲回轉頭來向內跑進時，幕才徐徐的落下。

——幕落——

——全劇完——

一九二九，五，十，於上海。（留）

幸運兒

美 Rebecca West 著
鄒枋 譯

在離車遠處有旋輪手槍的射擊聲，他們便湧進來拉着我的丈夫，他是一個醫生。此後這裏連發着一個女人因哀苦的呼號與狂語，於是他們便進來拉着我。

—— 幸 ——
他們帶領我到所有頭等車的最末節的會客室，那邊我的丈夫是俯身遮住床上的傢伙；在這，我只能看到一張闔着眼的臉，一張臉美的得像希臘牧羊神中之一，不是那創造宇宙的威權的神，而是那在創造後他們自己已完全諧和，再加濃宇宙的諧和的和平之神。在看到這睡臉，我感着驚惶。這可用自己的下意識來解釋，像一人以前聞過麻醉藥，担在聞到這氣息便知道是原藥，所以睡眠可當作死却。

—— 兒 ——
由於面龐，所引起的不甯，我走得稍近并尋出我剛踏着一件巴嘉麥外衣。這是厚而佳的絲織品，雖然到了或相近於死，弄污這樣好的東西，我感到惋惜，便把牠拾起來。那在屋角哀號的女人，便停止哀號，走攏把外衣從我手中攫奪回去，因為她不容忍任何別人接觸屬於她的一切物件。於是，當我給她，她像受驚的野獸所做的，迅速把頭掉轉，并給我以冷酷與無情的相視——已經，我能夠看出，活着她的全生命在這樣無保護的處境，她是必需瞪視每

一個人，倘懷着惡意向她走攏去。

看到我是毫無別意，且我沒有一點可當作女巡警，她對我辱罵自己并且流淚。我有像臥在床上的男子一樣美麗姑娘和我擠得很近。他是這樣的溫和，柔熱與濃味。離開骨絡，她的身體能盈握，可以不是因她肥胖或因她年邁，她最多比眠在床上的男人，他號二十七八歲了，大了二三歲；但因於精密的修飾物，這可以想像出其一直着按摩與昂值的洗澡的潤飾。并且其噓希陷她於這樣的深刻，即她所發的嫵媚餘哀，這以代表其實在的悲哀，甚可憐的人類動物由驚恐所發的顫聲，使所有的人同量的感到痛苦。

有人告訴她這男子必要接着旅行經過晚上——我們是在沙漠中間——他必需平靜無擾，而她必須跟着我在一處。在痛哭後息了片刻，并看看男子的眠態，這顯出他眠着的輾轉與反側，所以其輾動和柔弱同樣值得注意，她沿着車同我回來。

在我們會客室中，她並不嫌此嫌彼の飛，投在被窩剛鑽出來的床上，像老兵丁不知如何的悲哀，她哀懇地求我讓出空處，我想如果這樣久許是被我拒絕了，將更加的悲淒。她感到不得眠下去，便支着枕頭而坐；她拿起一冊雜誌想試讀牠；口中咀嚼，從我放在她身邊箱子取了臘燭，她這邊那邊的搖擺身軀，繼續的衰號與痛哭：

「他爲什麼這樣做？」

她重覆地哀哭，并且我想她還要開始痛哭一次罷。所以我問她所有這些究竟是怎樣。

過了幾個鐘頭，當她用頭撞擊臥枕，與當眼淚湧流，所以她在融化後有些像楊霉與乳皮底中間，她告訴了我。

她說：「在那面是馬丁維賽。他們叫他做幸運兒。」

這使別時，哭了五分鐘。

—— 幸 ——

於是她接下去：「五年前我開始看到他。你不知道我是誰。我是凱克甯漢滿。我猜想在音樂會中看到我。我是在一九二七年「失戀」中得到文明的真精神。他們把我細心地察觀。那末在紐約我有極不好的命運。雖然是十七歲，已各處交際了。我知道紐約人民一種可怕的命運。喂！那面有一銀行家，他有錢像蟲般多，我必須要跟着他。啊，Cosh，雖然以前沒有流出像這樣的話，我不關，告訴你他是誰。這是邁爾巧兒及老蓋脫的喬滿邁爾巧兒。且回到一九二四年。此時及以前我為別人整個的命運奔走，後來是為喬滿邁爾巧兒。

「當她是必在舊園中，我倆便沉醉於弗羅稜斯的磨坊。在你被封閉以前有否到過這蒼園？這是塊突出的處所。必須告訴的，第二點是關於弗羅稜斯的磨坊。繞到二點半，正在轉動的。喬滿在會後每星期必二次或三次帶我繞着那邊。他是不甚黑要睡覺的許多男人中的一，雖然我猜他滿有四十五歲，看來或更加老些已經禿頂并且在他身上有些胃病。」

「一個星期六夜間他伴着我，大家感到很好過。我穿着一襲新銀色衣裳，配以斗蓬，我想我的姿態是很美麗的。我是講到一九二四年。那時我二十七歲了。他推脫幾個較重要的股份，這會給他前所未獲得數目。我猜想，我們像是握着宇宙。克到斯多芬，——他是那邊的主腦——我是奇怪他的經過。克烈斯多芬就待我們以室中最優之席。我們是剛在驚異，二人間都很知道。并且喬滿與吾同行時態度傲慢，因為在我和他合行前，曾與約克斯賓塞相伴，他得到比他更多的一堆錢。」

許我們坐着優美的席上很好感，當我看到在我們右邊的桌上只有這隔着石柱，有二個孩子，克列斯多芬決不讓與他所認得的別人。其中有一我是十分知道，並不怎樣奇怪，是住華爾街遊蕩的加力福尼亞人，叫做排爾鐵安納散兒，我在宴會中遇見二三次。別的男人我是在那裏才覺得他。他正是一隻小羊般。二十二歲必有了罷。說，當你在那裏時，你看到他正像什麼？不論如何，你不能看到他的眼。他有大而灰色的眼橫在面部的適當處，比你所曾經看到的任何人的眼睛為大，并且閃閃發光。并且，他有滑稽的黃髮，只帶有些烏油，變成縮縮，但其堅硬，堅硬好像在中央公園漫步正下着雨，你在博物院中所能看見彫刻的石像。他的臉嫩白地，嫩白地確似「失戀」中所有不論誰何的姑娘。并且他是苗長，穿了背心。他是個雄碩的游泳者，軀體看起來好像合於游泳與潑水的形態，這僅是他外表這樣的雄碩。他總是在

發笑。我並不是這種意思，因為他可以嚴肅的悲哀，但與他一處事物是這樣大，別人不注意他，所以他笑了。

「我到喬滿說：『與排爾鐵安納散兒的誰？』他說：『我猜，像排爾鐵般的食客。』我又說『不論如何他看來是伶俐的。』喬滿說：『哦是這樣的嗎，是這樣的嗎！』於是我所知道的足能放懷了。但接着我眼角溜視他們。並且我知道他們在睇視我。更可以看到那小羊問排爾鐵我是誰，喬滿是誰，排爾鐵告訴了他。喂，接着告訴他許多時候，我知道他必定在講約克斯賓塞在以前一大堆的話。於是我說：『看上帝面上喬納，你不能再和我跳舞嗎？我覺得無聊。』但當我們起來跳舞，音樂止了，我聽到那小羊全說得極高興與興奮：『轉到那面，這必須許多錢！』於是我覺喬滿是對的。他是像排爾鐵般的食客。你不能得到像這樣開始沒有財富的人。喬滿不開始游玩，等到他有錢時才來，他覺得有錢就是說你可以游玩。你不能對毫無一錢的他們，因為他們需要游玩。

「但我並不注意。倘若他這樣想，對我却很好。若是他去找尋一好女子，這不至成爲我的幸運的日子。所以我正在這裏獻媚，當約克斯賓塞進來時，我裝出并緊握喬滿的手臂像是很怕，并搖動臂鐲使其發閃，而我是宇宙最好修飾的人。這小羊用羹匙吃些東西，不論怎樣做作，我放胆注意他，我也看出他急語而搖顫地說：『這是生活！』許，他是這樣的小羊。

「於是第二天我叫排爾鐵安納散兒來，并告訴他在下午六時要開一冰酒會，他是可以來的。我并且說：「哦，在上一夜在園中你小羊般的朋友是誰？」

「他說：「這是馬丁維賽，在其本鄉他們叫他做幸運兒的。」

「這是在那裏？」我問。

「加力福尼亞的攀乃賴達，」他答。

「我從來沒有聽到這樣，」我說。

「別的人也沒有聽到」他說，「這是一大水池，在禮堂中馬丁做牧師的父親在講教，有一狗，別鎮中所趕出的一隻黃狗眠在這裏。」這污狗——以後我尋出這也是他的家鄉。

「何以他們叫他做「幸運兒」呢？」我說。

「因為看起來他似乎比其他的住民離開攀乃賴達較幸運，」他說。

「他在紐約幹什麼事？」我問。

「他開始要做買股票交易，後在羅斯安其爾斯經營着車票，同鎮喬姆勃克坎脫想這樣對他或有幾件事可做，便差他來聽他的吩咐。現在喬姆勃克坎脫想不到這裏還有事情可做，也不能留意呆人的經過，但這苦惱的呆子，不能將自己帶回羅斯安其爾斯去。」

「這或者可以，」我說，「你把他帶到我宴會來。」

「但當排爾鐵進來時，他一個人進來。當我向他問到這小羊時，他突然發笑并說：「他叫我告訴你足足二年後他爲來的。」

「這在他算什麼意思？」我說。

「我猜他意在足足二年時他戴了滿的瓊鐲自來，」他說。

「我猜這意思他永不來了，」我說。我是十分的發怒但我並不心碎。你知道在你年青時是如何，幾乎每日有事情過去。你不要沒事的碎裂你的心。

「那末，我開始把這些屏除。當你在三十歲以上你做罷。這不能有終的。想到你，這也並不十分的壞，但這不能像必需去做。喬滿邁爾巧兒是很早過去了，他是侶着在酒排間的紅髮姑娘；他以外則是別爾斯班甯，但他也過了；並且有一好的工作，因爲他十分的下流，我也給交許多人地主，但沒有人登絕頂的，也沒有東西偉大。我不知道究竟怎樣做。你知道，你不能。這不是我沒有錢，我有幾張股票並一串珍珠。我可以很快樂活着，雖然我現在並不必要怎樣，但你自己究竟怎樣做？這就是使我感到。

「在那時真是滑稽，我對此開始困惱，我會見排爾鐵安納散兒并對他說：「好，這是三年了，你的小羊般朋友並沒有來看我。」

「他笑着說：「我現在猜想以滿車的瓊鐲來看你永久也沒有這事。他幻想自己是一大工

作者，但這僅僅遺留着一種幻象。」

「我說：「那麼，何以他們都叫他幸運兒呢？我並不失望。」

「此後，剛像他所說，是一年以後他來看我了。一天下午，我到公園中散步，因為我開始倦厭那劃一的，但當我進來，我的黑女僕說，「馬丁維賽先生在找你并且說他在六點鐘後來看你。」

「好，我剛剛侵沉到死滅。我覺得可怕的興奮，是爲他發狂，比想到自己更重——那是笨事，我看到他只有一次。我是野心地要知道有什麼事發生。我曾經叫約克斯賓塞來，告訴我幾種商業的計劃，他們都喜歡你到他們那面去問一種計劃，待到有的事物已過，而意識已消沉，這些使他們覺得有力，倘若自己做得不完備，當他們熱望你，所以我做得很對。到了最後，我常常忽然的說出：

「「你有否知道一個男人在華斯街做事叫馬丁維賽的事嗎？」

「他突發笑聲，并說：「啊，忘却這些。」

「我說：「近來但是他沒有把全羣作總清理嗎？」

「「是的，」他說：「他是從克爾汪克斯公司中作總清理，但是記清，」他說：「賽跑用表告訴日間一分鐘的確時，但這並不成爲一隻好表。」

「我爲記得牠，」我說。

「好，六點鐘他來了。他立着並用他的大灰眼注視我而微笑，并他穿着一件背心，使你要移動手臂在他的身下。我對自己說「未知如何，你對我總不像一富人。」他對我說：「你叫我來賊你。」於是我們大家發着笑聲。我安置他坐在椅上，并給他一杯冰過的燒酒，溫柔地睇視他下。

「他披上喬滿邁爾巧兒，約克斯賓塞與別爾斯班甯所穿的華衣，飾紐與袖扣也像他們一般，像他們所穿的鞋，我并且想像他預備如他們所有的高樓，并同樣有英國人的侍僕。我在衣服後，湧出飾紐，袖扣，皮鞋高樓，英國人的侍僕；他不注意我不合再於做富人的所進需，三年來，我已不時髦了。我猜想約克斯賓塞所說他的怎樣是對的。」

「當第二夜我們參加一宴會後，他對我說時，我听到奮興，幾乎哭了：「你知道我現在是個富翁了。」

「是這樣嗎？是這樣嗎？我說，嘗試的把他獨自引開。

「是怎樣，并且這不是不值是驚異的，他說：「在我是小羊般時，本鄉的人都叫我做幸運兒了。」

「是這樣嗎？是這樣嗎？」我說。

「你除了『是這樣嗎？』以外不能再說什麼，」他說對着我笑說：「你不能像鸚鵡般說話嗎？」

「當我和你一起，或者我並不單單希望同你講話，」我說，我看他是可怕的膽怯，於是覺得如果待事情已過我再想抓住他，那末所有都錯了。於是他和我接吻，這是偉大的。轉到那面，他贈我瓊鐲算作第一次禮物。這那事載的笑話半近實際。

「我們有一甜蜜的時間。他必要領着我經過約克斯賓塞，及喬滿邁爾巧兒的地方并其餘也領着我。每一個人都知道我與我的幸運兒，并且他使我穿一襲銀色衣服及一銀表像他初次遇見我所穿。我猜他感到痛苦因為這花園已經鎖了；他也不願洗牙，并給與克烈斯多芬很多酒錢，他想較喬滿，以前坐在桌邊所給與他的最多數還多。我猜想我給他一絲美的時間。我實在的並不老。看我罷——這不為傷你的眼。這只有我是不時髦些。爲了這種原因掠去了富人的快樂，所以他不能看你的容顏或你是怎樣可愛。但是他並不這樣。這是途徑中之一，我可以知道他不像一富人。」

「我感到恐懼的凝結，因為他除了十分要做出富人外，不注意別事。晚上他必要告訴我在攀乃賴達如何別人沒有看到銅元，他却洋銀角子稍稍的化。他是這樣，對其「幸運兒」的綽號非常驕矜。我不想到取綽號者意思更積有他意，比指他的可愛眼兒，但他也讀過這些成

功雜誌，并且表徵，他是各點都合於財主的。把我自己變成小羊，或者這裏有些東西，不論如何他把錢由克爾汪克斯公司出來，也使他感到單調。但他像酒醉的水手迅速地化他袋中的錢，不論凡對拿東西來給他們的人都加以注視。在姑娘中，我會看到這些。一新的美麗姑娘吹進來，有幾剛從坎納塞及泰克斯到紐約來的女子，每人都說：「哦，她是不是最伶俐東西！」你看她拿着東西到她處去。她留意的男人都當她像狗，她得不到錢并且吃棒。好，幸運兒這樣的看待我。我的心有時搖晃，當他離開我時，在門邊同指摩着和我告別，用他的目光微笑與和善的閃射。

「我的心並不轉易，并幾乎十分停止，當有一天他這樣的立着，用手握着門柄，他忽然記起幾件事，推開門并說：

「哦，我忘却幾件事，在中午時，我爲差一書記拿了股票到你處來，請你簽名。這是西衛斐斯油的優股，將來爲給我以第二次的滿載。

「於是他回來跪在我面前，再吻着我說：

「你喜歡不，得到一個幸運兒？」

「你有否詢問及請教別人？」我說。

「他看我，或者可以讓他做出醜態，也說：「願願受聽到詢問！——我這裏很確實想，如

何能失却他呢。

「此刻我想到喬滿邁爾巧兒爲回到事務所裏，我叫他來并像平時求人相告的請他指教，於是我問：

「關於西衛斐斯油口你知道嗎？」

「他發着笑。「你化你所要化的錢到蘇格蘭去罷。在結果這不爲有些浪費，並且這爲使你有整個快樂的命運。」

「但這是我的一個朋友——」我說。

「他插入來。「我知道這是那食客的小獎。但這裏一些也沒有東西。」

「於是一種思想湧進我腦海。「在最短時期我可以把他們賣却嗎？」

「他說：「我懷疑你能夠。這裏的食客由小獎的變動不足以決定市價。」

「我說：「不要憂慮這些。我保證食客是不妨的。這是我的玩意。」所以，這天早晨我出去買却我所有珍珠中的幾串，并告訴了居間人，我要怎樣做。我按照時間回來，當幸運兒的書記持着股票來。

「轉到那邊這使我心痛看到那孩子如何愛其新的經營。我必需對他說：「孩子，把你的腦子全放在這樣的一件東西是不對的。」他必要我喜悅還得出去買幾件東西來。我的上帝，

— 幸 —

他如何能化！我想他只有富人化錢的誇張意義。他們有幾並不如此。不論如何，我替自己買東西，也不再受到任何人排斥。但他自己買着絨絨公子的飾物。我喜歡他這樣做。你有否想到那處所拾得的巴嘉麥衣衫？他所有的東西都這樣好。他們必需如此。這裏沒有精良的絲合於他的外皮。他晚上有幾顆可愛的珠的扣紐，并有一表像紙幣般薄。許，他愛所買的一切，愛他自己的物件。他必爲對我說：「聽，他們不嚴重地當我是一偉人，但你等到我下星期，你恰等到我下星期。」我感到胃痛。

運

「下星期來了。這正是我所希望的。這裏的三天正完全是易見的地獄，他必叫着并露着恥辱與譏笑的態度，試顯出這都是偉大的：「這是我，這是你的幸運兒。哦，這什麼都好，但這並不照我恰所希望牠所走的做。」於是有次他一些也不再叫我，我叫他他也不來同我說話。所以我差一個女傭帶封信去，說是我有丁危症，醫生要他獨自急來。并且當他來時，他伏着我臂膀像小孩子哭起來，電鈴響了，我取來說：「是我，賽姚兒先生，哦，真的，賽姚兒先生；請你搖斷罷。我有一朋友在這裏患着病——」那賽姚兒必感到冷酷的咒詛，他叫我是告訴我二萬五千元的交易業已到期。

— 兒 —

「許，他在下面幾個星期特別的吝嗇。我們像舊的命運飲食，恰顯出眷屬對他的命運甚於所失却較尙激勵他。音樂爲帶着他喜歡常同我一起。我想他言着畏怕的愛我。但我們回

家幾夜來他總是啜泣，這裏除做一富人外，他什麼也不覺得。

在片刻以後，他似乎好些，我開始想到能告訴他少化些錢。因為我知道他尙留下一片——在第一次克爾汪克斯公司經營金錢上受到可怕的命運。

一夜早晨，他在我臨中央公園西的樓上早餐，並且像很可信任的。他開了窗子所以能飼餵在那面啄食的鳥，轉着肩喊我，「轉向那邊，孩子，是不是這些叢樹很好看，仍煤黑的樹上都抽着綠芽呢？」他很的從容看着。所以我說，「幸運兒，我要對你說。」我說。「幸運兒，這幾天你覺得很快樂。」

於是他說：「是的，我很好。你要不要知道爲什麼使我這樣的快感？」我開始覺得膝頭前進，我說：「是的，我希望要知道什麼使你感到快感。」

他說：「坎拿大剪邊雜的事業使我感到快樂，牠將來再使華爾街上全都知道我何以叫做幸運兒。」我的心又轉了，使我像第一次的回擊，當他吻着我并告別說：「你不信我是幸運兒嗎？」

「我說：「是的。」

「他說：「你不信你的幸運兒在五月底爲富有嗎？」

「我說：「當然的。」

當他離開這房間，我立刻叫別爾斯班，我像普通所問的：「關於坎拿大剪邊羅事業你知道嗎？」

他當我耳聾的笑我。我發狂地說：「聽一個有趣的故事。」

「當然」他說：「你要告訴我什麼。」

「我試加興奮，并保持着態度。」實誠些」我說，「這是否凶厲的？」

他說，「這是可怕，確是可怕的。」

「我能否在短期中賣却牠？」我問。

「我懷疑着。牠們是死的；這不能成爲有價值，除非一食客有五十年不到華爾街上來獨一個來時。」

「我猜想我哭了。他說：「你吃了什麼？對我的喉嚨這樣的滑稽？」

我說：「我得到一種概念，我想得些錢，有結果成爲窮困的女孩子，」我說，「這對我是太難堪了。」

「那時我得到五百元錢。這比以前在賭室時多了二十倍。想把我的心拿出來盛在他的心中，因爲他自己絕不會給他以和平。他正是一個孩子，悲哀像孩子——只有他不能像孩子拋丟一物。這時我倆在夜間並不到旅館或俱樂部，這一部是錢全已化盡，一部則我想如果他聽

到不論何人叫他「幸運兒」現在他們是這樣時，他必將死了。

「於是有幾人控告他做些小事業，前在那邊他所做的，——確是小的工作。他不能發現這些，或我所掩蓋的別的途徑。這好像有二萬二千元，但他一無所得。當他售去所有的珠寶，僅足使他們不再向他訴訟，亦沒有一錢多下來。

「「幸運兒」我說，「那裏有一件事要你去做的。你須得離開這城鎮。」

「他說：「在加力福尼亞我可以得到工作，我也可把家庭搬回住在那裏。我相信你是對的，甜蜜的。但我的上帝，我如何可以失却你！」

「「你不會失却我，幸運兒。」我說，「倘若你獨帶了我去。」

「他只是看着我，「你不要把生命給與一個窮人，」他說。

「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如他獨來時我相近於我把生命不會給與任何人，我也沒有勇氣告訴他，我淨有六萬五千元在我手裏，讓我獨自罷，像以前般。所以我說：「我除了你不把生命向着何人。何以呢，你是我的幸運兒，倘若你走了，我的幸運呢？」

他溫柔地看着，看着，并看着我。「你肯同我結婚嗎？」他說。

「我可以從明顯的事實看出他腦裏輾轉地，我是他在宇宙中最欲愛的一個女人。他想這確足自負，有一個姑娘，她離開跟在後面的所有富人，和他失却一切後的那禮拜結婚。這於

他生爲富人尙未絕望。富人並沒有這種幻想，他們所得的東西都死板極了。但我十分知道，這對他最好的東西，所以我說：「是的我要。」

「我們走到市政廳去，在報紙上議論紛紛。這事可以造成許多種新聞。我知道這使他貫透，他是深切的憂鬱。我們整理行裝買了票到加立福尼亞，到散勿賴歇斯珂。這攀乃賴達地方是相近於羅安其斯，在該處習慣上也叫他做「幸運兒」。對於我，這是充足的理由何以我親近着散勿賴歇斯珂。在那邊他有個叔父，給與他工作。我囑他有一會客室，雖然看來我們不能供給牠照他所知，因爲我對他說我們無論如何要離開紐約。」

「許，在支加哥旅行第一部是十分的酸楚。我猜他絕無離開紐約意，除非趁着私人的車子。他像發呆的，要我在他旁邊坐着。於是在離開支加哥有次他欣悅的說：「好的，下次我打從這裏來時他們爲知道我來。我並未埋葬，我並未死却，何以，我並不口渴。我再來時，要把他們鎮壓下來。我在他們臉上載指着？」於是昨天他想下來，在飯後顯着可怕。當我們回到會客室，他不穿衣服，眼瞪視着天花板的眠在床上。」

「這算什麼事，幸運兒，」我問。

「我要成一個被雇者，」他說。「我將要成一叔父舊貨店中的被雇者，有他的生財，兩個人，同一隻黃狗。我要使我店有二十個職員，看來像一雜貨店的樣子。」

「小孩子，」我說，「不要發呆。將來爲大的。」

「他並不看我，只瞪視着天花板，毫不露笑容的。」

「所以我解脫與他無謂的喧鬧，我脫去衣服，披上桃色的夜服，這衣服是他所必要帶去的，我過去并跪在他床上。」

「讓我進來，」我說。

「解脫這些，」他說，同時他還凝視着那天花板。

「不要這樣下賤，」我說，「因爲我對孩子守着祕密，你不要去做一雇員，」我說，「你不必進別人的店，我們有自己的田地。」

「你是什麼意思。」他說。

「你忘却我自己有錢的，」我說。「我有十一萬塊錢好價的債票，我們將來一部份放在農田，其餘的去投資，」我又說：「我們將來不要再想到股票市價。」

「他坐起來，「你什麼意思，你有十一萬元錢嗎？」他說：「三月時你說你有四萬五千塊錢呢。」

「許，所以我有，所以我有，」我說，「但那是三月。」

「你是什麼意思，這是三月？」他說。他牽着我的背心：「是否比我富的人已前給與

你錢？」

「我不發笑，除非他不說，「比我富的人，」哦，可憐的小羊，可憐的小羊！我說：「你明知我在和你一起，沒有同別男人接觸。」

「他說：「那麼你從何處得到這錢。」

「我想說謊話，但我想實告訴對他好些。我說：「我在做股票買賣來的。」

「他說：「但如何？我沒有給你一些小獎，這並不是這樣失敗，連貓也笑起來。你常常告訴我得到一獎金，你三月前並非毫無所有，這爲給你所有的錢。」

「我說，「你自己給我小獎的。」

「他說，「你在說謊。」

「我說：「我說實話。我常知道你不是天生的富人，富人並不像你這樣的人。他們沒有含笑的眼睛。」我說，試把他迷住。「他們沒有許多功夫放在小事上像你一般；他們絕不飼餵窗外的鳥，并歡呼當嫩芽從樹上抽出。至於股票，他們不希望；但知道的。他們不像你愛着我的愛一個女人，躲避像你的母親，他們常起着煩惱，並不像你的甜蜜。他們經過時是充滿醜惡與下流。他們能擺脫，你不能擺脫的。我常與紐約的富人出去，十五年前的富人我都當知道。不論如何他們都和你不同。所以當你計算你的股票使你富時，我知道他們反使你貧

乏，所以我立刻就賣却。」

「他轉背。我知道他思緒不正。像愚漢的我接下去：「所以我得到這錢，實是你的。我們要買塊像你所說的田，我們需要工作，但不必到過份的艱苦，我們可以有最赫奕的生活，或者可得到一些錢，但這並不這樣。孩子，拿你的 Mummy 這些，并告訴她你和她同住在田上的生活是太苦了！」

「他像不會聽到我所說的一句，只是不視着我。「你想這裏有一規律，我將來是不能夠成爲富人嗎？」

「成爲富人的不是像你的人。」

「你有了這許多錢由於每時和我相反而行？」他說。

「當然我這樣做，甜密的」我說：「但這算什麼意味？」

「你不信我的幸運嗎？」他說。

「不在於股票市場上，」我說。

「在此，他從床上起來，開始下視着地板，這裏有我們的錢袋，一點也不注意我的。」

「不僅在股票市場上你沒有幸運，」我說，「但這不是全生如此。你不記得在田中將是怎樣，當你是一孩子嗎？」

「他知道他要尋的是什麼，這是一只錢袋，我沒有包起來，這是從那樓上帶來的。」

「哦，賤貨，離開牠，」盲觸地，他說，「一個人沒有幸運，他話着有什麼好呢？」

「於是我看出他非常困腦，也失却意識。他的眼趨於衰邁，也不再像一孩子的看法。於是我覺得留這樣的笨漢在我桃色的夜服，同時，他愚蠢的常服，我轉身，把自己輕投在自己的床上并哀號着。等到我聽到——我以前怎樣做。上帝，我如何渴望在第一分鐘所以這是我被他擊了？」

於是在那裏她淒婉地哭了，甚於我以前想到人類所能哭的淒楚。失却她軟溫的美麗，不適合快樂的，允許是或此或彼挪揄她的悲哀，從狹床的這邊到那邊，我找不出合宜的名詞去安慰她，雖然無疑的，這裏有字可以安慰那賭徒羣中的女人，我懷疑，他們是在宇宙中所說的。這裏對於我們悲哀的解釋，是顯出此後嚴密的留存着。

「於是，這是早晨發着閃光站在加力福尼亞山上，與我們相見時，我的丈夫偶然進來，擦擦他的手，否則自己的舉止表示一種滿足的不適合，這是醫生們從復活中出來臉上所表現的，由此顯見較不偏于意志及缺乏理智。」

「好的，」他對馬丁維賽太太說：「那位你的青年此後將要靜養。」

她看來好像最下等的宴會中的歌女，從不會到一個女巡警的車廂。她擦擦她的手像是在

祈禱着。

「是的，」我的丈夫進去。「那子彈很奇蹟的不損傷他的胸，出血症也很好的乾了。」

「我現在一人可以到他那面嗎？」

「你可以看他，他是睡着。」

「我是要去看看他。」

他從跳床上出，到了門邊。但在道上，一種思緒打擊她，看看我的丈夫喃喃地作着惱困的語句像是他對怪物允許一半恥着的言諾而最後為消滅她的：

「使他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幸運——在他胸上……他想到他有一很好的幸運。」

著者在小說，往往喜引用美國的俗語，及下等人講英文的腔調，這可以說他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

（譯者）

晨 (續完)

辛克萊著
王墳譯

第七章

他是一個身材偉碩的人，約摸有卅五歲的雜種；臉子像非洲人，可是還要過分些——彷彿一個藝術家在英武氣概中幻現的造像。苦痛和慘況刻畫在面上，嚴肅的堅決獵伏在嘴邊；額角既寬闊，眼睛也銳利。這人說話起來，非常的鎮定，好像他已習爲慣例的；而且他的聲音也極沉重和有力。

他說：「諸位，當他們要我在波士頓再作一次講演時，我對自己說這裏應該是新的了。每次人家要我講，常常預先對我說，「我們很希望聽你自己的故事；我們知道聽衆也很歡迎的；我們以爲除了你的故事以外，實在沒有什麼更能夠引起人家注意哩。」朋友，這當然是對的，然而在我一方面却很難；我告訴你們吧，如果游遍全美洲的大陸時，夜夜講這同樣的故事，那真叫我活受罪了。所以我又對我自己說，波士頓的人是知道我的故事的，我可以原本地答應下來。但是，諸位，一小時前我正在吃飯的時候，收到一個紙條，如今已在我手

裏，是由你們城中的名紳寫來的：

「親愛的富來特里克，——今晚我來聽講，并攜一位南方的小朋友，他爲黑奴的問題正在困惑着。我希望你今夜不要講那玄妙的東西——講你的故事吧！」

講演者暫停，聽衆歡笑而鼓掌。愛倫紅着臉，有些顫，覺得每一只眼睛，彷彿全釘着他。

「我在此地見到那訪員，」講演者將信摺疊好，放到袋裏說。「所以我一定就順從；你們，其餘的聽衆，也能夠明瞭吧。」於是從其餘的聽衆間，咆哮着一陣熱烈的鼓掌。

講演者是曾在愛德華羅愛特參將的家園充當過奴隸的，那地方則在曼里萊東岸的「食菌區域。」這所在是多沙而瘠瘦的土地，且居民又全然腐敗得好比沒有着靈魂的一樣。而參將的家園是曼里萊大戶人家的一個，也是全省的地主中最富裕且貴族的了。現在這講演者，便是從前參將家園裏管事的人小奴；他在一個靜僻的地方，同到別的孩子在祖母的保養之下生長起來。他用最簡單的話語，來敘述到當時生活的鎮靜；在那樣有味的講辭裏不到兩分鐘，愛倫是完全着魔了——這講演者是天賦有一種幻想的能力，而每句話都充滿了情感，能夠直刺聽衆的心之深處。那是什麼的驚異甚至就是什麼的神奇的经验，這年輕的南方人是得到了

！有一種顫慄在這年輕人的周身通過，於是他在座位上好像亟力要將自己的身子蹣跚，聳着肩而他的頭就伸向着前邊。誰能在一小時前來可以說服，說是一點鐘之後有人把南方那種南方新鮮的景象提示給那孩子，而那景象是這年輕的人從未會夢想得及的，然而現在則分明有詳細的敘述，送到每個人的耳鼓裏？

啊，這是一幅奴制的圖畫——從一個奴隸的口中描述出來！是什樣一種奇異的事情——你不知道了自己的年歲，你也不會知道你父親是怎樣的人，你也不會知道自己的兄弟姊妹存在于什麼地方！你的母親整天在田間工作之後要走了廿四哩路才得見到自己的小孩！你，已是隸屬給了別人，而不明白是什麼緣故，不明白是在什麼時候，更不明白這是什麼目的！

一個奴隸的兒子，他開始進入到那大的田園裏的時光，那裏的每件事物對於他便是每種的真實！嘈雜的遊所；牛馬的廄欄；棧房，廚房，洗衣作；雞棚，花棚，牛奶場；再有走廊和艸地，甬道和林叢的「大宅」。但是要將這一切顯現給一個黑奴，這已是一種奇特的景象了！——「這是曼里萊省裏一個偏僻的所在，很少同外界有所接觸，而且在這裏奴制是能夠也的確發展那惡毒的特點。鄰近的家園或田畝幾乎全屬於羅愛特參將的，否則也便是他個人的朋友們，這一些人都會得凶惡地來盛行蓄奴的制度。那田園就好比一個小小的國家，有他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章法，自己的規律和自己的習俗。省的法律在此地是不會發生着效力；

此地也不會有財產的爭執，因為一切都屬於着一個人。也不會容納宗教與政見。在隔膜這一點上說來，則彷彿有些像中古時代男爵的采地。是嚴肅；冷峻，也並不受到外界勢力的接觸；在人情與道德方面，則都在時代的後面有三百年！」

講演者在悽涼的况味中講他幼年的故事。他描述那「開底爐，」這婦人是管事人的廚子，而是一位可怖的巾幗英雄，她將大部分的食糧給自己的孩子吃，却讓其餘的人挨餓。他說到自己曾屢次偷吃過肉類的羹湯，也同到貓狗爭奪那殘餘的餅塊；在夜裏，他就爬到烟窗的角裏，將自己的脚伸進灰裏面想得些溫暖，或者便爬到麵粉堆裏，因為他的脚有時龜裂得可把手指甲插進去。

——于是他的態度是變了；面上升起着一陣好像要燃燒的熱火，他的言辭就像要飛燻着火星——然後他又描述到田園生活的另一面，關於這個愛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愛倫便在座位顫抖起來。「他們使可憐的奴隸吃最粗劣的麵粉，腐敗了的肉類，使他穿破碎的麻布衣服，不論在什麼季節，總得在田間作着苦役，一任暴風大雨吹打着襤褸的衣衫；也沒有一刻的餘裕可以使一個年輕的奴隸婦人，得以在籬邊饑她飢餓着的孩子——這一切苛刻的吝嗇就使那大宅不能成爲神聖的地域，這大宅便是羅愛特的家園。這裏是聖經中間一節的明確的例子；那些宅邸中高貴的富人，「服飾着紫色的華麗的衣裝，」而每天度着奢侈的生活。種子

是擺着多量的流血所得的美食，這些是從本地或外邊精選而得來的，於是這樣子彷彿爲了負着那麼許多的美食而呻吟了。田畝，樹林，河流和海洋都相當的進貢。非常的富裕和極度的浪費，使這宅邸時常充滿了悅目或適口的東西。這裏就有很多不爲充飢的東西，而牠們只要來滿足宅邸裏貴人的過度的奢慾。各種馴或野的雞鴨，珠雞，火雞，鵝和孔雀，飼養在各種圍欄中間，等牠們生長得肥胖起來，於是牠們就淌入了命運的渦流中去。鵝鳥，鶴鶉，雉鳩和鴿子；牛肉，犢肉，羊肉和鹿肉；還有吉塞比克地方的產品，鱒魚，鰻鯉，螃蟹和水龜；牛奶則大概也是東岸最好的一種；一個幾畝廣大的花園，由一個蘇格蘭運來的園丁管理。從鮑爾底摩採集了無花果，從西班牙收買了扁桃同葡萄，從法國則運來了酒液和白蘭地——一切是要點綴高貴的生活，在富麗與壓足中間，只有傲慢與怠惰是偃息着。一個高背龐大的椅後，站着了十五個男女婢僕，這些是從精細的選擇中挑揀出來，非但要忠實，而還得看到個人的外貌，態度的伶俐以及身材的嫵媚，有幾個在玉貌的婦人灼熱的臉旁搖着扇子；還有幾個是用着熱誠的眼光守候在左右，而且用很輕的脚步在主人吩咐之前就供給所要吩咐的一切，這些婢僕在羅愛特參將的家園便那麼樣組織成了一個黑人的貴族；而他們除了皮色之外，就沒有一樣和田間的黑人再相像；那些玲瓏小巧的婢女，穿上了年輕主婦們所賜並未破碎的絲衣，僕人也穿着上年輕主人們多餘的華服；在衣飾，外表，神采，態度，談吐，脾胃

和習慣上，這少數受恩的人，同到在田間給憂愁與饑餓磨難着的大衆，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了。對於世間的苦役，狗和馬反而很愉快地不必要去忍受。所以你可以在馬廄中找到卅五頭駿馬，只爲了馳騁的娛樂。馬廄的那邊有一所蓄狗的房屋——有二十五或三十頭的狗，牠們的生活，却足以使黑奴們望而生羨。然而還不止如此，且在羅愛特的款待中間，常常會使任何北方的牧師或商賈驚奇和眩目。從款待方面看來，而不去看到他田地間的情形，那末羅愛特純粹是一個好人的模範。在暑天的幾個星期裏，這宅邸就好比是一個旅館。這些機會中，他盡一切的可能使得來客們作樂與沉醉。看了這麼樣的豐盛的禮待，誰還能說羅愛特參將的奴僕不是優渥地待遇着呢？誰還能說他們做着這樣主人的奴隸而不自以爲榮幸呢；除了一個馱子，對那些動作輕巧靈便和壯嚴的人，以爲受到了主人的厚待，則誰還肯對他們表同情？然而這些除非是一個觀察者或居住者才得見到！假如有個戶經過他，羅愛特參將是不會認得的；他只認得了管事，而管事也只認識每畝田的督察者。那一個賓客願意去看到這些公寓，在夜裏這公寓中每一家的父母姊妹兄弟都蹣跚在一個房間潮濕的地板上，僅僅裹着一條極薄的氈子，而大家圍着一盞晦暗得快要死去的火？誰肯到一個病院去看看，這裏面是男女老幼躺在毫無遮蓋的木板上，從破的窗破的門裏，風雨可以自由的吹打進來，而他們是無力地呻吟着，患着可怖的病症？誰願意去問問那些破碎了的心兒——父母與子女，丈夫和妻室，在

每月奧斯丁烏爾特富爾克販賣黑奴者到這裏一次，將許多人帶了出去，於是他們便生生地永遠分離了？誰願意到那饑野的鄙塞和獸性的殘酷的田地去；這裏有醜陋的野獸，形狀倒彷彿像一個人，騎着馬或傲步着，而使那些心碎的男人和婦女背上縱橫的傷痕，自己也只爲了每月能得到三十塊洋錢——這種事情是什樣的可怖和殘忍！一個端正的人他甯可將自己的腦袋打破，然而決不願去幹這類勾當。」

這人，他忿怒得更可怕起來；眼睛幾乎爆發出火星，聲音是響得如風吼——而且突然地伸起那緊握的手，向着天空。「你們是什麼人，你們是什麼東西，而胆敢這樣的侮辱？有什麼權柄，有什麼勢力，你們竟站着在苦役人們的背上——你們是否是全部的擁有他們，好像是田間野獸一樣，可以任性宰割他們？有什麼理由，你們可以無厭足的把生活弄得如此豐富，却使百萬蒼生流着血淚而呻吟？在過去你們會爲他們做了些什麼，現在你們在爲他們做了點什麼，而如今他們却一定要爲你們服役在你們的宅邸中——爲你們的家庭和賓客，爲你們的馬匹與貓狗？你——蓄黑奴的年輕南方人——在你的全生命中，難道沒有發現過這些——你有到過你們的田畝間，看看我們一刻不停地在烈日下苦役，沒有休息也毫無希望；而且，且有見到過皮鞭笞撻在我們赤露而流血的背上，却從沒有夢想到我們是也有靈魂？看我——看我？」（他用手搥着自己的胸脯）「我難道沒有靈魂嗎？我難道沒有意志——天賦——上帝

——像你一樣的嗎？希望和情愛，愉快和憂愁——權利——像你一樣的嗎？「奴隸有眼睛嗎？假如你刺傷，我們豈不會出血嗎？假如你毒害，我們難道不會死的嗎？」然而你們竟敢像你們的狗和馬一般地出賣我們！回想起那恐怖的一夜，我離開着兄弟姊妹們——他們好比流雲一樣地星散了，雖然同在這一個世界裏邊，而我們決不會再碰見！然而你們竟以為可能做了這麼的惡事，却不想到在某一個機會的中間，上帝將加禍于你們，而破壞現實的一切！」——他暫時停息了一下；於是聽衆發出一陣的采聲，而愛倫則在坐着發怔。當講演者再繼續的時候，語氣變成了緩滯而沉靜。

「如果時候不限止我，那我可以把一切田園中所目睹的事情告訴給你們聽。我曾見到一個人站在河流中間，爲了違反吩咐不肯上來，于是就飲彈死去。也曾見到過一個婦人，給喝醉了的監督用桃木的棍棒鞭打着頭部，因爲她再敢對管事來哭訴，所以又遭到了大罵。我也曾見到過一個婦人，她的肘腕已縛着，給一個管事任性鞭打爲赤露的項背，因爲是拒絕了管事強姦。——但是我必須也說到我以後的生活——那時候因了上帝的恩賜，得以脫離那黑暗的魔窟。」

於是那講演者開始講到他被帶了鮑爾底摩，去服侍主人的親戚家的孩子；同時又講到一個仁慈的女主人教他讀書，後來她丈夫告訴她，這不是一件聰明的事情，因而便停止了。從

這裏，就可以見到一個美麗和靄的靈魂，漸漸地變成了粗暴和刻薄，一步步可以見到她壓迫與欺騙那別一種人類。真是奇怪和淒慘啦，他講到自己好像小孩子在黑暗中摸索着光亮，幸而到底發見了真理。

後來那管事是死了，財產也分散了，他的命運又來了一次大改變。這一次，他就到了聖米益爾，是瑪利蘭的一個捉鱧鯉的村子，而居民大多是飲酒漢。於是他又做了烏爾特軍長的財產，軍長是酷信宗教而會得唱讚美詩的，然而每星期他奴僕所吃的只有一啄的麵粉。他發現到新來的僕人不能全然服從，所以便賣給了夸凡，這是一個極頂蠻橫的人，而很出名的叫做「黑奴的蠢賊」，用了人在自己田間做工，而却毫無酬報。這麼一幅描述到蛇形的眼睛，卑鄙的覬覦，凶暴的殘忍的圖畫，使聽衆大為震驚。在一個抖峭的一月早晨，他慢步到了田間，真覺得自己「彷彿是剛離河水的一條網裏的魚。」「我也不過是遊戲而已，對於自己的利益與愉快，倒也並不計較的。在鮑爾底摩所得到的仁慈，把我馴服——我養成了一種心境；現在呢？我要像一頭蠻壯的野獸般，掙扎掉那個艱苦和永久禁錮的衡軛。」

第一天他穿在身上的衣服就給撕破，而三條橡樹牛刺棍的傷痕深深地印在他背上。「從清晨到深夜我必得在田間或林中做着艱苦的工作。在有些季候則我們的苦工要到午夜十一時與十二時才得停止。假如說在我的生命中曾喝過了奴隸的苦酒，那末這便是到了夸凡家的開

始六個月。我們的苦工是四季都得拚着命來做的——不管是太熱或者太冷。我們在田間工作，也不顧到是下雨，飄雪和大風。夸凡畢竟是摧殘了我；糟蹋了我肉體，毀壞了我靈魂。我天然的彈力是鬆弛了；我天賦的智慧也凋殘了；我讀書的性癖也消失了；我閃爍的月光也跟着逝去了；奴制的黑幕緊罩着我，看看一個人便這麼生生地變成了野獸！」

愛倫的全生命中決不會忘却在此刻聽講時所引起的情緒。也不必再多聽下去；就這些已經對於他很足夠的了。

然而那黑奴又描述到頂點的時候，他坐着仍是在發抖——有一次七月炎熱的天氣，他躺倒在田裏哮喘，而他遭到胡桃木板在頭上的抽打——于是他便逃走，一個血肉的軀體忍受不了這些傷痛，因而他暈昏過去，周身染滿了血痕，是那麽樣的可怕，他去見了原主，但結果只是仍然遣送回去，說是假如他還想反抗，那就失掉一年的工資。有一個星期光景，他藏匿在低濕的所在，給另外一個黑奴維護，最後他回去的時候，夸凡又要鞭打，然而一種忿怒立時好像在爆發起來，他竟敢就動手來對打。當時一個違抗主人的奴隸是要置于死罪的；幸而夸凡他要保持「黑奴的盜賊」的令名，所以並沒有將失敗于一個十六歲奴隸的事宣佈出來。在此後相處的六個月中，夸凡沒有對他染指過一次。他的抗議是這樣，「寧願你殺我，不願你辱我。」

然後又講到許多冒險的事情；結果，他逃到了鮑爾底摩，在這裏他得到了遁逃的方便。用了簡單的語句將這些約略的表過；於是他鬆弛了敘述的方面，而爆出了熱烈，威嚇，譏諷和抗辯的言辭——幾乎要下淚。愛倫僅在從前聽過一次這樣激昂的演講，那次是楊珊。此刻講演者停止了，而聽衆全屏息地呆瞪着，再後幾分鐘人們便在紛亂中星散。

愛倫出了會場，在街上靜靜地走。他們經了大街，走過公寓之後，那孩子抬起頭慘愴地問道：「威廉叔，那個人是誰呢？」

「他叫富萊特 克陶格拉斯。」

愛倫沒有說什麼，他默默地走。於是又突然很熱切的說：「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們的家奴是會這樣凍餒的！」

「愛倫，我並不，」叔叔說；「我並不以為南方的好人待他們的奴隸比我還要壞。然而，孩子，假如世界上全是了好人，那末許多問題都可以解決了。我的姊夫有一次曾坐在一個菲萊台爾菲亞逃奴的床口，那逃奴走了六天六夜的雪地，脚是冰凍了，而他變成了瘋子；背脊上有着一條條的裂痕，每個指頭都脫落了指甲。」

那孩子是畏縮着也不說一句話。「設想到一個供養得好好的上流人的女兒！設想到她被

賣在市場上——」

「他們不會出賣的！」孩子喊着說。「一個上流人是不會——」

「哦，是的，」叔叔插着說；「但是，如果他的營業失敗或者房屋燒了，而不能清償他的債務呢？如果他是死了，而繼承者不夠化費他的遺產呢？愛倫，有近乎白種的姑娘，每天帶到紐奧蘭，比較帶來的奴隸有到八倍到十倍的多。這差不多是大家知道的，湯美斯甲富森的女兒曾經出賣過一千元錢。」

那孩子只是向前走，仍然沉默着。「當然的，」叔叔繼續下去說，「不是許多的奴隸全像陶格拉斯的有天才——假如是都如他一樣，則我告訴你，事情就不會這樣了。我從觀察中知道，有許多是並不什樣的受苦着。若是全讓奴隸自己去計劃，那末奴隸的解放自然還有很多的光。愛倫，但是我們也反對奴制，因為這是白人的罪惡。」

「你的意思是不是以為蓄奴是罪惡的嗎？」

「是的；這制度只根據了一點勢力，所以我們對於高等的文化不能發展了。從文化一方面講，無論有怎樣的改變，而南方的社會却始終是狹小的和荒蕪的；牠在文學，科學，藝術或哲學各項，以前既未有過細微的貢獻，即使以後一千年也不會有。」

假如在兩三年之前，愛倫對於這一類話一定有所反抗；而現在他畢竟是沉默着了。

「你以為奴制是合理的，」叔叔又說，「因為黑人都是下愚；然而這也不只是黑人——你看看白人中間的勞働者。你也不用我來指示一個新英倫的農夫和南方一個「窮苦的白人」的區別；那也只是污瀆勞工阻礙獨立的制度的結果。南方那些可憐的人，要是棄掉了黑奴，他們便不能自己耕種，即使能工作也不會趕得上；所以他們只能看着漸漸失掉肥沃的土地，而收穫因之年年的減少。南方蓄奴的人以為這些事情並無什麼關係；不幸這制度正遭着人家的反對，我們是只有着兩條路，一方面是將這攻擊消滅而另一面則給他們制服。」

愛倫愕然；這意思倒是非常的熟悉。「爲什麼呢？」他問。

「每一個活着的東西必得要生長，」奧底斯教授回答說；「奴制亦然。奴隸是一種浪費的機械；他只能想一部分的材料變成了能力。結果，你用了奴隸的工役只種着最好的土地；每一塊田種過了十熟或是甘熟的棉花，則不得不另換上一塊土地。譬如阜琴尼亞是一個輸出品很多的省分——這裏時常用煙艸裝在桶裏；滾着幾百里路到那市場上去；而如今，阜琴尼亞幾乎已消耗完盡，甚至還不夠供給自己的百姓——因為南方對於奴隸的高求，抬高了奴隸的價格。假如南方人仍然如此下去，則在另一個時代，密西西比和坦克塞斯也會到那種情形，再以後，甚至墨西哥和中美洲也會得如此。那次墨西哥的戰爭，自然只是蓄奴者的十字軍，其間北方的政客浦爾克和褒卡甯被利用做一種工具；這是奴制所受到最大的希望事情，

比了十五年來解放黑奴的呼喝還能使北方的人們對於國事的警醒。這意義是說奴制侵食了現在所有的區域，不得不再蔓延到別處。你得知道，南方人真是可憐，他們不明白其中是爲什麼道理。」

這些話在這孩子只值得驚奇，是許多有意義的道理，而在他則全然不能瞭解。「但是楊珊說，」他說，「原因只是在賦稅。」

「這話是毫無根據的，」奧底斯教授回答道，「工商業在這裏一樣得以完全發展，也可以自由競爭；除了幾樁特殊的事情，實在也用不到什麼保護，我並不否認賦稅對於南方人是有害的，從百姓中間征斂了去，却供給少數私人的消費。假如南方人爲了這事而受損失，也只是制度的弱點而已——除了奴隸，沒有能夠製造。」

愛倫又說：「他說南方人不需要工商業。」

「是的，」叔叔回答說，「但是南方人也應該明白牠的結果，這是在生活方面的一種失敗。無論楊珊歡喜或不歡喜，贊成或不贊成，沒有人可以否認到工商業在文化的地位上比農業的地位高；同時也不能否認到一個社會假如牠不能向前則便是落後。」

他們靜靜地再走了一忽，愛倫的頭有點旋轉了。他喊：「這個太可怖了！你不能設想牠！我在這裏很明白了這裏的情形，但是你不能知道到南方的什麼！」

「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那的確有關係的！」孩子又喊道。「因為他們並不如此，而他們也不願落伍的。這是事實，假如對於奴制再要長此的攻擊，則他們將要破壞聯邦——他們要退出了！」叔叔的臉色變得很莊嚴。「是的，」他說，「我全知道的。但是，第一我很懷疑他們是否能這麼做。」

「然而威廉叔你真沒有明瞭他們！倘若甲富森戴維斯此刻聽到你這些話，則他在明天一定要把密西西比退出了聯邦。」

教授微笑了。他說：「然而你就很難使我相信南方人全會照着戴維斯做去。即使他們是那麼做了，那也沒有什麼，不過他們仍是必得要加入。」

愛倫又愕然。「這是什麼意思？」他問。「你的意思是不是用武力？」

「是的。」

那孩子很爲之震驚。喘着說「你是否要征服南方人嗎？」

「是的。」

「但是——但是——」愛倫差不多沒有一句話可以說——「威廉叔你不能有這樣的意思的！整個的世界也不能征服了南方人！」

奧底斯教授又微笑了。「無疑的，這個思想對於你自然是很新鮮的，」他說。「親愛的愛倫，人們應當及早將這生活講給戴維斯教授聽。因為，假如南方人要破壞聯邦呢，那我決不知道愛護國家的人除了拚死去防衛之外，要做些什麼。」

「爲什麼？」孩子問。

「只爲了破壞聯邦的意義是將把我們所謂的美國的一切全然破毀而置于死命。美國是由和進步的；你假如破壞了國家，則勢必如歐洲的聯盟和軍隊相對立；只要一代的時光，已很足夠把我們美國的希望與冀求撲滅。」

「我不懂，」繼續着說，「一個有思想的人爲什麼希望自己的政府在並無形的中間消逝。譬如看密西西比。西北的人難道有仇敵的勢力來扼住牠的咽喉嗎？那一片境界——誰能夠征服牠？那南方的堡壘——在毫無戰爭中而當局者敢胆去放棄？愛倫，那是獸事！」

「但是威廉叔，」顫抖着的孩子說，「南方人有一種權力來可以退出的！」

「你意思是憲法方面嗎？」

「是的。」

「我從未聽過一個憲法是說到預備自己死的。當然，憲法不會在顯明的辭句中說起這事情；但是制憲法的人分明要謀各省的結合。這樣，憲法已施行了五六十年，但沒有人問起過

是否能夠通行。我們中間有些人以爲我們是一個國家，而在做着國家的一切工作；戴維斯則否認，但是不要讓他在這方面有一種誤解，假如要證明那必得需要革命，這革命便是戰爭。」

「這是一件可怖的事件。」愛倫喊着說。

「是的。」回答說，「聯邦的解散對於我也一樣是可怖。你要知道只少數人注意到真理，而真理是一個可怖的女神，有人忽略了她，那便得遭受嚴重的刑罰。主張解散聯邦的人，他們在和平與自由中生長，却忘掉了生命嚴肅的事實。我們現在找到了光榮，這是經過了長時期中血和淚所征服的；用凶猛的武力使牠脫離了混亂，也用了凶猛的武力使牠掃除毀壞的惡勢。這就所謂「主權」，但這名稱也只是抽象的；牠便是民衆們自衛的本能——他們的理想和他們的習俗。我們安分的人；但是，愛倫，你須牢記了我的話，假如有一個人把一隻手放在我們國旗上而想破毀，那末這會引起一省的人一種狂暴的咒咀——孩子，我想每個人要去拚命的！」

愛倫走着，頭有一點矜持不住的搖動，他緊握着的手插在衣袋裏。「征服那南方人！」他輕輕地自語。「天啊！征服那南方人！威廉叔，那的確是不可見的！」他突然好像喊出來的樣子。「那的確是不可見的！」

「也許不，」叔叔悄悄的說。「歌德說，只有人纔有不可能的事，你知道。我們是有靈魂的，而這種魂靈在某種機會中牠得生長起來。愛倫，這便是我們持論中間的問題——唯一的。利用了我們的學校，報章或一切其他的方便，我們可以告訴人類去救國家及我們祖先遺傳下來的自由和光榮。或者從另一方面，我們也許要失敗的——在文化上面，我們的地位也許還在南方各省之下。」

——「主張退出的人，應該始終要堅持到底，」奧底斯稍稍停歇之後仍然繼續着說。「南方既然要退出聯邦，則南部幾省也未始不可退出牠們的團體？我完全知道卡爾項的意見——譬如卡爾項非常羨慕波蘭的憲法。那邊是一個地方分權制的政府——任何武士可以在自己的議會中反對了法律，現在的南加洛林那豈非也是如此的？但是如今波蘭在那裏呢？你看，那些事實裏頭嚴重的意義；波蘭到結果是看見的，以及跋扈的武士也全見到的。我們覺得一切都很安靜且平穩，所以竟忘却在周遭的敵人，他們不歡喜我們的方法，仇視我們，而想在可能的中間把我們撕成粉碎。戴維斯將我們分裂成片片，彷彿是爲了英國和法國的利益！」

「我的祖父時常談起的。」愛倫用低微的聲音說。

「所有年長的愛國志士，全知道得很清楚的。」叔叔說。「他們也深恨這奴制，潘屈列

克·亨利，華盛頓和甲富森都是主張廢除奴制者——他們都把自己的奴隸放掉了。自從軋棉機發明以來，南方便有一種寡頭的政治，他們的勢力確是被奴制所形成，對於其他各國的趨向，他們全好像有毀壞的含意。我們設想，假如現在有一個嚴格的條約成立了，那末有多少的時光可以維持。我們總是能忠實地守住一切的法約，即使對於逃奴的法律也是如此；但是，你看我是否說謊——南方人是否在不久以後要毀壞牠。對於這事的整個意見，完全是出于被動的；我不是因為攻擊有所藉口，我只是有所等候。假如南方人也是這樣的等候呢，那末文化的幽靜而無可抗制的力，能夠在廿年之後給我們自由。我們確切地明悉了自己新的領土；三十四年以前我們得到密朝利過去的地方，現在又得到了加利福尼亞，將來也可得到新墨西哥。每年，新的領土上住滿了僑民，在奴制的四周潛伏着要爆發的動搖。假如我們要使這事情做得很安穩而合法，那末可以將這些卑鄙的人在他們未知之前捉住，你和我就可以坐着他們窺死。我是這樣馨香而祝禱着，孩子；這個比了退出和戰爭要好得多。」

他們走到奧底斯家的門口停步了。「你要不要我陪着到家裏去？」他說。

「不，」愛倫回答說，「不要驚擾你。」

「再會，」叔叔同他攙着手說，「我知道這些都是很難的事情，但是你不久便會明瞭

的。」

孩子轉過身就走了。他聽得太多了，頭裏有點兒打轉。他也不能到家裏去——因而他一直是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將可怕的思想再三的回味，于是他就和戰爭及恐怖的幻想相激戰。當他抬頭的時候，他才知道自己在着城市的熱鬧區域，光亮地標明着是華盛頓街有一排排店舖。「我們可以將這些卑鄙的人在他們未知之前捉住，」他對自己低語着，「你和我就可以坐着他們望死！」

——在一堆人叢的外邊，他只能站着了。人叢是幾乎堆過了界石，他聽到一種聲音，於是繞到了那邊，對四圍望望。人堆是擁擠着發出嘈雜的喧語，且向着一個報館的窗口湧去，那邊有着一塊告白板。那上面第一行的字句愛倫能夠看得到，他的心就突然地跳動起來。他不顧什麼地直衝進去，並且擠到了能夠完全讀到那字句的地方。他所讀到的文字好比一些火花在面前跳躍着；在驚奇，踟躕和恐怖中間他將這字句一遍一遍地讀；牠們在他心的深處起了熱燃的焦灼，使這孩子受着苦痛幾乎到昏迷：

撤消密朝利和約！！

據參議院之尼勃拉斯加委員會報告，所有領土，均可實行奴制！

三十四年歷史之和約，宣告非法！

參議員陶格拉斯候選總統——運動南方人之投票！

在下面，還閃爍着三個大字；人們都沒有看得清，然而在愛倫的眼睛中，彷彿在跳着魔鬼的舞蹈：

退出，和戰爭！

——(完)

翻譯此書的動機，已有到兩年了，但因為自己很忙，又沒有好的心緒，所以擱置。今春；羅洪慈惠着我，纔將這部長篇開始譯。中間且有許多地方是難翻的，謝謝她。然此稿因倉猝發刊，其中的譯名大概都是杜撰；候我在另印單本時，好好的改正吧。

——王瑛附識。

三，十二日。

當代文學評論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 | | | |
|-----------|------|------|
| 一把緊捏 | (創作) | 許欽文 |
| 殺害 | (創作) | 李贊華 |
| 雅琵琶 | (創作) | 蘇靈 |
| 曼冬梨的婚禮 | (小說) | 段可情譯 |
| 敘事詩與抒情詩 | (理論) | 孫佷工譯 |
| 霍甫特曼的熱情之書 | (詩選) | 劉大杰譯 |
| 廢墟之歌 | (詩選) | 丁丁 |
| 重見 | (詩選) | 梅痕 |
| 少女之春 | (詩選) | 邵冠華 |
| 英美小說現在與將來 | (續) | 趙景深譯 |
| 脫了軌道的星球 | (續) | 張資平 |

小雞

荷蘭 H. H. Heijermans 譯作

「我有些特別東西，羅。」

「什麼東西？」

「且，去看看廚房裏的碗廚。」

羅，他是剛正極當心地點了燈，因為他不要打碎了燈罩，那是在近來三個月來已會敲破了，並不慌忙。他先在小火爐上暖了他的粗大醜劣的手。

「現在去看看。」

「你先對我說是什麼東西？」

「不，那是一樣令人吃驚的東西。」

最後他到廚房去，燃了根火柴，把火光投在碗廚上。

「好個愚蠢！」他大聲說。

「什麼？」

「好個愚蠢！你把牠怎樣炸法？」

「用牛奶鍋。」

「那雞太大容不下。」

「我已量過了。」

「但你不知道怎樣把牠炸法。」

「呀，我知道。」

「你會弄糟了牠。」

但到現在我也慣于人來懷疑我的能力了。自從我要試驗軟煎蛋糕的日子起，那就是說一種新法的軟煎蛋糕，在那裏面我攪了一匙的 *Pommerans* 苦味啤酒在那打碎了的蛋裏，羅對我的信仰已消失了。可是那軟煎蛋糕樣子很美麗，紅褐色，這裏那裏還起着小而黑的點子，底下是黃銅色，羅硬說是它有松脂味。自然他的妒忌才使他這樣說，因為那念頭他先不曾想着。但大概說來，我也不用來推薦一種 *Pommerans* 軟煎蛋糕。那好像在一個人的胃裏積得有點不大好過。

「你會弄糟了牠的。」

「且等一下子看。」我是不用來讓他知道我會在前門和農人交談了一陣過。他要我（那就是，那農夫）一基特又二角半錢。在爭論了一些價錢後我出了九角錢買了牠，隔街那面的

人都那樣非常注意地望着我手中的小雞，所以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站在前門來講廚房裏的事。在我付了價錢以後我繼續那交談。

「你可又恰巧知道怎樣來炸一隻小雞？」一種闊大的譁笑展現在他雀斑的臉上，好像他懊悔他以低了原價三角半來賣一隻小雞給一個這樣不知小雞之道的人。

「你得要親自來炸嗎？」

「是的，管家人今天是去結婚去了。」

「好，那先把牠煮一會兒，然後再在奶油中豐厚地炸牠半個鐘頭光景。」

「到那時候可會全煮好了？」

「當然，你能夠不費勁地把牠撕了開來。」

「但這可是隻新鮮的小雞？」我問，當我嗅嗅那隻雞。

「你以為我會賣臭東西的嗎？你不應那樣狠狠不罷的嗅那裏面。」

羅站在那裏對我譁笑，當我開始拿了我們一把神奇不可思議的刀來鋸掉雞腿，那把刀是依舊快利，且從來還不會見過磨刀石過。我說，那是一種錯誤，廚房裏的刀應該磨快。我們曾在冷水中洗淨我們的刀到現在已有兩年。肌肉和刀很有了一番格鬥。但一個荷蘭人，由於與水爭搏出名，是不會被小雞的腿所嚇倒的。披潑士和撲爾勝利的啣了腳到花園去。

「那在牛奶鍋裏不相稱。」

「現在請不要自大，你應該這樣子的放。」

小雞躺在狹的鋼鍋裏（那容不下二品的牛奶）在一種祈禱的姿態裏，翅膀上的肉向上疊起，脚硬逼向橫。倒了些水在鍋裏并放了一把鹽，我們二人又專心于我們的工作。女子對烹飪大驚小怪，但那是很容易同時烹飪同時看書。

我在讀 Couperus 作的「世界和平」；一本令人捧腹絕倒的書，那容許一個人留意着小雞。那又有什麼奇怪女子們崇拜 Couperus？

我正沉溺于鼎沸聲中，其時羅從別室喊出。

「喂！」

「呀？」

「我們從這裏頭能有小雞湯。」

「呀，不能，你不能喝那種髒水。」

「你單曉得這點，人家在家裏又怎樣做小雞湯的？」

「那是這樣，但那將非常薄。」

「倘如你讓牠儘煮得久，燒出了味來你會得到絕好的肉湯。」

化九角錢炸雞之外外加雞湯當然便宜。

過了一刻鐘後水是這樣怕人的氣勢地向四面噴出。所以我擔心着那整個的雞。羅拿了二隻大湯盆到來。當心地我泌那滾沸的雞肉湯到盆子裏，一面湊着煤箱的上面端着鍋，小雞好像受了一份過量的情感的影響。我放了一份容量很不小的牛奶到鍋裏，并按了一隻盆子在頂上，爲要爛那小雞。於是我們嚐嚐湯味。「那是很不錯，」羅說，如他慣常批評的口吻。

我喝那湯：一匙，二匙，三匙。

「那得更要一些鹽，」羅率然說。我們又加了些鹽。

可是，當偶然地，我抬起頭，見到羅以匙舀着我們的湯，我忍俊不住發了這樣一陣大笑以致我怎樣也掩住不下來。

「爲什麼你儘笑，你小癡子？」

我繼續大笑，羅的湯吃歪到別的所在去。

這樣我們倆人就站着在那裏縱聲大笑，手裏端着盆子，直到末了我把我的湯倒了到溝裏去。

但羅，他先揚說湯是極好，覺得爲面子起見不得不再吃幾匙，直至五匙或六匙之後，他是逼得說出他是不能再喝下去了。

把「世界和平」兜在我的膝上，我靠近着那炸着的小雞坐着看伺。二隻狗披潑士和撲爾，牠們明白什麼重要事是發生了，樣子不安的對着我的腿磨擦着身。

「那味兒刮刮叫。」羅說。

一種合人口味的炸雞味兒，一種類乎的香氣，那無可形容，浸透全室。奇怪沒有音樂作曲家從來從一隻炸着的小雞的唧唧聲中吸取靈感。

鈴響了。那是洛勃。

「這裏味道不錯，」他頭一句話就說。

「脫了你的外褂，留在這裏吃飯。」

「好」洛勃說。「非常高興。」

「我們立刻就來動手吃，你同時也喜歡喝些湯嗎？」

洛勃是變得神經興奮起來。

「肉湯？好，拿來。」

「我們原想留着到明天吃。我們每一個已吃了一份。」

洛勃開始向他的盆子使用他的匙，那盆子我是擋着使羅夠不到手。我是用那「世界和平」當一扇遮屏，而羅一方却有着不知多少事在別室裏奔忙。

「好湯，你可以爲是這樣？」

「出色。」那將來有希望的製藥師客氣地說。在吃了第五或第六匙後他開始慢下來了。我是怕望着羅。

「那可是正合你的口味？」

「啊，是，那得要一些些香料。」

「羅，給洛勃些鹽。」

羅拿了鹽來，洛勃繼續喝，非常地慢，盡量地出汗，吃幾匙停一停。

「這裏是極熱，」他批評說。

在別室裏羅縱聲笑出。「沒什麼，」他辯解，「我是正在看一則笑話。」

洛勃吃完了。「人喝了湯就要熱起來，囉？」

現在我們擺好桌子，小雞移到一隻圓盆子裏來。

雞是顯示一處可疑的黑點，肉汁又是一種異樣的，墨黑的顏色，像墨黑的煤。自然羅是擔任來切。

「那是燒枯了，」他說。

「不要多噉咕，那看似噉哈。」皮是焦黑了。

「那肉汁似乎有些苦」洛勃說。

「大約那廚子又加了些 Pommerans 了」羅暗諷說。

我一聲不響的吃着，推究着道理。

小雞將不再進我們的屋子來了。

洛勃申說說是生了二天的病，是為我們的混合的湯與炸雞所起。

作者，他的名字是多半與荷蘭戲劇相關連，有一時是和 De Telegraf 有關係，在那上面他投了不少的 *Clener Skitch*，後來集成爲「*Falklands*」。此篇即係此中一篇，今從「*Great Stories of all nations*」中譯出。讀來真是談諧多趣。

小說原理

蘇 礎

陳穆如著

中華書局出版

中國的新文藝作品已發達到某種程度，尤其是屬於制作小說的一項，庶幾充滿於國內的出版界，至於其內容的價值如何，在此暫不加以斷言。但是關於小說原理一類的書，在中國新興的文壇上實是不多，中國作家自己研究的心得將之發揮出來的更形少見；有的，不過零拾一些西洋的小說原理的一些糟粕，略加整理而混合起來的東西。當然，這祇可供一般研究文藝者的一種參考，其立論，是不合中國國情的為多，却使我們引為唯一的缺陷。即關於小說的定義一點，每人都有每人的意見，各不相撮合，倘若要得着一個圓滿的確當的定義，更形難乎其難。所以，本書作者，將自己研究的心得，在自序裏約略發揮了一些意見，他是這樣的說：

小說是描寫社會一切背景和人及人的生活狀態的反映，它將其中的苦痛，或是悲慘，或是快樂，或是安慰，或是殘忍，妬忌，恐怖，憤怒，以及生與死……用着一種最

有效力的紀述體的文字描寫出來的，在這種文字中間，作者要運用藝術的手段去顯露出現實生活的斷片，將自己經驗過的情感傳達給他人，以引起其同情，像這樣竭力地赤裸地描寫出來的作品，就叫做小說。

作者這種對於小說定義的解說，當然，是很值得我們的加以推究，尤其是在中國一般創作者研究者尚未下準確的小說定義之前，作者有這樣屬於自己研究所得的將它系統地貢獻出來，足以使我們讚賞。其內容與價值如何，在此即可窺見一些梗概，是一部極有意義的關於小說理論的書。

全書計分十四章，而且分配得又極為妥切，完全指最扼要的加以敘述，簡直沒有一些所謂無意義的空乏之談，其章目例如：

- 一，小說的目的
- 二，小種的種類
- 三，浪漫派的作風與寫實派的作風
- 四，歐美小說發達的概況
- 五，我國小說發達的概況
- 六，小說與人生

七，小說與詩歌

八，小說與戲劇

九，小說與科學的關係

十，小說與作家

十一，描寫論

十二，結構論

十三，文體論

十四，鑑賞論

其它尚有參考書舉例等，極為詳盡，是一部有系統又比較完善的書；而且，作者對於這書的計劃，編制亦為恰當，如：

專寫理論的（第一章至第八章）

敘述歷史的（第四章和第五兩章）

說明方法的（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

這種組織却可算是盡善盡美，因為這書既命名為小說原理，當然對於理論方面該側重些，所以在本書中這是佔着重要的位置。至於歷史方面，創作者祇須有以相當的明瞭就可以

。所謂小說的作法，也是極形重要的，作者就分爲四章來說明，這實爲本書組織上所具的完美之處。現爲讀者便於閱讀起見，將各章的內容略加分析，使之明瞭其佳點所在。

第一章小說的目的，作者開章名義即很扼要敘述着：小說的目的，是隨着各家的派別而差異，有人說，「小說的目的，在以想像而連貫的事實，表現人生的真理。」有人又說，「小說在供獻人生的真實的描繪。」尼查特生在巴米拉的序文裏說，「若能安慰青年男女的心，使之快樂，同時又能教化，改善他們……若能將宗教與道德，極容易而愉快的教導他們，使他們均勻的得着歡樂與利益……若能使長幼的義務，社會的義務，最明白的發揮出來……若惡德使人見而生厭，美德使人見而生歡……若能將人生正真而確實的描繪得出……若能驗驅聰明的讀者之熱情，不知不覺的引進故事之中，以達列舉以上的各種善良的目的……」像這樣對於小說目的的徵引，搜集是很爲不易，在作者，最後將這一段「巴米拉」的序文的大意，又加以一種概括的敘述，使讀者一目瞭然，這實爲科學的研究方法，如他歸納着說：

一，在使小說有趣

二，在使小說應含溶化宗教道德的教訓的意味

三，在使小說應正確的描繪人生

除此之外，作者在本章的最末，又加以正確的結論：「小說家的目的，真是難以縷述，從小說的誕生以至於現在在每冊著作裏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目的，如近代人之提倡革命文學或無產階級文學，其目的又在以作品當作符籙，此外尚有一般墮落的作家——如寫黑幕小說之類，亦以作品爲工具，這類當然不在敘論之列了。」這話，却含有至上的真義，在此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立場和態度來。

第二章小說的種類是指長篇，中篇，短篇三種小說而言，將其形式作詳細的推論，並舉例世界著名作家之作品以作證，能窺其形式之一斑。

第三章是將浪漫與寫實兩派的作風作一種客觀的敘述，完全是研究的態度，這兩種對照的形式，如何產生其表現方法，都有以說明，極爲詳盡；各派的主力者及其盛衰，亦有舉例以證，關於中國的此項作品亦有徵引，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第四章歐美小說發達的概況，是由古代說起，使我們能知道其發達的概略，以至近代文藝思潮的新趨勢。

第五章我 小說發達的概況，是由數千年前直述至最近，關於民間文學，即我國小說的母胎，所敘尤爲詳細，這在中國文學上也具有相當的價值。是全書中比較重要的一章。

第六章小說與人生，是述文學的領域內，小說與人生的關係的密切有以解說，使人能明

瞭它在文藝領域裏所佔的中心的地位。

第七章小說與詩歌，是先將詩歌的本質分爲三種：

一，抒情的

二，敘事的

三，劇詩

其次，在上列每一詩之範疇之下，說明它與小說的關係。

第八章小說與戲劇，是補充前說詩劇與它聯繫的不足，不過這裏是包含排演的戲劇的，所述是更形廣泛一些。

第九章小說與科學的關係，是對於科學家和藝術家不斷的從事於人類的討論加以正確的推究，探求其所特具的真理來。

第十章小說與作家，是明瞭藝術既負有一種重大的使命之後，而研究小說與作家的種種問題。

第十一章描寫論，「小說家的職責，在於介紹作中人物於讀者，所以描寫人物的個性，極其重要。」這關於寫作方法却使製作者有注意之必要，並有詳細舉例，使明各名家作品之長。

第十二章結構論，「小說作家選好了材料，第二步就是如何去安排它，一篇小說首尾應如何開始收束，人物應如何安置，這些都是結構的問題。」最末，作者將小說的結構，分列為數種：

一，從形式上區分，計有平敘式，數珠式，追溯式，錯綜式，潛藏式六種。

二，從內容上區分，計有驚異式，問題式，神祕式，情操式，象徵式五種。其次為說短篇小說的結構：

甲，冒頭，A以對話開始的，B不用對話開始的。

乙，本體。

丙，結尾及其它，長篇小說的結構，是由觀察點（The Point of View）說至自力點（Emphasis in Art）。

第十三章文體論，是述第一人稱的敘述法，第三人稱的敘述法，關於小說家的作風，亦有略論。

第十四章鑑賞論，是指示一般作者對於人物描寫的鑑賞方面，也極為重要，最後參考書舉列，是關於小說原理者，小說史者及作品三類，極可備研究者所參看。

本書頗為詳盡和完善，是指示小說家或有志於文藝的人對於小說的內容與形式的一種概

念，誠如謝六逸先生在序文裏說：「寫小說很難，會看小說也不容易，陳君的這部書，就是幫助他人怎樣去看小說，和怎樣去寫小說的，我極願爲他介紹於有志研究文藝的人。」我現在借用謝先生的序語作本文的結束，亦覺異常妥切的吧。

素箋

湯增設

陸晶清女士著

神州國光社出版

一 素

一 箋

書簡體裁的故事，是貧弱的中國文藝園圃中的一朵初放的奇花，有如一個勤勞的園丁栽培一株易於滋長的花木，祇要能夠努力地灌溉一下，這花木，便像在甘露潤澤之後漸漸地蓬發起來。書信是任何人都會寫的，內容祇求明白淺顯，不必像製作一篇故事的那樣曲折離奇，過於誇張的描寫，以及用字的精鍊等等所謂原理上應備的條件，否則，即成爲一篇缺乏藝術手腕的人所寫下的「平凡的故事」了。倘若書簡運用到文藝的作品上來，公開地要求讀者去鑑賞，那末，又非有藝術涵養的不能寫出一篇所謂感動人的成功之作，仍是舊有的一種普通的通信而已。所以，一般新進努力製作的人，所寫的故事大都採用這種書簡式的，比較容易使故事的重心趨於精練。實際，無論那種文藝作品的成功根本不是這樣的簡單，有時書簡體裁的創作也常遭慘敗，即是沒有藝術表現的「平凡的書信」，這，我們不如閱覽普通友朋所寄來的書信了。概括地說一句，不論什麼文藝作品總要由自己特闢一條新路，模仿和因

襲都不是創造文藝應有的態度，更不會展到成功的地步。日本文壇所盛興的新感覺派作品，爲了那故事的題材和描寫都超於常人，換言之就是爲普通一般作者不能想像到的；所以它能夠把握着大多數讀者的鑑賞。陸晶清女士的這部質樸可喜的「素箋」，雖然她所寫的是採取書簡式的，也不能稱它是屬於新感派一類的作品，但是她已向新的方面表現，決不是可以與一般平凡而簡陋的書信體的文藝作品相比較，顯然的，是貧弱的中國文藝園圃中一朵初放的奇花，足使一般少男少女的讀者引起特異的鑑賞力。

這集「素箋」，據作者自己說是「致幾個似曾相識者的信」，在我全部的將它讀完之後，也感覺得是如此。真的，這裏所表現的，却是新穎可喜。在形式上雖然是採取舊的「書簡式」，但作者是加上了新的內容，更爲一般人所不能想像到的。

據我所知道的作者晶清，是一位帶有濃厚感傷性的女詩人，先前在春潮書店出版了一本詩集「低訴」，筆緻細膩，淒婉動人，頗有清代女詞人之作風。在後出版一本「唐代女詩人」，我已在本刊第五期上介紹過，作者是以史的觀點來分析唐代天才女詩人的代表詩作，不但立論是正確可取，而那裏底詩品爲歷來一般史學家不敢引用於文學史中的，其書的價值，由此可見。作者具有豐滿的詩質，我們在此可以明白無遺。不過我覺得，她這本「素箋」比較她的詩還有意義許多；「素箋」，真是具有明白樸質美的素箋了。每篇都是憑了她

一枝清韻而細膩的筆寫下來的，瀏覽一遍，有時竟能使我們輕快地如登在另一世界，這無疑地，實是因為她底作品充滿了詩意的美，詩人的靈感特別豐富，手腕分外高超，無論一篇什麼作品，如果是經過詩人的手筆而描寫下來的，却能深深地將作者自己的感情傳入於讀者，被美的詩意所感動的，所以，她這本短短的十篇「素箋」，與其名它是短篇故事，無寧說它是美的散文，誠然，這就是十篇美的散文了。

在這「素箋」裏，我們可以看見作者驕矜的性格是永久保持着的，一直到她寫完了末一封信的時候還是這樣堅守着不稍轉移她固有的意志，這很能引起讀者對於女性的景仰心，尤其可以做一般素性猶疑不定的女子底模範鏡，雖然內容完全不同，但把它比作辛克萊的青年，也無有不稱適當。在她每一篇裏所寫的記實，又更能逗引起我們無上的旨趣，她並非像現代那些浪漫的女子故意的提弄男性，實際，因為她底個性過於驕矜，決不甘願屈服於險惡的男子膝下，作一個被玩弄的犧牲者，而且，又絕端的不信任男子，最有趣的就是她對於這十來位的「似會相識者」的男性始終未直接地覆過他們一信，而且彼此從不互相道知姓名；在她遇見的男子，有的是在姑母家近湖的小園內，有的是在同乘長江船的時候，有的是在避暑於西山的那游泳池畔，有的是在公共體育場的網球場上，有的是在她落水而被救的那時，有的是在遭父喪而南返的途中，有的是在紛墨登場的演劇之後，有的是在美麗秋夜的小亭地

邊，有的是爲了他贈送了她一葉緋色的楓葉，有的是爲了同來加伯君的喜筵；所以，這裏面每個短箋都能獨立的存在，假使把它連綴起來一口氣讀完，也感到它有聯續性，一貫性，趣味盎然的。

在前面已經說過，作者是一位帶着濃厚感傷色彩的女詩人，當然，在她的素箋裏，仍然脫不掉她所披着的悲哀之幔，不過比在她詩裏所表現的感傷色彩已減輕了許多；雖然有時還想向積極的旅途上跑去，應該重新「打點做人」的，但勉強掙扎總不能達到光明的彼岸，這在現實的環境下，已成爲普遍的必然的事實了；或許在自由解放下的女子，更其有深一層的感受，雖然皮相上一般女子已脫離了舊社會的桎梏。

我首次流浪到百花洲畔正是初由絕境中掙扎起來，忍着痛創要想創造新生，重新扶持起自己，所以那時候我一方面是努力於忘記不堪回首的舊夢，而另一方面努力的從事我新的事業，期望很快的就能把自己從愁苦與潦倒中超脫出來，再好好的做一個人。

看她第七箋裏這樣的一段，可以知道她最大的希望是「好好的做一個人」，但是最後的結果，在我們的逆料中，是不能實現人性理想中的一切期望，依然脫不掉企冀着踏上所謂消極的死的路程。爲了這樣的現實，這樣的環境，不知犧牲了多少有爲的青年，如果大家能與黑暗去搏鬥，不爲「失望」所灰心，頹喪；那麼，宇宙中的事事物物都充滿着無限的意義

我被這心底的隱秘擺弄得有如毒蛇纏繞着一樣的痛楚，我需要一個痛快的毒醉，毒醉到長眼永不醒。

天知道，我是剛負了重傷，從血泊中掙扎起來，登上這新的一條旅程，我要捧着顛痛創的心在人世混完全是為我不甘於被命運屈伏，所以我忍着痛楚燃起自己生命的火炬奔上大道，為的是要做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求一個痛快的死。

在悲慘的生命之流中過活的青年男女們，每於精神極度頹廢的時候，老是希求衝上了「死」的征程，好似「死」便是人生最後的而且最美滿的歸宿；要曉得，事實決不是如此，「死的勝利」終久是屬於消極一方面的，在現今的大時代中，尤其是對於文藝有異樣旨趣的青年男女們，應該把握着時代的重心，向積極的征途上跑去，作有意識的奮鬥，為整個的人生謀幸福，謳歌個人的悲哀，在現時代實不能容許的了。

我們中華民族經了幾千年的壓迫，還未曾獲得真正的自由，尤其是對於文藝有異樣旨趣的青年男女們，是應該負起喚醒民衆覺醒的任務，掃除當前的危機，所謂傷感的慢，早就須將它撕掉殘踏於泥底而不加顧惜的了。

本書除了給予我們多量的消極印象之外，其它都表現着作者的長處所在，是一本富於藝

術手腕所寫下來的具有質樸美的「素箋」；但是那濃厚的傷感性，已成為古今詩人所特有的本質了。

最後的話

記者

時間永恆地在前進，本刊自創刊迄今，六期已先後呈現於讀者眼前了。便在這第六期上，作為第一卷的結束，為要充實本刊內容，不能不把篇幅擴大。

于是，照例也來說幾句話。

過去的成績如何，我們是未敢自滿，很虛心地接受讀者懇切的嚴正的批評，使我們在今後的改進上有所依準。不過，在這短短的六期經過中，我們自信也曾盡過一些貢獻，今後惟有不斷地努力，來堅毅我們的精神，務使本刊的力量更形充實，內容日趨完善，這是我們敢以自負的，也是讀者殷殷期望着的吧！

在這一期上，本來預定有兩張三色版圖，終因候間關係，不及插入，只得暫緩，所有者，不過幾位在本刊上有過譯文的原作者像片而已。

關於本期作品方面，創作小說更形充實些，都是精選得來。如古有成先生的「一生的奮鬥」，「祇是看了題名，料想起是何等緊張的一篇作品；何況古先生文筆，又那樣流暢，讀者看了自會贊嘆的。陳穆如先生的畫眉的女人，是一篇中篇創作，作者自謙地說是不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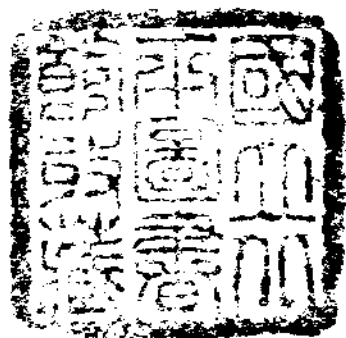
可是自有他的價值處。席滌塵先生的憧憬和斯永先生的搬家，諒讀者久已認識了這兩位，早有定評，毋庸我們在這裏多講。黃奐若先生是頗有希望的一位，這篇「韻姊」，自然是他的得意之作，待讀者自己去鑑賞吧。

論文除了毛秋白先生的「自然主義的文藝批評」外，本來還有張資平先生譯的「文學的意義之新解釋」一文，因不及排入，只得留待下期。

在詩方面，過去的每期，都有過精粹的發表，本期自不能例外。如吳伴雲先生的五月，是一首成功的抒情詩。王一心先生的詩，早有好評的，這首「不能忘記」請讀者誦詠了自會知道他的優美處。

其他如邵葦一先生譯的「流浪」，也替本刊生色不少。鄒枋先生的小品，是毋庸再多介紹的吧！

「晨」，在本期上已刊完，不久將有單行本可以出版。下一期（二卷一期）亦已付印，我們將有更新的開展，在此，可先報告給我們的讀者的。



當代文藝 第一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十五號出版

編輯者 陳 穆 如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代售者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省各大書局

本誌預定價目表

期數	價目	郵費	
		本埠及國內	國外各埠
一册	三角	五分	二角
半年六册	一元六角	三角	一元二角
全年十二册	三元	六角	二元四角

本期特大號零售五角預定不加

(3) 譯選著名與作創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浮士德與城	基斯爾卡那 石 柔	一元	本書用劇曲的形式，敘述浮士德建設大城，生聚人民，而年老位尊，流于專制，人民又漸已覺醒，要求無效，但惡魔依然到處散感，且使浮士德之子奮死不歸，王冠，壓制者與被壓制者，在大衝突，後來浮士德悔悟，激大勢，放棄王位，自願為人民之一員，在大集會的歡呼中，終其天壽，而惡魔之策略，王子之迷亂，不過反而盡了解放民衆之一種腳色。
敗北	沈 端 先	五角五分	沈端先先生是最近譯書界裏一個很知名的，他的譯筆的通達流麗，深刻動人更爲人人所深愛，這本小書內包含四個短篇，都是極有意味和含蓄的故事，令你看完之後，也會愛不釋手。
蘆管	趙 景 深	四角	凡代表俄法英美意大利愛爾蘭瑞典等七國，其中諸家作風各有不同，有王爾德和史特林堡漂亮的對話，康瑞南和樊達克神祕的描寫，卜西里和戴麗麗愛戀的抒情，莫泊桑和巴比塞簡直的文筆；閱之不但可陶冶性靈，兼可作爲小說範本。
絕望女	徐 霞 村	六角	本書爲世界諸名家的傑作集，含有「法郎士」，「高爾基」，「皮藍德婁」，「果戈理」，「托思退益夫司基」，「柴霍甫」，「布爾」，「阿左林」，「比爾路易」。諸人的作品，可爲研究世界文學入門書。
西萬提斯的未婚妻	戴徐 望霞 舒村	六角五分	本書爲阿左林的小說選集，阿左林爲當代西班牙文壇巨子，作風清淡蘊藉，清鮮而雋永，使人如觀荷蘭派畫，讀唐人作品之感。譯者尤能時時將原著者之作風的長處充分地表出，故不但可供愛好現代文學者欣賞，且可作散文之模範。

(2)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考茨基	汪馥泉	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的「通俗的敘述及解說」，曾經由昂格思氏的校閱，是這一類書籍中的最好的一部，卷首附有「譯者序言」。中載福本和夫氏「經濟學批判的體系與資本論的體系」很有助於馬氏經濟學說的把握。
經濟學入門	米哈列夫斯	朱鏡我	上下冊各七角五分	這是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最良的入門書，內分前後兩編。前編是關於實際的問題，引用馬克思資本論及其他名著，加以事實的說明，後編為理論之部，字字句句，皆為珍玉，凡欲研究經濟學者手此一卷，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	里嘉圖	郭亞南	一元二角	著者里嘉圖，是英國的大經濟學家。本書是他的學說之精粹所在，在本書內，他不但竭力而忠誠地為資本主義作辯護師，同時亦顯出階級之不能融合的暗示，他的學說正可以說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度的橋梁，研究經濟學說者，此書實為必讀之書。
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	張栗原		八角五分	張君此編，略以日人杉山榮之社會科學為藍本，但內容則頗不相同，其最大之特色，即完全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之言論構成一個體系，全不參雜己見。由淺入深，實為社會科學者所必讀之書也。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上)	庫斯斯	高素明	八角五分	是書乃著名的教授庫斯斯所著，書出以來，世界各國爭相傳譯，現已有十餘國譯本。關於各時代的政治、經濟、藝術、宗教、敘述論甚詳，此外，作者以科學的眼光用地理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類學、文字學、圖解人類之起源及其發展，使讀者一見了然。全書凡五十萬言，第一冊業已出版。

(2) 類書考參科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修辭學通詮	王 易		八角	這本修辭學是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王易先生幾經修改之名著。條理分明，舉例詳簡得要。在高中以上之學校，無論用為教科或自修書都極相宜。
歐洲哲學史	馬爾文	傅子東	二元	這一部馬爾文的哲學史，取材上，系統上，與一般哲學史迥異。他以極淺顯極流暢的文筆，非常客觀地，有系統地寫出幾千年來人類最深奧的思想，即完全不不懂哲學的人們，亦可以理解得。至於對於哲學思想發生背景，如經濟政治的變遷，社會科學上各大發見，以及其他種種情形，有極詳明的透闢的敘述。
歐洲新民主憲法的比較	馬德蘭黎	黃公覺	一元二角	歐戰後，歐洲興起了許多新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憲法，各有其特殊之點。全世界只有兩本書討論牠們，而馬氏著作的系統井然，對於歐洲新憲法作比較的研究，實為兩本書中最好的一本。
政治思想史 下上卷	Cottell	戴克光	各一元二角	清華大學戴克光先生因鑒於國內沒一部較完備的政治思想史，因以七個月之力，謹慎的翻譯這部吉達爾的政治思想史。吉氏此書，從遠古至現代，搜羅百家之學說，沉論各國之大師，以時代為經，以國別為緯，首尾貫注，取材均勻。各大學高中用為教科，最為適宜。
中國哲學史 (上)	馮友蘭		精裝二元五角 平裝一元八角	馮友蘭先生曾任各國立大學哲學教授，對中國哲學史，尤有心得，本書即馮先生任職時所編課本，對於繁紛紛紜之中國哲學史，獨闢蹊徑，作有系統之整理，考證精確，洵非一般率爾操觚之作品可比。

夏

(3)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債票投機史	藍特摩 建光伍		摩特藍自謂，對債券投機，已有廿七年的閱歷，他說他考慮有名作家關於這個的見解，而著此書目的，在把人類所是教讀的一宗廣播本能介紹於有意研究這種事業的讀者，並不所以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奇書。
英國政府及政治	阿格 張雲伏	一元七角	此書係美名政治學教授阿格一九二九年之最新權威著作。都五十萬言，詳述英政府及政治之源流及變遷，直迄去年為止。條分縷析，既徑編闢，乃研究現代民主政治者必讀之書。
世界經濟概論	陳邦國	八角	本書作者以社會科學的觀點，對世界經濟作有統系的和扼要的凡分析。並曾參考世界著名各種經濟學說，其內容極博，舉凡世界經濟之意義及其與自然界之關係與其發展過程種種，均有深切之敘述。
地租思想史	高島素之 王亞南	八角	地租 (Rent) 問題不獨是馬克斯經濟學說中最艱深最困難的一部分；尤其是經濟政策，農業問題中，一個最複雜而爭論最烈的問題。係著者對於日本勞動黨之農民政策表示反對時而作的，故更饒生動之興味。在目前中國農民問題緊張的對候，此書想能給我們無限的意義與參考罷。
藝術社會學	佛里采 (V. Eritsche) 胡秋原	一元四角	佛里采 (V. Eritsche) 是俄國帝政時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文學史家與批評家。革命後更以最大藝術家的學風，書博之權威。藝術社會學是他晚年所著的大作，以其克思主義藝術科學的體系，卓拔的創造與輝煌的敘述，建設馬克思主義藝術科學的體系，卓拔的創造與輝煌的敘述，建設馬克思主義